

長 部

Digha Nikāya

傳統中文版

莊春江譯

2025年09月15日 製作

凡例

- 1.巴利語經文與經號均依 tipitaka.org (緬甸版)。
- 2.巴利語經文之譯詞，依拙編《簡要巴漢辭典》，詞性、語態儘量維持與巴利語原文相同，並採「直譯」原則。譯文之「性、數、格、語態」儘量符合原文，「呼格」(稱呼；呼叫某人)以標點符號「！」表示。
- 3.註解中作以比對的英譯，採用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Wisdom Publication,1995年版譯本為主。
- 4.《顯揚真義》(Sāratthappakāsinī, 核心義理的說明)為《相應部》的註釋書，《破斥猶豫》(Papañcasūdaṇī, 虛妄的破壞)為《中部》的註釋書，《吉祥悅意》(Sumaṅgalavilāsinī, 善吉祥的優美)為《長部》的註釋書，《滿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 心願的充滿)為《增支部》的註釋書，《勝義光明》(paramatthajotikā, 最上義的說明)為《小部/經集》等的註釋書，《勝義燈》(paramatthadīpanī, 最上義的註釋)為《小部/長老偈》等的註釋書。
- 5.前後相關或對比的詞就可能以「；」區隔強調，而不只限於句或段落。

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戒蘊品

DN 1/DN.1 梵網經

遊行者的談論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走上王舍城與那爛陀中間的道路。遊行者蘇逼亞與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一起也走上王舍城與那爛陀中間的道路。在那裡，遊行者蘇逼亞以種種法門不稱讚佛陀、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但，遊行者蘇逼亞的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以種種法門稱讚佛陀、稱讚法、稱讚僧團。像這樣，相互率直反對言語的那兩個師徒緊跟隨在世尊與比丘僧團後面。(1)

那時，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在芒果樹苗圃國王的小屋處進入一夜的停留，遊行者蘇逼亞與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也在芒果樹苗圃國王的小屋處進入一夜的停留。在那裡，遊行者蘇逼亞還以種種法門不稱讚佛陀、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但，遊行者蘇逼亞的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以種種法門稱讚佛陀、稱讚法、稱讚僧團，像這樣，那師徒兩者住於相互率直反對的言語。(2)

那時，當眾多比丘在夜破曉時起來，在圓亭棚共坐聚集時，這個話題出現：「不可思議啊，學友們！未曾有啊，學友們！這眾生們的不同志向狀態多麼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善認知。這位遊行者蘇逼亞以種種法門不稱讚佛陀、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但，遊行者蘇逼亞的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以種種法門稱讚佛陀、稱讚法、稱讚僧團。像這樣，相互率直反對言語的這兩個師徒緊跟隨在世尊與比丘僧團後面。」(3)

那時，世尊知道那些比丘的這個話題後，去圓亭棚。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現在，在這裡為了什麼談論共坐聚集呢？還有，你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是什麼？」在這麼說時，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裡，當我們在夜破曉時起來，在圓亭棚共坐聚集時，這個話題出現：『不可思議啊，學友們！未曾有啊，學友們！這眾生的不同志向狀態被多麼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善認知。這位遊行者蘇逼亞以種種法門不稱讚佛陀、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但，遊行者蘇逼亞的徒弟婆勒麼達德學生婆羅門以種種法門稱讚佛陀、稱讚法、稱讚僧團。像這樣，相互率直反對言語的這兩個師徒緊跟隨在世尊與比丘僧團後面。』這是我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然後世尊抵達。」(4)

「比丘們！如果他人不稱讚我、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在那裡，無瞋怒、無不滿、無心的不滿意應該被你們作。比丘們！如果他人不稱讚我、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在那裡，如果你們是生氣的或不悅意的，你們就以那個有障礙。比丘們！如果他人不稱讚我、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在那裡，如果你們是生氣的或不悅意的，是否你們了知他人的善說的、惡說的呢？」「大德！這確實不是。」「比丘們！如果他人不稱讚我、不稱讚法、不稱讚僧團，在那裡，不實的應該被你們解開為不實的：『像這樣，這是不實的，像這樣，這也是不真實的，在我們中沒有這個，而且，在我們中這個不被發現。』(5)

比丘們！如果他人稱讚我，或稱讚法，或稱讚僧團，在那裡，無歡喜、無喜悅、無心的浮揚狀態應該被你們作。比丘們！如果他人稱讚我，或稱讚法，或稱讚僧團，在那裡，如果你們是歡喜的、快意的、浮揚的，你們就以那個有障礙。比丘們！如果他人稱讚我，或稱讚法，或稱讚僧團，在那裡，真實的應該被你們同意為真實的：『像這樣，這是真實的，像這樣，這也是真實的，在我們中有這個，而且，在我們中這個被發現。』(6)

小戒

比丘們！而這是戒量的小量的、低量的，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比丘們！而什麼是那個戒量的小量的、低量的，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7)

『捨斷殺生後，沙門喬達摩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比丘們！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捨斷未被給與的拿取後，沙門喬達摩是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給予而取者、施與物的期待者，以不盜取、以自己成為乾淨的而住。』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捨斷非梵行後，沙門喬達摩是梵行者、行遠離者、戒絕姪欲俗法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8)

『捨斷妄語後，沙門喬達摩是離妄語者、說真實者、隨從真實者、可靠者、可信賴者、對世間不詐欺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捨斷離間語後，沙門喬達摩是離離間語者：從這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這些的分裂在那裡說者，或從那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那些的分裂在這裡說者，像這樣，是分裂的調解者，或和睦的隨給與者、樂於和合者、愛好和合者、喜歡和合者、作和合言語之說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捨斷粗惡語後，沙門喬達摩是離粗惡語者：凡那個柔和的、悅耳的、可愛的、動心的、優雅的、眾人合意的、眾人可意的言語，是像這樣言語之說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捨斷雜穢語後，沙門喬達摩是離雜穢語者：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有價值(有貯藏)的言語之說者：在適當時機的、有

理由的、有節制的、伴隨利益的。』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9)

『沙門喬達摩是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中略）

沙門喬達摩是晚上停止、戒絕非時食的一日一食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跳舞、歌曲、音樂、看戲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花環、香料、塗油之持用與莊嚴、裝飾狀態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高床、大床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金銀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生穀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生肉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女子、少女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男奴僕、女奴僕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山羊與羊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雞與豬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象、牛、馬、騾馬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領受田與地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從事差使、遣使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買賣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在秤重上欺瞞、偽造貨幣、度量欺詐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賄賂、欺瞞、詐欺、不實者.....

沙門喬達摩是離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0)

小戒終了。

中戒

『又或，如某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破壞種子類、草木類，即：根種子、莖種子、枝種子、節種子，種子種子就為第五。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1)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受用物的儲存，即：食物的儲存，飲料的儲存，衣服的儲存，車乘的儲存，臥具的儲存，香料的儲存，財物的儲存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受用物的儲存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2)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鵪鶉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表演觀看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3)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賭博放逸處，即：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沿線踢石頭)、石積戲(底部抽出堆疊在頂部)、骰子板、打木栓遊戲、手型遊戲、骰子、吹葉笛、玩具鋤遊戲、翻筋斗遊戲、玩具風車遊戲、玩具量器遊戲、車遊戲遊戲、玩具弓箭遊戲、猜字遊戲、猜想法遊戲、模仿瑕疵遊戲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賭博放逸處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4)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高床、大床，即：高椅、長椅、山羊毛墊、拼色墊、白羊毛布墊、羊毛布墊、厚布墊、毛織墊、邊緣有毛縫的墊子、一邊緣有毛縫的墊子、珠寶刺繡的絹織墊、絹布墊、毛織墊、象背氈墊、馬背氈墊、車上氈墊、羊皮編織物、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高床、大床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5)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莊嚴裝飾狀態的實行，即：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鏡子、塗眼膏、花環、香料、香膏、臉粉、塗臉膏、手鐲、緞帶髮飾、杖、筒、劍、傘、彩色鞋、髻、珠寶、拂塵、長短白衣(泰國版)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莊嚴裝飾狀態的實行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6)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畜生論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7)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諍論，即：『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諍論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8)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遣使行走的實行，即：為國王們、為國王的大臣們、為剎帝利們、為婆羅門們、為屋主們、為青年們：『在這裡，請你去。在那裡，請你返回。請你帶這個。在那裡，請你取這個。』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遣使行走的實行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19)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是設計(欺瞞)、攀談、暗示、譏諷、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者，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詭計說話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0)

中戒終了。

大戒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肢體相、天變地異的占相、夢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獻供(護摩)、杓子的獻供、稻穀的獻供、米糠的獻供、米粒的獻供、熟酥的獻供、油的獻供、口的獻供、血的獻供、肢體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藥明、蠍子明、老鼠明、鳥明、烏鴉明、算命、箭除之法、獸輪(解鳥獸聲)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1)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寶石占相、衣服占相、棒杖占相、刀占相、劍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相、童女占相、奴僕占相、象占相、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雞占相、鵪鶉占相、蜥蜴占相、耳環占相、龜占相、鹿占相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一般人稱讚如來說時，他會說。(22)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有諸王的出發，將有諸王的不出發，將有內部諸王的到達，將有外部諸王的退卻，將有外部諸王的到達，將有內部諸王的退卻，將有內部諸王的勝利，將有外部諸王的敗北，將有外部諸王的勝利，將有內部諸王的敗北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3)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有月蝕、將有日蝕、將有星蝕、將有日月的常軌、將有日月的離常軌、將有星辰的常軌、將有星辰的離常軌、將有流星的隕落、將有天火、將有地震、將有天鼓、將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淨、月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日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離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辰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辰離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流星隕落將有這樣的果報、天火將有這樣的果報、地震將有這樣的果報、天鼓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淨將有這樣的果報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4)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是易下雨的、將是難下雨的、將是易乞食的(豐饒的)、將是難乞食的(饑饉的)、將有安穩、將有恐怖、將有疾病、將有無病、查驗、會計、計算、詩作、世間論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一般人稱讚如來說時，他會說。(25)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嫁娶[時間]、結婚、離婚、揭幕、討債、貸出、開運、作惡運、墮胎、綁舌[咒術]、使顎被結縛[咒術]、[他人]手控制咒術、顎咒術、耳聾咒術、詢問鏡子[得答案]、詢問女孩[靈

媒]、詢問天、太陽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請幸運女神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6)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祈願儀式、誓願儀式、鬼神儀式、居地儀式、使元氣旺盛儀式、使性無能儀式、房地儀式、房地準備儀式、洗淨、沐浴、獻供、催吐劑、瀉藥、向上瀉藥、向下瀉藥、頭的瀉藥、耳油藥、眼藥水、灌鼻、藥膏、塗油、眼科、外科、兒科、根藥的隨給與、藥草的瀉劑等，像這樣，沙門喬達摩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比丘們！或像這樣，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

比丘們！這是小量、低量的戒量狀態，以那個，當稱讚如來時，一般人會說。(27)
大戒終了。

過去(前邊)劫的

比丘們！正有其它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凡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比丘們！而哪些是那些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28)

比丘們！有一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尊師，以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信解句}[言說句]。而那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29)

常恆論

比丘們！有一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而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30)

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是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MN.4等]時，回憶(隨念)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好幾百生、好幾千生、好幾十萬生：『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他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

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好幾百生、好幾千生、好幾十萬生：「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我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以這件事(以這個)，我知道這個：「如是，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比丘們！這是第一種情況，由於那個[情況]、關於那個(凡由於、凡關於)，一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31)

而第二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個壞成[劫]、二個壞成、三個壞成、四個壞成、五個壞成、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他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個壞成、二個壞成、三個壞成、四個壞成、五個壞成、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我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以這件事，我知道這個：「如是，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比丘們！這是第二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32)

而第三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十個壞成、二十個壞成、三十個壞成、四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他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

的心上，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十個壞成、二十個壞成、三十個壞成、四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我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以這件事，我知道這個：「如是，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比丘們！這是第三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33)

而第四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推論者、考察者，他被推論影響(打倒)、被自己辯才的考察隨行，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比丘們！這是第四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常恆說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34)

比丘們！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比丘們！凡任何常恆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他們全部以就這四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35)

比丘們！如來知道那個這個：『這些這樣被握持、這樣被執取、這樣趣處的見處有這樣未來的運命。』而如來知道那個，以及知道比那個更上的。而當知道那個時，不執取。而當對那個不執取時，寂滅就被自己知道：如實知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比丘們！如來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36)

比丘們！這些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37)

初誦品[終了]。

某部分常恆論

比丘們！有一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而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38)

比丘們！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破壞。在當世界破壞時，大部分眾生成為光音天到達者(轉起者)，在那裡，他們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存續)。(39)

比丘們！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轉回，在當世界轉回時，空的梵天宮殿出現，那時，某位眾生以壽盡或福盡，從光音天身死後往生空的梵天宮殿，在那裡，他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40)

在那裡，那位單獨長時間居住狀態者的不喜樂、戰慄生起：『啊！願其他眾生們也來到此處的狀態。』那時，其他眾生們也以壽盡或福盡，從光音天身死後往生梵天宮殿，成為那個眾生的共住狀態。在那裡，他們也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41)

比丘們！在那裡，凡第一個往生的眾生這麼想：『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這些眾生由我化作，那是什麼原因？以前，我想這個：「啊！願其他眾生們也來到此處的狀態。」像這樣，我有心的願求，而這些眾生成為來到此處的狀態者。』

又，凡之後往生的那些眾生，他們也這麼想：『這位尊師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我們被這位梵天尊師化作，那是什麼原因？我們看見這裡第一個往生的這位，而我們是之後往生者。』(42)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位第一個往生的眾生，他是較長壽者、較有美貌者、較大影響力者，而凡那些之後往生的眾生，他們是較短壽者、較醜者、較少影響力者。(43)

比丘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之上)的。

他這麼說：『凡那位尊師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我們被那位梵天尊師化作，他是常的、堅固的、常恒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我們是被梵天尊師化作的，那些我們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比丘們！這是第一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44)

而第二類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比丘們！有名叫戲樂過失的天神們，他們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他們忘失[飲食]念，以念的忘失，那些天神從那個身死沒。(45)

比丘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

他這麼說：『凡那些無戲樂過失的天神尊師們，他們不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不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他們不忘失念，以念的無忘失，那些天神不從那個身死沒，是常的、堅固的、常恒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

我們是戲樂過失者，那些我們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那些我們忘失念，以念的忘失，這樣，我們從那個身死沒，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比丘們！這是第二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46)

而第三類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比丘們！有名叫意過失的天神們，他們長時間互相嫉妒。長時間互相嫉妒的他們互相使心污染，他們有互相污穢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那些天神從那個身死沒。(47)

比丘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

他這麼說：『凡那些無意過失的天神尊師們，他們不長時間互相嫉妒。不長時間互相嫉妒的他們互相不使心污染，那些互相無污穢的心有不疲累的身、不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不從那個身死沒，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我們是意過失者，那些我們長時間互相嫉妒。長時間互相嫉妒的我們互相使心污染，那些我們有互相污穢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這樣，我們從那個身死沒，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比丘們！這是第三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48)

而第四類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推論者、考察者，他被推論影響、被自己辯才的考察隨行，這麼說：『凡這個被稱為「眼」，及「耳」，及「鼻」，及「舌」，及「身」者，這個我是無常的、不堅固的、非常恆的、變易法，但凡這個被稱為「心」，或「意」，或「識」者，這個我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比丘們！這是第四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49)

比丘們！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比丘們！凡任何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四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50)

比丘們！如來知道那個這個：『這些這樣被握持、這樣被執取、這樣趣處的見處有這樣未來的運命。』而如來知道那個，以及知道比那個更上的。而當知道那個時，不執取。而當對那個不執取時，寂滅就被自己知道：如實知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比丘們！如來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51)

比丘們！這些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52)

邊無邊論

比丘們！有一些邊無邊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世界的邊無邊。而那些有邊無邊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四種根據安立世界的邊無邊？(53)

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於在世界上有邊想的。

他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圓形的，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住於在世界上有邊想的。以這件事，我知道這個：「如是，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圓形的。」』比丘們！這是第一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世界的邊無邊。(54)

而第二類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世界的邊無邊？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於在世界上無邊想的。

他這麼說：『這個世界是無邊的、無周邊的，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圓形的。」他們的是虛妄，這個世界是無邊的、無周邊的，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住於在世界上無邊想的。以這件事，我知道這個：「如是，這個世界是無邊的、無周邊的。」』比丘們！這是第二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世界的邊無邊。(55)

而第三類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世界的邊無邊？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於在世界上，上下有邊想的，橫向無邊想的。

他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且無邊的，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圓形的。」他們的是虛妄。又，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是無邊的、無周邊的。」他們的也是虛妄。這個世界是有邊且無邊的，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住於在世界上，上下有邊想的，橫向無邊想的。以這件事，我知道這個：「如是，這個世界是有邊且無邊的。」』比丘們！這是第三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世界的邊無邊。(56)

而第四類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世界的邊無邊？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推論者、考察者，他被推論影響、被自己辯才的考察隨行，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的、圓形的。」他們的是虛妄。又，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

是無邊的、無周邊的。」他們的也是虛妄。又，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個世界是有邊且無邊的。」他們的也是虛妄。這個世界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比丘們！這是第四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安立世界的邊無邊。(57)

比丘們！那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四個理由安立世界的邊無邊。比丘們！凡任何邊無邊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世界的邊無邊，他們全部以就這四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58)

比丘們！如來知道那個這個：『這些這樣被握持、這樣被執取、這樣趣處的見處有這樣未來的運命。』而如來知道那個，以及知道比那個更上的。而當知道那個時，不執取。而當對那個不執取時，寂滅就被自己知道：如實知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比丘們！如來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59)

比丘們！這些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60)

詭辯論

比丘們！有一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而那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61)

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他這麼想：『我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還有，當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時，如果我回答：「這是善的。」或回答：「這是不善的。」那是我的虛妄。凡我有虛妄，那是我的惱害。凡我有惱害，那是我的障礙。』像這樣，他以害怕妄語、以極厭忌妄語，既不回答：『這是善的。』又不回答：『這是不善的。』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這樣」不被我[回答]；「那樣」也不被我；「另一種」也不被我；「不」也不被我；「非不」也不被我。』比丘們！這是第一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62)

而第二類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由於什麼、關於什麼，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他這麼想：『我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還有，當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時，如果我回答：「這是善的。」或回答：「這是不善的。」在那裡，我有意欲，或貪，或瞋，或嫌惡。我有意欲，或貪，或瞋，或嫌惡之處，那是我的執取。凡我有執取，那是我的惱害。凡我有惱害，那是我的障礙。』像這樣，他以害怕執取、以極厭忌執取，既不回答：『這是善的。』又不回答：『這是不善的。』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是這樣」不被我；「是那樣」也不被我；「是另一種」也不被

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們！這是第二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63)

而第三類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由於什麼、關於什麼，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他這麼想：『我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還有，當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時，如果我回答：「這是善的。」或回答：「這是不善的。」有賢智的、聰敏的、作異論的、犀利的沙門婆羅門，他們確實以到達慧破裂著惡見行走，在那裡，他們會審問、質問、追究我。凡在那裡，他們會審問、質問、追究我，我不可能回答他們。凡我不可能回答他們，那是我的惱害。凡我有惱害，那是我的障礙。』像這樣，他以害怕質問、以極厭忌質問，既不回答：『這是善的。』又不回答：『這是不善的。』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是這樣」不被我；「是那樣」也不被我；「是另一種」也不被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們！這是第三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64)

而第四類詭辯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遲鈍者、愚鈍者，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他以遲鈍的狀態、以愚鈍的狀態來到言語混亂、詭辯：『像這樣，如果你問我：「有其他世間(來世)？」像這樣，如果我想：「有其他世間。」像這樣，我應該回答你那個：「有其他世間。」[但]「是這樣」不被我；「是那樣」也不被我；「是另一種」也不被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有且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有化生眾生.....(中略)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有且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有且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死後如來存在.....(中略)死後如來不存在.....(中略)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像這樣，如果你問我：「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這樣，如果我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這樣，我應該回答你那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是這樣」不被我；「是那樣」也不被我；「是另一種」也不被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們！這是第四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65)

比丘們！那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這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比丘們！凡任何詭辯的沙門或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來到言語混亂、詭辯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四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66)

自然生論

比丘們！有一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以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而那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67)

比丘們！有名叫無想眾生天神們，還有，那些天神以想的生起，從那個身死沒。比丘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他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那是什麼原因？之前，我不存在，不存在後，現在，那個我被變化為存在的狀態。』比丘們！這是第一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68)

而第二類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推論者、考察者，他被推論影響、被自己辯才的考察隨行，這麼說：『真我與世間是自然生的。』比丘們！這是第二種情況，由於那個、關於那個，一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69)

比丘們！那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以這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比丘們！凡任何自然生主義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他們全部以就這二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70)

比丘們！那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比丘們！凡任何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或婆羅門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十八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71)

比丘們！如來知道那個這個：『這些這樣被握持、這樣被執取、這樣趣處的見處有這樣未來的運命。』而如來知道那個，以及知道比那個更上的。而當知道那個時，不執取。而當對那個不執取時，寂滅就被自己知道：如實知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比丘們！如來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72)

比丘們！這些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73)

第二誦品[終了]。

未來(後邊)劫的

比丘們！有一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而那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74)

有想論

比丘們！有一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而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75)

他們安立它：『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有想。』他們安立它：『真我是無色的，死後無病、有想。』他們安立它：『真我是有色且無色的.....（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無色的.....真我是有邊的.....真我是無邊的.....真我是有邊且無邊的.....真我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真我是單一想的.....真我是種種想的.....真我是少想的.....真我是無量想的.....真我是一向樂的.....真我是一向苦的.....真我是樂且苦的.....真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有想。』(76)

比丘們！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比丘們！凡任何死後有想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死後有想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十六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77)

無想論

比丘們！有一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而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78)

他們安立它：『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無想。』他們安立它：『真我是無色的，死後無病、無想。』他們安立它：『真我是有色且無色的.....（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無色的.....真我是有邊的.....真我是無邊的.....真我是有邊且無邊的.....真我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死後無病、無想。』(79)

比丘們！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比丘們！凡任何死後無想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死後無想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八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80)

比丘們！有一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而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81)

他們安立它：『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非想非非想。』他們安立它：『真我是無色的.....（中略）真我是有色且無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無色的.....真我是有邊的.....真我是無邊的.....真我是有邊且無邊的.....真我是既非有邊也非無邊的，死後無病、非想非非想。』(82)

比丘們！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比丘們！凡任何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八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83)

斷滅論

比丘們！有一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而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4)

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這樣說者、這樣見者：『先生！當有色的、四大的、父母生成的這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5)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有這個真我：凡你說)，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天的、有色的、欲界的、以物質食物為食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6)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天的、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不缺諸根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7)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達到虛空無邊處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8)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以一切虛空無邊處的超越[而知]：「識是無邊的」，達到識無邊處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89)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以一切識無邊處的超越[而知]：「什麼都沒有」，達到無所有處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90)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非完全地被斷絕，先生！有以一切無所有處的超越[而知]：「這是寂靜的；這是勝妙的。」達到非想非非想處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沒看見它，我知道、看見它，先生！當那個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完全地被斷絕。』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91)

比丘們！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比丘們！凡任何斷滅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者，他們

全部以就這七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92)

當生涅槃論

比丘們！有一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而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由於什麼、關於什麼，以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3)

比丘們！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這樣說者、這樣見者：『先生！當這個真我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4)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不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那是什麼原因？先生！因為諸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以它們的變易變異，愁、悲、苦、憂、絕望生起。先生！當這個真我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5)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不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那是什麼原因？凡就在那裡，已尋、已伺，以這個，這被告知為粗的，先生！當這個真我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6)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不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那是什麼原因？凡就在那裡，來到喜者有心的浮揚，以這個，這被告知為粗的，先生！當這個真我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7)

其他人對他這麼說：『先生！有你說的這個真我，我不說：「這個不存在。」先生！但，這個情形，這個真我不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那是什麼原因？凡就在那裡，「樂」有心的功用，以這個，這被告知為粗的，先生！當這個真我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先生！這個情形，這個真我是當生最高涅槃的到達者。』在這裡，一些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98)

比丘們！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以這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比丘們！凡任何當生涅槃論的沙門或婆羅門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者，他們全部以就這五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99)

比丘們！那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比丘們！凡任何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或婆羅門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者，他們全部以就這四十四種情況……（中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100)

比丘們！那些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六十二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101)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全部以就這六十二種根據，或這些之一，沒有從這裡外的。(102)

比丘們！如來知道那個這個：『這些這樣被握持、這樣被執取、這樣趣處的見處有這樣未來的運命。』而如來知道那個，以及知道比那個更上的。而當知道那個時，不執取。而當對那個不執取時，寂滅就被自己知道：如實知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比丘們！如來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103)

比丘們！這些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法，如來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當以那些如實正確地稱讚如來時，應該說。(104)

戰慄動搖章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05)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06)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世界的邊無邊，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07)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08)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以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09)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導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0)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1)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2)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3)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4)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5)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6)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六十二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那些不知道、沒看見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感受的，只是來到渴愛者的戰慄、動搖。(117)

以觸為緣章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18)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19)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世界的邊無邊，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0)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1)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自然主義的沙門婆羅門以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2)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3)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4)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5)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6)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7)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8)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29)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六十二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即使那個也是以觸為緣。(130) 這不存在可能性章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1)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某部分常恆的、某部分非常恆的，『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2)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世界的邊無邊，『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3)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詭辯的沙門婆羅門，當被處處問問題時，以四種根據來到言語混亂、詭辯，『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4)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自然主義的沙門婆羅門以二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5)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過去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八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種種言說句，『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6)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十六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有想，『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7)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無想，『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8)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八種根據安立真我死後非想非非想，『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39)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七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斷滅、消失、無有，『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40)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五種根據安立存在眾生的當生最高涅槃，『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41)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未來劫的、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四十四種根據宣說關於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42)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六十二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確實將從觸以外感受。』這不存在可能性。(143)

惡見者依處輪轉的談論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根據安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又，凡那些某部分常恆論、某部分非常恆論的沙門婆羅門.....（中略）又，凡那些邊無邊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詭辯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自然生主義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過去劫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死後有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死後無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死後非想非非想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當生涅槃論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未來劫的沙門婆羅門.....又，凡那些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婆羅門以這六十二種根據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全部以六觸處一再接觸後感受，以他們的受為緣有渴愛(渴愛存在)，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成。(144)

轉回的談論等

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這位就比這些全部都更上地知道。(145)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或婆羅門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全部都被這六十二種根據包入作網內的，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繫縛，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包入作網內的。

比丘們！猶如熟練的漁夫或漁夫的徒弟如果以細網目的網子對小湖散布，他們這麼想：『凡任何在這個湖中粗大的生類，牠們全部是作網內的，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繫縛，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包入作網內的。』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過去劫的、未來劫的、過去未來劫的、過去未來隨見的沙門或婆羅門宣說關於過去未來種種言說句，他們全部都被這六十二種根據包入作網內的，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繫縛，在這裡，浮出者們浮出，就被包入作網內的。(146)

比丘們！已切斷有之導引，如來的身體住立。只要他的身體住立，天-人們都看見他。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天-人們不看見他。

比丘們！猶如當有芒果串的莖被砍下時，凡任何莖結縛的芒果，那些全部成為它隨行的。同樣的，比丘們！已切斷有之導引，如來的身體住立。只要他的身體住立，天-人們都看見他。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天-人們不看見他。」(147)

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實在不可思議啊，大德！實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這個法的教說的名字是什麼？」

「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個法的教說，請你憶持它為『利益之網』；請你也憶持它為『法網』；請你也憶持它為『梵網』；請你也憶持它為『見網』；請你也憶持它為『無上的戰場勝利』。」

世尊說這個。(148)

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

還有，在當這個解說被說時，一萬個世間界震動。(149)

梵網經第一終了。

DN 2/DN.2 沙門果經

國王大臣的談論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與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住在王舍城養子耆婆的芒果園中。

當時，在已滿四個月的迦刺底迦月滿月日、在十五那個布薩日的滿月夜晚，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被國王的大臣們圍繞，到殊勝高樓上層坐下。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在那個布薩日吟出優陀那：

「先生！明月之夜確實是能被喜樂的，先生！明月之夜確實是殊妙的，先生！明月之夜確實是好看的，先生！明月之夜確實是愉快的，先生！明月之夜確實是祥瑞的，現在，我們應該拜訪哪位沙門或婆羅門，凡當我們拜訪時，心會明淨？」(150)

在這麼說時，某位國王的大臣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富蘭那迦葉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那位富蘭那迦葉，或許當陛下訪問富蘭那迦葉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1)

某位國王的大臣也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末迦利瞿舍羅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那位末迦利瞿舍羅，或許當陛下訪問末迦利瞿舍羅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2)

某位國王的大臣也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那位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或許當陛下訪問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3)

某位國王的大臣也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浮陀迦旃延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那位浮陀迦旃延，或許當陛下訪問浮陀迦旃延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4)

某位國王的大臣也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散惹耶毘羅梨子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

那位散惹耶毘羅梨子，或許當陛下訪問散惹耶毘羅梨子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5)

某位國王的大臣也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說這個：

「陛下！這位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尼乾陀若提子是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請陛下訪問那位尼乾陀若提子，或許當陛下訪問尼乾陀若提子時，心會明淨。」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保持沈默。(156)

養子耆婆的談論

當時，養子耆婆在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的不遠處沉默地坐著。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養子耆婆說這個：

「親愛的耆婆！那麼，你為何沉默？」

「陛下！這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與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住在我們的芒果園中。又，對那位世尊，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請陛下訪問那位世尊，或許當陛下訪問世尊時，心會明淨。」(157)

「親愛的耆婆！那樣的話，請你準備象乘。」

「是的，陛下！」養子耆婆回答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後，準備約五百頭母象與應該被國王登上的龍象後，回報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

「陛下！那些是已準備的象乘，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158)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在五百頭母象上各自地使一女子登上後，登上應該被登上的龍象後，在使火把被持下，以國王威力盛況從王舍城出發，前往養子耆婆的芒果園。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在芒果園不遠處就變成害怕，變成僵硬狀態，變成身毛豎立的。那時，害怕的、驚怖的、生起身毛豎立的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養子耆婆說這個：

「親愛的耆婆！你沒欺騙我吧？親愛的耆婆！你沒欺瞞我吧？親愛的耆婆！你沒把我給與敵人吧？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那麼多的大比丘僧團怎麼會既沒有噴嚏聲，也沒有清喉嚨聲，也沒有出聲？」

「大王！你不要害怕！大王！你不要害怕！陛下！我沒欺騙你，陛下！我沒欺瞞你，陛下！我沒把你給與敵人，大王！請你前進，大王！請你前進，在圓亭棚處，這些燈火燃燒。」(159)

沙門果的問題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以龍象一直走到龍象所及之地、再下龍象後，就步行去圓亭棚的門。抵達後，對養子耆婆說這個：

「親愛的耆婆！那麼，世尊在哪裡？」

「大王！這位是世尊，大王！這位是世尊：靠著中央柱子面向東、在比丘僧團的前面坐著者。」(160)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環視一一保持沈默、如明淨湖的比丘僧團後，吟出優陀那：

「願我的男孩生賢具備這個寂靜：該寂靜現在被比丘僧團具備。」

「大王！你走入如是情愛。」

「大德！我有可愛的男孩生賢。大德！願我的男孩生賢具備這個寂靜：該寂靜現在被比丘僧團具備。」(161)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向世尊問訊後，向比丘僧團合掌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願我就某點詢問世尊，如果世尊對我的問題解答給機會。」

「大王！請你詢問，如果你希望。」(162)

「大德！如這些個個技能處，即：騎象兵、騎馬兵、戰車兵、弓箭兵、軍旗兵、參謀、伙食兵、尊貴王族戰士、突擊兵、大龍戰士、勇士、穿胸甲的戰士、死忠奴隸兵(女奴隸之子)、廚師、理髮師、浴僕、作甜食者、作花環者、洗染匠、編織匠、蘆葦匠、製陶器者、會計師、查驗員，又或凡其它也來到這樣個個技能處，他們在當生中直接可見地依技能果生活，他們以那個使自己快樂、喜悅；使父母快樂、喜悅；使妻兒快樂、喜悅；使朋友同事快樂、喜悅，在沙門婆羅門們上使高的、導致生天的、安樂果報的、轉起天界的供養建立。同樣的，大德！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63)

「大王！你記得(證知)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已詢問這些問題嗎？」

「大德！我記得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已詢問這些問題。」

「大王！那麼，他們如怎樣解答呢？如果對你不麻煩，請你說。」

「大德！對我不麻煩，如果於該處坐著的是世尊或世尊形色者。」

「大王！那樣的話，請你說。」(164)

富蘭那迦葉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富蘭那迦葉。抵達後與富蘭那迦葉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富蘭那迦葉說這個：『迦葉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即：騎象兵、騎馬兵、戰車兵、弓箭兵、軍旗兵、參謀、伙食兵、尊貴王族戰士、突擊兵、大龍戰士、勇士、穿胸甲的戰士、死忠奴隸兵、廚師、理髮師、浴僕、作甜食者、作花環者、洗染匠、編織匠、蘆葦匠、製陶器者、會計師、查驗員，又或凡其它也來到這樣個個技能處，他們在當生中直接可見地依技能果生活，他們以那個使自己快樂、喜悅；使父母快樂、喜悅；使妻兒快樂、喜悅；使朋友同事快樂、喜悅，在沙門婆羅門們上使高的、導致生天的、安樂果報的、轉起天界的供養建立。同樣的，大德！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65)

大德！在這麼說時，富蘭那迦葉對我說這個：『大王！作者、使他作者，切斷者、使他切斷者，折磨者、使他折磨者，造成悲傷者、使他造成悲傷者，造成疲勞者、使他造成疲勞者，造成悸動者、使他造成悸動者，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入侵人家

者、奪取(搬運)掠奪物者、作盜匪者、攔路搶劫者，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者，虛妄地說者：無惡被作，如果以荊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轉成一肉聚、一肉堆，從那個因由沒有惡的，沒有惡的傳來；如果走在恒河南岸，殺者、使他殺者，切斷者、使他切斷者，折磨者、使他折磨者，從那個因由沒有惡的，沒有惡的傳來；如果走在恒河北岸，施與者、使他施與者，祭祀者、使他祭祀者，從那個因由沒有福德，沒有福德的傳來；以布施，以調御，以抑制，以真實所言的，沒有福德，沒有福德的傳來。』[SN.24.6, MN.76]大德！像這樣，當富蘭那迦葉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無作業。

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富蘭那迦葉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無作業。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我對富蘭那迦葉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66)

末迦利瞿舍羅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末迦利瞿舍羅。抵達後與末迦利瞿舍羅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末迦利瞿舍羅說這個：『瞿舍羅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中略）同樣的，瞿舍羅尊師！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67)

大德！在這麼說時，末迦利瞿舍羅對我說這個：『大王！對眾生的污染，沒有因沒有緣，眾生們無因無緣地被污染；對眾生的清淨，沒有因沒有緣，眾生們無因無緣地變成清淨，沒有自作者，沒有他作者，沒有力，沒有活力，沒有人的力量，沒有人的努力；一切眾生、一切生物類、一切生存類、一切生命無自在力，無力，無活力，被命運、意外、本性變化而在六等級中感受苦樂。又有這一百四十萬六千六百最上首之胎、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業、半業，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間劫、六等級、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種邪命外道、四千九百種遊行、四千九百種龍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獄、三十六塵界、七有想胎、七無想胎、七無結胎、七種天、七種人、七種惡鬼、七座湖、七種結節、七百種結節、七座斷崖又七百座斷崖、七種夢、七百種夢、八百四十萬大劫，凡愚者與賢智者們流轉輪迴後，將作苦的終結，在那裡，沒有：「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使未遍熟之業遍熟，或將以一再觸達使已遍熟之業作終結。」確實不這樣，對一桶量[固定]的苦樂，對作限制的輪迴，沒有減退、增加，沒有優秀、貶抑，猶如在線球被投出時，當被解開時它就逃走[SN.24.8]。同樣的，愚者或賢智者們流轉輪迴後，將作苦的終結。』[MN.76](168)

大德！像這樣，當末迦利瞿舍羅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輪迴的純淨。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末迦利瞿舍羅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輪迴的純淨。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我對末迦利瞿舍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69)

阿夷多翅舍欽婆羅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抵達後與阿夷多翅舍欽婆羅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阿夷多翅舍欽婆羅說這個：『阿夷多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中略）同樣的，阿夷多尊師！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70)

大德！在這麼說時，阿夷多翅舍欽婆羅對我說這個：『大王！沒有施與的[果報]，沒有祭祀的，沒有供養的，沒有善作惡作業的果、果報，沒有這個世間，沒有其他世間，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沒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四大所成的這位男子當命終時，地沒入、隨行地身，水沒入、隨行水身，火沒入、隨行火身，風沒入、隨行風身，諸根轉移到虛空，[四]人與長椅為第五抬走死者，直到墓地為止[哀悼]諸句被知道，骨頭成為灰白色，祭品成為落下的，布施即被愚者安立的，凡任何說[布施之類]虛無論者，他們的[言論]全是空虛的、虛妄的、無價值的話，愚者與賢智者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SN.24.5, MN.76](171)

大德！像這樣，當阿夷多翅舍欽婆羅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斷滅。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阿夷多翅舍欽婆羅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斷滅。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我對阿夷多翅舍欽婆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72)

浮陀迦旃延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浮陀迦旃延。抵達後與浮陀迦旃延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浮陀迦旃延說這個：『迦旃延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中略）同樣的，迦旃延尊師！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73)

大德！在這麼說時，浮陀迦旃延對我說這個：『大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之種類的、非被創造的、無創造者、不孕的、如山頂站立的、如石柱狀態住立的，它們不搖動、不變易、不互相加害、不足以互相[起]或樂或苦或苦樂，哪七個？地身、水身、火身、風身、樂、苦，命為第七，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之種類的、非被創造的、無創造者、不孕的、如山頂站立的、如石柱狀態住立的，它們不搖動、不變易、不互相加害、不足以互相[起]或樂或苦或苦樂，在那裡，無殺人者、屠殺者、聽者、使之聽者、所識者、使之識者，凡即使以銳利的刀切斷頭，他也沒奪取任何生命，刀但就經七身的中間隨進入。』[SN.24.8, MN.76](174)

大德！像這樣，當浮陀迦旃延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無關的(以其他的解說其他的)。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浮陀迦旃延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無關的。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

我對浮陀迦旃延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75)

尼乾陀若提子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尼乾陀若提子。抵達後與尼乾陀若提子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尼乾陀若提子說這個：『阿其威色那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中略）同樣的，阿其威色那尊師！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76)

大德！在這麼說時，尼乾陀若提子對我說這個：『大王！這裡，尼乾陀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尼乾陀如何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這裡，尼乾陀有被所有防止防止，被所有防止軛制，被所有防止除去，被所有防止遍滿[MN.56]，大王！尼乾陀這麼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當尼乾陀這麼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這被稱為已自我達成、已自我抑制、已自我住立的尼乾陀。』(177)

大德！像這樣，當尼乾陀若提子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四種禁戒的自制。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尼乾陀若提子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四種禁戒的自制。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78)

散惹耶毘羅梨子之論

「大德！有這一次，我去見散惹耶毘羅梨子。抵達後與散惹耶毘羅梨子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散惹耶毘羅梨子說這個：『散惹耶毘羅梨子尊師！如這些個個技能處.....（中略）同樣的，散惹耶尊師！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79)

大德！在這麼說時，散惹耶毘羅梨子對我說這個：『像這樣如果詢問我：「有其他世間？」像這樣如果我想：「有其他世間。」像這樣我應該回答你：「有其他世間。」「這樣」不被我[回答]；「那樣」也不被我；「另一種」也不被我；「不」也不被我；「非不」也不被我。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有且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其他世間.....（中略）有化生眾生.....（中略）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有且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化生眾生.....（中略）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有且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既非有也非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中略）死後如來存在.....（中略）死後如來不存在.....（中略）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像這樣如果詢問我：「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像這樣如果我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這樣我應該回答你：「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我不說：「是這樣。」「這樣」不被我[回答]；「那樣」也不被我；「另一種」也不被我；「不」也不被我；「非不」也不被我。』(180)

大德！像這樣，當散惹耶毘羅梨子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混亂。大德！猶如被詢問芒果，解答波羅蜜果，或被詢問波羅蜜果，解答芒果。同樣的，大德！當散惹耶毘羅梨子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解說混亂。大德！我想這個：『而這位是這些沙門婆羅門中最愚癡的、最愚昧的，當他被我詢問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時，怎麼會解說混亂呢？』大德！我想這個：『像我這樣的，怎麼會想住在領土中的沙門或婆羅門應該被貶低？』大德！那個我對散惹耶毘羅梨子的所說既不歡喜，也不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不悅意地不發不悅意之語，就對那個言語不拿起地、不傾覆地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81)

第一個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德！那個我也詢問世尊：『大德！如這些個個技能處，即：騎象兵、騎馬兵、戰車兵、弓箭兵、軍旗兵、參謀、伙食兵、尊貴王族戰士、突擊兵、大龍戰士、勇士、穿胸甲的戰士、死忠奴隸兵、廚師、理髮師、浴僕、作甜食者、作花環者、洗染匠、編織匠、蘆葦匠、製陶器者、會計師、查驗員，又或凡其它也來到這樣個個技能處，他們在當生中直接可見地依技能果生活，他們以那個使自己快樂、喜悅；使父母快樂、喜悅；使妻兒快樂、喜悅；使朋友同事快樂、喜悅，在沙門婆羅門們上使高的、導致生天的、安樂果報的、轉起天界的供養建立。同樣的，大德！你能夠告知在當生中直接可見的沙門果？』」(182)

「大王！能夠。大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大王！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男子是你的奴僕、受雇者、先起床者、後就寢者、任何行為都順從者、合意行為者、可愛言語者、看人臉色者，他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真是]諸福德的趣處、諸福德的果報，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看起來像天神，而我是奴僕、受雇者、先起床者、後就寢者、任何行為都順從者、合意行為者、可愛言語者、看人臉色者，那個我確實應該做諸福德。讓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他過些時候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會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會住於被身自制，會住於被語自制，會住於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為知足者、在獨居處極喜樂者。如果他們這麼告知你那位男子：『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凡你的那位奴僕、受雇者、先起床者、後就寢者、任何行為都順從者、合意行為者、可愛言語者、看人臉色者男子，陛下！他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住於被身自制，住於被語自制，住於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為知足者、在獨居處極喜樂者。』是否你會這麼說：『去！令那位男子就再次成為我的奴僕、受雇者、先起床者、後就寢者、任何行為都順從者、合意行為者、可愛言語者、看人臉色者。』呢？」(183)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時，我們只應該對他問訊，也應該以座位起立迎接，也應該邀請，也應該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招待他，也應該如法地安排守護、防護、保護。」(184)

「大王！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或否？」

「大德！在存在這樣時，確實是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王！這是第一個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被我為你告知。」(185)

第二個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德！那麼，你還能夠同樣地告知其它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王！能夠大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大王！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男子是你的農夫、屋主、工作者、司財者，他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諸福德的趣處、諸福德的果報，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看起來像天神，而我是農夫、屋主、工作者、司財者，那個我確實應該做諸福德。讓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

他過些時候捨棄(捨斷)少的財富聚集，或捨棄大的財富聚集後；捨棄少的親屬圈，或捨棄大的親屬圈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會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會住於被身自制，會住於被語自制，會住於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為知足者、在獨居處極喜樂者。如果他們這麼告知你那位男子：『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凡你的那位農夫、屋主、工作者、司財者男子，陛下！他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住於被身自制，住於被語自制，住於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為知足者、在獨居處極喜樂者。』是否你會這麼說：『去！令那位男子就再次成為我的農夫、屋主、工作者、司財者。』呢？」(186)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時，我們只應該對他問訊，也應該以座位起立迎接，也應該邀請，也應該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招待他，也應該如法地安排守護、防護、保護。」(187)

「大王！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或否？」

「大德！在存在這樣時，確實是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王！這是第二個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被為你告知。」(188)

更勝妙的沙門果

「大德！那麼，你還能夠告知比這些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其它當生直接可見的沙門果？」

「大王！能夠大王！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大德！」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回答世尊。(189)

世尊說這個：

「大王！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190)

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個族姓中再生者聽聞那個法。他聽聞那個法後在如來處得到信，具備那個信之得到的他像這樣深慮：『居家生活是障礙，是塵垢之路；出家是

露地。以居住的家，這是不容易行一向圓滿、一向清淨的磨亮海螺的梵行，讓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191)

他過些時候捨棄(捨斷)少的財富聚集，或捨棄大的財富聚集後；捨棄少的親屬圈，或捨棄大的親屬圈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192)

當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他具備善的身業、語業，清淨的生活維持，戒具足，在諸根上守護門，具備念與正知，已知足。(193)

小戒

大王！而怎樣比丘是戒具足者？大王！這裡，比丘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這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未被給與的拿取後，是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給予而取者、施與物的期待者，以不盜取、以自己成為乾淨的而住，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非梵行後，他是梵行者、行遠離者、戒絕姪欲俗法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妄語後，他是離妄語者、說真實者、隨從真實者、可靠者、可信賴者、對世間不詐欺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離間語後，是離離間語者：從這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這些的分裂在那裡說者，或從那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那些的分裂在這裡說者，像這樣，是分裂的調解者，或和睦的隨給與者、樂於和合者、愛好和合者、喜歡和合者、作和合言語之說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粗惡語後，是離粗惡語者：凡那個柔和的、悅耳的、可愛的、動心的、優雅的、眾人合意的、眾人可意的言語，是像這樣言語之說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捨斷雜穢語後，是離雜穢語者：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有價值(有貯藏)的言語之說者：在適當時機的、有理由的、有節制的、伴隨利益的，這也是關於他的戒。

他是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者……(中略)是晚上停止、戒絕非時食的一日一食者，是離跳舞、歌曲、音樂、表演觀看者，是離花環、香料、塗油之持用與莊嚴、裝飾狀態者，是離高床、大床者，是離領受金銀者，是離領受生穀者，是離領受生肉者，是離領受女子、少女者，是離領受男奴僕、女奴僕者，是離領受山羊與羊者，是離領受雞與豬者，是離領受象、牛、馬、騾馬者，是離領受田與地者，是離從事差使、遣使者，是離買賣者，是離在秤重上欺瞞、偽造貨幣、度量欺詐者，是離賄賂、欺瞞、詐欺、不實者，是離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4)

小戒終了。

中戒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破壞種子類、草木類，即：根種子、莖種子、枝種子、節種子，種子種子就為第五。像這樣，是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5)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受用物的儲存，即：食物的儲存，飲料的儲存，衣服的儲存，車乘的儲存，臥具的儲存，香料的儲存，財物的儲存等，像這樣，是離受用物的儲存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6)

又或如有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的食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鵪鶉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等，像這樣，是離表演觀看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7)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賭博放逸處，即：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沿線踢石頭)、石積戲(底部抽出堆疊在頂部)、骰子板、打木栓遊戲、手型遊戲、骰子、吹葉笛、玩具鋤遊戲、翻筋斗遊戲、玩具風車遊戲、玩具量器遊戲、車遊戲遊戲、玩具弓箭遊戲、猜字遊戲、猜想法遊戲、模仿瑕疵遊戲等，像這樣，是離賭博放逸處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8)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高床、大床，即：高椅、長椅、山羊毛墊、拼色墊、白羊毛布墊、羊毛布墊、厚布墊、毛織墊、邊緣有毛縫的墊子、一邊緣有毛縫的墊子、珠寶刺繡的絹織墊、絹布墊、毛織墊、象背氈墊、馬背氈墊、車上氈墊、羊皮編織物、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等，像這樣，是離高床、大床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199)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莊嚴裝飾狀態的實行，即：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鏡子、塗眼膏、花環、香料、香膏、臉粉、塗臉膏、手鐲、緞帶髮飾、杖、筒、劍、傘、彩色鞋、髻、珠寶、拂塵、長短白衣(泰國版)等，像這樣，是離莊嚴裝飾狀態的實行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0)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像這樣，是離畜生論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1)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諍論，即：『你不知道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等，像這樣，是離諍論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2)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遣使行走的實行，即：為國王們、為國王的大臣們、為剎帝利們、為婆羅門們、為屋主們、為青年們：『在這裡，請你去。在那裡，請你返回。請你帶這個。在那裡，請你取這個。』等。像這樣，是離遣使行走的實行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3)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是詭計、攀談、暗示、譏諷、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者，像這樣，是離詭計說話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4)

大戒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肢體相、天變地異的占相、夢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獻供(護摩)、杓子的獻供、稻穀的獻供、米糠的獻供、米粒的獻供、熟酥的獻供、油的獻供、口的獻供、血的獻供、肢體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藥明、蠍子明、老鼠明、鳥明、烏鴉明、算命、箭除之法、獸的領域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5)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寶石占相、衣服占相、棍棒占相、刀占相、劍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相、童女占相、奴僕占相、象占相、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雞占相、鵪鶉占相、蜥蜴占相、耳環占相、龜占相、鹿占相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6)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有諸王的出發，將有諸王的不出發，將有內部諸王的到達，將有外部諸王的退卻，將有外部諸王的到達，將有內部諸王的退卻，將有內部諸王的勝利，將有外部諸王的敗北，將有外部諸王的勝利，將有內部諸王的敗北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7)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有月蝕、將有日蝕、將有星蝕、將有日月的常軌、將有日月的離常軌、將有星辰的常軌、將有星辰的離常軌、將有流星的隕落、將有天火、將有地震、將有天鼓、將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淨、月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日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蝕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離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辰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星辰離常軌將有這樣的果報、流星隕落將有這樣的果報、天火將有這樣的果報、地震將有這樣的果報、天鼓將有這樣的果報、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淨將有這樣的果報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8)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將是易下雨的、將是難下雨的、將是易乞食的(豐饒的)、將是難乞食的(饑饉的)、將有安穩、將有恐怖、將有疾病、將有無病、查驗、會計、計算、詩作、世間論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09)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嫁娶[時間]、結婚、離婚、揭幕、討債、貸出、開運、作惡運、墮胎、綁舌[咒術]、使頸被結縛[咒術]、[他人]手控制咒術、頸咒術、耳聾咒術、詢問鏡子[而得答案]、詢問女孩[靈媒]、詢問天、太陽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請幸運女神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10)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祈願儀式、誓願儀式、鬼神儀式、居地儀式、使元氣旺盛儀式、使性無能儀式、房地儀式、房地準備儀式、洗淨、沐浴、獻供、催吐劑、瀉藥、向上瀉藥、向下瀉藥、頭的瀉藥、耳油藥、眼藥水、灌鼻、藥膏、塗油、眼科、外科、兒科、根藥的隨給與、藥草的瀉劑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211)

大王！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大王！猶如剎帝利灌頂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敵人。同樣的，大王！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他具備這個聖戒蘊，感受自身內無過失的安樂，大王！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212)

大戒終了。

根的自制

大王！而怎樣比丘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大王！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身觸所觸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保護意根，在意根上來到自制。他具備這聖根自制，感受自身內不受害的安樂，大王！這樣，比丘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213)

念與正知

大王！而怎樣比丘具備念與正知？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前視環視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衣、鉢、衣服的受持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飲、食、嚼、嚐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狀態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大王！這樣，比丘具備念與正知。(214)

知足

大王！而怎樣比丘是知足者？大王！比丘是知足者：以衣服保護身體、以施食保護肚子，不論出發到何處，他只拿[這些]出發，猶如鳥不論以翼飛到何處，只有翼的負荷而飛。同樣的，大王！比丘以衣服保護身體、以施食保護肚子為知足，不論出發到何處，他只拿[這些]出發，大王！這樣，比丘是知足者。(215)

蓋的捨斷

他具備這個聖戒蘊、[具備這個聖知足、]具備這個聖根自制、具備這個聖念與正知，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坐下，盤腿、定置端直的身體、建立面前的念後。(216)

他捨斷世間中的貪婪，以離貪婪心而住，使心從貪婪淨化。捨斷惡意瞋怒後，住於無瞋害心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使心從惡意瞋怒淨化。捨斷昏沈睡眠後，住於離昏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從昏沈睡眠淨化。捨斷掉舉後悔

後，住於不掉舉的、內心寂靜的，使心從掉舉後悔淨化。捨斷疑惑後，住於度脫疑惑的、在諸善法上無疑的，使心從疑惑淨化。(217)

大王！猶如男子拿借款後從事諸事業，他的那些事業成功，凡那些舊借款，對那些，他作終結，且更有剩餘的為他妻子的扶養。他這麼想：『我之前拿借款後從事諸事業，那個我的那些事業成功，凡那些舊借款，對那些，那個我作終結，且更有剩餘的為我妻子的扶養。』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218)

大王！猶如男子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他喜歡，以及在他的身體中沒有足夠的力氣。他過些時候從那個病被釋放，食物使他喜歡，以及在他的身體中有足夠力氣。他這麼想：『我之前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我喜歡，以及在我的身體中沒有足夠的力氣，那個我現在從那個病被釋放，食物使我喜歡，以及在我的身體中有足夠的力氣。』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219)

大王！猶如男子被監禁在監獄中，他過些時候從那個監禁平安地、無恐懼地被釋放，且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他這麼想：『我之前被監禁在監獄中，那個我現在從那個監禁平安地、無恐懼地被釋放，且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220)

大王！猶如男子是奴隸、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過些時候從那個奴隸境遇被釋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脫離奴隸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這麼想：『我之前是奴隸、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那個我現在從那個奴隸境遇被釋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脫離奴隸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221)

大王！猶如有財富、有財產的男子走上飢饉的、有恐怖的曠野道路，他過些時候從那個曠野平安地度脫，安穩地、無恐怖地抵達村落邊界，他這麼想：『有財富、有財產的我之前走上飢饉的、有恐怖的曠野道路，那個我現在從那個曠野平安地度脫，安穩地、無恐怖地抵達村落邊界。』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222)

同樣的，大王！比丘如借款、如疾病、如監獄、如奴隸、如曠野道路般這樣看這些在自己上未捨斷的五蓋。(223)

大王！猶如{如-MN.39}無借款、如無疾病、如監禁釋放、如脫離奴隸者、如安穩目的地，大王！同樣的，比丘看這些在自己上已捨斷的五蓋。(224)

對那位看見自己五蓋已被捨斷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225)

初禪

他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他以離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離而生喜、樂佈滿的。(226)

大王！猶如熟練的浴僕或浴僕的徒弟在銅皿中撒佈沐浴粉後，以水一一澆注地混合，那個這沐浴粉團成為跟隨濕潤的、到達濕潤的，且內外被濕潤遍佈無漏出。同樣的，大王！比丘以離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

任何不被離而生喜、樂佈滿的。大王！這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27)

第二禪

再者，大王！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他以定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樂佈滿的。(228)

大王！猶如有湧泉的深水池，它在東方既沒有水的入口，在西方也沒有水的入口，在北方也沒有水的入口，在南方也沒有水的入口，且天不經常適當地隨給與水流，那時，冷水水流就從那個水池湧出後，以冷水使那個水池滿溢、灌滿、充滿、遍滿，那個水池沒有任何不被冷水佈滿的。同樣的，大王！比丘以定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樂佈滿的。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29)

第三禪

再者，大王！比丘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他以無喜的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無喜的樂佈滿的。(230)

大王！猶如在青蓮池中，或在紅蓮池中，或在白蓮池中，一些在水中生的、在水中長的、跟隨水沈在裡面養育的青蓮或紅蓮或白蓮，那些從頂端直到根為止被冷水滿溢、灌滿、充滿、遍滿，那個全部青蓮或紅蓮或白蓮沒有任何不被冷水佈滿的。同樣的，大王！比丘以無喜的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無喜的樂佈滿的。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31)

第四禪

再者，大王！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他以遍純淨的、皎潔的心就這個身佈滿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遍純淨的、皎潔的心佈滿的。(232)

大王！猶如男子以白衣包含頭地裹覆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白衣佈滿的。同樣的，大王！比丘以遍純淨的、皎潔的心就這個身佈滿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遍純淨的、皎潔的心佈滿的。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33)

毘婆舍那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身體是色與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積聚的、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還有，我的這個識在這裡依存，在這裡被結縛。』(234)

大王！猶如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有眼男

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後省察：『這個是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於智與見，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身體是色與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積聚的、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還有，我的這個識在這裡依存，在這裡被結縛。』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35)

意生神通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創造意生身：他從這個身體創造另一個身體：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不缺諸根之身體。(236)

大王！猶如男子從蘆葦拉出鞘，他這麼想：『這是蘆葦，這是鞘；蘆葦是一，鞘是另一個，鞘被從蘆葦拉出。』大王！又或，猶如男子從劍鞘拉出劍，他這麼想：『這是劍，這是劍鞘；劍是一，劍鞘是另一個，劍被從劍鞘拉出。』大王！猶如男子從蛇蛻拉起蛇，他這麼想：『這是蛇，這是蛇蛻；蛇是一，蛇蛻是另一個，蛇被從蛇蛻拉起。』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於創造意生身：他從這個身體創造另一個身體：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37)

神通種類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神通種類：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238)

大王！猶如熟練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粘土中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製品。大王！又或，猶如熟練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象牙上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製品。大王！又或，猶如熟練的金匠或金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黃金上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黃金製品。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神通種類：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39)

天耳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天耳界：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二者的聲音：「天與人，以及在遠處、近處。」(240)

大王！猶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走者，他能聽到大鼓聲、小鼓聲、螺、小腰鼓、鐘鼓聲，他這麼想：『這是大鼓聲。』『這是小鼓聲。』『這是螺、小腰鼓、鐘鼓聲。』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天耳界：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二者的聲音：「天與人，以及在遠處、近處。」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41)

他心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他心智：他對其他眾生、其他個人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或知道離貪的心為『離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為『有瞋的心』，或知道離瞋的心為『離瞋的心』，或知道有癡的心為『有癡的心』，或知道離癡的心為『離癡的心』，或知道收斂的心為『收斂的心』，或知道散亂的心為『散亂的心』，或知道廣大的心為『廣大的心』，或知道非廣大的心為『非廣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無更上的心為『無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脫的心為『已解脫的心』，或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242)

大王！猶如年輕、年少、喜好裝飾之類的女子或男子，當在鏡中，或在遍淨、潔淨、清澈的水鉢中省察自己的面相時，知道有黑痣為『有黑痣』，或知道無黑痣為『無黑痣』。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他心智：他對其他眾生、其他個人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或知道離貪的心為『離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為『有瞋的心』，或知道離瞋的心為『離瞋的心』，或知道有癡的心為『有癡的心』，或知道離癡的心為『離癡的心』，或知道收斂的心為『收斂的心』，或知道散亂的心為『散亂的心』，或知道廣大的心為『廣大的心』，或知道非廣大的心為『非廣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無更上的心為『無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脫的心為『已解脫的心』，或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43)

前世住處回憶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前世住處回憶智。他回憶(隨念)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

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244)

大王！猶如男子從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又從那個村落走到其它村落，他從那個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他這麼想：『我從自己的村落走到那個村落，在那裡這麼站，這麼坐，這麼說，這麼沈默，又從那個村落走到那個村落，又在那裡這麼站，這麼坐，這麼說，這麼沈默，那個我從那個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前世住處回憶智。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45)

天眼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眾生死亡往生智，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又或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246)

大王！猶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宮殿，有眼的男子們站在那裡能看見進出家、在車道與街道來回走動、在十字路中央坐著的人們，他這麼想：『這些人進入家；這些出去；這些在車道與街道來回走動；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眾生死亡往生智，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又或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

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大王！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47)

諸漏的滅盡智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諸漏的滅盡智。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當他這樣知、這樣見時，心從欲漏被解脫，心也從有漏被解脫，心也從無明漏被解脫。在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248)

大王！猶如在山谷中有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湖沼，在那裡，在岸邊站立的有眼男子看見牡蠣貝類，及砂礫小石，及行進的停止的魚群，他這麼想：『這個湖沼是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在那裡，有這些牡蠣貝類，及砂礫小石，及行進的停止的魚群。』同樣的，大王！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諸漏的滅盡智。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當他這樣知、這樣見時，心從欲漏被解脫，心也從有漏被解脫，心也從無明漏被解脫。在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大王！這是比之前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與更勝妙的直接可見的沙門果。大王！而且，沒有比這個直接可見的沙門果更卓越的或更勝妙的其他直接可見的沙門果。」(249)

阿闍世-作為優婆塞的陳述

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大德！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大德！罪過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凡我因統治權奪取如法法王的父親的生命，大德！為了未來的自制，請世尊接受那個我的罪過為罪過。」(250)

「大王！確實，罪過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你：凡你因統治權奪取如法法王的父親的生命。大王！但由於你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我們接受你的那個[懺悔]。大王！在聖者之律中這是增長：凡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未來來到自制。」(251)

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世尊說這個：

「好了，大德！而現在我們離開(走)，我們有許多工作、許多應該被做的。」

「大王！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252)

那時，當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離開不久，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位國王已被傷害，比丘們！這位國王已被損害，比丘們！如果這位國王沒奪取如法法王的父親的生命，就在這座位上，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253)

沙門果經第二終了。

DN 3/DN.3 安玻德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名叫一奢能伽羅的憍薩羅婆羅門村落，在那裡，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254) 玻科勒沙低的事

當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住在巫葛德：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聽聞：「先生！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已到達一奢能伽羅，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255) 安玻德學生婆羅門

當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徒弟，名叫安玻德的學生婆羅門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在自己老師三明的教語上被認可者、自稱者：「你知道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知道的。」(256)

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召喚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親愛的安玻德！這位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在憍薩羅國遊行，已到達一奢能伽羅，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來！親愛的安玻德！請你去見沙門喬達摩。抵達後，請你理解(知道)沙門喬達摩，那位喬達摩尊師就有著像那樣的聲音被傳播，或者不像那樣的；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像那樣的，或者不像那樣的，我們將像那樣知道(感受)那位喬達摩尊師。」(257)

「先生！那麼，如怎樣我將理解那位喬達摩尊師，那位喬達摩尊師就有著像那樣的聲音被傳播，或者不像那樣的；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像那樣的，或者不像那樣的？」

「親愛的安玻德！三十二大丈夫相被來到我們的經典中，凡具備大丈夫相者，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

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親愛的巫多羅！然而，我是經典的施與者，你是經典的領受者。」(258)

「是的，先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回答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後，從座位起來、向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問訊後，作右繞、登上騾馬車後，與許多學生婆羅門一起向一奢能伽羅叢林出發。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進入園林。當時。眾多比丘在屋外經行。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去見比丘們。抵達後，對那些比丘說這個：「尊師！現在，那位喬達摩尊師住在哪裡？因為我們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來這裡。」(259)

那時，那些比丘想這個：「這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有名家系者，同時也是有名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徒弟，那樣的話，與像這樣的善男子一起交談對世尊是不麻煩的。」他們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安玻德！是這個門已關閉的住處。因為那樣，小聲地抵達、徐緩地進入玄關、清喉嚨後，請你叩門門，世尊將會為你開門。」(260)

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去那個門已關閉的住處。小聲地抵達、徐緩地進入玄關、清喉嚨後叩門門，世尊開門，安玻德學生婆羅門進入，[其他]學生婆羅門們也進入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然而，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走動地與坐下的世尊交換某些某些友好交談，也站立地與坐下的世尊交換某些某些友好交談。(261)

那時，世尊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

「安玻德！你與年長、高齡的婆羅門們、老師與老師的老師一起交談是這樣：像這樣走動地、站立地與坐著的我交換某些某些友好交談嗎？」(262)

第一個卑俗說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喬達摩尊師！婆羅門適合行走地與行走的婆羅門一起交談；喬達摩尊師！婆羅門適合站立地與站立的婆羅門一起交談；喬達摩尊師！婆羅門適合坐下地與坐下的婆羅門一起交談；喬達摩尊師！婆羅門適合躺臥地與躺臥的婆羅門一起交談。喬達摩尊師！但凡那些卑俗的、黑的、親族腳子孫的禿頭假沙門，與他們我才有這樣交談，如與喬達摩尊師。」

「安玻德！然而，這裡的到來有你的目的，那麼，如果你們就為了凡目的到來，就應該好好作意那個目的。然而，這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正是[修學]未完成有已完成慢心者，除了未完成外還有什麼！」(263)

那時，當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被世尊以未完成的言語說時，成為生氣的、不悅意的，就斥責著世尊，就輕蔑著世尊，就責備著世尊：「先生！而沙門喬達摩對我將是惡者。」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釋迦族的血統是兇惡的；喬達摩尊師！釋迦族的血統是粗暴的；喬達摩尊師！釋迦族的血統是輕率的；喬達摩尊師！釋迦族的血統是饒舌的，是卑俗的，當是卑俗的時，不恭敬婆羅門們，不尊重婆羅門們，不尊敬婆羅門

們，不崇敬婆羅門們，不敬重婆羅門們。喬達摩尊師！那個這個是不適當的，那個這個是不相稱的：凡這些釋迦族是卑俗的，當是卑俗的時，不恭敬婆羅門們，不尊重婆羅門們，不尊敬婆羅門們，不崇敬婆羅門們，不敬重婆羅門們。」像這樣，在這裡，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扔出這第一個在釋迦族上卑俗說。(264)

第二個卑俗說

「安玻德！那麼，釋迦族惹惱你什麼呢？」

「喬達摩尊師！有這一次，我為老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去迦毘羅衛，抵達釋迦族的集會所。當時，眾多釋迦族連同釋迦族童子坐在高座位上相互以手指戳刺地哄笑著、共嬉戲著，我想必然就是嘲笑著我，也不以任何座位邀請我，喬達摩尊師！那個這個是不適當的，那個這個是不相稱的：凡這些釋迦族是卑俗的，當是卑俗的時，不恭敬婆羅門們，不尊重婆羅門們，不尊敬婆羅門們，不崇敬婆羅門們，不敬重婆羅門們。」像這樣，在這裡，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扔出這第二個在釋迦族上卑俗說。(265)

第三個卑俗說

「安玻德！即使鵪鶉的小鳥在自己的鳥巢中也是欲喋喋不休者，安玻德！而這是釋迦族自己的[家]：凡這迦毘羅衛。安玻德尊者不值得以這種小量生氣。」

「喬達摩尊師！有這四種階級：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喬達摩尊師！這四種階級中的三種：剎帝利、毘舍、首陀羅，必然只變成婆羅門的侍者。喬達摩尊師！那個這個是不適當的，那個這個是不相稱的：凡這些釋迦族是卑俗的，當是卑俗的時，不恭敬婆羅門們，不尊重婆羅門們，不尊敬婆羅門們，不崇敬婆羅門們，不敬重婆羅門們。」像這樣，在這裡，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扔出這第三個在釋迦族上卑俗說。(266)

婢女之子說

那時，世尊想這個：「這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極強烈地以卑俗說在釋迦族上羞辱，讓我詢問姓氏。」

那時，世尊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安玻德！你的姓是什麼？」

「喬達摩尊師！我是黑路。」

「安玻德！那麼，以前，當回憶你的父母姓名時，釋迦族是主人之子，你是釋迦族的婢女之子，安玻德！又，釋迦族置甘蔗王(歐葛葛)為祖先。」

安玻德！從前，甘蔗王那位所愛的、合意的皇后想使她的兒子成熟王位，從王國放逐年長的王子們：歐葛木葛、葛勒耿達、哈低泥葛、西泥蘇勒，他們從王國被放逐到喜瑪拉雅山邊蓮花池畔的大沙葛樹叢。在那裡，他們建造住所，他們以害怕血統混合，與自己的姊妹們一起從事性交。

安玻德！那時，甘蔗王召大臣、侍臣們：『先生！現在親愛的王子們住在何處呢？』『陛下！在喜瑪拉雅山邊蓮花池畔有大沙葛樹叢，現在王子們住在那裡，他們以害怕血統混合，與自己的姊妹們一起從事性交。』那時，甘蔗王吟出優陀那：『先生！王子們確實是釋迦族，先生！王子們確實是最上的釋迦族。』安玻德！又，自此以後，釋迦族被知道，而他是他們的祖先。

安玻德！又，甘蔗王有位名叫方位的婢女，她生出名叫黑[的兒子]，出生的黑大聲說：『媽咪！請你洗淨我，媽咪！請你使我沐浴，請你使我從這個不淨的解脫，我將對你們有利益。』安玻德！又，如現在人們看見鬼後，稱呼『鬼』。同樣的，安玻德！當時人們對鬼稱呼『黑』，他們這麼說：『這位出生者大聲說，黑已出生，鬼已出生。』安玻德！還有，自此以後，黑路被知道，而他是黑路的祖先。安玻德！像這樣，以前，當回憶你的父母姓名時，釋迦族是主人之子，你是釋迦族的婢女之子。」(267)

在這麼說時，那些學生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請喬達摩尊師不要極強烈地以婢女之子說羞辱安玻德，喬達摩尊師！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男子、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多聞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言說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賢智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268)

那時，世尊對那些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如果你們學生婆羅門們這麼想：『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惡出生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非善男子、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少聞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不善言說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劣慧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不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請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停止，請你們與我一起在這言語上討論，但，如果你們學生婆羅門們這麼想：『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男子、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多聞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言說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賢智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請你們停止，請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與我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

「喬達摩尊師！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男子、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多聞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善言說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賢智者、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我們將會是沈默者，請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言語上對論。」(269)

那時，世尊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安玻德！又，這個對你有理由的(如法的)、不想要的、應該被回答的問題到來，如果你將不回答，或將轉向無關的，或將保持沈默，或將走開，就在此處你的頭將七片地破裂。安玻德！你怎麼想它：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是否被你聽聞：黑路是從哪裡起源的？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誰？」

在這麼說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保持沈默。

第二次，世尊又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是否被你聽聞：黑路是從哪裡起源的？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誰？」

第二次，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又保持沈默。

那時，世尊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

「安玻德！現在請你回答，現在不是你沈默狀態的時候，安玻德！凡任何有理由的問題被如來問到第三次不回答者，就在這裡他的頭七片地破裂。」(270)

當時，金剛手夜叉[MN.35]拿起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大鐵槌後，已站在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的上空：「如果這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對有理由的問題被世尊問到第三次將不回答，就在這裡我將對頭七片地破裂。」

又，世尊連同安玻德學生婆羅門都看見那位金剛手夜叉。(271)

那時，害怕、驚怖、身毛豎立的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就成為對世尊救護所的尋求者，就成為對世尊庇護所的尋求者，就成為對世尊歸依所的尋求者，靠近坐下後，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說這個什麼？請喬達摩尊師再次地說。」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是否被你聽聞：黑路是從哪裡起源的？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誰？」

「喬達摩尊師！正是這樣被我聽聞，正如喬達摩尊師說，黑路是從那裡起源的，以及那位是黑路的祖先。」(272)

安玻德的種姓談論

在這麼說時，那些學生婆羅門成為吵雜的、高聲的、大聲的：「先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確實是惡出生者，先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確實是非善男子，先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確實是釋迦族的婢女之子，先生！釋迦族確實是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的主人之子，我們甚至想：如法說的沙門喬達摩應該被貶抑。」(273)

那時，世尊想這個：「這些學生婆羅門極強烈地以婢女之子說羞辱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讓我使之脫離。」那時，世尊對那些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學生婆羅門們！你們不要極強烈地以婢女之子說羞辱安玻德學生婆羅門，那位黑是偉大的仙人，他去南方地方、習得梵天咒術後，去見甘蔗王後，乞求[他的]女兒瑪達露碧。甘蔗王對他[說]：『咄！這位正是誰呢？當是我們婢女之子時，乞求女兒瑪達露碧。』憤怒、不悅地拉滿尖箭，他既不能夠放出那支尖箭，也不能撤回。」

學生婆羅門們！那時，大臣、侍臣們去見黑仙人後，說這個：『尊師！願國王有平安，尊師！願國王有平安。』『國王將有平安，但如果國王向下放出那支尖箭，國王領土所及的土地將被打裂。』『尊師！願國王有平安，願國土有平安。』『國王將有平安，國土將有平安，但如果國王向上放出那支尖箭，國王領土所及的天空將七年不下雨。』『尊師！願國王有平安，願國土有平安，以及願天空下雨。』『國王將有平安，國土將有平安，以及天空將下雨，但請國王使尖箭在年長王子上停住，王子將有平安、安心。』學生婆羅門們！那時，大臣們告知甘蔗王：『請甘蔗王使尖箭在年長王子上停住，王子將有平安、安心。』那時，甘蔗王國王使尖箭在年長王子上停住，王子產生平安、安心。那時，害怕、驚怖、身毛豎立的甘蔗王以恐懼梵罰，給與他的女兒瑪達露碧。學生婆羅門！你們不要極強烈地以婢女之子說羞辱安玻德學生婆羅門，那位黑是顯赫的仙人。」(274)

剎帝利的最勝性

那時，世尊召喚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安玻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剎帝利少年與婆羅門少女一起從事性交，隨著他們的性交後，兒子被出生，凡那位被剎帝利少年與婆羅門少女出生的兒子，是否他在婆羅門們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喬達摩尊師！得到。」

「是否婆羅門們在亡者供養會中，或在一鍋祭祀食物中，或在犧牲祭中，或在饗宴中使他享用呢？」

「喬達摩尊師！使享用。」

「是否婆羅門們教導他經典，或否？」

「喬達摩尊師！教導。」

「是否在女子們中被隔離或不被隔離呢？」

「喬達摩尊師！不被隔離。」

「是否剎帝利們以剎帝利的灌頂灌頂他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喬達摩尊師！因為從母親是不適合者。」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婆羅門少年與剎帝利少女一起從事性交，隨著他們的性交後，兒子被出生，凡那位被婆羅門少年與剎帝利少出生的兒子，是否他在婆羅門們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喬達摩尊師！得到。」

「是否婆羅門們在亡者供養會中，或在一鍋祭祀食物中，或在犧牲祭中，或在饗宴中使他享用呢？」

「喬達摩尊師！使享用。」

「是否婆羅門們教導他經典，或否？」

「喬達摩尊師！教導。」

「是否在女子們中被隔離或不被隔離呢？」

「喬達摩尊師！不被隔離。」

「是否剎帝利們以剎帝利的灌頂灌頂他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喬達摩尊師！因為從父親是不適合者。」(275)

「安玻德！像這樣，女子比女子、男子比男子後，剎帝利就是最勝的，婆羅門是下劣的。安玻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婆羅門們對婆羅門在某種場合上剃光頭、以[談話][灰燼]袋處罰後，從王國或城市放逐，是否他在婆羅門們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是否婆羅門們在亡者供養會中，或在一鍋祭祀食物中，或在犧牲祭中，或在饗宴中使他享用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是否婆羅門們教導他經典，或否？」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是否在女子們中被隔離或不被隔離呢？」

「喬達摩尊師！被隔離。」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刹帝利們對刹帝利在某種場合上剃光頭、以灰燼袋處罰後，從王國或城市放逐，是否他在婆羅門們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喬達摩尊師！得到。」

「是否婆羅門們在亡者供養會中，或在一鍋祭祀食物中，或在犧牲祭中，或在饗宴中使他享用呢？」

「喬達摩尊師！使享用。」

「是否婆羅門們教導他經典，或否？」

「喬達摩尊師！教導。」

「是否在女子們中被隔離或不被隔離呢？」

「喬達摩尊師！不被隔離。」(276)

「安玻德！這個情形是到達最下劣的刹帝利：凡刹帝利們對他剃光頭、以灰燼袋處罰後，從王國或城市放逐。安玻德！像這樣，當是到達最下劣的刹帝利時，那時，刹帝利還仍是最勝的，婆羅門是下劣的。安玻德！這個偈頌也被梵王常童子說：

『刹帝利在這人們中是最上的：凡依賴家系者們，

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SN.6.11]』

安玻德！又，這個偈頌被那位梵王常童子善吟誦、非被惡吟誦；被善說，非被惡說；被伴隨利益，非被伴隨無利益，被我同意。安玻德！因為我也這麼說：

『刹帝利在這人們中是最上的：凡依賴家系者們，

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277)

初誦分[終了]。

明行的談論

「喬達摩尊師！那麼，什麼是那個行？還有，什麼是那個明？」

「安玻德！對無上明行具足，非被稱為血統說，或被稱為種姓說，或被稱為慢心說：『你配得上(值得)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在有娶或有嫁或有嫁娶之處，在這裡這被稱為『血統說』，及『或種姓說』，及『或慢心說』：『你配得上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凡任何被血統說繫縛，或被種姓說繫縛，或被慢心說繫縛者，他們從無上明行具足遠離。安玻德！捨斷被血統說繫縛、被種姓說繫縛、被慢心說繫縛、被嫁娶繫縛後，有無上明行具足的作證。」(278)

「喬達摩尊師！那麼，什麼是那個行？以及，什麼是那個明？」

「安玻德！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個族姓中再生者聽聞那個法。他聽聞那個法後在如來處得到信，具備那個信之得到的他像這樣深慮：……（中略）（應該依[MN.2]191[段]等不切斷地那樣使之被細說）。

他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中略）這是關於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中略）這也是關於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中略）這也是關於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中略）這也是關於他的行。安玻德！這是那個行。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中略）這是關於他的明。.....（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這也是關於他的明。安玻德！這是那個明。

安玻德！這位比丘被稱為『明具足者』，及『行具足者』，及『明行具足者』。安玻德！沒有其它明的具足、行的具足比這個明的具足、行的具足更上的或更勝妙的。(279) 四個敗散口

安玻德！有四個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敗散口，哪四個？安玻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拿起一佻梨重荷物的扁擔後，進入林野處[而想]：『我將是落下果實為食物者。』他必然只變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這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第一個敗散口。

再者，安玻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拿鋤頭、籃子後，進入林野處：『我將是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者。』他必然只變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這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第二個敗散口。

再者，安玻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建造村落附近或城鎮附近的火屋後，侍奉著火住留，他必然只變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這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第三個敗散口。

再者，安玻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火的侍奉未得到者，在十字路口建造四門的家屋後住留：『凡沙門或婆羅門將從這四方到來，我將依個人能力地、依個人力量地尊敬他。』他必然只變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這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第四個敗散口。安玻德！這些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四個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敗散口。(280)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連同老師的你以這個無上明行具足被看見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喬達摩尊師！任何人，連同老師的我，而誰有無上明行具足？喬達摩尊師！連同老師的我從無上明與行具足遠離。」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連同老師的你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擔著一佻梨重荷物的扁擔後，進入林野處：『我將是落下果實為食物者。』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連同老師的你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拿鋤頭、籃子後，進入林野處：『我將是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者。』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連同老師的你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建造村落附近或城鎮附近的火屋後，侍奉著火住留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連同老師的你是就這個無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本果實為食物未得到者、火的侍奉未得到者，在十字路口建造四門的家屋後住留：『凡沙門或婆羅門將從這四方到來，我將依個人能力地、依個人力量地尊敬他。』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281)

「安玻德！像這樣，連同老師的你就是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錯失者，而有凡這個無上明行具足的四個敗散口，以及從那裡，連同老師的你是錯失者，安玻德！然而，這些話被你的老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誰是卑俗的、黑的、親族腳子孫的禿頭假沙門？以及誰對三明婆羅門有交談？』以自己連敗散的也是未完成者，安玻德！看！而你的老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這個罪過有多少。(282)

以前仙人狀態的實踐

安玻德！還有，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受用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的施物，憍薩羅國波斯匿王連對他面對面也不給與，即使當與他商量時，隔著布簾與他商量。安玻德！然而，如果他領受如法前往的施食，如何憍薩羅國波斯匿王連對他面對面也不給與？安玻德！看！而你的老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這個罪過有多少。(283)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坐在象頸部，或坐在馬背上，或站在車子地毯上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如果與高級的武官或王族商量就某種商量，他從那個地方離開後站在一旁。那時，首陀羅或首陀羅奴僕到來，在那個地方站立者就商量那個商量：『憍薩羅國波斯匿王這麼說；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也這麼說。』是否他說國王說的，或商量國王的商量呢？只這樣他是國王，或國王程度？」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284)

「安玻德！你正是這樣，凡他們是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沙咪跌、

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連同老師的我習得那些經典。』就只那些你將成為『仙人或為了仙人目標的行者』，這不存在可能性。(285)

安玻德！你怎麼想它：是否被你聽聞，當婆羅門年長、高齡的婆羅門們，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說：凡他們是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他們這麼被善浴，被善塗油，髮鬚被整理，被寶石耳環瓔珞裝飾，穿白衣的，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你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中略）他們這麼吃粳米飯、撒純肉挑除黑粒的飯、各種咖哩、各種配菜，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你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中略）他們這麼使以纏繞彎下側面的女人們侍奉，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你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中略）他們這麼以尾毛已被整理的騾馬車、以長鞭棒打著諸運送獸遍行駛，猶如現在的連同老師的你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中略）他們這麼在已挖掘護城河的、已落下門門的城市的防備中，使以[持]長劍武器男子們守護，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你呢？」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安玻德！像這樣，連同老師的你既不是仙人，也不是為了仙人目標的行者，安玻德！還有，凡於我的疑惑或懷疑，他對我以問題[問]，我將以解答淨化。」(286)

二相的未見

那時，世尊出住處後進行經行，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也出住處後進行經行。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對經行、來回走動的世尊，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在世尊的身上看見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項，在二個大丈夫相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在隱藏入鞘的陰部與廣長舌上。(287)

那時，世尊想這個：「這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看見我的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項，在二個大丈夫相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淨信：在隱藏入鞘的陰部與廣長舌上。」那時，世尊造作像那樣的神通作為，如是，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看見世尊隱藏入鞘的陰部，然後伸出舌頭後碰觸、反過來碰觸兩邊耳孔，也碰觸、反過來碰觸兩邊鼻孔後，也以舌頭覆蓋整個額面。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想這個：「沙門喬達摩具備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他對世尊說這個：「好了，喬達摩尊師！而現在我們離開(走)，我們有許多工作、許多應該被做的。」

「安玻德！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登上騾馬車後離開。(288)

當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從巫葛德離開後，與大婆羅門群眾一起坐在自己的園林正等待著安玻德學生婆羅門。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往自己的園林出發，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抵達後，向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問訊後，在一旁坐下。(289)

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對在一旁坐下的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親愛的安玻德！是否你看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呢？」

「尊師！我們看見那位喬達摩尊師。」

「親愛的安玻德！是否那位喬達摩尊師就有著像那樣的聲音被傳播，非相異地呢？又，是否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像那樣的，非相異地呢？」

「尊師！那位喬達摩尊師就有著像那樣的聲音被傳播，非相異地，又，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像那樣的，非相異地，且那位喬達摩尊師具備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

「親愛的安玻德！那麼，你與沙門喬達摩一起有就某種任何交談？」

「尊師！我與沙門喬達摩一起有就某種交談。」

「親愛的安玻德！那麼，如怎樣你與沙門喬達摩一起有就某種交談？」

那時，安玻德學生婆羅門告訴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與世尊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那一切。(290)

在這麼說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對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說這個：

「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賢智者，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多聞者，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三明者，先生！聽說以像這樣行事的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會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安玻德！凡你就這麼一再侮辱那位喬達摩尊師後說，然後，那位喬達摩尊師還這麼一再導引我們後說。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賢智者，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多聞者，啊！咄！安玻德確實是我們的假冒三明者，先生！聽說以像這樣行事的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會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憤怒、不悅意地，就以腳踢(使滾動)安玻德學生婆羅門，而想要立刻為了見世尊前往。(291)

玻科勒沙低的往見佛陀

那時，那些婆羅門對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這個：「先生！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現在是極不適時的，現在，明天玻科勒沙低尊師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將前往。」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在自己的住處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後，登上車乘後，在使火炬被持著下，從巫葛德出發，前往一奢能伽羅叢林。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292)

在一旁坐下的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這裡，我們的徒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來過嗎？」

「婆羅門！你的徒弟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來過。」

「喬達摩尊師！那麼，你與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一起有就某種交談？」

「婆羅門！我與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一起有就某種交談。」

「喬達摩尊師！那麼，如怎樣你與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一起有就某種交談？」

那時，世尊告訴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與安玻德學生婆羅門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一切。

在這麼說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愚癡者，請喬達摩尊師原諒安玻德學生婆羅門。」

「婆羅門！願安玻德學生婆羅門是安樂的。」(293)

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在世尊的身上看見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項，在二個大丈夫相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淨信：在隱藏入鞘的陰部與廣長舌上。(294)

那時，世尊想這個：「這位玻科勒沙婆羅門看見我的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項，在二個大丈夫相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淨信：在隱藏入鞘的陰部與廣長舌上。」那時，世尊造作像那樣的神通作為，如是，玻科勒沙婆羅門看見世尊隱藏入鞘的陰部，然後伸出舌頭後碰觸、反過來碰觸兩邊耳孔，也碰觸、反過來碰觸兩邊鼻孔後，也以舌頭覆蓋整個額面。(295)

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想這個：「沙門喬達摩具備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請喬達摩尊師與比丘僧團同意我今日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296)

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知道世尊同意後，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喬達摩尊師！是時間，食事已完成。」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世尊，使滿足，學生婆羅門也對比丘僧團。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297)

那時，世尊對坐在一旁的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次第說，即：布施說、戒說、天界說；說明諸欲的過患、卑下、雜染，在離欲(出離)上的效益。當世尊知道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有順從心、柔軟心、離蓋心、高揚心、淨信心，那時，凡諸佛最勝的法的教說，說明那個：苦、集、滅、道，猶如純淨的、離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領受染色。同樣的，就在那個座位上，玻科勒沙低婆羅門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298)

玻科勒沙低-優婆塞身份的宣布

那時，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脫懷疑、已離疑惑、已到達無畏，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喬達摩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喬達摩尊師！這個我，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歸依喬達摩尊師、法，以及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

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而如喬達摩尊師前往在巫葛德中其他優婆塞家、優婆夷家，同樣的，請喬達摩尊師前往玻科勒沙低家。在那裡，凡那些學生婆羅門或女學生婆羅門將對喬達摩尊師問訊，或將起立迎接，或將給與座位或水，或將使心淨信，那對他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

「婆羅門！善的被說。」(299)

安玻德經第三終了。

DN 4/DN.4 犬杖經

瞻波城的婆羅門屋主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鴦伽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瞻波，在那裡，世尊住在瞻波的伽伽羅蓮花池畔。

當時，犬杖婆羅門住在瞻波：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300)

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聽聞：

「先生！在鴦伽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羅蓮花池畔，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

那時，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從瞻波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伽伽羅蓮花池。(301)

當時，犬杖婆羅門在高樓上層午睡。犬杖婆羅門看見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從瞻波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伽伽羅蓮花池。看見後，召喚守護員：

「守護員先生！為何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從瞻波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伽伽羅蓮花池呢？」

「先生！有位在鴦伽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羅蓮花池畔，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們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

「守護員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去見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請你對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這麼說：『先生！犬杖婆羅門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犬杖婆羅門也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護員回答犬杖婆羅門後，去見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對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說這個：

「先生！犬杖婆羅門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犬杖婆羅門也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302)

犬杖德行的談論

當時，約五百位各國的婆羅門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居住在瞻波。那些婆羅門聽聞：「聽說犬杖婆羅門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那時，那些婆羅門去見犬杖婆羅門。抵達後，對犬杖婆羅門說這個：「傳說是真的？犬杖尊師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先生！我這麼想：我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

「犬杖尊師不要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犬杖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如果犬杖尊師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犬杖尊師的名聲將減損，沙門喬達摩的名聲將增加。又，凡犬杖尊師的名聲將減損，沙門喬達摩的名聲將會增加，以這個理由，犬杖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犬杖尊師前來。」

犬杖尊師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又，凡犬杖尊師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以這個理由，犬杖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犬杖尊師前來。

犬杖尊師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中略）。

犬杖尊師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中略）。

犬杖尊師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中略）。

犬杖尊師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者.....（中略）。

犬杖尊師是善言語者、善言說者，具備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話語.....（中略）。

犬杖尊師是許多老師與老師的老師，教導三百位學生婆羅門諸經典，又，許多各方、各地需要經典、想學習經典的學生婆羅門來到犬杖尊師面前.....（中略）。

犬杖尊師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沙門喬達摩是年輕的，同時也出家資淺的.....（中略）。

犬杖尊師被摩揭陀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犬杖尊師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犬杖尊師住在瞻波：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又，凡犬杖尊師住在瞻波：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也以這個理由，犬杖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犬杖尊師前來。」(303)

佛陀德行的談論

在這麼說時，犬杖婆羅門對那些婆羅門說這個：

「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也聽我的，如是，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非那位喬達摩尊師值得為了見我們前來。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

者。又，凡沙門喬達摩確實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也以這個理由，那位喬達摩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我們而前來，反而，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捨去大親屬眾後出家.....（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捨去儲存在地下的與儲存在虛空的金幣黃金後出家.....（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年輕的，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即使父母是不願意的、淚滿面的、哭泣的，仍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持戒者、聖戒者、善戒者、具備善戒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善言語者、善言說者，具備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言語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許多老師與老師的老師.....（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滅盡欲貪者、離浮躁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業論者、[有]作業論者、對無惡婆羅門身分之人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高貴族姓、純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富有的、大富的、大財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人們]從外國從外地到來詢問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好幾千名天神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具備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說歡迎你來的話者、言語和藹者、親切者、不皺眉者、口齒清晰者、先說話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四眾的恭敬者、敬重者、尊重者、禮敬者、崇敬者.....（中略）。

先生們！許多天神與人們對沙門喬達摩確實是極淨信者.....（中略）。

先生！確實，凡沙門喬達摩在村落或城鎮中住，諸非人不在那個村落或城鎮中壓迫.....（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有團體者，有群眾者，群眾的老師，個個宗師中被告知最上者。先生！又，這些沙門婆羅門的像那樣或像這樣名聲得到，然而沙門喬達摩的名聲不這樣被得到，那時，沙門喬達摩的名聲以無上明行具足被得到.....（中略）。

先生！確實，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摩揭陀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已抵達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羅蓮花池畔。先生！又，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來到我們的村落土地，他們是我們的客人。又，客人們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禮拜、應該被崇拜。先生！又，凡沙門喬達摩確實已抵達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羅蓮花池畔，沙門喬達摩是我們的客人，客人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禮拜、應該被崇拜，也以這個理由，那位喬達摩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我們而前來，反而，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先生！我對那位喬達摩尊師學得僅這麼多的稱讚，但那位喬達摩尊師有非僅這麼多的稱讚，因為，那位喬達摩尊師有無量的稱讚。」(304)

在這麼說時，那些婆羅門對犬杖婆羅門說這個：

「如犬杖尊師對沙門喬達摩稱讚，即使那位沙門喬達摩住在離這裡一百由旬處，以有信的善男子就足以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即使以背包(肩袋)。」

「尊師！那樣的話，我們將全部都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305)

犬杖的深思

那時，犬杖婆羅門與大婆羅門群眾一起前往伽伽羅蓮花池。

那時，越過叢林的犬杖婆羅門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又，如果我就問沙門喬達摩問題，在那裡，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這麼說：『婆羅門！這個問題不應該被這樣問，婆羅門！這個問題就應該被這樣問。』以那樣，這個群眾輕蔑我：『犬杖婆羅門是愚者、不聰明者，不能夠如理地問沙門喬達摩問題。』又，凡這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又，如果沙門喬達摩就問我問題，如果我以問題的回答不使他的心滿意，在那裡，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這麼說：『婆羅門！這個問題不應該被這樣回答，婆羅門！這個問題就應該被這樣回答。』以那樣，這個群眾輕蔑我：『犬杖婆羅門是愚者、不聰明者，不能夠以問題的回答使沙門喬達摩的心滿意。』又，凡這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又，如果我已這麼來到附近，卻不見沙門喬達摩後折返，以那樣，這個群眾會輕蔑我：『犬杖婆羅門是愚者、不

聰明者、傲慢頑固者與害怕者，我們敢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怎麼會當已這麼來到附近時，不見沙門喬達摩後將折返。』又，凡這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306)

那時，犬杖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瞻波的婆羅門屋主們一些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告知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307)

在那裡，就這個許多隨尋思的犬杖婆羅門也坐下：「又，如果我就問沙門喬達摩問題，在那裡，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這麼說：『婆羅門！這個問題不應該被這樣問，婆羅門！這個問題就應該被這樣問。』以那樣，這個群眾輕蔑我：『犬杖婆羅門是愚者、不聰明者，不能夠如理地問沙門喬達摩問題。』又，凡這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又，如果沙門喬達摩就問我問題，如果我以問題的回答不使他的心滿意，在那裡，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這麼說：『婆羅門！這個問題不應該被這樣回答，婆羅門！這個問題就應該被這樣回答。』以那樣，這個群眾輕蔑我：『犬杖婆羅門是愚者、不聰明者，不能夠以問題的回答使沙門喬達摩的心滿意。』又，凡這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啊！願沙門喬達摩問我在自己老師的三明上問題，我確實以問題的回答使他的心滿意。」(308)

婆羅門的安立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犬杖婆羅門心中的深思後，想這個：「這位犬杖婆羅門被自己的心惱害，讓我問犬杖婆羅門在自己老師的三明上問題。」

那時，世尊對犬杖婆羅門說這個：「婆羅門！那麼，婆羅門們安立[一位]婆羅門具備多少支，而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309)

那時，犬杖婆羅門想這個：「確實是想要的、希望的、欲求的、希求的：『啊！願沙門喬達摩問我在自己老師的三明上問題，我確實以問題的回答使他的心滿意。』在那裡，沙門喬達摩問我在自己老師的三明上問題，我確實將以問題的回答使他的心滿意。」(310)

那時，犬杖婆羅門使身體直立、環視群眾後，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婆羅門們安立具備五支的婆羅門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哪五支呢？喬達摩尊師！這裡，婆羅門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者與有智慧者、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喬達摩尊師！婆羅門

們安立婆羅門具備這五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婆羅門！那麼，能夠捨置這五支中的一支後，婆羅門們安立具備四支的婆羅門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喬達摩尊師！能夠：喬達摩尊師！捨置這五支中的容色支後。容色將作什麼？喬達摩尊師！當婆羅門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者、有智慧者、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喬達摩尊師！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這四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311)

「婆羅門！那麼，能夠擱置這四支中的一支後，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三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喬達摩尊師！能夠：喬達摩尊師！捨置這四支中的經典支後。經典將作什麼？喬達摩尊師！當婆羅門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者、有智慧者、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喬達摩尊師！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這三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婆羅門！那麼，能夠擱置這三支中的一支後，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二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喬達摩尊師！能夠：喬達摩尊師！捨置這三支中的出生支後。出生將作什麼？喬達摩尊師！當婆羅門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者、有智慧者、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喬達摩尊師！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這二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312)

在這麼說時，那些婆羅門對犬杖婆羅門說這個：「犬杖尊師不要這麼說，犬杖尊師不要這麼說，犬杖尊師就一向地斥責容色、斥責經典、斥責出生，犬杖尊師就跳入沙門喬達摩的言說。」(313)

那時，世尊對那些婆羅門說這個：「如果你們婆羅門們這麼想：『犬杖婆羅門是少聞者、犬杖婆羅門是不善言說者、犬杖婆羅門是劣慧者、犬杖婆羅門不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請犬杖婆羅門停止，請你們與我一起在這言語上討論，但，如果你們婆羅門們這麼想：『犬杖婆羅門是多聞者、犬杖婆羅門是善言說者、犬杖婆羅門是賢智者、犬杖婆羅門能夠與喬達摩尊師一起在這言語上對論。』請你們停止，請犬杖婆羅門與我一起在這言語上討論。」(314)

在這麼說時，犬杖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請喬達摩尊師停止，請喬達摩尊師保持沈默，我就將對他們如法地作回答。」

那時，犬杖婆羅門對那些婆羅門說這個：「尊師們！請你們不要這麼說，尊師們！請你們不要這麼說：『犬杖尊師就一向地斥責容色、斥責經典、斥責出生，犬杖尊師就跳入沙門喬達摩的言說。』先生！我沒斥責容色或經典或出生。」(315)

當時，犬杖婆羅門的外甥，名叫安額葛的學生婆羅門坐在那個群眾中。那時，犬杖婆羅門對那些婆羅門說這個：「尊師們看見這位我的外甥，安額葛學生婆羅門？」

「是的，尊師！」

「先生！安額葛學生婆羅門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除了沙門喬達摩外，比容色，在這個群眾中他沒有完全相同者。安額葛學生婆羅門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在經典上我是他的教導者。安額葛學生婆羅門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我知道他的父母。如果安額葛學生婆羅門殺生，也未被給與的拿取，也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也說妄語，也飲酒，先生！在這裡，現在，容色將作什麼？經典呢？出生呢？先生！當婆羅門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者、有智慧者、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先生！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這二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316)

戒慧的談論

「婆羅門！那麼，能夠擱置這二支中的一支後，婆羅門們安立婆羅門具備一支，當正確說時，應該說：『我是婆羅門。』而且不會來到妄語？」

「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處，在那裡有慧，在慧之處，在那裡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還有，戒慧在世間中被告知為最高的。喬達摩尊師！猶如以手洗淨手，或以腳洗淨腳。同樣的，喬達摩尊師！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處，在那裡有慧，在慧之處，在那裡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還有，戒慧在世間中被告知為最高的。」

「這是這樣，婆羅門！這是這樣，婆羅門！婆羅門！確實，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處，在那裡有慧，在慧之處，在那裡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還有，戒慧在世間中被告知為最高的。婆羅門！猶如以手洗淨手，或以腳洗淨腳。同樣的，婆羅門！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處，在那裡有慧，在慧之處，在那裡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還有，戒慧在世間中被告知為最高的。(317)

婆羅門！那麼，什麼是那個戒呢？什麼是那個慧呢？」

「喬達摩尊師！在這個義理上，我們最高就是這麼多，請喬達摩尊師就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

「婆羅門！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先生！」犬杖婆羅門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婆羅門！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

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婆羅門！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婆羅門！這是那個戒。.....(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這是關於慧.....(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這也是關於慧，婆羅門！這是那個慧。」(318)

犬杖-作為優婆塞的陳述

在這麼說時，犬杖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喬達摩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喬達摩尊師！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這個我歸依這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請喬達摩尊師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319)

那時，犬杖婆羅門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犬杖婆羅門在自己的住處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後，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喬達摩尊師！是時間，食事已完成。」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犬杖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

那時，犬杖婆羅門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以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使滿足。(320)

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犬杖婆羅門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犬杖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群眾者時，如果我就從座位起來後問訊喬達摩尊師，以那樣，那個群眾輕蔑我。如果那個群眾輕蔑者，他的名聲會減損。又，凡那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又，凡他的名聲減損，他的諸財富也減損：而我們的財富是以名聲得到的。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群眾者時，如果我合掌，請喬達摩尊師憶持那是我的從座位起立迎接。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群眾者時，如果我解開頭巾，請喬達摩尊師憶持那是我的以頭問訊。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車上者時，如果我下車問訊喬達摩尊師，以那樣，那個群眾輕蔑我。如果那個群眾輕蔑者，他的名聲會減損。又，凡那個群眾輕蔑，他的名聲也減損。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車上者時，如果我使[人]舉起鞭棒，請喬達摩尊師憶持那是我的下車。喬達摩尊師！而當我成為來到車上者時，如果我使[人]降下傘蓋，請喬達摩尊師憶持那是我的以頭問訊。」(321)

那時，世尊對犬杖婆羅門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322)

犬杖經第四終了。

DN 5/DN.5 古得旦得經

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摩揭陀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名叫柯奴瑪得的摩揭陀人婆羅門村落，在那裡，世尊住在柯奴瑪得的芒果樹苗圃中。

當時，古得旦得婆羅門住在柯奴瑪得：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

當時，大牲祭已為古得旦得婆羅門準備：七百頭公牛、七百頭小公牛、七百頭小母牛、七百頭山羊、七百頭公羊為了牲祭已被帶來祭壇的諸柱子。(323)

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聽聞：

「先生！在摩揭陀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柯奴瑪得，住在柯奴瑪得的芒果樹苗圃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324)

那時，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從柯奴瑪得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芒果樹苗圃。(325)

當時，古得旦得婆羅門在高樓上層午睡。古得旦得婆羅門看見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從柯奴瑪得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芒果樹苗圃。看見後，召喚守護員：「守護員先生！為何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從柯奴瑪得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去芒果樹苗圃呢？」(326)

「先生！有位在摩揭陀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柯奴瑪得，住在芒果樹苗圃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們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327)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想這個：「然而，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知道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然而，我不知道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但我想要祭大牲祭，讓我去見沙門喬達摩後，詢問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328)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召喚守護員：

「守護員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去見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請你對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這麼說：『先生！古得旦得婆羅門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古得旦得婆羅門也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護員回答古得旦得婆羅門後，去見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對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說這個：

「先生！古得旦得婆羅門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古得旦得婆羅門也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329)

古得旦得德性的談論

當時，好幾百位婆羅門居住在柯奴瑪得：「我們將參與古得旦得婆羅門的大牲祭。」那些婆羅門聽聞：「聽說古得旦得婆羅門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那時，那些婆羅門去見古得旦得婆羅門。(330)

抵達後，對古得旦得婆羅門說這個：「傳說是真的？古得旦得尊師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先生！我這麼想：我也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

「古得旦得尊師不要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古得旦得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如果古得旦得尊師將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古得旦得尊師的名聲將減損，沙門喬達摩的名聲將增加。又，凡古得旦得尊師的名聲將減損，沙門喬達摩的名聲將會增加，以這個理由，古得旦得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古得旦得尊師前來。

古得旦得尊師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又，凡古得旦得尊師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也以這個理由，古得旦得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古得旦得尊師前來。

古得旦得尊師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多財產資具者、多金銀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諸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無欠缺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善言語者、善言說者，具備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言語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許多老師與老師的老師，教導三百位學生婆羅門諸經典，又，許多各方、各地需要經典、想學習經典的學生婆羅門來到古得旦得尊師面前.....（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沙門喬達摩是年輕的，同時也出家資淺的[DN.4].....（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被摩揭陀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古得旦得尊師住在柯奴瑪得：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又，凡古得旦得尊師住在柯奴瑪得：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也以這個理由，古得旦得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沙門喬達摩值得為了見古得旦得尊師前來。」(331) 佛陀的種種談說

在這麼說時，古得旦得婆羅門對那些婆羅門說這個：

「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也聽我的，如是，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然而，非那位喬達摩尊師值得為了見我們前來。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又，凡沙門喬達摩確實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以這個理由，那位喬達摩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我們而前來，反而，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捨去大親屬眾後出家.....（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捨去儲存在地下的與儲存在虛空的金幣黃金後出家.....（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年輕的，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即使父母是不願意的、淚滿面的、哭泣的，仍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持戒者、聖戒者、善戒者、具備善戒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善言語者、善言說者，具備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言語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許多老師與老師的老師.....（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滅盡欲貪者、離浮躁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業論者、[有]作業論者、對無惡婆羅門身分之人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高貴族姓、純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富有的、大富的、大財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確實，[人們]從外國從外地到來詢問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好幾千名天神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具備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說歡迎你來的話者、言語和藹者、親切者、不皺眉者、口齒清晰者、先說話者.....（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四眾的恭敬者、敬重者、尊重者、禮敬者、崇敬者.....（中略）。

先生們！許多天神與人們對沙門喬達摩確實是極淨信者.....（中略）。

先生！確實，凡沙門喬達摩在村落或城鎮中住，諸非人不在那個村落或城鎮中壓迫.....（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是有團體者，有群眾者，群眾的老師，個個宗師中被告知最上者。先生！又，這些沙門婆羅門的像那樣或像這樣名聲得到，然而沙門喬達摩的名聲不這樣被得到，那時，沙門喬達摩的名聲以無上明行具足被得到.....（中略）。

先生！確實，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玻科勒沙低婆羅門包含兒子、包含妻子、包含群眾、包含大臣已以生命歸依沙門喬達摩.....（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摩揭陀斯尼耶頻毘沙羅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中略）。

先生！確實，沙門喬達摩已抵達柯奴瑪得，住在柯奴瑪得的芒果樹苗圃中，先生！又，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來到我們的村落土地，他們是我們的客人。又，客人們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禮拜、應該被崇拜。先生！又，凡沙門喬達摩確實已到達柯奴瑪得，住在柯奴瑪得的芒果樹苗圃中，沙門喬達摩是我們的客人，客人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禮拜、應該被崇拜，也以這個理由，那位喬達摩尊師不值得為了見我們而前來，反而，我們正值得為了見那位喬達摩尊師前往。先生！我對那位喬達摩尊師學得僅這麼多的稱讚，但那位喬達摩尊師有非僅這麼多的稱讚，因為，那位喬達摩尊師有無量的稱讚。」(332)

在這麼說時，那些婆羅門對古得旦得婆羅門說這個：

「如古得旦得尊師對沙門喬達摩稱讚，即使那位沙門喬達摩住在離這裡一百由旬處，以有信的善男子就足以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即使以背包(肩袋)。」

「尊師！那樣的話，我們將全部都為了見那位沙門喬達摩前往。」(333)
大征服國王牲祭的談論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與大婆羅門群眾一起往芒果樹苗圃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柯奴瑪得的婆羅門屋主們一些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告知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334)

在一旁坐下的古得旦得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知道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然而，我不知道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但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喬達摩尊師為我教導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那就好！」(335)

「婆羅門！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先生！」古得旦得婆羅門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婆羅門！從前，有一位名叫大征服的國王，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多金銀者、多財產資具者、多財穀者、藏庫倉庫充滿者。婆羅門！那時，獨處獨坐的大征服國王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人的廣大財富被我得到，我征服大土地圓周後居住，凡讓我祭大牲祭：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336)

婆羅門！那時，大征服國王召喚祭司婆羅門後說這個：『婆羅門！這裡，獨處的、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人的廣大財富被我得到，我征服大土地圓周後居住：凡讓我祭大牲祭：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婆羅門！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教誡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337)

婆羅門！在這麼說時，祭司婆羅門對大征服國王說這個：『國王尊師的國土是有荊棘的、壓迫的：村落掠奪者被看見，城鎮掠奪者也被看見，城市掠奪者也被看見，道路搶劫者也被看見。又，如果國王尊師在這麼有刺的、有壓迫的國土中升高稅，國王尊師以那樣是不盡義務者。又，如果國王尊師這麼想：「我將以殺害，或以捕捉，或以沒收，或以呵責，或以放逐根除這個賊難。」然而，這樣，這個賊難的根除是不完全的：將有那些殺害殘留者，他們之後將加害國王的國土。但，經由這個安排，這樣，這個賊難的根除是完全的：國王尊師！那樣的話，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在耕作畜牧上能夠，請國王尊師對他們給與種子、食物，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在買賣上能夠，請國王尊師對他們給與資金，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在王事上能夠，請國王尊師為他們安排食物、薪水。那些熱衷自己職業的人將不加害國王的國土，以及將有國王的大財蓄積、國土安穩住的、無荊棘的、無壓迫的，喜悅的人們將確實住於喜悅的、抱著兒子們(使兒子們在胸部中)跳舞的、家不閉戶的(住家開門的)。』

『是的，先生！』婆羅門！大征服國王回答祭司婆羅門後，凡在國王的國土中，在耕作畜牧上能夠，大征服國王尊師對他們給與種子、食物，以及凡在國王的國土中，在買賣上能夠，大征服國王尊師對他們給與資金，以及凡在國王的國土中，在王事上能

夠，大征服國王尊師為他們安排食物、薪水。那些熱衷自己職業的人不加害國王的國土，以及有國王的大財蓄積、國土安穩住的、無荊棘的、無壓迫的，喜悅的人們確實住於喜悅的、抱著兒子們跳舞的、家不閉戶的。

婆羅門！那時，大征服國王召喚祭司婆羅門後說這個：『尊師[說]的賊難被我根除，經由尊師的安排，我有大財蓄積、國土安穩住的、無荊棘的、無壓迫的，喜悅的人們確實住於喜悅的、抱著兒子們跳舞的、家不閉戶的。婆羅門！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教誡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338)

四個資糧

『那樣的話，國王尊師！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跟隨的刹帝利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請國王尊師召喚他們：「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們允許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跟隨的大臣、侍臣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大財富婆羅門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請國王尊師召喚他們：「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們允許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

『是的，先生！』婆羅門！大征服國王回答祭司婆羅門後，凡在國王的國土中跟隨的刹帝利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大征服國王召喚他們：『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們允許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國王尊師！請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時機。』凡在國王的國土中跟隨的大臣、侍臣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大財富婆羅門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大征服國王召喚他們：『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們允許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國王尊師！請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時機。』

像這樣，這四個同意黨翼(側)就是那個牲祭的資糧。(339)

八個資糧

大征服國王具備八支：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多金銀者、多財產資具者、多財穀者、藏庫倉庫充滿者；是有力量者：具備忠誠的、遵循教誡的四種軍，看起來像在敵人中以名聲征服；是有信的施與者、施主、不關閉門者，對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成為供給者，作諸福德；是個個所聞生起的多聞者；還有，就個個所說的義理知道：『這是這個所說的知道，是那(這)個所說的知道。』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過去、未來、現在義理者。大征服國王具備這八支，像這樣，這八支也就是那個牲祭的資糧。(340)

四個資糧

祭司婆羅門具備四支：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在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的無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是賢智的、有智慧

的、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祭司婆羅門具備這四支，像這樣，這四支也就是那個牲祭的資糧。(341)

三種

婆羅門！那時，祭司婆羅門就在牲祭前為大征服國王教導三種：『又，想要祭大牲祭的國王尊師就會有某種後悔：「我的大財富聚(蘊)確實將減少。」那個後悔不應該被國王尊師作。又，祭大牲祭的國王尊師就會有某種後悔：「我的大財富聚確實減少。」那個後悔不應該被國王尊師作。又，已祭大牲祭的國王尊師就會有某種後悔：「我的大財富聚確實已減少。」那個後悔不應該被國王尊師作。』婆羅門！祭司婆羅門就在牲祭前為大征服國王教導這三種。(342)

十行相

婆羅門！那時，祭司婆羅門就在牲祭前以十行相排除大征服國王在領受者上的後悔：『殺生者及離殺生者將來到尊師的牲祭，在那裡，凡殺生者，就以那個成為他們的。在那裡，凡離殺生者，關於他們，請尊師供養(祭)，請尊師送出(給與)，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未被給與的拿取者及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將來到尊師的牲祭.....(中略)邪淫者及離邪淫者.....妄語者及離妄語者.....離間語者及離離間語者.....粗惡語者及離粗惡語者.....雜穢語者及離雜穢語者.....貪婪者及不貪婪者.....有瞋害心者及無瞋害心者.....邪見者及正見者.....在那裡，凡邪見者，就以那個成為他們的。在那裡，凡正見者，關於他們，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婆羅門！祭司婆羅門就在牲祭前以這十相排除大征服國王在領受者上的後悔。(343)

十六行相

婆羅門！那時，祭司婆羅門對祭大牲祭之大征服國王的心以十六行相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又，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不召喚他的跟隨的刹帝利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沒有合法性，然而，跟隨的刹帝利們被國王尊師召喚：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還有，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不召喚他的跟隨的大臣、侍臣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大財富的婆羅門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也沒有合法性：然而，跟隨的富有屋主被國王尊師召喚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還有，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非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也沒有合法性：然而，國王尊師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

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還有，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不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嚴者、無劣等外表看見者.....（中略）不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多金銀者、多財產資具者、多財穀者、藏庫倉庫充滿者.....（中略）不是有力量者：具備忠誠的、遵循教誡的四種軍，看起來像在敵人中以名聲征服.....（中略）不是有信的施與者、施主、不關閉門者，對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成為供給者，作諸福德.....（中略）不是個個所聞生起的多聞者；還有，就個個所說的義理知道：『這是這個所說的知道，這是那個所說的知道。』.....（中略）不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過去、未來、現在義理者，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也沒有合法性：然而，國王尊師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過去、未來、現在道理者。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還有，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羅門非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也沒有合法性：然而，國王尊師的祭司婆羅門從母親與父親兩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統完全純淨者，不被出生論推翻、非難者。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還有，當國王尊師祭大牲祭時，就會有某位說者：「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羅門不是讀誦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中略）不是聖句的通曉者，文法家；不是在世間論、大丈夫相上的無欠缺者.....（中略）不是持戒者、戒增長者、具備戒增長者.....（中略）不是賢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國王尊師卻像這樣祭大牲祭。」對國王尊師這樣說者也沒有合法性：然而，國王尊師的祭司婆羅門是賢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個舉起獻祭的杓子者。以這個也請國王尊師知道這個：請尊師供養，請尊師送出，請尊師喜悅，請尊師就使內心明淨。

婆羅門！祭司婆羅門對祭大牲祭之大征服國王的心以這十六行相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344)

婆羅門！在這個牲祭中，既沒諸牛被殺，也沒諸山羊、羊被殺，也沒諸雞豬被殺，也沒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也沒諸樹為了綁犧牲獸的柱子被切斷，也沒諸吉祥草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又，凡他的『奴隸』或『僕人』或『工人』，他們也不被棍棒威脅，不被害怕威脅，不淚流滿面地哭泣著作準備。那時，凡想要，他們做，凡不想要，他們不做。對凡想要，他們做它，對凡不想要，他們不做它。而那個牲祭就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走到完成。(345)

婆羅門！那時，跟隨的刹帝利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跟隨的大臣、侍臣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富有的屋主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拿起許多自己的所有物、來見大征服國王後，這麼說：『陛下！這許多自己的所有物就對陛下指定被運來，請陛下接受它。』

『先生！夠了！我的這許多自己的所有物也以如法收入(稅)被準備，而願那是你們的，且請你們從這裡搬運(帶走)更多的。』

他們被國王拒絕，離開到一旁後這麼計劃：『這對我們是不適當的：凡如果我們就再退這些自己的所有物回自己的家。大征服國王祭大牲祭，來吧，我們成為他的跟隨供養者。』(346)

婆羅門！那時，跟隨的刹帝利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牲祭圍欄的東方提供布施物，跟隨的大臣、侍臣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牲祭圍欄的南方提供布施物，大財富婆羅門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牲祭圍欄的西方提供布施物，富有的屋主們：市鎮的連同地方的，以牲祭圍欄的北方提供布施物。

婆羅門！在這些供養中，也既沒諸牛被殺，也沒諸山羊、羊被殺，也沒諸雞豬被殺，也沒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也沒諸樹為了綁犧牲獸的柱子被切斷，也沒諸吉祥草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又，凡他的『奴隸』或『僕人』或『工人』，他們也不被棍棒威脅，不被害怕威脅，不淚流滿面地哭泣著作準備。那時，凡想要，他們做，凡不想要，他們不做。對凡想要，他們做它，對凡不想要，他們不做它。而那個供養就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走到完成。

而像這樣，四個同意黨翼、大征服國王具備八支、祭司具備四支的婆羅門以及三種，婆羅門！這被稱為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347)

在這麼說時，那些婆羅門成為吵雜、高聲、大聲的：「啊！牲祭，啊！牲祭的具足。」然而，古得旦得婆羅門沈默地坐著。

那時，那些婆羅門對古得旦得婆羅門說這個：「那麼，為何古得旦得尊師不大大隨喜沙門喬達摩的善說為善說呢？」

「先生！我非不大大隨喜沙門喬達摩的善說為善說，凡如果不大大隨喜沙門喬達摩的善說為善說，甚至他的頭破裂。先生！但，我這麼想：『沙門喬達摩不這麼說：「這樣被我聽聞。」或「這樣可能適合。」』而是，沙門喬達摩就這樣說：『那時是這樣；那時是像這樣。』先生！那個我這麼想：『確實，沙門喬達摩那時是牲祭主人大征服國王，或那個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羅門。』又，喬達摩尊師記得(證知)祭或使祭這樣的牲祭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

「婆羅門！我記得祭或使祭這樣的牲祭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我那時是那個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羅門。」(348)

經常性布施-隨家牲祭

「喬達摩尊師！又，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婆羅門！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又，哪個是那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又，凡那些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被指定施與諸持戒的出家人，婆羅門！這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什麼因、什麼緣，以那個，那個隨家牲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像這樣的牲祭，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者不前往，那是什麼緣因呢？婆羅門！因為，在那裡，棍棒的毆打及脖子的扼住(捕捉)被看見，因此，像這樣的牲祭，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者不前往，婆羅門！又，凡那些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被指定施與諸持戒的出家人，婆羅門！像這樣的牲祭，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者前往，那是什麼緣因呢？婆羅門！因為，在那裡，棍棒的毆打及脖子的扼住沒被看見，因此，像這樣的牲祭，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者前往。婆羅門！這是因、這是緣，以那個，那個隨家牲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349)

「喬達摩尊師！又，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嗎？」

「婆羅門！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又，哪個是那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凡指定四方僧團建造住處，婆羅門！這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350)

「喬達摩尊師！又，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住處的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嗎？」

「婆羅門！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住處的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又，哪個是那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住處的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凡淨信心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婆羅門！這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住處的布施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351)

「喬達摩尊師！又，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歸依的前往)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嗎？」

「婆羅門！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又，哪個是那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凡淨信心地受持諸學處：殺生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邪淫的戒絕，妄語的戒絕，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戒絕，婆羅門！這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352)

「喬達摩尊師！又，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這個學處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嗎？」

「婆羅門！有其它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這個學處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

「喬達摩尊師！又，哪個是那個牲祭，比這個三種牲祭十六個資糧的具足、這個隨家牲祭的經常性布施、這個住處的布施、這個歸依、這個學處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呢？」

「婆羅門！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婆羅門！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婆羅門！這個牲祭比之前諸牲祭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婆羅門！這個牲祭也比之前諸牲祭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中略）婆羅門！這個牲祭也比之前諸牲祭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婆羅門！這個牲祭也比之前諸牲祭有較少事情與較少勞力，但有較大果與較大效益。婆羅門！沒有其它牲祭的具足比這個牲祭的具足更上的或勝妙的了。」(353)

古得旦得-作為優婆塞的陳述

在這麼說時，古得旦得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喬達摩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這個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

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喬達摩尊師！這個我釋放七百頭公牛、七百頭小公牛、七百頭小母牛、七百頭山羊、七百頭公羊，給與活命，同時也讓牠們吃新鮮的草、讓牠們喝涼水，讓涼風對牠們吹。」(354)

入流果的作證

那時，世尊對古得旦得婆羅門說次第說，即：布施說、戒說、天界說；說明諸欲的過患、卑下、雜染，在離欲(出離)上的效益。當世尊知道古得旦得婆羅門有順從心、柔軟心、離蓋心、高揚心、淨信心，那時，凡諸佛最勝的法的教說，說明那個：苦、集、滅、道，猶如純淨的、離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領受染色。同樣的，就在那個座位上，古得旦得婆羅門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355)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脫懷疑、已離疑惑、已到達無畏，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請喬達摩尊師與比丘僧團同意我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356)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古得旦得婆羅門在自己的牲祭處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後，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喬達摩尊師！是時間，食事已完成。」(357)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古得旦得婆羅門的牲祭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

那時，古得旦得婆羅門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以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使滿足。

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古得旦得婆羅門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古得旦得婆羅門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358)

古得旦得經第五終了。

DN 6/DN.6 摩訶里經

婆羅門使者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眾多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居住在毘舍離。那些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聽聞：

「先生！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359)

那時，那些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去大林重閣講堂。當時，尊者那提迦為世尊的侍者。那時，那些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去見尊者那提迦。抵達後，對尊者那提迦說這個：

「那提迦先生！那位喬達摩尊師現在住在哪裡？因為我們是想要見那位喬達摩尊師者。」

「朋友們！這不是見世尊的時機，世尊已獨坐。」

那時，那些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就在那裡坐在一旁：「僅見到那位喬達摩尊師後，我們才將走。」(360)

離車族人歐德達的事

離車族人歐德達與大群離車群眾一起也去大林重閣講堂見尊者那提迦。抵達後，向尊者那提迦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離車人歐德達對尊者那提迦說這個：

「那提迦大德！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現在住在哪裡？因為我們想要見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

「摩訶里！這不是見世尊的時機，世尊已獨坐。」

離車族人歐德達也就在那裡坐在一旁：「僅見到那位喬達摩尊師後，我才將走。」(361)

那時，獅子沙彌去見尊者那提迦。抵達後，向尊者那提迦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獅子沙彌對尊者那提迦說這個：

「迦葉大德！這些眾多的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為了見世尊前來這裡，離車族人歐德達與大群離車群眾一起也為了見世尊前來這裡，迦葉大德！讓這個群眾得到見世尊(對世尊的看見)，那就好了！」

「獅子！那樣的話，就請你通知世尊。」

「是的，大德！」獅子沙彌回答尊者那提迦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獅子沙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些眾多的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為了見世尊前來這裡，離車族人歐德達與大群離車群眾一起也為了見世尊前來這裡，大德！讓這個群眾得到見世尊，那就好了！」

「獅子！那樣的話，請你在住處陰影處設置座位。」

「是的，大德！」獅子沙彌回答世尊後，在住處陰影處設置座位。(362)

那時，世尊從住處出去後，在住處陰影處設置的座位坐下。

那時，那些眾多的憍薩羅國的婆羅門使者與摩揭陀國的婆羅門使者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離車族人歐德達與大群離車群眾一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363)

在一旁坐下的離車族人歐德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在較早的幾天前，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對我說這個：『摩訶里！我從依止世尊住以來近三年，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大德！離車人之子善星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或者不存在的呢？」(364)

單一邊修習的定

「摩訶里！離車人之子善星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以那個，離車人之子善星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呢？」(365)

「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在)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在向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時，在東方看見諸天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向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366)

再者，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時，上、下、橫向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

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367)

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在向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時，在東方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沒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向東方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368)

再者，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時，上、下、橫向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沒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上、下、橫向單一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但非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369)

「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東方兩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在向東方兩邊修習的定時，在東方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向東方兩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370)

再者，摩訶里！這裡，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橫向兩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他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橫向兩邊修習的定時，上、下、橫向看見諸天的諸色：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麼原因？摩訶里！在比丘有上、下、橫向兩邊修習的定：為了諸天諸色的看見：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以及為了諸天諸聲音的聽聞：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時，這確實是這樣。摩訶里！這是因、這是緣，以那個，離車人之子

善星沒聽聞諸天的諸聲音：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371)

「大德！比丘們為了這些定之修習的作證之因在世尊處行梵行，是嗎？」

「摩訶里！比丘們非為了這些定之修習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摩訶里！正有更上的與更勝妙的其它諸法，比丘們為了這些的作證之因在我處行梵行。」(372)

四聖果

「大德！那麼，哪些是那些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為了這些的作證之因在世尊處行梵行呢？」

「摩訶里！這裡，比丘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這是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是為了這個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

再者，摩訶里！比丘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作苦的終結，這也是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是為了這個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

再者，摩訶里！比丘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這也是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是為了這個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

再者，摩訶里！比丘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也是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是為了這個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摩訶里！這些是更上與更勝妙的法，比丘們是為了這些的作證之原因在我處行梵行。」(373)

八支聖道

「大德！那麼，為了這些法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摩訶里！為了這些法的作證，有道、有道跡。」(374)

「大德！那麼，為了這些法的作證，哪個是道、哪個是道跡呢？」

「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摩訶里！為了這些法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375)

二位出家者的事

摩訶里！有這一次，我住在憍賞彌瞿師羅園，那時，有兩位出家者：遊行若地亞與木鉢者的徒弟若里亞來見我。抵達後，與我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兩位出家者對我說這個：『喬達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體，或者，命是一身體是另一呢？』(376)

『朋友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朋友！』那兩位出家者回答我。

我說這個：『朋友們！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朋友們！這

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中略）。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離車族人歐德達歡喜世尊的所說。(377)

摩訶里經第六終了。

DN 7/DN.7 若里亞經

二位出家者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賞彌瞿師羅園。

當時，有兩位出家者：遊行耆目地亞與木鉢耆的徒弟若里亞來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兩位出家者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體，或者，命是一身體是另一呢？」(378)

「朋友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朋友！」那兩位出家者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朋友們！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朋友們！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中略）。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379)

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朋友們！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是他適當的言語嗎？」

「朋友！凡比丘這麼知、這麼見，『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不?]是他適當的言語。」

「朋友們！但，我這麼知、這麼見，而我不說：『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兩位出家者歡喜世尊的所說。(380)

若里亞經第七終了。

DN 8/DN.8 獅子吼大經

裸行者迦葉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巫魯領之葛那葛得勒的鹿林。

那時，裸行者迦葉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責備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喬達摩尊師！凡他們這麼說：『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責備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者，喬達摩尊師！是否他們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以不實的誹謗世尊，以及法隨法地解說，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我們不想誹謗喬達摩尊師。」(381)

「迦葉！凡他們這麼說：『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責備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他們不是我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他們以不存在的、不實的誹謗我。迦葉！又，這裡，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某一類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迦葉！又，這裡，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某一類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382)

迦葉！這裡，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某一類處在少苦情況(少苦住)的苦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迦葉！又，這裡，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某一類處在少苦情況的苦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迦葉！凡我這麼如實知道這些苦行者的來處、趣處、死沒、往生，那個我怎麼會呵責一切苦行，或一向地呵斥、責備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383)

迦葉！有某些賢智的、聰敏的、知異論的[MN.27]、犀利的(馬毛貫穿形色的)沙門婆羅門，他們確實以來到慧破壞著惡見雲遊。我的也與他們一起在某些地方同意，在某些地方不同意：凡他們對某事說『好』，我們也對那個某事說『好』，凡他們對某事說『不好』，我們也對那個某事說『不好』，凡他們對某事說『好』，我們對那個某事說『不好』，凡他們對某事說『不好』，我們對那個某事說『好』。

凡我們對某事說『好』，其他人們也對某事說『好』，凡我們對某事說『不好』，其他人們也對某事說『不好』，凡我們對某事說『不好』，其他人們對某事說『好』，凡我們對某事說『好』，其他人們也對某事說『不好』。(384)

審問的談論

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道友們！是否在那些地方不同意，讓那些地方保持，在那些地方同意，在那裡，請智者們以大師對大師、以僧團對僧團地審問、質問、追究：『凡這些尊師們的不善法、名為不善的；有罪過的、名為有罪過的；不應該被實行

的、名為不應該被實行的；聖者不適當的、名為聖者不適當的；黑的、名為黑的，誰無殘留地捨斷這些法後轉起？沙門喬達摩？又或其他團體的老師尊師們？』(385)

迦葉！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這麼說：『凡這些尊師們的不善法、名為不善的；有罪過的、名為有罪過的；不應該被實行的、名為不應該被實行的；聖者不適當的、名為聖者不適當的；黑的、名為黑的，沙門喬達摩無殘留地捨斷這些法後轉起：比凡又或其他團體的老師尊師們。』迦葉！像這樣，在這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在那裡就大多數稱讚我們。(386)

其次，迦葉！也請智者們以大師對大師、以僧團對僧團地審問、質問、追究：『凡這些尊師們的善法、名為善的；無罪過的、名為無罪過的；應該被實行的、名為應該被實行的；聖者適當的、名為聖者適當的；白的、名為白的，誰無殘留地受持後轉起這些法？沙門喬達摩？又或其他團體的老師尊師們？』(387)

迦葉！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這麼說：『凡這些尊師們的善法、名為善的；無罪過的、名為無罪過的；應該被實行的、名為應該被實行的；聖者適當的、名為聖者適當的；白的、名為白的，沙門喬達摩無殘留受持後轉起這些法：比凡又或其他團體的老師尊師們。』迦葉！像這樣，在這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在那裡就大多數稱讚我們。(388)

其次，也請智者們以大師對大師、以僧團對僧團地審問、質問、追究：『凡尊師們的這些不善法、名為不善的；有罪過的、名為有罪過的；不應該被實行的、名為不應該被實行的；聖者不適當的、名為聖者不適當的；黑的、名為黑的，誰無殘留地捨斷這些法後轉起？喬達摩的弟子僧團？又或其他團體老師尊師們的弟子僧團？』(389)

迦葉！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這麼說：『凡這些尊師們的不善法、名為不善的；有罪過的、名為有罪過的；不應該被實行的、名為不應該被實行的；聖者不適當的、名為對聖者不適當的；黑的、名為黑的，喬達摩的弟子僧團無殘留地捨斷這些法後轉起：比凡又或其他團體老師尊師們的弟子僧團。』迦葉！像這樣，在這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在那裡就大多數稱讚我們。(390)

其次，迦葉！也請智者們以大師對大師、以僧團對僧團地審問、質問、追究：『凡尊師們的這些善法、名為善的；無罪過的、名為無罪過的；應實行的、名為應實行的；聖者適當的、名為聖者適當的；白的、名為白的，誰在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後轉起？喬達摩的弟子僧團？又或其他團體老師尊師們的弟子僧團？』(391)

迦葉！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這麼說：『凡這些尊師們的善法、名為善的；無罪過的、名為無罪過的；應該被實行的、名為應該被實行的；聖者適當的、名為聖者適當的；白的、名為白的，喬達摩的弟子僧團無殘留受持後轉起這些法：比凡又或其他團體的老師尊師們。』迦葉！像這樣，在這裡，審問的、質問的、追究的智者們在那裡就大多數稱讚我們。(392)

八支聖道

迦葉！有道、有道跡，如是行道者就將自己知道，將自己看見：『沙門喬達摩正是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迦葉！哪個

道以及哪個道跡，如是行道者就將自己知道，將自己看見：『沙門喬達摩是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迦葉！這是道、這是道跡，如是行道者就將自己知道，將自己看見：『沙門喬達摩是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393)

苦行著手的談論

在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道友！這些苦行著手是這些沙門婆羅門的名為沙門身分與名為婆羅門身分：他是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來者、受邀不住立者。他受用非帶來的、非被個別招請的、非邀請的。那個他不從甕口領受，不從鍋口領受，非門檻中間、非棍棒中間、非杵中間、非正在吃的兩人、非從孕婦、非從授乳女、非從與男子生活女、非在饑饉時被收集的食物處、非狗出現的場所、非蒼蠅群集的場所。非魚、非肉，飲非穀酒、非果酒、非酸粥。那個他是一家一口團食者，或是二家二口團食者.....（中略）或是七家七口者。以一處施物維生，也以二處施物維生.....（中略），也以七處施物維生。一天吃一餐，也二天吃一餐.....（中略）也七天吃一餐，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394)

喬達摩道友！這些苦行著手也是這些沙門婆羅門的名為沙門身分與名為婆羅門身分：他是食蔬菜者，或是食稗子者，或是食生米者，或是食大度拉米者，或是食蘇苔者，或是食米糠者，或是食飯汁者，或是食胡麻粉者[，或食草者, MN.12,155段]，或是食牛糞者，以樹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落下果實為食物者。(395)

喬達摩道友！這些苦行著手也是這些沙門婆羅門的名為沙門身分與名為婆羅門身分：他穿麻的混織物，也穿裹屍布，也穿糞掃衣，也穿低力刀樹皮，也穿羚羊皮，也穿羊皮，也穿茅草衣，也穿樹皮衣，也穿木片衣，也穿髮毛織物，也穿獸毛織物，也穿貓頭鷹羽毛衣。也是拔髮鬚者、拔髮鬚致力實踐者，也是常站立者、拒絕座位者，也是蹲踞者、蹲踞勤奮實踐者。也躺臥睡在荊棘床墊上，也躺臥在板床上，也躺臥在堅硬地面上，也是單側躺臥者、著塵垢者。也是住露地者、隨處住者。也是吃污物者、腐壞食物的致力實踐者，也是不喝飲料者、不喝飲料狀態的實踐者。也住於為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者。」(396)

苦行著手無益的談論

「迦葉！即使是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而他的這個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習、未被作證，那時他是從沙門身分遠離的、從婆羅門身分遠離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樹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落下果實為食物者，而他的這個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習、未被作證，那時他是從沙門身分遠離的、從婆羅門身分遠離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

且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織物.....（中略）他住於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的，而他的這個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習、未被作證，那時他是從沙門身分遠離的、從婆羅門身分遠離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397)

在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迦葉！在世間中，這是一般的說法：『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迦葉！即使是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做這個：『來吧！我成為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我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落下果實為食物者，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做這個：『來吧！我成為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我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食落下果實者踐。』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織物.....（中略）他住於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的，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做這個：『來吧！我穿麻衣、麻的混織物.....（中略）我住於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的。』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身分或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極難做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身分是難做的，婆羅門身分是難做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398)

在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迦葉！在世間中，這是一般的說法：『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迦葉！即使是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知道這個：『這位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落下果實為食物者，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知道這個：『這位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食落下果實者踐。』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

迦葉！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織物.....（中略）他住於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的，迦葉！而如果以這個程度、以這個苦行著手，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這不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

還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僕也能夠知道這個：『他穿麻衣、麻的混織物.....（中略）他住於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的。』

迦葉！但因為就在以這個程度之外、以這個苦行著手之外，沙門或婆羅門是難知的、極難知的，因此，這是適當的言語：『沙門是難知的，婆羅門是難知的。』迦葉！當比丘修習無怨恨、無惱害的慈心，且以諸漏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這位比丘被稱為『沙門』及『婆羅門』。(399)

戒定慧的具足

在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哪個是戒具足？哪個是心具足？哪個是慧具足？」「迦葉！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193[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他具備善的身業、語業，清淨的生活維持，戒具足，在諸根上守護門，具備念與正知，已知足。(400)

「迦葉！而怎樣比丘是戒具足者？迦葉！這裡，比丘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這是他的戒具足.....（中略）（在簡略中如同194-210[DN.2「小戒」段落]）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祈願儀式、誓願儀式.....（中略）（在簡略中如同211[DN.2「大戒」段落]）藥草、瀉劑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他的戒具足。

迦葉！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迦葉！猶如剎帝利灌頂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敵人。同樣的，迦葉！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他具備這個聖戒蘊，感受自身內無過失的安樂，迦葉！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迦葉！這是戒具足.....（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這是他的心具足.....（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這也是他的心具足，迦葉！這是心具足。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這是他的慧具足.....（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這也是他的慧具足，迦葉！這是慧具足。

迦葉！而沒有其它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比這個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更上的或更勝妙的。(401)

獅子吼的談論

迦葉！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戒論者，他們以種種法門稱讚戒，迦葉！最高聖戒之所及，在那裡，我不見與自己的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好的？而在這裡，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戒。

迦葉！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苦行與嫌惡論者，他們以種種法門稱讚苦行與嫌惡，迦葉！最高聖苦行與嫌惡之所及，在那裡，我不見與自己的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好的？而在這裡，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嫌惡。

迦葉！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慧論者，他們以種種法門稱讚慧，迦葉！最高聖慧之所及，在那裡，我不見與自己的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好的？而在這裡，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慧。

迦葉！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解脫論者，他們以種種法門稱讚解脫，迦葉！最高聖解脫之所及，在那裡，我不見與自己的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好的？而在這裡，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解脫。(402)

迦葉！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會說這個：『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但他在那屋中吼，非在群眾中。』『不要這樣[說]！』他們應該被回答。『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與在群眾中吼。』迦葉！應該這麼被回答。

迦葉！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與在群眾中吼，但非自信地吼。』『不要這樣！』他們應該被回答。『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與在群眾中吼，以及自信地吼。』迦葉！應該這麼被回答。

迦葉！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與在群眾中吼，以及有自信地吼，但他們不詢問他問題.....（中略）以及他們詢問他問題，但他不回答他們詢問的問題.....（中略）以及他回答他們詢問的問題，但他不以問題的回答使心喜歡.....（中略）以及他以問題的回答使心喜歡，但他們認為不應該被聽聞.....（中略）以及他們認為應該被聽聞，但聽聞後他們不明淨.....（中略）以及聽聞後他們明淨，但他們不作淨信的行為.....（中略）以及他們作淨信的行為，但他們不照著實行.....（中略）以及他們照著實行，但不使實行們喜歡。』『不要這樣！』他們應該被回答。『沙門喬達摩吼獅子吼、在群眾中吼、有自信地吼、他們詢問他問題、他回答他們詢問的問題、他以問題的回答使心喜歡、他們認為應該被聽聞，聽聞後他們得明淨、他們作淨信的行為、他們照著實行、使實行們喜歡。』迦葉！應該這麼被回答。(403)

外道別住的談論

迦葉！有這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在那裡，某位名叫尼拘律的苦行梵行者在增上嫌惡上詢問我問題，我在增上嫌惡上回答他詢問的問題，而且，在回答的上對我成為極悅意的。」「大德！誰聽聞世尊的法後，不會成為極悅意的呢？大德！我聽聞世尊的法後，也成為極悅意的。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具足戒。』(404)

「迦葉！凡先前為其他外道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別住四個月。經四個月後，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但個人差異由我發現。」[SN.12.17]

「大德！如果先前為其他外道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者；希望受具足戒者別住四個月。經四個月後，發心的比丘們使之出家；使之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我將別住四年。經四年後，請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

裸行者迦葉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還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單獨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尊者迦葉不久就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然後尊者迦葉成為阿羅漢之一。(405)

獅子吼大經第八終了。

DN 9/DN.9 玻得播達經

遊行玻得播達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遊行玻得播達與約三百位遊行大眾一起住在茉莉園的一會堂[MN.78]，鎮頭迦樹樹皮(樹群?)的教義議論所處。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406)

那時，世尊想這個：「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行走大致上還太早，讓我去茉莉園的一會堂，鎮頭迦樹樹皮的教義議論所處去見遊行玻得播達。」那時，世尊去茉莉園的一會堂，鎮頭迦樹樹皮的教義議論所處。(407)

當時，遊行玻得播達與大眾一起，吵雜地、高聲地、大聲地、談論各種畜生論地坐著，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408)

遊行玻得播達看見正從遠處到來的世尊。看見後，使自己的群眾靜止：

「請尊師們安靜，請尊師們不出聲，這位沙門喬達摩到來，那位尊者是安靜的想要者、安靜的稱讚者，或許發現安靜的群眾後，會想應該被往見。」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玻得播達保持沈默。(409)

那時，世尊去見遊行玻得播達。那時，遊行玻得播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來！大德！歡迎世尊，大德！世尊終於作這個安排，即：這裡的到來。大德！世尊請坐，這個座位已設置。」

世尊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遊行玻得播達也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遊行玻得播達說這個：

「玻得播達！現在，在這裡為了什麼談論共坐聚集呢？還有，你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是什麼？」(410)

想滅的談論

在這麼說時，遊行玻得播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令這個談論停止：凡我們現在共坐談論的，大德！這個談論世尊之後也將有不難得到的聽聞。大德！在較早的幾天前，當各派沙門婆羅門們在論議堂共坐聚集時，這個談論中間出現：『先生！如何有想滅呢？』在這裡，某些這麼說：『無因無緣人(男子)的諸想生起及被滅，凡在生起時，在那時是有想者，凡在被滅時，在那時是無想者。』像這樣一些安立想滅。」

其他人這麼說它：『先生！以我，這不會是這樣，先生！想是人的真我，而它來到及離去，凡在來到時，在那時是有想者，凡在離去時，在那時是無想者。』像這樣一些安立想滅。

其他人這麼說它：『先生！以我，這不會是這樣，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婆羅門，他們拉入及拉走這個人的想，凡在拉入時，在那時是有想者，凡在拉走時，在那時是無想者。』像這樣一些安立想滅。

其他人這麼說它：『先生！以我，這不會是這樣，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祂們拉入及拉走這個人的想，凡在拉入時，在那時是有想者，凡在拉走時，在那時是無想者。』像這樣一些安立想滅。

大德！那個我關於世尊的憶念就生起：『啊！確實是世尊，啊！確實是善逝：凡這些法的善熟練者。』大德！世尊是熟練者，世尊是想滅的本性的知者，大德！如何有想滅呢？」(411)

想生滅有因的談論

「玻得播達！在那裡，凡那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無因無緣人的諸想生起及被滅。』從開頭他們就有過失，那是什麼原因？玻得播達！因為，有因有緣人的諸想生起及被滅，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412)

而什麼是學習呢？」世尊說：「玻得播達！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玻得播達！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當他看見自己五蓋已被捨斷時，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他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凡他之前的欲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離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離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

「再者，玻得播達！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凡他之前的離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定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定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

「再者，玻得播達！比丘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凡他之前的定而生喜樂微細的真實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平靜樂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平靜樂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

「再者，玻得播達！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凡他之前的平靜樂微細的真實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不苦不樂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不苦不樂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

「再者，玻得播達！比丘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凡他之前的色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虛空無邊處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虛空無邊處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

「再者，玻得播達！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凡他之前的虛空無邊處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識無邊處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識無邊處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

「再者，玻得播達！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凡他之前的識無邊處想，那個被滅，在那時有無所有處微細的真實想，在那時就是無所有處微細的真實想者。這樣也是學習：一個想以學習生起，一個想以學習被滅。」世尊說。(413)

「玻得播達！這裡，當比丘自己是有想者，他一一從那裡次第地觸達想的頂點，那位在想的頂點住立者這麼想：『當我思惟時是比較惡的，當我不思惟時是比較好的。還有，如果我仍思惟、造作，我的這些想會被滅，以及其他粗的諸想會生起，讓我不思惟，同時也不造作。』他不思惟，同時也不造作。當他不思惟、不造作時，那個想被滅，同時也其他粗的想不生起，他觸達滅。玻得播達！這樣，有次第想滅正知的等至。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是否在這之前像這樣從最先次第想滅正知的等至被你以前聽聞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大德！我這麼了知世尊所說：『玻得播達！這裡，當比丘自己是有想者時，他一一從那裡次第地觸達想的頂點，那位在想的頂點住立者這麼想：「當我思惟時是比較惡的，當我不思惟時是比較好的。還有，如果我仍思惟、造作，我的這些想會被滅，以及其他粗的諸想會生起，讓我不思惟，同時也不造作。」他不思惟，同時也不造作。當他不思惟、不造作時，那個想被滅，同時也其他粗的想不生起，他觸達滅。玻得播達！這樣，有次第想滅正知的等至。』」「是的，玻得播達！」(414)

「大德！世尊僅安立一個想的頂點，或者，也安立個個想的頂點？」

「玻得播達！我安立一個想的頂點，及安立個個想的頂點。」

「大德！那麼，如怎樣世尊安立一個想的頂點，及安立個個想的頂點？」

「玻得播達！如一一觸達滅，我那樣一一安立想的頂點。玻得播達！這樣，我安立一個想的頂點，也安立個個想的頂點。」(415)

「大德！想先生起，之後智，或者，智先生起，之後想，或者，智與想同時生起呢？」

「玻得播達！想先生起，之後智。還有，從想的生起有智的生起，他這麼知道：『確實，以這個緣，我的智生起。』玻得播達！以這個法門，這能被知道：如是，『想先生起，之後智。還有，從想的生起有智的生起。』」(416)

想與真我的談論

「大德！想是人的真我，或者，想是一，真我是另一呢？」

「玻得播達！那麼，你理解真我是什麼？」

「大德！我理解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質食物為食的。」

「玻得播達！但，如果你的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質食物為食的，玻得播達！當存在這樣時，你的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那樣，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就那個這個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質食物為食的真我住立，那時，這個人的一個想生起，以及另一個想被滅。玻得播達！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417)

「大德！我理解真我是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

「玻得播達！但，如果你的真我是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玻得播達！當存在這樣時，你的想也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那樣，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就那個這個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真我住立，那時，這個人的一個想生起，以及另一個想被滅。玻得播達！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418)

「大德！我理解真我是無色的、想所生的。」

「玻得播達！但，如果你的真我是無色的、想所生的，玻得播達！當存在這樣時，你的想也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那樣，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達！就那個這個無色的、想所生的真我住立，那時，這個人的一個想生起，以及另一個想被滅。玻得播達！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將是一，真我是另一。」(419)

「大德！那麼，以我，能夠知道這個：『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嗎？」

「玻得播達！以不同見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處修行的、在他處老師的你，這是難知的：『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

「大德！如果以不同見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處修行的、在他處老師的我，那是難知的：『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大德！那麼，『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玻得播達！這不被我記說：『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大德！那麼，『世界是非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玻得播達！這也不被我記說：『世界是非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大德！那麼，『世界是有邊的.....（中略）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玻得播達！這也不被我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大德！那麼，為何這不被世尊記說？」「玻得播達！因為，這是不伴隨利益的，這是不伴隨法的，這是非梵行基礎的，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因此，這不被我記說。」

「大德！那麼，什麼被世尊記說？」「玻得播達！『這是苦』被我記說，『這是苦集』被我記說，『這是苦滅』被我記說，『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被我記說。」

「大德！那麼，為何這被世尊記說？」「玻得播達！因為，這是伴隨利益的，這是伴隨法的，這是梵行基礎的，這對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因此，這被我記說。」

「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那時，世尊從座位起來後離開。(420)

那時，當世尊離開不久，那些遊行普遍地以尖刺言語諷刺遊行玻得播達：「然而，就這樣，這位玻得播達尊師對凡任何沙門喬達摩說的，他就對那個大大地隨喜：『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然而，我們不了知有任何沙門喬達摩的明確的法被教導：『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在這麼說時，遊行玻得播達對那些遊行們說這個：「先生！我也不了知有任何沙門喬達摩的明確的法被教導：『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門喬達摩安立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的道跡，還有，對安立的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的道跡，像我這樣的有智者，怎麼會不大大地隨喜沙門喬達摩的善說的為善說的？」(421)

質多象舍利弗與玻得播達的事

那時，經過二、三天，質多象舍利弗與遊行玻得播達去見世尊。抵達後，質多象舍利弗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遊行玻得播達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玻得播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世尊離開不久，那些遊行普遍地以尖刺言語諷刺那個我：『然而，就這樣，這位玻得播達尊師對凡任何沙門喬達摩說的，他就對那個大大地隨喜：『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然而，我們不了知任何沙門喬達摩的明確的法被教導：『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大德！被這麼說的我對那些遊行們說這個：『先生！我也不了知任何沙門喬達摩的明確的法被教導：『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門喬達摩安立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的道跡，還有，對安立的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的道跡，像我這樣的有智者，怎麼會不大大地隨喜沙門喬達摩的善說的為善說的？』」(422)

「玻得播達！這些遊行全部都是盲目者、無眼者，你才是他們中單獨有眼者。玻得播達！因為明確的諸法被我教導、安立，不明確的諸法也被我教導、安立。」

玻得播達！而哪些是那些不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世界是常恆的』是不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世界是非常恆的』是不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世界是有邊的』……（中略）玻得播達！『世界是無邊的』……玻得播達！『命即是身體』……玻得播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玻得播達！『死後如來存在』……玻得播達！『死後如來不存在』……玻得播達！『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玻得播達！『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是不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

玻得播達！而為何那些被我教導、安立為不明確的法？玻得播達！因為，這些是不伴隨利益的、不伴隨法的、非梵行基礎的，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因此，那些被我教導、安立為不明確的法。(423)

玻得播達！而哪些是那些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呢？玻得播達！『這是苦』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這是苦集』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這是苦滅』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

玻得播達！而為何那些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玻得播達！因為，這些是伴隨利益的，這些是伴隨法的，這些是梵行基礎的，這些對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因此，那些是明確的法被我教導、安立。(424)

玻得播達！有一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如果被我們這麼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住於知道著、看見著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認知一向樂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知道：「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聽聞凡往生一向樂世界的那些天神他們說話的聲音：「親愛的先生！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請你們善實行，親愛的先生！請你們正直實行，親愛的先生！我們也已這樣實行，已往生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425)

「玻得播達！猶如男子這麼說：『凡在這個地方上的地方美女，我想要她、欲求她。』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凡你想要、欲求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被像這樣問，他說：『不。』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想要、欲求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這樣

的名字或這樣的姓？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黃色皮膚？在像那樣的村落或城鎮或城市？」被像這樣問，他說：『不。』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想要、欲求凡你不知道、沒看見者？』被像這樣問，他說：『是的。』[MN.79]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位男子說的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

「同樣的，玻得播達！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如果被像我這麼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住於知道著、看見著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認知一向樂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知道：「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聽聞凡往生一向樂世界的那些天神他們說話的聲音：「親愛的先生！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請你們善實行，親愛的先生！請你們正直實行，親愛的先生！我們也已這樣實行，已往生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426)

「玻得播達！猶如男子在十字路口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凡你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你知道那個殿堂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間？』被像這樣問，他說：『不。』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為了登上那個殿堂建造階梯：凡你不知道、沒看見的？』被像這樣問，他說：『是的。』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位男子說的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

「同樣的，玻得播達！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真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如果被像我這麼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住於知道著、看見著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認知一向樂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知道：「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聽聞凡往生一向樂世界的那些天神他們說話的聲音：「親愛的先生！為了一向樂世界的作證，請你們善實行，親愛的先生！請你們

正直實行，親愛的先生！我們也已這樣實行，已往生一向樂的世界。」嗎？』被像這樣問，他們說：『不。』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些沙門婆羅門們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427)

三種自我的獲得

「玻得播達！有[這]三種{我的}自我的獲得：粗的自我的獲得、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無色的自我的獲得。玻得播達！而哪個是粗的自我的獲得？有色的、四大的、物質食物為食的，這是粗的自我的獲得。哪個是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這是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哪個是無色的自我的獲得呢？無色的、想所生的，這是無色的自我的獲得。(428)

玻得播達！我為了粗的自我的獲得之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諸雜染法將被捨斷，諸能清淨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玻得播達！又，你會這麼想：『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是「苦的住處」。』玻得播達！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雜染諸法將被捨斷，連同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將是喜悅，連同喜、寧靜、念、正知、樂的住處。(429)

玻得播達！我也為了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之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玻得播達！又，你會這麼想：『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是「苦的住處」。』玻得播達！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雜染諸法將被捨斷，連同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將是喜悅，連同喜、寧靜、念、正知的住處。(430)

玻得播達！我也為了無色的自我的獲得之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玻得播達！又，你會這麼想：『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是「苦的住處」。』玻得播達！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雜染諸法將被捨斷，連同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將是喜悅，連同喜、寧靜、念、正知的住處。(431)

玻得播達！如果其他人這麼問我們：『朋友！那麼，哪個是那個粗的自我的獲得你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被這麼問，我們會對他們這麼解說：『朋友！這是那個粗的自我的獲得我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

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432)

玻得播達！如果其他人這麼問我們：『朋友！那麼，哪個是那個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你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被這麼問，我們會對他們這麼解說：『朋友！這是那個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我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433)

玻得播達！如果其他人這麼問我們：『朋友！那麼，哪個是那個無色的自我的獲得你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被這麼問，我們會對他們這麼解說：『朋友！這是那個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我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所說的成為有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所說的成為有意義的。」(434)

「玻得播達！猶如男子就在那殿堂下面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凡你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你知道那個殿堂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間？』他這麼說：『朋友！這是那個殿堂我為了其登上建造階梯：就在那個殿堂下面。』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的所說是否成為有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的所說成為有意義的。」(435)

「同樣的，玻得播達！如果其他人這麼問我們：『朋友！那麼，哪個是那個粗的自我的獲得.....（中略）那麼，哪個是你們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中略）那麼，哪個是那個無色的自我的獲得你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被這麼問，我們會對他們這麼解說：『朋友！這是那個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我們為了其捨斷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雜染諸法將被捨斷，能清淨諸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

玻得播達！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所說的成為有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所說成為有意義的。」(436)

在這麼說時，質多象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大德！凡在有粗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他的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那時，他的粗的自我的獲得是真實的？大德！或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他的粗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那時，他的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是真實的？大德！或凡在有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他的粗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是空虛的，那時，他的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是真實的？」

「質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既不名為(走到稱呼)『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質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既不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質多！凡在有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既不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437)

質多！如果他們這麼問你：『過去世你曾存在、你非曾不存在？未來世你將存在、你非將不存在？現在你存在、你非不存在？』質多！被這樣問，你怎麼回答？」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過去世你曾存在、你非曾不存在？未來世你將存在、你非將不存在？現在你存在、你非不存在？』大德！被這樣問，我會這麼回答：『過去世我曾存在、我非曾不存在；未來世我將存在、我非將不存在；現在我存在、我非不存在。』大德！被這樣問，我這麼回答。」

「質多！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凡過去你有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未來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未來你有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現在你有現在的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未來的是空虛的？』質多！被這樣問，你怎麼回答？」

「大德！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我：『凡過去你有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未來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未來你有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現在你有現在的自我的獲得，那就是你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未來的是空虛的？』大德！被這樣問，我會這麼回答：『凡過去我有自我的獲得，那就是在那時我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未來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未來我將有自我的獲得，那就將是在那時我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現在的是空虛的。凡現在我有現在的自我的獲得，那就是我的真實的自我的獲得，過去的是空虛的，未來的是空虛的。』大德！被這樣問，我會這麼回答。」(438)

「同樣的，質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既不名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質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時.....(中略)質多！凡在有無色的自我的獲得時，那時，既不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439)

質多！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凡在是牛乳時，那時，既不名為『凝乳』，也不名為『生酥』，也不名為『熟酥』，也不名為『熟酥醍醐』，那時，只名為牛乳；凡在是凝乳時.....(中略)是生酥時.....(中略)是熟酥時.....(中略)質多！凡在是熟酥醍醐時，那時，既不名為『牛乳』，也不名為『凝乳』，也不名為『生酥』，也不名為『熟酥』，那時，只名為熟酥醍醐。同樣的，質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獲得時.....(中略)質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

我的獲得時.....（中略）質多！凡在有無色的真我取得時，那時，既不名為粗的自我的獲得，也不名為意所生的自我的獲得，那時，只名為無色的自我的獲得。質多！這是世間的通稱、世間的語言、世間的慣用語、世間的安立，如來以那些無執取地說。」(440)

在這麼說時，遊行著玻得播達對世尊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441)

質多象舍利弗的受具足戒

又，質多象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具足戒。」(442)

質多象舍利弗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還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單獨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與群眾一起的尊者質多象舍利弗不久就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然後尊者質多象舍利弗成為眾阿羅漢之一。(443)

玻得播達經第九終了。

DN 10/DN.10 蘇玻經

學生婆羅門蘇玻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世尊般涅槃不久，尊者阿難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住在舍衛城。(444)

那時，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召喚某位學生婆羅門：

「來！學生婆羅門！你去見沙門阿難，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向沙門阿難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詢問阿難尊師：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以及請你這麼說：『請阿難尊師出自憐愍，去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的住處，那就好了！』」(445)

「是的，尊師！」那位學生婆羅門回答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後，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學生婆羅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詢問阿難尊師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且這麼說：『請阿難尊師出自憐愍，去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的住處，那就好了！』」(446)

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那位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學生婆羅門！這不是適當的時機，今日有適量藥物被我喝飲，或許明日取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去。」

「是的，尊師！」那位學生婆羅門回答學尊者阿難後，從座位起來後去見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抵達後，那位學生婆羅門對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說這個：「我以尊師的名義對那位阿難尊師說這個：『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詢問阿難尊師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且這麼說：『請阿難尊師出自憐愍，去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的住處，那就好了！』』尊師！在這麼說時，沙門阿難對我說這個：『學生婆羅門！這不是適當的時機，今日有適量藥物被我喝飲，或許明日取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去。』尊師！這所作的也就只這個程度，因為那位阿難尊師都對明天的前來給機會。」(447)

那時，那夜過後，尊者阿難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以介達葛比丘為隨從沙門，去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

那時，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學生婆羅門蘇玻-杜鐵亞之子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尊師是那位喬達摩尊師的長時間侍者、近侍者、近行者，阿難尊師會知道這個：那位喬達摩尊師是該諸法的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住立)、確立，阿難尊師！喬達摩尊師是哪些法的稱讚者，以及在這裡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448)

「學生婆羅門！世尊是三蘊的稱讚者，以及在那裡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哪三個？聖戒蘊、聖定蘊、聖慧蘊，學生婆羅門！那位世尊是這三蘊的稱讚者，以及在那裡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449)

戒蘊

「阿難尊師！那麼，哪個是那個聖戒蘊：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

「學生婆羅門！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個族姓中再生者聽聞那個法。他聽聞那個法後在如來處得到信，具備那個信之得到的他像這樣深慮：『居家生活是障礙，是塵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以居住的家，這是不容易行一向圓滿、一向清淨的磨亮海螺的梵行，讓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他過些時候捨棄(捨斷)少的財富聚集，或捨棄大的財富聚集後；捨棄少的親屬圈，或捨棄大的親屬圈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他具備善的身業、語業，清淨的生活維持，戒具足，在諸根上守護門，具備念與正知，已知足。(450)

學生婆羅門！而怎樣比丘是戒具足者？學生婆羅門！這裡，比丘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學生婆羅門！又，凡比丘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這是關於他的戒。(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4-210[DN.2「小戒」段落]使之被細說)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祈願儀式、誓願儀式、鬼神儀式、居地儀式、使元氣旺盛儀式、使性無能儀式、房地儀式、房地準備儀式、洗淨、沐浴、獻供、催吐劑、瀉藥、向上瀉藥、向下瀉藥、頭的瀉藥、耳油藥、眼藥水、灌鼻、藥膏、塗油、眼科、外科、兒科、根藥的隨給與、藥草的瀉劑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學生婆羅門！凡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物後，他們像這樣以畜生明邪命謀生，即：祈願儀式、誓願儀式.....（中略）藥草、瀉劑等，像這樣，是離以畜生明邪命謀生者，這也是關於他的戒。(451)

學生婆羅門！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學生婆羅門！猶如剎帝利灌頂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敵人。同樣的，學生婆羅門！那位這樣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見恐怖，即：從戒的自制。他具備這個聖戒蘊，感受自身內無過失的安樂，學生婆羅門！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452)

學生婆羅門！這是那個聖戒蘊：那位世尊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而在這裡，仍有更應該被作的。」

「不可思議啊，阿難尊師！未曾有啊，阿難尊師！阿難尊師！而那個這個聖戒蘊是圓滿的，非不圓滿，阿難尊師！而這麼圓滿的聖戒蘊，從這裡之外，我沒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看見。阿難尊師！而這麼圓滿的聖戒蘊，從這裡之外的其他沙門婆羅門如果在自己上看見，他們就以那個程度成為悅意的：『這個情形足夠，這個情形已作，我們的沙門義已達到，沒有任何更應該被我們作的。』然而，阿難尊師這麼說：『而在這裡，仍有更應該被作的。』(453)

定蘊

阿難尊師！那麼，哪個是那個聖定蘊：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

「學生婆羅門！而怎樣比丘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學生婆羅門！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保護意根，在意根上來到自制。他具備這個聖根自制，感受自身內不受害的安樂，學生婆羅門！這樣，比丘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454)

學生婆羅門！而怎樣比丘具備念與正知？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前視環視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衣、鉢、衣服的受持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飲、食、嚼、嚐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狀態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學生婆羅門！這樣，比丘具備念與正知。(455)

學生婆羅門！而怎樣比丘是知足者？學生婆羅門！比丘是知足者：以衣服保護身體、以施食保護肚子，不論出發到何處，他只拿[這些]出發，猶如鳥不論以翼飛到何處，只有翼的負荷而飛。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以衣服保護身體、以施食保護肚子為知足，不論出發到何處，他只拿[這些]出發，學生婆羅門！這樣，比丘是知足者。(456)

他具備這個聖戒蘊、[具備這個聖知足、]具備這個聖根自制、具備這個聖念與正知，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坐下，盤腿、定置端直的身體、建立面前的念後。(457)

他捨斷世間中的貪婪，以離貪婪心而住，使心從貪婪淨化。捨斷惡意瞋怒後，住於無瞋害心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使心從惡意瞋怒淨化。捨斷昏沈睡眠後，住於離昏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從昏沈睡眠淨化。捨斷掉舉後悔後，住於不掉舉的、內心寂靜的，使心從掉舉後悔淨化。捨斷疑惑後，住於度脫疑惑的、在諸善法上無疑的，使心從疑惑淨化。(458)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拿借款後從事諸事業，他的那些事業成功，凡那些舊借款，對那些，他作終結，且更有剩餘的為他妻子的扶養。他這麼想：『我之前拿借款後從事

諸事業，那個我的那些事業成功，凡那些舊借款，對那些，那個我作終結，且更有剩餘的為我妻子的扶養。』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459)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他喜歡，以及在他的身體中沒有足夠的力氣。他過些時候從那個病被釋放，食物使他喜歡，以及在他的身體中有足夠力氣。他這麼想：『我之前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我喜歡，以及在我的身體中沒有足夠的力氣，那個我現在從那個病被釋放，食物使我喜歡，以及在我的身體中有足夠的力氣。』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460)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被監禁在監獄中，他過些時候從那個監禁平安地、無恐懼地被釋放，且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他這麼想：『我之前被監禁在監獄中，那個我現在從那個監禁平安地、無恐懼地被釋放，且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461)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是奴隸、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過些時候從那個奴隸境遇被釋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脫離奴隸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這麼想：『我之前是奴隸、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那個我現在從那個奴隸境遇被釋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脫離奴隸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462)

學生婆羅門！猶如有財富、有財產的男子走上飢饉的、有恐怖的曠野道路，他過些時候從那個曠野平安地度脫，安穩地、無恐怖地抵達村落邊界，他這麼想：『有財富、有財產的我之前走上飢饉的、有恐怖的曠野道路，那個我現在從那個曠野平安地度脫，安穩地、無恐怖地抵達村落邊界。』他從那個因由得到欣悅，到達喜悅。(463)

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如借款、如疾病、如監獄、如奴隸、如曠野道路般這樣看這些在自己上未捨斷的五蓋。(464)

學生婆羅門！猶如無借款、如無疾病、如監禁釋放、如脫離奴隸者、如安穩目的地，大王！同樣的，比丘看這些在自己上已捨斷的五蓋。(465)

對那位看見自己五蓋已被捨斷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466)

他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他以離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離而生喜、樂佈滿的。

學生婆羅門！猶如熟練的浴僕或浴僕的徒弟在銅皿中撒佈沐浴粉後，以水一一澆注地混合，那個這沐浴粉團成為跟隨濕潤的、到達濕潤的，且內外被濕潤遍佈無漏出。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以離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離而生喜、樂佈滿的，學生婆羅門！又，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他以離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離而生喜、樂佈滿的，這是關於他的定。(467)

再者，學生婆羅門！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他以定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樂佈滿的。

學生婆羅門！猶如有湧泉的深水池，它在東方既沒有水的入口，在西方也沒有水的入口，在北方也沒有水的入口，在南方也沒有水的入口，且天不經常適當地隨給與水流，那時，冷水水流就從那個水池湧出後，以冷水使那個水池滿溢、灌滿、充滿、遍滿，那個水池沒有任何不被冷水佈滿的。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二禪，他以定而生喜、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樂佈滿的，這也是關於他的定。(468)

再者，學生婆羅門！比丘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他以無喜的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無喜的樂佈滿的。

學生婆羅門！猶如在青蓮池中，或在紅蓮池中，或在白蓮池中，一些在水中生的、在水中長的、跟隨水沈在裡面養育的青蓮或紅蓮或白蓮，那些從頂端直到根為止被冷水滿溢、灌滿、充滿、遍滿，那個全部青蓮或紅蓮或白蓮沒有任何不被冷水佈滿的。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比丘從喜的褪去.....（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三禪，他以無喜的樂就使這個身體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無喜的樂佈滿的，這也是關於他的定。(469)

再者，學生婆羅門！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他以遍純淨的、皎潔的心就這個身佈滿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遍純淨的、皎潔的心佈滿的。學生婆羅門！

猶如男子以白衣包含頭地裹覆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白衣佈滿的。同樣的，學生婆羅門！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他以遍純淨的、皎潔的心就這個身佈滿後而坐，他的全身沒有任何不被遍純淨的、皎潔的心佈滿的，這也是關於他的定。(470)

學生婆羅門！這是那個聖定蘊：那位世尊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而在這裡，仍有更應該被作的。」

「不可思議啊，阿難尊師！未曾有啊，阿難尊師！阿難尊師！而那個這個聖定蘊是圓滿的，非不圓滿，阿難尊師！而這麼圓滿的聖定蘊，從這裡之外，我沒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看見。阿難尊師！而這麼圓滿的聖定蘊，從這裡之外的其他沙門婆羅門如果在自己上看見，他們就以那個程度成為悅意的：『這個情形足夠，這個情形已作，我們的沙門義已達到，沒有任何更應該被我們作的。』然而，阿難尊師這麼說：『而在這裡，仍有更應該被作的。』(471)

慧蘊

阿難尊師！那麼，哪個是那個聖慧蘊：那位喬達摩尊師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身體是色與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積聚的、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還有，我的這個識在這裡依存，在這裡被結縛。』

學生婆羅門！猶如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有眼男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後省察：『這個是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那個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身體是色與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積聚的、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還有，我的這個識在這裡依存，在這裡被結縛。』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到達不動時，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他這麼知道：『.....（中略）在這裡被結縛。』這是關於他的慧。(472)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創造意生身：他從這個身體創造另一個身體：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的、不缺諸根的。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從蘆葦拉出鞘，他這麼想：『這是蘆葦，這是鞘；蘆葦是一，鞘是另一個，鞘被從蘆葦拉出。』學生婆羅門！又或，猶如男子從劍鞘拉出劍，他這麼想：『這是劍，這是劍鞘；劍是一，劍鞘是另一個，劍被從劍鞘拉出。』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從蛇蛻拉起蛇，他這麼想：『這是蛇，這是蛇蛻；蛇是一，蛇蛻是另一個，蛇被從蛇蛻拉起。』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創造意生身：他從這個身體創造另一個身體：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體與小肢，不缺諸根之身體.....（中略）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3)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神通種類：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學生婆羅門！猶如熟練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粘土中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製品。學生婆羅門！又或，猶如熟練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象牙上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製品。學生婆羅門！又或，猶如熟練的金匠或金匠的徒

弟在善作工的黃金上製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黃金製品。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神通種類：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有了一個後變成多個.....（中略）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4)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天耳界：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二者的聲音：「天與人，以及在遠處、近處。」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走者，他能聽到大鼓聲、小鼓聲、螺、小腰鼓、鐘鼓聲，他這麼想：『這是大鼓聲。』『這是小鼓聲。』『這是螺、小腰鼓、鐘鼓聲。』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天耳界：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二者的聲音：「天與人，以及在遠處、近處。」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5)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他心智：他對其他眾生、其他個人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或知道離貪的心為『離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為『有瞋的心』，或知道離瞋的心為『離瞋的心』，或知道有癡的心為『有癡的心』，或知道離癡的心為『離癡的心』，或知道收斂的心為『收斂的心』，或知道散亂的心為『散亂的心』，或知道廣大的心為『廣大的心』，或知道非廣大的心為『非廣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無更上的心為『無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脫的心為『已解脫的心』，或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

學生婆羅門！猶如年輕、年少、喜好裝飾之類的女子或男子，當在鏡中，或在遍淨、潔淨、清澈的水鉢中省察自己的面相時，知道有黑痣為『有黑痣』，或知道無黑痣為『無黑痣』。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他心智：他對其他眾生、其他個人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中略）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6)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前世住處回憶智。他回憶(隨念)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學生婆羅門！猶如男子從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又從那個村落走到其它村落，他從那個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他這麼想：『我從自己的村落走到那個村落，在那裡

這麼站，這麼坐，這麼說，這麼沈默，又從那個村落走到那個村落，又在那裡這麼站，這麼坐，這麼說，這麼沈默，那個我從那個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前世住處回憶智。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中略）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7)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眾生死亡往生智，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又或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

學生婆羅門！猶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宮殿，有眼的男子們站在那裡能看見進出家、在車道與街道來回走動、在十字路中央坐著的人們，他這麼想：『這些人進入家；這些出去；這些在車道與街道來回走動；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眾生死亡往生智，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8)

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他抽出心使轉向諸漏的滅盡智。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當他這樣知、這樣見時，心從欲漏被解脫，心也從有漏被解脫，心也從無明漏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

學生婆羅門！猶如在山谷中有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湖沼，在那裡，在岸邊站立的有眼男子看見牡蠣貝類，及砂礫小石，及行進的停止的魚群，他這麼想：『這個湖沼是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在那裡，有這些牡蠣貝類，及砂礫小石，及行進的停止的魚群。』同樣的，學生婆羅門！當比丘……（中略）。學生婆羅門！又，凡在比丘心是這樣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諸漏的滅盡智。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當他這樣知、這樣見時，心從欲漏被解脫，心也從有漏被解脫，心也從無明漏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這也是關於他的慧。(479)

學生婆羅門！這是那個聖慧蘊：那位世尊是其稱讚者，以及於該處勸導這人們使安頓、確立。而在這裡，沒有更應該被作的。」

「不可思議啊，阿難尊師！未曾有啊，阿難尊師！阿難尊師！而那個這個聖慧蘊是圓滿的，非不圓滿，阿難尊師！而這麼圓滿的聖慧蘊，從這裡之外，我沒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看見。而在這裡，沒有更應該被作的。太偉大了，阿難尊師！太偉大了，阿難尊師！阿難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阿難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阿難尊師！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阿難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480)

蘇玻經第十終了。

DN 11/DN.11 給哇得經

屋主之子給哇得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難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那時，屋主之子給哇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之子給哇得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那爛陀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在世尊上極淨信的，大德！請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過人法的神通神變，那就好了！這那爛陀在世尊上將更多量地極淨信。」

在這麼說時，世尊對屋主之子給哇得說這個：

「給哇得！我不對比丘們教導這樣的法：『比丘們！來！請你們對白衣在家人作過人法的神通神變。』」(481)

第二次，屋主之子給哇得又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非攻擊世尊，而是，我這麼說：『大德！這那爛陀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在世尊上極淨信的，大德！請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過人法的神通神變，那就好了！這那爛陀在世尊上將更多量地極淨信。』」

第二次，世尊又對屋主之子給哇得說這個：

「給哇得！我不對比丘們教導這樣的法：『比丘們！來！請你們對白衣在家人作過人法的神通神變。』」

第三次，屋主之子給哇得又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非攻擊世尊，而是，我這麼說：『大德！這那爛陀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在世尊上極淨信的，大德！請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過人法的神通神變，那就好了！這那爛陀在世尊上將更多量地極淨信。』」(482)

神通神變

「給哇得！有這三種神變被我以證智自作證後宣說，哪三種？神通神變、讀心(記心)神變、教誡神變。(483)

給哇得！而什麼是神通神變呢？給哇得！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某位對那個有信者、淨信者看見那位比丘正體驗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

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對那個有信者、淨信者告訴某位無信者、無淨信者：『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門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那個我看見比丘正體驗著各種神通種類：有了一個後變成多個，有了多個後變成一個……（中略）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對那個無信者、無淨信者會對那位有信者、淨信者這麼說：『先生！有名叫見達哩的咒(明)，以那個，那位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有了一個後變成多個，有了多個後變成一個……（中略）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給哇得！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對那個無信者、無淨信者會對那位有信者、淨信者這麼說呢？」「大德！會說。」「給哇得！看見在神通神變上這個過患的我以神通神變厭惡、羞恥、嫌惡。(484)

讀心神變

給哇得！而什麼是讀心神變呢？給哇得！這裡，比丘告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尋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

某位對那個有信者、淨信者看見那位比丘告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尋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那位對那個有信者、淨信者告訴某位無信者、無淨信者：『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門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那個我看見比丘告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尋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

那位對那個無信者、無淨信者會對那位有信者、淨信者這麼說：『先生！有名叫摩尼葛的咒，以那個，那位比丘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尋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

給哇得！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對那個無信者、無淨信者會對那位有信者、淨信者這麼說呢？」「大德！會說。」「給哇得！看見在讀心神變上這個過患的我以讀心神變厭惡、羞恥、嫌惡。(485)

教誡神變

給哇得！而什麼是教誡神變呢？給哇得！這裡，比丘這麼教誡：『你們要這麼尋思，你們不要這麼尋思；你們要這麼作意，你們不要這麼作意；你們要捨斷這個，你們要進入後住於這個。』給哇得！這被稱為教誡神變。

再者，給哇得！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給哇得！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給哇得！這被稱為教誡神變。……（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給哇得！這被稱為教誡神變。……（中略）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中略）給哇得！這被稱為教誡神變。他知

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給哇得！這也被稱為教誡神變。給哇得！這三種神變被我以證智自作證後宣說。(486)

大種滅尋求者比丘的事

給哇得！從前，就在這個比丘僧團中，某位比丘這樣心的深思生起：『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487)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進入像這樣的定，如是，在定中心中出現使至天的道路。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四大王天的天神們，抵達後，對四大王天的天神們說這個：『朋友們！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

給哇得！在這麼說時，四大王天的天神們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四大王，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們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488)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四大王，抵達後，對四大王說這個：『朋友們！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四大王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名叫三十三天天神們，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們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489)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三十三天天神們，抵達後，對三十三天天神們說這個：『朋友們！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三十三天的天神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名叫天帝釋，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490)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天帝釋，抵達後，對天帝釋說這個：『朋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天帝釋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名叫焰摩天的天神.....（中略）名叫善焰摩的天子.....名叫兜率天的天神.....名叫滿足的天子.....名叫化樂天的天神.....名叫善化作的天子.....名叫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名叫自在的天子，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491)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自在天子，抵達後，對自在天子說這個：『朋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自在天子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名叫梵眾天的天神們，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們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492)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入像這樣的定，如是，在定中心中出現使至梵天的道路，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梵眾天的天神們，抵達後，對梵眾天的天神們說這

個：『朋友們！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梵眾天的天神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有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是比我們更優勝者與更勝妙者，他應該知道這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

『朋友們！那麼，現在那位大梵天在哪裡？』『比丘！我們也不知道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比丘！但如是諸相被看見：光明被生，光亮出現，梵天將出現，因為這是梵天出現的前相，即：光明被生，光亮出現。』給哇得！那時，那位大梵天不久就出現。(493)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去見那位大梵天，抵達後，對那位大梵天說這個：『朋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給哇得！在這麼說時，那位大梵天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

給哇得！第二次，那位比丘又對那位大梵天說這個：『朋友！我不這麼問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朋友！但我這麼問你：「朋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

給哇得！第二次，那位大梵天又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給哇得！第三次，那位比丘又對那位大梵天說這個：『朋友！我不這麼問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朋友！但我這麼問你：「朋友！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494)

給哇得！那時，那位大梵天在手臂捉住那位比丘後，離開在一旁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這些梵眾天的天神們這麼知道我：「沒有任何梵天不知道的，沒有任何梵天沒見過的，沒有任何梵天未發現的，沒有任何梵天未作證的。」因此，我在他們的面前不回答。比丘！我也不知道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無殘餘地被滅之處，比丘！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凡你越過那位世尊後，在外面來到遍求這個問題的解答。比丘！請你去，就去見那位世尊後，請你問這個問題，而你應該如世尊為你解答那樣憶持它。』(495)

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我的面前。給哇得！那時，那位比丘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給哇得！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我說這個：『大德！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496)

尋岸鳥的譬喻

給哇得！在這麼說時，我對那位比丘說這個：『比丘！從前，航海的商人們取尋岸鳥後，以船進入海洋，在未看見岸時，他們釋放尋岸鳥。牠就走到東方，走到南方，走到西方，走到北方，走到上方，走到四方的中間方。如果牠無論在何處看見岸，就成為像這樣去者。但如果牠無論在何處沒看見岸，就返回那艘船[AN.6.54]。同樣的，比丘！當你直到梵天世界為止遍求這個問題的解答未得到時，那時，就返回在我的面前。比丘！這個問題不應該被這麼問：「大德！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在哪裡無餘滅呢？」(497)

比丘！而這個問題應該被這麼問：

「在哪裡水與地，火與風不堅立(堅固站立)？
在哪裡長與短，細粗、淨不淨，
在哪裡名與色，被破滅無餘？」(498)

在那裡，解答是：

「識是不顯現的，無邊的、全面光明的[MN.49]，
在這裡水與地，火、風不堅立。
在這裡長與短，細粗、淨不淨，
在這裡名與色，被破滅無餘，
以識的滅，在這裡這個被破滅。」』(499)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屋主之子給哇得歡喜世尊的所說。(500)

給哇得經第十一終了。

DN 12/DN.12 羅希者經

羅希者婆羅門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沙勒哇低葛。

當時，羅希者婆羅門住在沙勒哇低葛：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501)

當時，羅希者婆羅門這樣惡的惡見生起：「這裡，如果沙門或婆羅門證得善法，證得善法後，不應該告知其他人，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猶如就切斷舊的繫縛後，作另一個新的繫縛。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502)

羅希者婆羅門聽聞：

「先生！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在憍薩羅國遊行，已到達沙勒哇低葛，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503)

那時，羅希者婆羅門召喚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

「來！親愛的柔西葛！你去見沙門喬達摩，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詢問沙門喬達摩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喬達摩尊師！羅希者婆羅門詢問喬達摩尊師：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以及請你這麼說：『請喬達摩尊師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羅希者婆羅門的明天的食事。』」(504)

「是的，先生！」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回答羅希者婆羅門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羅希者婆羅門向世尊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且這麼說：『大德！請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羅希者婆羅門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505)

那時，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去見羅希者婆羅門，抵達後，對羅希者婆羅門說這個：「我們以尊師的名義向那位世尊說：『大德！羅希者婆羅門向世尊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且這麼說：『大德！請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羅希者婆羅門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506)

那時，那夜過後，羅希者婆羅門在自己的住處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後，召喚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來！親愛的柔西葛！你去見沙門喬達摩，抵達後，請你通知沙門喬達摩時候已到：『喬達摩尊師！是時間，食事已完成。』」

「是的，先生！」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回答羅希者婆羅門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為世尊通知時間：「大德！是時間，食事已完成。」(507)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沙勒哇低葛。當時，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是緊緊在世尊後面跟隨者。那時，理髮師兼浴僕柔西葛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羅希者婆羅門這樣惡的惡見生起：『這裡，如果沙門或婆羅門證得善法，證得善法後，不應該告知其他人，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猶如就切斷舊的繫縛後，作另一個新的繫縛。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請世尊使羅希者婆羅門從這個惡的惡見遠離，那就好了！」

「柔西葛！或許會，柔西葛！或許會。」

那時，世尊去羅希者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

那時，羅希者婆羅門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以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使滿足。(508)

對羅希者婆羅門的質問

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羅希者婆羅門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羅希者婆羅門說這個：

「羅希者！傳說是真的？你的這樣惡的惡見生起：『這裡，如果沙門或婆羅門證得善法，證得善法後，不應該告知其他人，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猶如就切斷舊的繫縛後，作另一個新的繫縛。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

「是的，大德！」

「羅希者！你怎麼想它：是否你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呢？」

「是的，大德！」

「羅希者！凡如果這麼說：『羅希者婆羅門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凡在沙勒哇低葛中有生起與生產者，羅希者婆羅門應該單獨受用那個，不應該給與其他人。』他是這樣說者。凡依你生活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或否？」

「喬達摩尊師！形成障礙者。」

「當是形成障礙者時，對他們是憐愍者，或不憐愍者？」

「喬達摩尊師！不憐愍者。」

「不憐愍者的在他們上慈的心被現起，或敵對的？」

「喬達摩尊師！敵對的。」

「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或正見？」

「喬達摩尊師！邪見。」

「羅希者！我說，邪見者有兩個趣處中某個趣處：地獄或畜生界。」(509)

「羅希者！你怎麼想它：是否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與憍薩羅呢？」

「是的，大德！」

「羅希者！凡如果這麼說：『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與憍薩羅，凡在迦尸與憍薩羅中有生起與生產者，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應該單獨受用，不應該給與其他人。』他是這樣說者。凡你們連同其他人依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生活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或否？」

「喬達摩尊師！形成障礙者。」

「當是形成障礙者時，對他們是憍愍者，或不憍愍者？」

「喬達摩尊師！不憍愍者。」

「不憍愍者的在他們上慈的心被現起，或敵對的？」

「喬達摩尊師！敵對的。」

「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或正見？」

「喬達摩尊師！邪見。」

「羅希者！我說，邪見者有兩個趣處中某個趣處：地獄或畜生界。」(510)

「羅希者！確實，像這樣，凡如果這麼說：『羅希者婆羅門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凡在沙勒哇低葛中生起與生產，羅希者婆羅門應該單獨受用那個，不應該給與其他人。』他是這樣說者。凡依你生活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當是形成障礙者時，是不憍愍者。不憍愍者的敵對的心被現起。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同樣的，羅希者！凡如果這麼說：『這裡，如果沙門或婆羅門證得善法，證得善法後，不應該告知其他人，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猶如就.....（中略）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他是這樣說者。凡那些善男子們來如來宣說的法律中證得像這樣卓越的特質：作證入流果，及作證一來果，及作證不還果，及作證阿羅漢果，以及凡這些為了天狀態的出生使天界胎遍熟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當是形成障礙者時，是不憍愍者。不憍愍者的敵對的心被現起。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羅希者！我說，邪見者有兩個趣處中某個趣處：地獄或畜生界。(511)

羅希者！確實，像這樣，凡如果這麼說：『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與憍薩羅，凡在迦尸與憍薩羅中有生起與生產者，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應該單獨受用，不應該給與其他人。』他是這樣說者。凡你們連同其他人依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生活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當是形成障礙者時，是不憍愍者。不憍愍者的敵對的心被現起。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同樣的，羅希者！凡如果這麼說：『這裡，如果沙門或婆羅門證得善法，證得善法後，不應該告知其他人，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猶如就切斷舊的繫縛後，作另一個新的繫縛.....（中略）將[對其他人]作[什麼]？』他是這樣說者。凡那些善男子們來如來宣說的法律中證得像這樣卓越的特質：作證入流果，及作證一來果，及作證不還果，及作證阿羅漢果，以及凡這些為了天狀態的出生使天界胎遍熟者，對他們是形成障礙者，當是形成障礙者時，是不憍愍者，不憍愍者的敵對的心被現起，在敵對的心被現起時，是邪見。羅希者！我說，邪見者有兩個趣處中某個趣處：地獄或畜生界。(512)

三種應得呵責者

羅希者！有這三種大師，凡在世間中是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真實的、如實的、如法的、無過失的。哪三種？羅希者！這裡，某位大師凡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他的那個沙門義沒被達到。他沒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他的弟子們不想要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他應該這麼被呵責：『尊者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你的那個沙門義沒被達到，你沒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那個你的弟子們不想要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猶如就在倒退者上追求(爬行上去)，或抱擁臉轉開者。同樣的，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羅希者！這是第一種大師，凡在世間中是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真實的、如實的、如法的、無過失的。(513)

再者，羅希者！這裡，某位大師凡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他的那個沙門義沒被達到。他沒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他的弟子們想要聽、傾耳、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不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他應該這麼被呵責：『尊者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你的那個沙門義沒被達到。你沒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那個你的弟子們想要聽、傾耳、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不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猶如就捨去自己的田後，想他人田應該被除草。同樣的，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羅希者！這是第二種大師，凡在世間中是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真實的、如實的、如法的、無過失的。(514)

再者，羅希者！這裡，某位大師凡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他的那個沙門義被達到，他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他的弟子們不想要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他應該這麼被呵責：『尊者為了利益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你的那個沙門義被達到。你達到那個沙門義後，對弟子們教導法：「這是為了你的利益；這是為了你們的安樂。」那個你的弟子們不想要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以及從大師的教說脫離後轉起。猶如就切斷舊的繫縛後，作另一個新的繫縛。同樣的，我說，這樣這是惡貪法的具足，因為，其他人將對其他人作什麼？』羅希者！這是第三種大師，凡在世間中是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真實的、如實的、如法的、無過失的。

羅希者！這些是三種大師，凡在世間中是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真實的、如實的、如法的、無過失的。(515)

不應得呵責的大師

在這麼說時，羅希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那麼，有任何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

「羅希者！有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

「喬達摩尊師！哪位是那位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

「羅希者！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羅希者！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進入後住於初禪.....羅希者！凡在大師處，弟子證得像這樣卓越的特質，羅希者！這位是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非真實的、不如實的、不如法的、有過失的。.....（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中略）羅希者！凡在大師處，弟子證得像這樣卓越的特質，羅希者！這位也是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非真實的、不如實的、不如法的、有過失的。.....他抽出心使轉向智與見，羅希者！凡在大師處，弟子證得像這樣卓越的特質，羅希者！這位也是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非真實的、不如實的、不如法的、有過失的。.....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羅希者！這位也是大師，凡在世間中是不應得呵責者。還有，凡呵責像這樣的大師，那個呵責是非真實的、不如實的、不如法的、有過失的。』（516）

在這麼說時，羅希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猶如男子在頭髮處抓住正跌落地獄斷崖的男子後，拉起後使住立在陸地上。同樣的，正掉落地獄斷崖的我被喬達摩尊師拉起後已使住立在陸地上。」

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喬達摩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這個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517）

羅希者經第十二終了。

DN 13/DN.13 三明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名叫瑪那沙葛德的憍薩羅婆羅門村落，在那裡，世尊住在瑪那沙葛德北邊瑪那沙葛德的阿致羅筏底河畔芒果園中。(518)

當時，眾多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居住在瑪那沙葛德，即：鄭計婆羅門、大魯科婆羅門、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若奴索尼婆羅門、杜鐵亞婆羅門以及其他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519)

那時，當學生婆羅門襍謝德與婆羅墮若步行狀態散步、漫步時，在道非道上的談論生起。那時，學生婆羅門襍謝德這麼說：

「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

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也這麼說：

「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大魯科婆羅門說。」

學生婆羅門襍謝德既不能夠說服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也不能夠說服學生婆羅門襍謝德。(520)

那時，學生婆羅門襍謝德召喚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

「婆羅墮若！這位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住在瑪那沙葛德北邊瑪那沙葛德的阿致羅筏底河畔芒果園中。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來！婆羅墮若尊師！我們將去見沙門喬達摩，抵達後，我們將問沙門喬達摩這個道理，我們將如沙門喬達摩為我們解答那樣憶持它。」

「是的，尊師！」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回答學生婆羅門襍謝德。(521)

道非道的談論

那時，學生婆羅門襍謝德與婆羅墮若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學生婆羅門襍謝德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這裡，當我們步行狀態散步、漫步時，在道非道上的談論生起。我這麼說：『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說這個：『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大魯科婆羅門說。』喬達摩尊師！在這裡，在義理上就有爭執，有爭辯，有異執。」(522)

「襪謝德！像這樣，確實，你這麼說：『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玻科勒沙低婆羅門說。』學生婆羅門婆羅墮若這麼說：『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凡這個被大魯科婆羅門說。』襪謝德！然而，你們的爭執在哪裡？爭辯在哪裡？異執在哪裡？」(523)

「喬達摩尊師！在道非道上。喬達摩尊師！任何婆羅門都安立種種道：阿達哩亞婆羅門、低低哩亞婆羅門、陳兜葛婆羅門、玻哈哩若婆羅門，而那些全部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

喬達摩尊師！猶如在村落或城鎮的不遠處，即使有許多種種道路，而那些全部是村落為會合。同樣的，喬達摩尊師！任何婆羅門都安立種種道：阿達哩亞婆羅門、低低哩亞婆羅門、陳兜葛婆羅門、玻哈哩若婆羅門，而那些全部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524)

對學生婆羅門襪謝德的質問

「襪謝德！你說『他們引導』？」「喬達摩尊師！我說『他們引導』。」

「襪謝德！你說『他們引導』？」「喬達摩尊師！我說『他們引導』。」

「襪謝德！你說『他們引導』？」「喬達摩尊師！我說『他們引導』。」

「襪謝德！那麼，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婆羅門，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襪謝德！那麼，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老師，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襪謝德！那麼，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老師與老師的老師，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襪謝德！那麼，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直到第七祖師世代，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525)

「襪謝德！那麼，又凡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他們也這麼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看見這個：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526)

「襪謝德！像這樣，確實，沒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婆羅門，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沒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老師，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沒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即使一位老師與老師的老師，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沒有任何三明婆羅門中直到第七祖師世代，以那個，是梵天當面見到者；又凡確實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

古，他們也沒這麼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看見這個：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那些三明婆羅門正這麼說：『凡我們不知道、凡我們沒看見，我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527)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呢？」「喬達摩尊師！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

「好！襍謝德！襍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凡他們不知道、凡他們沒看見，他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28)

襍謝德！猶如依續抓住的盲者行列，最前面的沒看見，中間的也沒看見，最後面的也沒看見。同樣的，襍謝德！婆羅門們的所說看起來像如依盲者行列，最前面的沒看見，中間的也沒看見，最後面的也沒看見。這個那些三明婆羅門所說就變成好笑的，就變成無意義的，就變成空無的，就變成空虛的。(529)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三明婆羅門們還有其他眾人看見日月，當日月上昇與在沈下處，祈願、稱讚，從事合掌禮拜著？」

「是的，喬達摩尊師！三明婆羅門們還有其他眾人看見日月，當日月上昇與在沈下處，祈願、稱讚、從事合掌禮拜著。」(530)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凡三明婆羅門們還有其他眾人看見日月，當日月上昇與在沈下處，祈願、稱讚、從事合掌禮拜著，三明婆羅門們能夠教導與日月共住狀態的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日月共住狀態。』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襍謝德！像這樣，確實，凡三明婆羅門們還有其他眾人看見日月，當日月上昇與在沈下處，祈願、稱讚、從事合掌禮拜著，三明婆羅門們不能夠教導與日月共住狀態的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日月共住狀態。』(531)

襍謝德！像這樣，然而，梵天確實沒被三明婆羅門們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直到第七祖師世代當面看見，又凡確實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襍碼葛、襍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襍謝德、迦葉、玻古，他們也沒這麼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看見這個：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那些三明婆羅門正這麼說：『凡我們不知道、凡我們沒看見，我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532)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呢？」「喬達摩尊師！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

「好！襪謝德！襪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凡他們不知道、凡他們沒看見，他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33)

地方上美女的譬喻

襪謝德！猶如男子這麼說：『凡在這個地方上的地方美女，我想要她、欲求她。』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凡你想要、欲求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被像這樣問，他說：『不。』

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想要、欲求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這樣的名字或這樣的姓？.....（中略）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黃色皮膚？』.....（中略）『.....在像那樣的村落或城鎮或城市？』被像這樣問，他說：『不。』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想要、欲求凡你不知道、沒看見者？』被像這樣問，他說：『是的。』(534)

襪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位男子說的變成無意義的呢？」「喬達摩尊師！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說的確實變成無意義的。」(535)

「同樣的，襪謝德！梵天確實沒被三明婆羅門們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直到第七祖師世代當面看見，又凡確實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他們也沒這麼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看見這個：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那些三明婆羅門正這麼說：『凡我們不知道、凡我們沒看見，我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536)

襪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呢？」「喬達摩尊師！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

「好！襪謝德！襪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凡他們不知道、凡他們沒看見，他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37)

階梯的譬喻

襪謝德！猶如男子在十字路口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凡你為了登上殿堂建造階梯，你知道那個殿堂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間？』被像這樣問，他說：『不。』

他們對他這麼說：『喂！男子！你為了登上那個殿堂建造階梯：凡你不知道、沒看見的？』被像這樣問，他說：『是的。』(538)

襪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那位男子說的成為無意義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那位男子的所說成為無意義的。」(539)

「同樣的，襍謝德！梵天確實沒被三明婆羅門們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當面看見，梵天確實也沒被三明婆羅門們中直到第七祖師世代當面看見，又凡確實婆羅門們的以前仙人：經典的作者、經典宣說者，現在婆羅門們對凡他們的這個往昔被唱誦、被解說、被合集的聖句，隨誦它，跟隨說它，隨說所說的，使復誦所教導的，即：阿桃葛、襍碼葛、襍碼跌挖、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襍謝德、迦葉、玻古，他們也沒這麼說：『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看見這個：梵天之處，或去梵天之處，或梵天在哪裡。』那些三明婆羅門正這麼說：『凡我們不知道、凡我們沒看見，我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540)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是否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呢？」「喬達摩尊師！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三明婆羅門們的所說變成無意義的。」

「好！襍謝德！襍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凡他們不知道、凡他們沒看見，他們教導那個的共住狀態道路：『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是筆直的路徑，是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41)

阿致羅筏底河的譬喻

襍謝德！猶如這充滿水的、滿到邊緣的、能被烏鴉喝飲的阿致羅筏底河，那時，欲求彼岸、尋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來，站在此岸的他呼叫彼岸：『來！彼岸，來！彼岸。』(542)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男子的呼叫之因，或祈願之因，或欲求之因，或歡喜之因，阿致羅筏底河的彼岸來到此岸呢？」「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543)

「同樣的，襍謝德！三明婆羅門們凡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捨棄(捨斷)那些法後，凡非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受持後，這麼說：『我們呼叫因陀羅，我們呼叫蘇摩，我們呼叫伐盧那，我們呼叫伊舍那，我們呼叫生主神，我們呼叫梵天，我們呼叫大神通，我們呼叫夜摩。』

襍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們凡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捨棄那些法後，凡非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受持後，呼叫之因，或祈願之因，或欲求之因，或歡喜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44)

襍謝德！猶如這充滿水的、滿到邊緣的、能被烏鴉喝飲的阿致羅筏底河，那時，欲求彼岸、尋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來，他在此岸手被堅固的鎖鏈在背後緊緊繫縛地繫縛。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男子從阿致羅筏底河的此岸去彼岸呢？」「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545)

「同樣的，襍謝德！這五種欲在聖者之律中被稱為『鎖鏈』，也被稱為『繫縛』，哪五個？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誘人的諸色，能被耳識知的……(中略)諸聲音，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能被舌識知的……諸

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誘人的諸所觸。

襍謝德！這五種欲在聖者之律中被稱為『鎖鏈』，也被稱為『繫縛』。襍謝德！三明婆羅門們繫結地、迷昏頭地、有罪過地、不看見過患、無出離慧地受用這五種欲。襍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們凡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捨棄那些法後，凡非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受持後，繫結地、迷昏頭地、有罪過地、不看見過患地、無出離慧、被欲鎖鏈繫縛繫縛地受用著五種欲，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46)

襍謝德！猶如這充滿水的、滿到邊緣的、能被烏鴉喝飲的阿致羅筏底河，那時，欲求彼岸、尋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來，他在此岸覆蓋頭後躺下。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男子從阿致羅筏底河的此岸去彼岸呢？」「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547)

「同樣的，襍謝德！這五蓋在聖者之律中被稱為『障礙』，也被稱為『蓋』，也被稱為『覆蔽』，也被稱為『障蓋』，哪五個？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襍謝德！這五蓋在聖者之律中被稱為『障礙』，也被稱為『蓋』，也被稱為『覆蔽』，也被稱為『障蓋』。(548)

襍謝德！三明婆羅門們被這五蓋障礙、覆蓋、覆蔽、障蓋，襍謝德！確實，『那些三明婆羅門們凡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捨棄那些法後，凡非婆羅門行為的諸法，轉起著受持後，被這五蓋障礙、覆蓋、覆蔽、障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49)

會合的談論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是否被你聽聞：當年長的、高齡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梵天是有所有物(財產妻子)者，或無所有物者呢？」「喬達摩尊師！是無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無怨恨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無瞋害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無污染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喬達摩尊師！是自在者。」

「襍謝德！你怎麼想它：三明婆羅門們是有所有物者，或無所有物者？」「喬達摩尊師！是有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無怨恨心者？」「喬達摩尊師！是有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無瞋害心者？」「喬達摩尊師！是有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無污染心者？」「喬達摩尊師！是有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喬達摩尊師！是不自在者。」(550)

「襍謝德！像這樣，確實，三明婆羅門們是有所有物者，梵天是無所有物者，是否有所有物的三明婆羅門們與無所有物的梵天一起會合、集合呢？」「喬達摩尊師！這確

實不是。」「好！襪謝德！確實，『那些有所有物的三明婆羅門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

襪謝德！像這樣，確實，三明婆羅門們是有怨恨心者，梵天是無怨恨心者.....（中略）三明婆羅門們是有瞋害心者，梵天是無瞋害心者.....三明婆羅門們是有瞋害心者，梵天是無瞋害心者.....三明婆羅門們是不自在者，梵天是自在者，不自在的三明婆羅門們與自在的梵天是否一起會合、集合呢？」「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

「好！襪謝德！確實，『那些不自在的三明婆羅門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不存在可能性。(551)

襪謝德！又，這裡，那些三明婆羅門們近坐後沈沒，沈沒後到達散逸，想渡越到更乾的，因此，這被稱為三明婆羅門們的『沙漠三明』，也被稱為『荒地三明』，也被稱為『不幸三明』。」(552)

在這麼說時，學生婆羅門襪謝德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知道梵天們的共住狀態道路。』」「襪謝德！你怎麼想它：瑪那沙葛德在離這裡近處，瑪那沙葛德在離這裡不遠處？」「是的，喬達摩尊師！瑪那沙葛德在離這裡近處，瑪那沙葛德在離這裡不遠處。」(553)

「襪謝德！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在瑪那沙葛德出生長大的男子剛剛從瑪那沙葛德離開不久，他們詢問他瑪那沙葛德的道路，襪謝德！當在瑪那沙葛德出生長大的那位男子被詢問瑪那沙葛德的道路時，有愚鈍或猶豫嗎？」「喬達摩尊師！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喬達摩尊師！因為，那位男子在瑪那沙葛德出生長大，對那個瑪那沙葛德全部的道路都已善知道。」

「襪謝德！當在瑪那沙葛德出生、長大的那位男子被詢問瑪那沙葛德道路時，可能有愚鈍、猶豫。然而，當如來被詢問梵天世界或導向梵天世界道跡時，沒有愚鈍或猶豫。襪謝德！而我知道梵天、梵天世界、導向梵天世界的道跡，以及知道那個：如是行者與往生梵天世界者。」(554)

在這麼說時，學生婆羅門襪謝德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教導梵天們的共住狀態道路。』請喬達摩尊師為我們教導梵天們的共住狀態道路，請喬達摩尊救濟婆羅門人們，那就好了！」

「襪謝德！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尊師！」學生婆羅門襪謝德回答世尊。(555)

梵天世界道路的教導

世尊說這個：

「襪謝德！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中略）（在簡略中應該如同190-212[DN.2「更勝妙的沙門果」段落]使之被細說)襪謝德！這樣，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對那位看見自己五蓋已被捨斷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

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襪謝德！猶如有力氣的吹海螺者少困難地就使四方了知。同樣的，襪謝德！當慈心解脫已這麼修習時，凡所作的有量業，它在那裡無殘餘，它在那裡不住立。襪謝德！這是梵天們的共住狀態道路。

再者，襪謝德！比丘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襪謝德！猶如有力氣的吹海螺者少困難地就使四方了知。同樣的，襪謝德！當平靜心解脫已這麼修習時，凡所作的有量業，它在那裡無殘餘，它在那裡不住立。襪謝德！這[也]是梵天們的共住狀態道路。(556)

襪謝德！你怎麼想它：這麼住的比丘是有所有物者，或無所有物者？」「喬達摩尊師！是無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無怨恨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無瞋害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無污染心者？」「喬達摩尊師！是無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喬達摩尊師！是自在者。」

「襪謝德！像這樣，確實，比丘是無所有物者，梵天是無所有物者，是否無所有物的比丘與無所有物的梵天一起會合、集合呢？」「是的，喬達摩尊師！」「好！襪謝德！確實，『那位無所有物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存在可能性。(557)

襪謝德！像這樣，確實，比丘是無怨恨心者，梵天是無怨恨心者.....（中略）比丘是無瞋害心者，梵天是無瞋害心者.....比丘是無污染心者，梵天是無污染心者.....比丘是自在者，梵天是自在者，是否自在的比丘與自在的梵天會合、集合在一起呢？」「是的，喬達摩尊師！」「好！襪謝德！確實，『那位自在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成為與梵天共住狀態。』這存在可能性。」(558)

在這麼說時，學生婆羅門襪謝德與婆羅墮若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尊師！喬達摩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這些我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559)

三明經第十三終了。

戒蘊品終了，其攝頌：

「梵、沙門、安玻德，犬、古得旦得、摩訶里、若里，

獅子、玻得播達、蘇玻、給哇得，羅希者、三明十三則。」

戒蘊品經典終了。

大品

DN 14/DN.14 阿波陀那大經

前世住處關聯的談論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的花林小屋群中。

那時，當眾多比丘餐後已從施食返回時，在麝香玫瑰樹圓亭棚共坐聚集，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出現：「像這樣是前世住處，像這樣也是前世住處。」(1)

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見那些比丘的這些交談。那時，世尊從座位起來後去花林圓亭棚。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現在，在這裡為了什麼談論共坐聚集呢？還有，你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是什麼？」

在這麼說時，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當我們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在麝香玫瑰樹圓亭棚共坐聚集時，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出現：『像這樣是前世住處，像這樣也是前世住處。』大德！這是我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然後世尊抵達。」(2)

「比丘們！你們會想要聽聞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嗎？」

「世尊！是為了這個的適當時機，善逝！是為了這個的適當時機：凡如果世尊作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3)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在九十一劫前(從現在起那個在九十一劫時)，凡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生起)，比丘們！在三十一劫前，凡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就在那個三十一劫，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就在這賢劫，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就在這賢劫，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就在這賢劫，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就在這賢劫，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4)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剎帝利血統，出生在剎帝利家，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剎帝利血統，出生在剎帝利家，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剎帝利血統，出生在剎帝利家，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婆羅門血統，出生在婆羅門家，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婆羅門血統，出生在婆羅門家，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婆羅門血統，出生在婆羅門家，比丘們！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剎帝利血統，出生在剎帝利家。(5)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迦葉，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迦葉，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迦葉，比丘們！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姓喬達摩。(6)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八萬年，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七萬年，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六萬年，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四萬年，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三萬年，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二萬年，比丘們！我現在的壽命量少、微、短：凡長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許更多的。(7)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波吒釐樹下現正覺，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分陀利樹下現正覺，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沙羅樹下現正覺，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金合歡樹下現正覺，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優曇鉢果樹下現正覺，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尼拘律樹下現正覺，比丘們！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在菩提樹下現正覺。(8)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騫茶、低舍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阿毘浮、三巴哇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受那、鬱多羅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威度樂(無可比擬者)、慎伎哇(復活者)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畢佑沙、鬱多羅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低舍、婆羅墮若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舍利弗、目犍連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子。(9)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六百八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七萬比丘，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七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六萬比丘，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四萬比丘，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一次弟子們的聚集：三萬比丘，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一次弟子們的聚集：二萬比丘，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

比丘們！我現在有一次弟子們的聚集：一千二百五十比丘，我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10)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無憂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安穩作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寂靜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覺生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平安生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一切友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我現在的名為阿難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11)

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邦都馬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皇后，邦都馬國王的王都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王都。

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明相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有光明的皇后，明相國王的王都是名為有明相的王都。

比丘們！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善降落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有雨的皇后，善降落國王的王都是名為優勝的王都。

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火施的婆羅門，生母母親是名為枝條的婆羅門女，比丘們！那時的國王名為安穩(差摩)，安穩國王的王都是名為有安穩的王都。

比丘們！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犧牲施的婆羅門，生母母親是名為鬱多羅的婆羅門女，比丘們！那時的國王名為淨潔，淨潔國王的王都是名為有潔淨的王都。

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梵施的婆羅門，生母母親是名為有財的婆羅門女，比丘們！那時的國王名為居居，居居國王的王都是名為波羅奈的王都。

比丘們！我現在的父親是名為淨飯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為迦毘羅衛的王都。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12)

那時，當世尊離開不久，那些比丘的這個談論中間出現：

「不可思議啊！學友們！未曾有啊！學友們！如來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確實是因為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將會回憶血統，也將會回憶名字，也將會回憶家系，也將會回憶壽命量，也將會回憶雙弟子，也將會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解脫者。』」

學友們！究竟是如來的頗善通達的這個法界，以該法界的善通達狀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呢？或者，天神們告知如來這個義理，以那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呢？」但這件事，這個那些比丘的談論中間被中斷。(13)

那時，世尊傍晚時，從獨坐出來，去花林圓亭棚。抵達後，世尊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現在，在這裡為了什麼談論共坐聚集呢？還有，你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是什麼？」

在這麼說時，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裡，當世尊離開不久，我們的這個談論中間出現：『不可思議啊！學友們！未曾有啊！學友們！如來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確實是因為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諸佛上將會回憶血統，也將會回憶名字，也將會回憶家系，也將會回憶壽命量，也將會回憶雙弟子，也將會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及這樣名字、這樣姓氏、這樣戒、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住處者.....「那些世尊是這樣解脫者。」學友們！究竟是如來的頗善通達的這個法界，以該法界的善通達狀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呢？或者，天神們告知如來這個義理，以那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

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呢？」』大德！這是我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然後世尊抵達。」(14)

「比丘們！如來的頗善通達的這個法界，以該法界的善通達狀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天神們也告知如來這個義理，以那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及『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

比丘們！你們會想要更進一步聽聞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嗎？」「世尊！是為了這個的適當時機，善逝！是為了這個的適當時機：凡如果世尊更進一步作前世住處關聯的法的談論，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15)

「比丘們！在九十一劫前，凡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剎帝利血統，出生在剎帝利家。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八萬年。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波吒釐樹下現正覺。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騫茶、低舍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六百八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無憂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邦都馬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皇后，邦都馬國王的王都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王都。(16)

菩薩常法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兜率天死沒後，具念地、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MN.123]。在這裡，這是常法。(17)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從兜率天死沒後進入母親子宮時，那時，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無量偉大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凡即使那些世界中間空無防護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於該處，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日月以光明也不經歷，在那裡，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也有無量偉大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又，凡在那裡往生的眾生，他們也以那個光明相互認知：『先生！在這裡往生的其他眾生確實也存在。』這個十千世界震動、大震動、

激烈震動，以及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無量神聖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在這裡，這是常法。(18)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四位天子為四方的守護到達，不要人或非人或任何東西加害那位菩薩或菩薩的母親。在這裡，這是常法。(19)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菩薩的母親自然地成為持戒者：離殺生，離未被給與的拿取，離邪淫，離妄語，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在這裡，這是常法。(20)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菩薩的母親不在男子上生起伴隨欲類的心意，以及菩薩的母親不能被任何染心的男子征服。在這裡，這是常法。(21)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菩薩的母親是得到五種欲者，她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在這裡，這是常法。(22)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菩薩的母親就不生任何病，菩薩的母親是有樂者、身體不疲倦者。菩薩的母親穿過子宮地看見全部大小肢體的、不缺諸根的菩薩，比丘們！猶如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有眼男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後省察：『這個是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琉璃寶珠，在那裡，它被藍或黃或紅或白或淡黃線綁住。』同樣的，比丘們！當菩薩進入母親子宮時，菩薩的母親就不生任何病，菩薩的母親是有樂者、身體不疲倦者。菩薩的母親穿過子宮地看見全部大小肢體的、不缺諸根的菩薩。在這裡，這是常法。(23)

比丘們！這是常法：在菩薩已出生七天，菩薩的母親命終，往生兜率天身。在這裡，這是常法。(24)

比丘們！這是常法：如其他女子們以子宮照顧胎兒九或十個月後生產，菩薩的母親不這樣生產菩薩，菩薩的母親以子宮照顧胎兒整十個月後生產菩薩。在這裡，這是常法。(25)

比丘們！這是常法：如其他女子們坐著或躺著生產，菩薩的母親不這樣生產菩薩，菩薩的母親就站著生產菩薩。在這裡，這是常法。(26)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天神們先接他，後人們。在這裡，這是常法。(27)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菩薩還未到達地面，四位天子接他後，安置在母親前：『皇后！請妳成為喜悅者，你的大影響力兒子已出生。』在這裡，這是常法。(28)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就明淨地出來：沒被水沾污，沒被粘液沾污，沒被血液沾污，沒被任何不淨的沾污，是純淨的、明淨的，比丘們！猶如珠寶被放置在迦尸布上，珠寶既沒沾污迦尸布，迦尸布也沒沾污珠寶，那是什麼原因？兩者的純淨狀態。同樣的，比丘們！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就明淨地出來：沒被水沾污，沒被粘液沾污，沒被血液沾污，沒被任何不淨的沾污，是純淨的、明淨的。在這裡，這是常法。(29)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兩道水流從空中出現：一冷一熱，以那個對菩薩與母親作水洗。在這裡，這是常法。(30)

比丘們！這是常法：剛出生的菩薩平均地以兩腳住立在地上後，在被白色傘跟隨撐著下，面朝北交換走七步，環視全部方位，以及說如牛王的言語：『我是世間的最高者，我是世間的最勝者，我是世間的最上者，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在這裡，這是常法。(31)

比丘們！這是常法：當菩薩出母親子宮時，那時，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無量偉大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凡即使那些世界中間空無防護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於該處，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日月以光明也不經歷，在那裡，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也有無量偉大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又，凡在那裡往生的眾生，他們也以那個光明相互認知：「先生！在這裡往生的其他眾生確實也存在。」這個十千世界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以及就超越諸天的天威後，無量神聖的光明在世間出現。在這裡，這是常法。(32)

三十二大丈夫相

比丘們！在毘婆尸王子出生時，他們報告邦都馬國王：『陛下！你的兒子已出生，請陛下看他。』比丘們！邦都馬國王看毘婆尸王子。看見後，使召喚占相婆羅門們後，說這個：『請占相婆羅門尊師們看王子。』比丘們！占相婆羅門們看毘婆尸王子。看見後，對邦都馬國王說這個：『陛下！請你成為喜悅者，你的大影響力兒子已出生，大王！是你的利得，大王！是你的善得的：凡在你的家中像這樣的男孩已出生，陛下！因為這位王子具備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大丈夫相者，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33)

陛下，這位王子具備哪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大丈夫相者，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呢？(34)

陛下！這位王子有扁平足。陛下！又，凡這位王子有扁平足。陛下！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在這位王子的腳掌下面生有輪子：一千個輻條，有輪框，有輪軸圓心，全部完整的相貌。陛下！又，凡在這位王子的腳掌下面生有輪子：一千個輻條，有輪框，有輪軸圓心，全部完整的相貌，陛下！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這位王子有廣長腳後跟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長手指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柔嫩手腳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網狀手腳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高腳踝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鹿小腿的.....。

陛下！這位王子當不彎曲時就站立的以兩手掌觸摸、碰觸兩膝.....。

陛下！這位王子有隱藏入鞘的陰部.....。

陛下！這位王子有黃金容色的，如黃金皮膚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細滑皮膚的，以皮膚的細滑狀態塵垢不沾染在身上.....。

陛下！這位王子有單獨體毛的，單獨的體毛被生在毛孔中.....。

陛下！這位王子有豎立體毛的，所生的豎立體毛是藍黑色的，環狀旋轉的，右旋轉生起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梵天端直身體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七處隆滿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獅子上半身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兩肩之間飽滿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榕樹圓形的：他的身高同他的兩手伸展的長度；他的兩手伸展的長度同他的身高.....。

陛下！這位王子有完全圓滿肩膀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最好味覺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獅子下巴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四十顆牙齒.....。

陛下！這位王子有平整牙齒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無縫隙牙齒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雪白牙齒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廣長舌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梵天聲[如]美聲鳥誦出者.....。

陛下！這位王子有紺碧色眼睛的.....。

陛下！這位王子有公牛睫毛的.....。

陛下！這位王子在眉毛中間有已生白色如柔軟棉花的白毫。陛下！又，凡這位王子在眉毛中間有已生白色如柔軟棉花的白毫，陛下！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這位王子有肉髻頭的。陛下！又，凡這位王子有肉髻頭的，陛下！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35)

陛下！這位王子具備這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大丈夫相者，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

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36)

毘婆尸的稱呼

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以新衣服使人使占相婆羅門們裹上後，以一切諸欲使滿足。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任命毘婆尸王子的乳母們，一些使吸吮乳，另一些使沐浴，另一些使生活，另一些以腰揹行。比丘們！又，為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日連同夜撐白傘：『不要寒、熱、草、塵、露使他傷害。』比丘們！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對眾人是可愛的、合意的，比丘們，猶如青蓮，或紅蓮，或白蓮對眾人是可愛的、合意的。同樣的，比丘們！毘婆尸王子對眾人是可愛的、合意的，這位他確實就以腰到腰被揹行。(37)

比丘們！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是美妙聲音者、悅耳聲音者、如蜜聲音者、深情聲音者，比丘們！猶如在喜馬拉雅山中名為美聲鳥品種是美妙聲音者、悅耳聲音者、如蜜聲音者、深情聲音者。同樣的，比丘們！毘婆尸王子是美妙聲音者、悅耳聲音者、如蜜聲音者、深情聲音者。(38)

比丘們！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的業報生的天眼出現，以那個，日連同夜完全地看見一由旬。(39)

比丘們！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不眨眼地觀看，猶如三十三天天神們。『王子不眨眼地觀看。』比丘們！毘婆尸王子的『毘婆尸(觀慧者)、毘婆尸』稱呼就出現。(40)

比丘們！那時，坐著的邦都馬國王在裁判案件中使毘婆尸王子坐在膝上後在裁判上教誡，比丘們！在那裡，在父親膝上坐著的毘婆尸王子考察再考察後，以正理在裁判上評斷，『毘婆尸王子考察再考察後，以正理在裁判上評斷。』比丘們！毘婆尸王子的『毘婆尸、毘婆尸』稱呼就更出現。(41)

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為毘婆尸王子建造三棟高樓：一棟是雨季的、一棟是夏季的、一棟是冬季的，使五種欲服侍，比丘們！在那裡，毘婆尸王子在雨季的高樓中，在[雨季-MN.75, AN.3.39]四個月裡被無男性的樂器[團]服侍著，不下到高樓下方。(42)

初誦品[終了]。

年老的男子

比丘們！那時，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毘婆尸王子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請你準備一輛輪吉祥車，我們去遊樂園看美景。』『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準備一輛輪吉祥車後，回報毘婆尸王子：『殿下！你的一輛輪吉祥車已準備，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比丘們！那時，毘婆尸王子登上一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輪吉祥車向遊樂園出發。(43)

比丘們！向遊樂園出發的毘婆尸王子看見年老的、像橡木那樣歪曲的、彎曲的、依靠拐杖的、顫抖著行走的、病苦、青春已逝的男子。看見後，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這位男子怎麼了(什麼被作)？他的頭髮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身體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這位名為年老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年老者？』『殿下！這位名為年老者，以那個，現在將是應該活不久者。』『親愛的御車

手！那麼，我也有老法，未超越老的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發。比丘們！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沉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44)

那時，邦都馬國王召喚御車手後，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極喜樂呢？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是悅意的呢？』『陛下！王子在遊樂園不極喜樂，陛下！王子在遊樂園是不悅意的。』『親愛的御車手！那麼，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什麼呢？』『陛下！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年老的、像椽木那樣歪曲的、彎曲的、依靠拐杖的、顫抖著行走的、病苦、青春已逝的男子。看見後，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這位男子怎麼了？他的頭髮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身體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這位名為年老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年老者？」「殿下！這位名為年老者，以那個，現在將是應該活不久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我也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發。陛下！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45)

生病的男子

那時，邦都馬國王想這個：『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國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不要占相婆羅門們就會有真實的言語。』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更對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種欲：『如是，毘婆尸王子會作國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會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如是，占相婆羅門們會有錯誤的言語。』

比丘們！在那裡，確實，毘婆尸王子賦有、擁有天的五種欲自娛。比丘們！那時.....好幾年.....毘婆尸王子.....(中略)。(46)

比丘們！向遊樂園出發的毘婆尸王子看見生病的、受苦的、重病的、已落入自己糞尿中躺臥著的、被他人使之起來的、被他人使之躺下的男子。看見後，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這位男子怎麼了？他的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聲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這位名為生病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生病者？』『殿下！這位名為生病者，也許會從那個病痊癒。』『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我也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向內宮出發。』『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向內宮出發。比丘們！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病必將被知道。』(47)

那時，邦都馬國王召喚御車手後，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極喜樂呢？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是悅意的呢？』『陛下！王子在遊樂園不極

喜樂，陛下！王子在遊樂園是不悅意的。』『親愛的御車手！那麼，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什麼呢？』『陛下！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生病的、受苦的、重病的、已落入自己糞尿中躺臥著的、被他人使之起來的、被他人使之躺下的男子。看見後，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這位男子怎麼了？他的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聲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這位名為生病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生病者？」「殿下！這位名為生病者，也許會從那個病痊癒。」「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我也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有病法，未超越者。」「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發。陛下！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病必將被知道。」』(48)

已死的男子

那時，邦都馬國王想這個：『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國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不要占相婆羅門們就會有真實的言語。』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更對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種欲：『如是，毘婆尸王子會作國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會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如是，占相婆羅門們會有錯誤的言語。』

比丘們！在那裡，毘婆尸王子賦有、擁有天的五種欲自娛。比丘們！那時.....好幾年.....毘婆尸王子.....（中略）。(49)

比丘們！向遊樂園出發的毘婆尸王子看見集合的大群人，與種種染色布匹的擔架被作著。看見後，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為什麼集合的大群人，與種種染色布匹的擔架被做呢？』『殿下！這位名為死者。』『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請你驅(發出)車去那位死者處。』『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驅車去那位死者處。比丘們！毘婆尸王子看見已故的死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死者？』『殿下！這位名為死者，現在，母親或父親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他，他也將看不到母親或父親或其他親族血親。』『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我也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你，你也將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發。比丘們！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病必將被知道；死必將被知道。』(50)

那時，邦都馬國王召喚御車手後，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極喜樂呢？親愛的御車手！是否王子在遊樂園是悅意的呢？』『陛下！王子在遊樂園不極喜樂，陛下！王子在遊樂園是不悅意的。』『親愛的御車手！那麼，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什麼呢？』『陛下！當王子被帶到遊樂園時，看見集合的大群人，與種種染色布匹的擔架被做著。看見後，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為什麼集合的大群人，

與種種染色布匹的擔架被做呢？」「殿下！這位名為死者。」「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請你驅車去那位死者處。」「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毘婆尸王子後，驅車去那位死者處。陛下！毘婆尸王子看見已故的死者。看見後，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死者？」「殿下！這位名為死者，現在，母親或父親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他，他也將看不到母親或父親或其他親族血親。」「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我也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嗎嗎？」「殿下！你與我們全部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親族血親。」「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今天、現在，在遊樂園上夠了！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王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發。陛下！在那裡，到達內宮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樂地深思：「唉！先生！看起來出生確實是討厭，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知道；病必將被知道；死必將被知道。」』(51)

出家者

那時，邦都馬國王想這個：『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國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不要占相婆羅門們就會有真實的言語。』比丘們，那時，邦都馬國王更對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種欲：『如是，毘婆尸王子會作國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會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如是，占相婆羅門們會有錯誤的言語。』

比丘們！在那裡，毘婆尸王子賦有、擁有天的五種欲自娛。比丘們！那時，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毘婆尸王子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請你準備一輛輛吉祥車，我們去遊樂園看美景。』『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準備一輛輛吉祥車後，回報毘婆尸王子：『殿下！你的一輛輛吉祥車已準備，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比丘們！那時，毘婆尸王子登上一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輛吉祥車向遊樂園出發。(52)

比丘們！向遊樂園出發的毘婆尸王子看見年看見剃光頭的、出家的、穿袈裟衣的男子。看見後，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那麼，這位男子怎麼了？他的頭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這位名為出家者。』『親愛的御車手！那麼，怎樣這位名為出家者？』『殿下！這位名為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為、好的福業、好的無加害、好的生命類憐愍。』『親愛的御車手！那位名為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為、好的福業、好的無加害、好的生命類憐愍。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請你驅車去那位出家者處。』『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驅車去那位出家者處。比丘們！那時，毘婆尸王子對那位出家者說這個：『親愛的！那麼，你怎麼了？你的頭不如同其他人的，你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我名為出家者。』『親愛的！那麼，怎樣這位名為出家者？』『殿下！我名為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為、好的福業、好的無加害、好的生命類憐愍。』『親愛的！你名為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為、好的福業、好的無加害、好的生命類憐愍。』(53)

菩薩的出家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王子召喚御車手：『親愛的御車手！那樣的話，取車子後請你就從這裡朝內宮出發，然而，我就在這裡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的，殿下！』比丘們！御車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後，取車子後就從那裡朝內宮出，然而，毘婆尸王子就在那裡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54)

大群人的跟隨出家

比丘們！在邦都馬低王都中大群人：八萬四千生類聽聞：『毘婆尸王子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聽聞後，他們想這個：『那確定不是低級的法律；那確定不是低級的出家：毘婆尸王子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之處。如果毘婆尸王子確實都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更何況是我們。』

比丘們！那時，那個大群人：八萬四千生類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跟隨毘婆尸菩薩出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毘婆尸菩薩被那群群眾圍繞，在村落、城鎮、地方、王都中進行遊行。(55)

比丘們！那時，獨處、獨坐的毘婆尸菩薩這樣心的深思生起：『這對我不適當的：凡我住於雜亂的，讓我住於從群眾遠離的單獨者。』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過些時候住於從群眾遠離的單獨者：那群八萬四千出家者就另外地走，毘婆尸菩薩以另一道路。(56)

菩薩的執持

比丘們！那時，進入住處獨處的、獨坐的毘婆尸菩薩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唉！這個世間確實已陷入苦難：被生、衰老、死去、死沒、再生，然而，不知道這老死苦的出離，什麼時候這老死苦的出離才將被知道？』[SN.12.4]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老死(而老死存在)？』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以生為緣有老死。』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生？』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有存在時生存在；以有為緣有生。』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有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有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取存在時有存在；以取為緣有有。』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取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取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渴愛存在時取存在；以渴愛為緣有取。』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渴愛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渴愛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受存在時渴愛存在；以受為緣有渴愛。』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受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受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觸存在時受存在；以觸為緣有受。』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觸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觸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六處存在時觸存在；以六處為緣有觸。』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六處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六處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名色存在時六處存在；以名色為緣有六處。』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名色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名色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識存在時名色存在；以識為緣有名色。』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存在時識存在呢？以什麼為緣有識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名色存在時識存在；以名色為緣有識。』(57)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這個識從名色回轉，不更進一步走[SN.12.65]，就這個範圍，會被生，或被衰老，或被死去，或被死沒，或被再生，即：以名色為緣有識；以識為緣有名色；以名色為緣有六處；以六處為緣有觸；以觸為緣有受；以受為緣有渴愛；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成，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58)

『集！集！』比丘們！在以前不曾聽聞的諸法上，毘婆尸菩薩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59)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生滅有老死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生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有不存在時生不存在；以有滅有生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有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有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取不存在時有不存在；以取滅有有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取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取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渴愛不存在時取不存在；以渴愛滅有取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渴愛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受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以受滅有渴愛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受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受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觸不存在時受不存在；以觸滅有受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觸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觸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六處不存在時觸不存在；以六處滅有觸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六處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名色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以名色滅有六處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呢？以什麼滅有名色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識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以識滅有名色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在什麼不存在時識？以什麼滅有識滅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從如理作意，以慧有現觀：『在名色不存在時識不存在；從名色滅有識滅。』(60)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想這個：『這為了覺的道路被我證得，即：從名色滅有識滅；以識滅有名色滅；以名色滅有六處滅；以六處滅有觸滅；以觸滅有受滅；以受滅有渴愛滅；以渴愛滅有取滅；以取滅有有滅；以有滅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61)

『滅！滅！』比丘們！在以前不曾聽聞的諸法上，毘婆尸菩薩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62)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過些時候在五取蘊上住於隨看生滅的：『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受的集，像這樣是受的滅沒；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想的集，像這樣是想的滅沒；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諸行的集，像這樣是諸行的滅沒；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當在五取蘊上住於隨看生滅的時，不久就不執取後心從諸漏被解脫。(63)

第二誦品[終了]。

梵天勸請的談論[SN.6.1]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想這個：『讓我教導法。』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想這個：『被我到達(證得)的這個法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然而，這世代是樂於阿賴耶的、好於阿賴耶的、喜於阿賴耶的。又，對樂於阿賴耶的、好於阿賴耶的、喜於阿賴耶的世代，此處是難見的，即：特定條件性、緣起；此處也是難見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那樣的話，如果我教導法，對方不能了解我，那對我是疲勞，那對我是傷害。』(64)

於是，這些在以前前所未聞的，不可思議的偈頌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心中出現：

「被我困難到達，現在沒必要說明，
以被貪瞋征服者們，這個法是不容易正覺的。
對逆流行走的、微妙的，對甚深的、難見的、精細的，
被貪染著者們沒看見：被大黑暗覆蓋者們。」

在這裡，當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像這樣深慮時，心傾向不活動，無法的教導。(65)

那時，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心中的深思後，想這個：『唉！先生！世界滅亡，唉！先生！世界消失，確實是因為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心傾向不活動，無法的教導。』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右膝蓋觸地、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合掌鞠躬後，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大德！請世尊教導法！請善逝教導法！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66)

比丘們！在這麼說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那位大梵王說這個：『梵王！我想這個：「讓我教導法。」梵王！我想這個：「被我到達的這個法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然而，這世代有阿賴耶的快樂，樂於阿賴耶，喜於阿賴耶。又，對有阿賴耶的快樂，樂於阿賴耶，喜於阿賴耶的世代，此處是難見的，即：特定條件性、緣起；此處也是難見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那樣的話，如果我教導法，對方不能了解我，那對我是疲勞，那對我是傷害。」梵王！於是，這在以前前所未聞的，不可思議的偈頌在我心中出現：

「被我困難到達，現在沒必要說明，
以被貪瞋征服者們，這個法是不容易正覺的。
對逆流行走的、微妙的，對甚深的、難見的、精細的，
被貪染著者們沒看見：被大黑暗覆蓋者們。」

梵王！當我像這樣深慮時，心傾向於不活動，不教導法。』(67)

比丘們！第二次，那位梵王又……（中略）第三次，那位梵王又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大德！請世尊教導法！請善逝教導法！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68)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知道梵天勸請後，緣於對眾生的悲愍，以佛眼檢視世間。比丘們！那時，當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就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不被上升水中，被沈在內部養育的；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

水中，從水中上升後住立，不被水污染。同樣的，比丘們！當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69)

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心中的深思後，以偈頌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

『如在山頂岩石上站立者，如是都會看見各處的人群，
極聰明者！像這樣的譬喻，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的高樓後，
離憂愁者對陷入憂愁的人們，請你向下注視被生老征服者。
英雄！戰場勝利者！請你起來，商隊領袖！無負債者！請你在世間走動，
世尊！請你教導法，將會有了知者們。[SN.11.17]』(70)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偈頌對那位梵王說：

『不死之門已為他們打開：讓凡有耳者們脫離[邪]信，
對諸惱害想的熟知者，梵天！我不在人間說勝妙法。』

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心想]：『對教導法，我已被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允許。』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71)
最上的雙弟子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想這個：『我應該對誰第一個教導法呢？誰將迅速地了知這個法呢？』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想這個：『這位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中，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長時間少塵垢之類者，讓我第一個為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教導法，他們將迅速地了知這個法。』(72)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波吒釐樹下消失，出現在邦都馬低王都的安穩(差摩)鹿林中。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召喚守林人：『來！親愛的守林人！請你進入邦都馬低王都後，對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說這個：「大德！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已抵達邦都馬低王都，住在安穩鹿林中，他是想見你們者。」』『是的，大德！』比丘們！守林人回答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後，進入邦都馬低王都，對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說這個：『大德！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已抵達邦都馬低王都的安穩鹿林中，他是想見你們者。』(73)

比丘們！那時，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準備一輛輛吉祥車、登上一輛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輛吉祥車從邦都馬低王都出發，前往安穩鹿林。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抵達後，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問訊後，在一旁坐下。(74)

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他們說次第說，即：布施說、戒說、天界說；說明諸欲的過患、卑下、雜染，在離欲(出離)上的效益。當世尊知道他們有順從心、柔軟心、離蓋心、高揚心、淨信心，那時，凡諸佛最勝的法的教說，說明那個：苦、集、

滅、道，猶如純淨的、離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領受染色。同樣的，就在那個座位上，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75)

他們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脫懷疑、已離疑惑、已到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些我們歸依世尊、法，大德！願我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願我們得到具足戒。』(76)

比丘們！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得到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他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當他們被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時，不久就不執取後心從諸漏被解脫。(77)

大群人的出家

比丘們！在邦都馬低王都的大群人：八萬四千生類聽聞：『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已抵達邦都馬低王都，住在安穩鹿林中，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聽聞後，他們想這個：『那確定不是低級的法律；那確定不是低級的出家：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之處，如果國王的兒子騫茶與司祭的兒子低舍都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更何況是我們。』比丘們！那時，那個大群人：八萬四千生類從邦都馬低王都離去後，前往安穩鹿林去見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抵達後，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問訊後，在一旁坐下。(78)

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他們說次第說，即：布施說、戒說、天界說；說明諸欲的過患、卑下、雜染，在離欲上的效益。當世尊知道他們有順從心、柔軟心、離蓋心、高揚心、淨信心，那時，凡諸佛最勝的法的教說，說明那個：苦、集、滅、道，猶如純淨的、離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領受染色。同樣的，就在那個座位上，那些八萬四千生類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79)

他們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脫懷疑、已離疑惑、已到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些我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們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願我們得到具足戒。』(80)

比丘們！那些八萬四千生類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他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

當他們被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時，不久就不執取後心從諸漏被解脫。(81)

最初出家者的法的現觀

比丘們！那些八萬四千最初出家者聽聞：『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已抵達邦都馬低王都，住在安穩鹿林中教導法。』比丘們！那時，那些八萬四千最初出家者前往安穩鹿林去見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抵達後，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問訊後，在一旁坐下。(82)

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他們說次第說，即：布施說、戒說、天界說；說明諸欲的過患、卑下、雜染，在離欲上的效益。當世尊知道他們有順從心、柔軟心、離蓋心、高揚心、淨信心，那時，凡諸佛最勝的法的教說，說明那個：苦、集、滅、道，猶如純淨的、離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領受染色。同樣的，就在那個座位上，那些八萬四千出家者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83)

他們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脫懷疑、已離疑惑、已到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些我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們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願我們得到具足戒。』(84)

比丘們！那些八萬四千出家者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他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當他們被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時，不久就不執取後心從諸漏被解脫。(85)

遊行的允許

比丘們！當時，六百八十萬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比丘們！那時，獨處的、獨坐的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這樣心的深思生起：『現在，六百八十萬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讓我允許比丘們：「比丘們！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你們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SN.4.5]。比丘們！請你們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請你們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經過六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86)

那時，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合掌鞠躬後，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大德！現在，六百八十萬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大德！請世尊允許比丘們：「比丘們！為了眾人的利益，

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你們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比丘們！請你們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請你們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我們也將如比丘們每經過六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將前往邦都馬低王都那樣做。』比丘們！那位大梵王說這個，說這個後，那位大梵王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87)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傍晚時，從獨坐出來，召喚比丘們：『比丘們！這裡，獨處的、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現在，六百八十萬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讓我允許比丘們：『比丘們！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你們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比丘們！請你們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請你們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經過六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

比丘們！那時，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我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我的面前。比丘們！那時，那位大梵王置上衣到一邊肩膀、向我合掌鞠躬後，對我說這個：『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大德！現在，六百八十萬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居住在邦都馬低王都，大德！請世尊允許比丘們：「比丘們！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你們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比丘們！請你們教導.....法.....（中略）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我們也將如比丘們每經過六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將前往邦都馬低王都那樣做。』比丘們！那位大梵王說這個，說這個後，那位大梵王向我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

比丘們！我允許：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你們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比丘們！請你們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請你們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經過六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比丘們！那時，比丘們大多數就在一天中出發到鄉下(地方)遊行。(88)

當時，在閻浮洲有八萬四千個住處，在一年已結束(已離去)時，天神們使聽到聲音：『親愛的先生！一年已結束，現在有五年剩餘，經過五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在二年已結束時.....在三年已結束時.....在年四已結束時.....在五年已結束時，天神們使聽到聲音：『親愛的先生！五年已結束，現在有一年剩餘，經過一年，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在六年已結束時，天神們使聽到聲音：『親愛的先生！六年已結束，現在，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

邦都馬低王都應該被前往。』比丘們！那時，比丘們一些以自己的神通威力，一些以天神們的神通威力，就在一天中為了波羅提木叉的誦說，前往邦都馬低王都。』(89)

比丘們！在那裡，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比丘僧團中這麼誦說波羅提木叉：

『忍辱、忍耐是最高的苦行，諸佛說涅槃是最高的，
出家者確實是不惱害他人者，沙門是不壓迫他人者。

一切惡的不作，善的具足，

自心淨化，這是諸佛的教說。

無斥責、無惱害的，以及在波羅提木叉中自制，

在食物上知量，以及對邊地臥坐處，

以及在增上心上努力，這是諸佛的教說。』[Dhp.14, 183-185偈, ≈AA.48.2](90)

天神的告知

比丘們！有這一次，我住在屋葛德幸運林沙羅王樹下。比丘們！獨處的、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那個眾生住處是不易獲得的形色：凡經這長時間除了淨居天外以前未被我輪迴者，讓我去淨居天。』比丘們！那時，我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屋葛德幸運林沙羅王樹下消失，出現在無煩天中。比丘們！在那個天部類中，好幾千位天神、好幾萬位天神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在九十一劫前，凡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刹帝利血統，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八萬年。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波吒釐樹下現正覺。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騫茶、低舍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六百八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比丘們！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無憂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邦都馬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皇后，邦都馬國王的王都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王都。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這樣離家、這樣出家、這樣勤奮、這樣現正覺、這樣轉法輪。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毘婆尸世尊處行梵行，在諸欲上使欲的意欲離染後往生這裡。』……（中略）

比丘們！在那個天部類中，好幾千位、好幾萬位天神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就在這賢劫，現在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親愛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統，出生在刹帝利家。親愛的先生！世尊姓喬達摩。親愛的先生！世尊的壽命量少、微、短：凡長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許更多的。親愛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樹下現正覺。親愛的先生！世尊名為舍利弗、目犍連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親愛的先生！世尊有一次弟子

們的聚集：一千二百五十比丘，親愛的先生！世尊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親愛的先生！世尊的名為阿難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親愛的先生！世尊的父親是名淨飯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為迦毘羅衛的王都。親愛的先生！世尊是這樣離家、這樣出家、這樣勤奮、這樣現正覺、這樣轉法輪。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世尊處行梵行後、在諸欲上使欲的意欲離染後往生這裡。』(91)

比丘們！那時，我與無煩天天神們一起去無熱天.....（中略）比丘們！那時，我與無煩天天神們、無熱天天神們一起去往善現天.....（中略）比丘們！那時，我與無煩天天神們、無熱天天神們、善現天天神們一起前往善見天.....（中略）比丘們！那時，我與無煩天天神們、無熱天天神們、善現天天神們、善見天天神們一起前往阿迦膩吒天，比丘們！在那個天部類中，好幾千位、好幾萬位天神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

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在九十一劫前，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刹帝利血統，出生在刹帝利家。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姓憍陳如。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壽命量是八萬年。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波吒釐樹下現正覺。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名為騫茶、低舍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有三次弟子們的聚集：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六百八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十萬比丘，一次弟子們的聚集有八萬比丘，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這三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名為無憂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父親是名為邦都馬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皇后，邦都馬國王的王都是名為邦都馬低的王都。親愛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這樣離家、這樣出家、這樣勤奮、這樣現正覺、這樣轉法輪。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毘婆尸世尊處行梵行後、在諸欲上使欲的意欲離染後往生這裡。』比丘們！在那個天部類中，好幾千位、好幾萬位天神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在三十一劫前，凡尸棄世尊.....（中略）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尸棄世尊處[.....（中略）]親愛的先生！就在那個三十一劫，毘舍浮世尊.....（中略）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毘舍浮世尊處行梵行.....（中略）親愛的先生！就在這賢劫，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世尊.....（中略）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世尊處行梵行，在諸欲上使欲的意欲離染後往生這裡。』(92)

比丘們！就在那個天部類中，好幾千位、好幾萬位天神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就在這賢劫，現在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親愛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統，出生在刹帝利家。親愛的先生！世尊姓喬達摩。親愛的先生！世尊的壽命量少、微、短：凡長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許更多的。親愛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樹下現正覺。親愛

的先生！世尊名為舍利弗、目犍連雙弟子是最上的雙賢。親愛的先生！世尊有一次弟子們的聚集：一千二百五十比丘。親愛的先生！世尊的這一次弟子們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滅盡者。親愛的先生！世尊的名為阿難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親愛的先生！世尊的父親是名淨飯的國王，生母母親是名為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為迦毘羅衛的王都。親愛的先生！世尊是這樣離家、這樣出家、這樣勤奮、這樣現正覺、這樣轉法輪。親愛的先生！那些我們在世尊處行梵行，在諸欲上使欲的意欲離染後往生這裡。』(93)

比丘們！像這樣，如來的頗善通達的這個法界，以該法界的善通達狀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的法.....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

天神也告知如來這個義理，以那個，如來在過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斷虛妄的、已切斷路徑的、已終結輪迴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上回憶血統，也回憶名字，也回憶家系，也回憶壽命量，也回憶雙弟子，也回憶弟子們的聚集：『那些世尊是這樣血統。』這樣姓氏者.....這樣戒者.....這樣的法.....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94)

阿波陀那大經第一終了。

DN 15/DN.15 因緣大經

緣起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名叫葛馬沙達馬的俱盧國城鎮。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這緣起是多麼甚深與顯現甚深，然而，對我，看起來像明顯明顯的。」

「阿難！不要這樣說！阿難！不要這樣說！阿難！這緣起是甚深與顯現甚深的。阿難！由於這個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世代變成糾纏線軸的、變成打結線球的，成為蘆草與燈心草團的，不超越苦界、惡趣、下界、輪迴。[SN.12.60](95)

阿難！『老死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老死(而老死存在)？』『以生為緣有老死。』應該被回答。

阿難！『生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生？』『以有為緣有生。』應該被回答。

阿難！『有有特定條件？』『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有？』『以取為緣有有。』應該被回答。

阿難！『取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取？』『以渴愛為緣有取。』應該被回答。

阿難！『渴愛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渴愛？』『以受為緣有渴愛。』應該被回答。

阿難！『受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受？』『以觸為緣有受。』應該被回答。

阿難！『觸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觸？』『以名色為緣有觸。』應該被回答。

阿難！『名色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名色？』『以識為緣有名色。』應該被回答。

阿難！『識有特定條件？』當被像這樣問，『有。』應該被回答。如果像這樣說：『以什麼為緣有識？』『以名色為緣有識。』應該被回答。(96)

阿難！像這樣，以名色為緣有識；以識為緣有名色；以名色為緣有觸；以觸為緣有受；以受為緣有渴愛；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成，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97)

『以生為緣有老死。』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生為緣有老死：阿難！而如果生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

無論誰上不存在，即：在天狀態下諸天的，或在乾達婆狀態下諸乾達婆的，或在夜叉狀態下諸夜叉的，或在鬼狀態下諸鬼的，或在人狀態下人們的，或在四隻腳狀態下諸四隻腳的，或在有翅膀狀態下諸有翅膀的，或在爬行類狀態下諸爬行類的，阿難！而如果在那個狀態下一一那些眾生的生不存在，在生完全不存在時，以生的滅，是否老死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老死，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生。(98)

『以有為緣有生。』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有為緣有生：阿難！而如果有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即：欲有、色有、無色有，在有完全不存在時，以有的滅，是否生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生，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有。(99)

『以取為緣有有。』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取為緣有有：阿難！而如果取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即：欲取、見取、戒禁取、[真]我論取，在取完全不存在時，以取的滅，是否有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有，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取。(100)

『以渴愛為緣有取。』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渴愛為緣有取：阿難！而如果渴愛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即：色的渴愛、聲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在渴愛完全不存在時，以渴愛的滅，是否取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取，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渴愛。(101)

『以受為緣有渴愛。』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受為緣有渴愛：阿難！而如果受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即：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在受完全不存在時，以受的滅，是否渴愛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渴愛，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受。(102)

阿難！又，像這樣，緣於這個受而有渴愛；緣於渴愛而有遍求；緣於遍求而有得到；緣於得到而有判斷；緣於判斷而有意欲貪；緣於意欲貪而有取著；緣於取著而有占有；緣於占有而有慳吝；緣於慳吝而有守護；因為守護，執杖、執刀、爭吵、爭執、評論、衝突、離間語、妄語種種惡不善法生成。[DN.34, 1359段 AN.9.23](103)

『因為守護，執杖、執刀、爭吵、爭執、評論、衝突、離間語、妄語等種種惡不善法生成。』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因為守護，執杖、執刀、爭吵、爭執、評論、衝突、離間語、妄語等種種惡不善法生成：阿難！而如果守護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守護完全不存在時，以守護的滅，是否執杖、執刀、爭吵、爭執、評論、衝突、離間語、妄語等種種惡不善法會生起？」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執杖、執刀、爭吵、爭執、評論、衝突、離間語、妄語等種種惡不善法的生起，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守護。(104)

『緣於慳吝而有守護。』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慳吝而有守護：阿難！而如果慳吝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慳吝完全不存在時，以慳吝的滅，是否守護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守護，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慳吝。(105)

『緣於占有而有慳吝。』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占有而有慳吝：阿難！而如果占有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占有完全不存在時，以占有的滅，是否慳吝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慳吝，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占有。(106)

『緣於取著而有占有。』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取著而有占有：阿難！而如果取著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取著完全不存在時，以取著的滅，是否占有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占有，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取著。(107)

『緣於意欲貪而有取著。』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意欲貪而有取著：阿難！而如果意欲貪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意欲貪完全不存在時，以意欲貪的滅，是否取著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取著，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意欲貪。(108)

『緣於判斷而有意欲貪。』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判斷而有意欲貪：阿難！而如果判斷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判斷完全不存在時，以判斷的滅，是否意欲貪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意欲貪，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判斷。(109)

『緣於得到而有判斷。』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得到而有判斷：阿難！而如果得到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得到完全不存在時，以得到的滅，是否判斷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判斷，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得到。(110)

『緣於遍求而有得到。』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遍求而有得到：阿難！而如果遍求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遍求完全不存在時，以遍求的滅，是否得到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得到，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遍求。(111)

『緣於渴愛而有遍求。』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緣於渴愛而有遍求：阿難！而如果渴愛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在渴愛完全不存在時，以渴愛的滅，是否遍求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遍求，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渴愛。

阿難！像這樣，這些二法以一對在受上合流成為一個。(112)

『以觸為緣有受。』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觸為緣有受：阿難！而如果觸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論誰的、在無論誰上不存在，即：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在觸完全不存在時，以觸的滅，是否受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受，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觸。(113)

『以名色為緣有觸。』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名色為緣有觸：阿難！凡以諸行相，凡以諸特徵，凡以諸相，凡以諸說示有名

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那些特徵、那些相、那些說示不存在時，是否在色身上名稱觸會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凡以諸行相，凡以諸特徵，凡以諸相，凡以諸說示有色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說示不存在時，是否在名身上有對觸會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凡以諸行相.....（中略）凡以諸說示有名身與色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說示不存在時，是否名稱觸或有對觸會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凡以諸行相.....（中略）凡以諸說示有名色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說示不存在時，是否觸會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觸，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名色。(114)

『以識為緣有名色。』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識為緣有名色：阿難！而如果識不進入到母親子宮，是否名色在母親子宮中增大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而識進入到母親子宮後如果脫離，是否名色在此處[輪迴]的狀態中生起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而識當還是幼的時如果被切斷，是否幼童或幼女的名色來到成長、增長、成滿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名色，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識。(115)

『以名色為緣有識。』而像這樣這個被說，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關於以名色為緣有識：阿難！而如果識在名色中沒得到立足處，是否未來的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被知道？」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對識，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名色。

阿難！就這個範圍，會被生，或被衰老，或被死去，或被死沒，或被再生，就這個範圍有名稱道，就這個範圍有言語道，就這個範圍有安立道，就這個範圍有慧的領域，就這個範圍對這樣[輪迴]狀態的安立轉起輪轉，即：名色與識一起互相為緣的狀態轉起。(116)

真我的安立

阿難！而安立者從哪方面安立真我？阿難！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的。』阿難！或安立者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無量的。』阿難！或安立者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色的、少的。』阿難！或安立者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色的、無量的。』(117)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現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或來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有色的、少的真我隨見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現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或來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又或他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有色的、無量的真我隨見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現在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或來世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無色的、少的真我隨見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現在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或來世那位安立者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又或他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無色的、無量的真我隨見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118)

真我的不安立

阿難！而不安立者從哪方面不安立真我？阿難！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的。』阿難！或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無量的。』阿難！或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色的、少的。』阿難！或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色的、無量的。』(119)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現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或來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不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有色的、少的真我隨見不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現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或來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無量的真我，又或他不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有色的、無量的真我隨見不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現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或來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不像

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無色的、少的真我隨見不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

阿難！在那裡，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現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或來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無色的、無量的真我，又或他不像這樣想：『即使現在的是不真實的，我將使之達成真實的狀態。』阿難！對存在這樣者，『無色的、無量的真我隨見不潛伏。』像這樣是適當的言語。(120)

真我的認為

阿難！而認為者從哪方面認為真我？阿難！認為者認為受是真我：『受是我的真我。』阿難！或像這樣，認為者認為真我：『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感受者。』阿難！或像這樣，認為者認為真我：『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無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121)

阿難！在那裡，凡他麼說：『受是我的真我。』他應該被這麼回答：『朋友！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三受中哪個你認為是真我？』阿難！凡在感受樂受時，在那時既不感受苦受，也不感受不苦不樂受，在那時只感受樂受；阿難！凡在感受苦受時，在那時既不感受樂受，也不感受不苦不樂受，在那時只感受苦受；阿難！凡在感受不苦不樂受時，在那時既不感受樂受，也不感受苦受，在那時只感受不苦不樂受。(122)

阿難！樂受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阿難！苦受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阿難！不苦不樂受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當他感受樂受時[，想]：『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個樂受的滅[，想]：『我的真我消失。』當他感受苦受時：『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個苦受的滅：『我的真我消失。』當他感受不苦不樂受時：『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個不苦不樂受的滅：『我的真我消失。』像這樣，那位認為者認為真我在當生中是無常的、樂苦混合的、生起與消散法的：凡他麼說：『受是我的真我。』阿難！因此，在這裡，以這個，這不容忍：認為『受是我的真我。』(123)

阿難！在那裡，凡他麼說：『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感受者。』他應該被這麼回答：『朋友！那麼，完全沒有感受的之處，在那裡是否有「我是這個」？』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以這個，這不容忍：認為『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無感受者。』(124)

阿難！在那裡，凡他麼說：『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無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他應該被這麼回答：『朋友！如果諸受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無殘餘地被滅，在諸受完全不存在時，以受的滅，在那裡是否有「我是這個」？』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因此，在這裡，以這個，這不容忍：認為『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無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125)

阿難！當比丘既不認為受是真我，也不認為真我是無感受者，也不認為：『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那位不這麼認為者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阿難！對這樣心解脫的比丘凡如果這麼說：『「死後如來存在」是他的見。』那是不適當的。『「死後如來不存在」是他的見。』那是不適當的。『「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是他的見。』那是不適當的。『「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是他的見。』那是不適當的。那是什麼原因？阿難！名稱之所及，名稱道之所及，言語之所及，言語道之所及，安立之所及，安立道之所及，慧之所及，慧的領域之所及，輪轉之所及，轉起之所及，證知它後，比丘為解脫者。[說：]『證知它後已解脫的比丘「不知、不見」是他的見。』那是不適當的。(126)

七識住

阿難！有七識住、二處，哪七個？阿難！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識住。阿難！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這是第二識住。阿難！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這是第三識住。阿難！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這是第四識住。阿難！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五識住。阿難！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識住。阿難！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達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七識住。無想眾生處、非想非非想處正是第二的。(127)

阿難！在這裡，凡在這第一識處：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阿難！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滅沒、知道它的樂味、知道它的過患、知道它的出離，適合以那個歡喜它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阿難！在這裡，凡這個無想眾生處，阿難！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滅沒、知道它的樂味、知道它的過患、知道它的出離，適合以那個歡喜它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在這裡，凡這個非想非非想處，阿難！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滅沒、知道它的樂味、知道它的過患、知道它的出離，適合以那個歡喜它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難！當比丘如實知道這七識住與這二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阿難！這被稱為慧解脫的比丘。(128)

八解脫

阿難！有這八解脫，哪八個？有色者看見諸色，這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者看見外諸色，這是第二解脫。只志向『清淨的』，這是第三解脫。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

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這是第八解脫。(129)

阿難！當比丘對這八解脫順地進入，也逆地進入，也順逆地進入，在想要之處、在想要之時、就想要之所及進入及出來時，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阿難！這被稱為俱分解脫的比丘。阿難！沒有其它俱分解脫比這個俱分解脫更上的或更勝妙的。」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阿難歡喜世尊的所說。(130)

因緣大經第二終了。

DN 16/DN.16 般涅槃大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當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這麼說[AN.7.22]：

「我將要破壞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跋耆，我將要使跋耆滅亡，我將要使跋耆人來到不幸、災難。」(131)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召喚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

「來！婆羅門！請你去見世尊。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請你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大德！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以頭禮拜世尊的足，他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以及請你這麼說：『大德！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這麼說：「我將要破壞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跋耆，我將要使跋耆滅亡，我將要使跋耆人來到不幸、災難。」』如世尊對你回答，善把握它後，你應該告訴我，因為諸如來不說離真實的。」(132)

作兩者婆羅門

「是的，先生！」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回答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後，準備一輛輛吉祥車、登上一輛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輛吉祥車從王舍城出發，前往耆闍崛山。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以頭禮拜喬達摩尊師的足，他詢問：少病、少病苦、起居輕快、有力、安樂住？喬達摩尊師！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且這麼說：『我將要破壞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跋耆，我將要使跋耆滅亡，我將要使跋耆人來到不幸、災難。』」(133)

國王的不衰退法

當時，尊者阿難站在世尊的背後對世尊扇著風。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將是經常聚集的、多聚集的？」「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將是經常聚集的、多聚集的。』」「阿難！只要跋耆人將是經常聚集的、多聚集的，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來，和合地作跋耆人應該做的事？』」「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來，和合地作跋耆人應該做的事。』」「阿難！只要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來，和合地作跋耆人應該做的事，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不安立沒被安立的，不斷絕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後轉起？』」「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不安立沒被安立的，不斷絕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後轉起。』」「阿難！只要跋耆人不安立沒被安立的，不斷絕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後轉起，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齡者，且認為他們的應該被聽聞？』」「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齡者，且認為他們的應該被聽聞。』」「阿難！只要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齡者，且認為他們的應該被聽聞，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不對那些良家婦人、良家少女拉、強迫後使居住？』」「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不對那些良家婦人、良家少女拉、強迫後使居住。』」「阿難！只要跋耆人不對那些良家婦人、良家少女拉、強迫後使居住，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廟：內部的連同外部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與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損？』」「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廟：內部的連同外部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與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損。』」「阿難！只要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廟：內部的連同外部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與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損，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阿難！是否被你聽聞：『跋耆人在阿羅漢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護、防護、保護：如何未到達的阿羅漢會來到跋耆，已到達的阿羅漢會在跋耆住於安樂？』」「大德！這被我聽聞：『跋耆人在阿羅漢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護、防護、保護：如何未到達的阿羅漢會來到跋耆，已到達的阿羅漢會在跋耆住於安樂？』」「阿難！只要跋耆人在阿羅漢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護、防護、保護：如何未到達的阿羅漢會來到跋耆，已到達的阿羅漢會在跋耆住於安樂？阿難！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34)

那時，世尊召喚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婆羅門！有這一次，我住在毘舍離沙楞達達塔廟。婆羅門！在那裡，我教導跋耆人這七不衰退法。婆羅門！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跋耆中住立，以及跋耆人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婆羅門！跋耆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在這麼說時，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即使只具備一不衰退法，跋耆的增長就能被預期，非減損，更不用說七不衰退法。喬達摩尊師！跋耆就不應該被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做，即：以戰爭，除非以欺騙，除非以失和。好了，喬達摩尊師！而現在我們離開(走)，我們有許多工作、許多應該被做的。」「婆羅門！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那時，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35)

比丘的不衰退法

那時，在摩揭陀國大臣作兩者婆羅門離開不久，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請你去，比丘依止王舍城住之所及，請你使他們全部集合到講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比丘依止王舍城住之所及，使他們全部集合到講堂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比丘僧團已經集合，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

那時，世尊去講堂。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比丘們[AN.7.23]：「比丘們！我將為你們教導七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將是經常聚集的、多聚集的，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來、和合地作比丘應該做的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不安立沒被安立的，不斷絕已被安立的，依所安立的學處受持後轉起，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有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比丘、僧團父、僧團指導者，且認為他們的應該被聽聞，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不走入已生起、導致再有的渴愛的控制，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在諸林野住處上的期待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就使各自的念現起：是否未到達的美善同梵行者會到來，已到達的美善同梵行者會住於安樂，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36)

比丘們！其次，我還將為你們教導七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不樂於工作者、不好於工作者、不致力喜於工作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AN.7.24]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不樂於談話者、不好於談話者、不致力喜於談話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不樂於睡眠者、不好於睡眠者、不致力喜於睡眠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不樂於聚會者、不好於聚會者、不致力喜於聚會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不惡欲求者、不落入諸惡欲求控制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沒有惡的朋友、惡的同伴、惡的親密朋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不以低劣量殊勝的到達來到終結的中途，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37)

比丘們！其次，我還將為你們教導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中略）[AN.7.25]。比丘們！只要比丘們是有信者.....（中略）是有慚者.....（中略）是有愧者.....（中略）是多聞者.....（中略）是活力已發動者.....（中略）是念已現起者.....（中略）是有慧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比丘們！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38)

比丘們！其次，我還將為你們教導七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修習念覺支.....（中略）修習擇法覺支.....修習活力覺支.....修習喜覺支.....修習寧靜覺支.....修習定覺支.....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AN.7.26]。

比丘們！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39)

比丘們！其次，我還將為你們教導七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修習無常想.....（中略）修習無我想.....修習不淨想.....修習過患想.....修習捨斷想.....修習離貪想.....修習滅想，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AN.7.27]。

比丘們！只要這七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40)

比丘們！我將為你們教導六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AN.6.11]：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對同梵行者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使慈身業現起，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對同梵行者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使慈語業現起.....（中略）對同梵行者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使慈意業現起，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連鉢裡(鉢繫屬)的量，比丘們是以像這樣利得平等受用者、與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凡那些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稱讚的、不取著的、轉起定的戒，只要比丘們在像這樣的諸戒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戒達到一致的，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比丘們對所有這聖的、出離的見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比丘在像這樣的見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見達到一致的，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

比丘們！只要這六不衰退法在諸比丘中住立，以及諸比丘在這六不衰退法上被看見，比丘們！比丘們的增長能被預期，非減損。」(141)

在那裡，當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42)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王舍城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芒果樹苗圃。」「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芒果樹苗圃。在那裡，世尊住在國王的芒果樹苗圃。在那裡，當世尊住在國王的芒果樹苗圃時，也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43)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國王的芒果樹苗圃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那爛陀。」「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去那爛陀。在那裡，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144)

舍利弗的獅子吼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SN.47.12, DN.28, 141-143段]：「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即：正覺。」「舍利弗！這偉大的、取一向的、吼獅子吼的如牛王之語被你說：『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的證智，即：正覺。』

舍利弗！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那些世尊是這樣戒者。』.....這樣法者.....這樣慧者.....這樣住處者.....『那些世尊是這樣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又，凡那些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那些世尊將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又，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世尊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慧者.....這樣的住處者.....『那些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而在這裡，你在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們上沒有他心智，舍利弗！那麼，那樣的話，為何偉大的、取一向的、吼獅子吼的如牛王之語被你

說：『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的證智，即：正覺。』呢？」(145)

「大德！我在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們上沒有他心智，但法的類比被我知道。大德！猶如國王邊境的城市，有堅固的壁壘，堅固的城牆與城門，只有一個門，在那裡，有賢智的、聰明的、有智慧的、對不認識的制止的、對認識的使進入的守門人。沿那個城市全部環繞道路走的他沒看見甚至連貓出去大小的城牆間隙或裂口，他這麼想：『凡任何粗大的生物進入或出去這個城市，他們全部僅經由這個門進入或出去。』同樣的，大德！法的類比被我知道：『大德！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全部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的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凡那些將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全部也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將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現在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也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146)

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47)

破戒的過患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那爛陀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巴吒釐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巴吒釐村。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聽聞[Ud.76]：「聽說世尊已抵達巴吒釐村。」那時，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同意[到]我們的招待所。」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那時，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去招待所。抵達後，鋪設招待所的一切鋪設物、設置諸座位、使水瓶設立、懸掛油燈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招待所的一切鋪設物已鋪設，諸座位已設置，已使水瓶設立，油燈已懸掛，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那時，世尊傍晚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招待所。抵達後，使腳洗滌、進入招待所後，依止中央柱子面向東坐下，比丘僧團也使腳洗滌、進入集會所後，依止西邊牆壁面向東，置世尊在前面後坐下，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使腳洗滌、進入招待所後，依止東邊牆壁面向西，面對世尊坐下。(148)

那時，世尊召喚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屋主們！有這破戒者以戒壞失的五種過患[AN.5.213]，哪五種？屋主們！這裡，破戒者、戒壞失者因為放逸而遭受大財產的損失，這是第一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

再者，屋主們！破戒者以戒壞失的惡名聲傳播，這是第二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

再者，屋主們！破戒者、戒壞失者往見任何群眾：不論剎帝利眾，不論婆羅門眾，不論屋主眾，不論沙門眾，他無自信地、羞愧地往見，這是第三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

再者，屋主們！破戒者、戒壞失者癡昧地命終，這是第四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

再者，屋主們！破戒者、戒壞失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這是第五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屋主們！這是破戒者以戒壞失的五種過患。(149)

持戒的效益

屋主們！有這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種效益，哪五種？屋主們！這裡，持戒者、戒具足者因為不放逸而到達大財產的聚集，這是第一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們！持戒者、戒具足者的好名聲傳播，這是第二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們！持戒者、戒具足者往見任何群眾：不論剎帝利眾，不論婆羅門眾，不論屋主眾，不論沙門眾，他有自信地、不羞愧地往見，這是第三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們！持戒者、戒具足者不癡昧地命終，這是第四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們！持戒者、戒具足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這是第五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屋主們！這是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種效益。(150)

那時，世尊對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大部分夜晚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使離開：「屋主們！夜已過，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是的，大德！」巴吒釐村的優婆塞們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那時，世尊在巴吒釐村優婆塞們離開不久，進入空屋。(151)

華氏城的建築

當時，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吒釐村建築城市。當時，眾多的，甚至千位天神在巴吒釐村佔取諸宅地：凡在大影響力天神佔取宅地處，大影響力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凡在中等天神佔取宅地處，中等[影響力]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凡在低等天神佔取宅地處，低等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在巴吒釐村佔取宅地的那些甚至千位天神。那時，世尊在破曉時起來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誰在巴吒釐村建築城市呢？」「大德！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吒釐村建築城市。」「阿難！猶如與三十三天一起商量後，阿難！就這樣，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吒釐村建築城市。阿難！這裡，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眾多的，甚至千位天神在巴吒釐村佔取諸宅地：凡在大影響力天神佔取

宅地處，大影響力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凡在中等天神佔取宅地處，中等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凡在低等天神佔取宅地處，低等國王、國王大臣的心傾向在那裡建築住處。阿難！亞利安人之所及處；貿易(商人路)之所及，這將是第一城市，華氏城將是財貨集散地。阿難！華氏城的三個障礙將是：火[災]，或水，或失和。」(152)

那時，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對世尊說這個：「請喬達摩尊師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我們的今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那時，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知道世尊同意後，回自己的住處。抵達後，在自己的住處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喬達摩尊師！是時間，食事已完成。」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那時，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以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使滿足。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世尊以這些偈頌感謝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

「在凡地方建造，賢智類者們住所，
在這裡宴請持戒者們，已抑制者們、梵行者們。
凡在那裡已有諸天神，應該為祂們獻上供養，
那些被供養者供養，被服侍者服侍他。
因此祂們憐憫他，如母親對親生的兒子，
諸天神憐憫的人，經常看見諸吉祥。」

那時，世尊以這些偈頌感謝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53)

當時，摩揭陀國大臣蘇尼大與作兩者在世尊後面緊跟隨：「現在，凡沙門喬達摩將離開所經之門，那個門將名為喬達摩門；凡將渡恒河所經之渡場，那個渡場將名為喬達摩渡場。」那時，世尊離開所經之門，那個門名為喬達摩門。那時，世尊去恒河之渡場。當時，恒河是滿的、滿到邊緣的、能被烏鴉喝飲的。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捆綁籠筏，想要從此岸到彼岸。那時，世尊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恒河此岸消失，與比丘僧團一起出現在恒河彼岸。那時，世尊看見那些人：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捆綁籠筏，想要從此岸到彼岸。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吟出優陀那：

「凡渡過河流湖泊：建造橋後捨離泥沼後，
人人捆綁籠筏，有智慧的人已渡過。」(154)

初誦分[終了]。

聖諦的談論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拘利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拘利村。在那裡，世尊住在拘利村。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SN.56.21]：

「比丘們！以四聖諦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哪四個？比丘們！以苦聖諦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以苦集聖諦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以苦滅聖諦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比丘們！那個這個苦聖諦已隨覺、已通達，苦集聖諦已隨覺、已通達，苦滅聖諦已隨覺、已通達，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已隨覺、已通達，有的渴愛已切斷，有之導引已滅盡，現在，沒有再有。」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以四聖諦的，不如實看見，

被長時間輪迴：就在個個出生中。

那些這些已看見，有之導引已根除，

苦的根已切斷，現在沒有再有。」

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拘利村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55)

不還者、以正覺為彼岸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拘利村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親戚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親戚村。又，在那裡，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中。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SN.55.8-SN.55.10]：「大德！名叫薩哈的比丘在親戚村已命終，他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難陀的比丘尼在親戚村已命終，她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善施的優婆塞在親戚村已命終，他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善生的優婆夷在親戚村已命終，她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公雞的優婆塞在親戚村已命終，他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迦哩巴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尼迦達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迦低沙哈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滿足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滿足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吉祥的優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優婆塞在親戚村已命終，他的趣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156)

「阿難！薩哈比丘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阿難！難陀比丘尼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阿難！善施優婆塞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阿難！善生優婆夷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阿難！公雞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

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阿難！迦哩巴優婆塞.....（中略）阿難！尼迦達優婆塞.....（中略）阿難！迦低沙哈優婆塞.....（中略）阿難！滿足優婆塞.....（中略）阿難！善滿足優婆塞.....（中略）阿難！吉祥優婆塞.....（中略）阿難！善吉祥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阿難！超過五十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阿難！九十多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阿難！超過五百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157)

法鏡之法的教說

阿難！又，這是非不可思議的：凡生為人的會命終。在他已命終時，都來見如來後你們詢問這件事，阿難！這對如來確實是傷害。阿難！因此，在這裡，我將教導名叫法鏡之法的教說，凡具備的聖弟子，當希望時，就以自己對自己記說：『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158)

阿難！而什麼是法鏡之法的教說，凡具備的聖弟子，當希望時，就以自己對自己記說：『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呢？

阿難！這裡，聖弟子在佛上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

聖弟子在法上具備不壞淨：『被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在僧團上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善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正直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真理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方正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應該被奉獻者、應該被供奉者、應該被供養者、應該被合掌者、世間的無上福田。』

具備聖者喜愛的諸戒：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稱讚的、不取著的、轉起定的。

阿難！這是那個法鏡之法的教說，凡具備的聖弟子，當希望時，就以自己對自己記說：『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

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

「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59)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親戚村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毘舍離。」「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毘舍離。那時，世尊住在庵婆巴利園。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SN.47.2]：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的、正知的，這是我們為你們的教誡。比丘們！而怎樣比丘是具念？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體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隨看心地.....（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們！而怎樣比丘是正知？比丘們！這裡，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前視環視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衣、鉢、衣服的受持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飲、食、嚼、嚐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狀態時是正知的行為者。比丘們！這樣，比丘是正知的。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的、正知的，這是我們為你們的教誡。」(160)

藝妓庵婆巴利

藝妓庵婆巴利聽聞：「聽說世尊已到達毘舍離，住在毘舍離我的芒果園中。」那時，藝妓庵婆巴利準備一輛輛吉祥車、登上一輛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輛吉祥車從毘舍離出發，前往自己的園林。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藝妓庵婆巴利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那時，藝妓庵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那時，藝妓庵婆巴利知道世尊同意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

毘舍離的離車族人聽聞：「聽說世尊已到達毘舍離，住在毘舍離庵婆巴利的園林中。」那時，那些離車族人準備一輛輛吉祥車、登上一輛輛吉祥車後，以一輛輛吉祥車從毘舍離出發。在那裡，一些離車族人是青色的：青色的容色、青色的衣服、青色的裝飾；一些離車族人是黃色的：黃色的容色、黃色的衣服、黃色的裝飾；一些離車族人是紅色的：紅色的容色、紅色的衣服、紅色的裝飾；一些離車族人是白色的：白色的容色、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裝飾。那時，藝妓庵婆巴利對一個個年輕的離車族人以車軸對車軸、以車輪對車輪、以軛對軛逆轉。那時，那些離車族人對藝妓庵婆巴利說這個：「喂！庵婆巴利！為何對一個個年輕的離車族人以車軸對車軸、以車輪對車輪、以軛對軛逆轉？」「貴族之子！像這樣，因為，而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被我邀請明天的食事。」「喂！庵婆巴利！以十萬，請你給與這個食事。」「貴族之子！即使如果你們給與我毘舍離連同其食物的，這樣我也不給與那個食事。」那時，那些離車族人彈指：「先生！我們確實被阿姨打敗，先生！我們確實被阿姨打敗。」

那時，那些離車族人往庵婆巴利的園林出發。世尊看見正從遠處到來的那些離車族人。看見後，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對凡三十三天以前沒見過的比丘們，比丘們！請

你們檢視離車族群眾，比丘們！請你們注視離車族群眾，比丘們！請你們置離車族群眾為三十三天等同的。」那時，那些離車族人以車輛一直走到車輛所及之地、再下車後，就步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離車族人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那時，那些離車族人被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我們明天的食事。」那時，世尊對那些離車族人說這個：「離車族人！我已同意藝妓菴婆巴利明天的食事。」那時，那些離車族人彈指：「先生！我們確實被阿姨打敗，先生！我們確實被阿姨打敗。」那時，那些離車族人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161)

那時，那夜過後，藝妓菴婆巴利在自己的園林裡準備勝妙的硬食、軟食後，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大德！是時間，食事已完成。」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去藝妓菴婆巴利的園林。抵達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那時，藝妓菴婆巴利以勝妙的硬食、軟食親手款待以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使滿足。那時，對已食、手離鉢的世尊，藝妓菴婆巴利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藝妓菴婆巴利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我將對佛陀為上首的比丘僧團施與這個園林。」世尊接受園林。那時，藝妓菴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毘舍離菴婆巴利的園林中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62)

木瓜樹村雨季安居的進入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菴婆巴利的園林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木瓜樹小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木瓜樹小村，在那裡，世尊住在木瓜樹小村中。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SN.47.9]：「來！比丘們！請你們全部在毘舍離依朋友、依熟人、依親近者進入雨季安居，我就在木瓜樹小村這裡進入雨季安居。」「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全部在毘舍離依朋友、依熟人、依親近者進入雨季安居，世尊就在木瓜樹小村那裡進入雨季安居。(163)

那時，當世尊已進入雨季安居時，重病生起，激烈的、瀕臨死亡的諸感受轉起。世尊具念、正知、不被惱害地忍受它們。那時，世尊想這個：「這對我是不適當的：凡我沒召喚隨侍們、沒通知比丘僧團後應該般涅槃。讓我以活力擋開這個病、決意壽行後住。」那時，世尊以活力擋開那個病、決意壽行後住。那時，世尊止息那個病。那時，從病痊癒的世尊從病痊癒不久，從住處出去後，在住處陰影處設置的座位坐下。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世尊的安樂被我看見；大德！能被世尊忍受被我看見。大德！此外，以世尊的生病，我的身體如變成酒醉的，我的諸方向也不清晰，諸法也不在我心中

出現。大德！但我就有某種程度的安心：『世尊將不會就只那樣般涅槃：只要世尊未說出關於比丘僧團的就任何事。』」(164)

「阿難！但比丘僧團於我期待什麼呢？阿難！不作內外後，法被我教導，阿難！如來在法上沒有師傅留一手，阿難！凡確實如果這麼想：『我將照顧比丘僧團。』或『比丘僧團是指定我的。』阿難！他確實應該說出關於比丘僧團的就任何事。阿難！如來不這麼想：『我將照顧比丘僧團。』或『比丘僧團是指定我的。』阿難！那個如來為何將會說出關於比丘僧團的就任何事？阿難！又，我現在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我的八十歲轉起，阿難！猶如老舊貨車以包纏物複合的使之存續。同樣的，阿難！如來的身體看起來像以包纏物複合的使之存續。阿難！如來凡在以一切相的不作意、以一些受的滅、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成為較安樂的。阿難！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而怎樣比丘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阿難！比丘這樣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現在或我死後，凡任何人將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那些比丘將是我的凡任何欲學者最第一的。」(165)

第二誦分[終了]。

徵相暗示的談論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召喚尊者阿難[AN.8.70]：「阿難！請你取坐墊布，為了白天的住處我們將去價玻勒塔廟」「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取坐墊布，在世尊後面緊跟隨。那時，世尊去價玻勒塔廟。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尊者阿難向世尊問訊後，也在一旁坐下。(166)

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毘舍離是能被喜樂的，優跌那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喬答摩葛塔廟是能被喜樂的，七芒果樹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多子塔廟是能被喜樂的，沙撈達達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價玻勒塔廟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尊者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如有那個被魔纏縛的心。第二次，世尊又.....（中略）第三次，世尊又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毘舍離是能被喜樂的，優跌那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喬答摩葛塔廟是能被喜樂的，七芒果樹塔廟是

能被喜樂的，多子塔廟是能被喜樂的，沙楞達達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價玻勒塔廟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者，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尊者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如有那個被魔纏縛的心。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請你走，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坐在不遠處某棵樹下。(167)

魔要求的談論

那時，魔波旬在尊者阿難離開不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大德！又，這個言語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又，現在，世尊的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這個言語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尼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又，現在，世尊的比丘尼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這個言語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塞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又，現在，世尊的優婆塞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

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這個言語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夷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又，現在，世尊的優婆夷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已到達安穩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這個言語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這個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大德！又，現在，世尊的梵行是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在這麼說時，世尊對魔波旬說這個：「波旬！請你成為放心的，不久，如來將般涅槃，從現在起三個月後，如來將般涅槃。」(168)

壽行的放棄

那時，世尊在價玻勒塔廟具念地、正知地放棄壽行。而在世尊放棄壽行時，有恐怖的、共身毛豎立的大地震，且天鼓破裂。那時，世尊知道這個義理後，那時候吟出優陀那：

「權衡不可比的與存在，牟尼放棄有行，

自身內樂者、入定者，破裂如鎧甲般自己的存在。」[SN.51.10, Ud.51](169)

大地震之因

那時，尊者阿難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這個地震確實是大的，這個地震確實是很大的、恐怖的、共身毛豎立的，且天鼓破裂。什麼因、什麼緣有大地震的出現呢？」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實在不可思議啊，大德！實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這個地震確實是大的，大德！這個地震確實是很大的、恐怖的、共身毛豎立的，且天鼓破裂。大德！什麼因、什麼緣有大地震的出現呢？」(170)

「阿難！有這八因、八緣，有大地震的出現，哪八個？阿難！這大地住立於水上，水住立於風上，風住立於空中。阿難！有那個時候：凡大風吹。當大風吹時，使水震動，被震動的水使地震動。這是第一因、第一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有有神通的、心達自在的沙門或婆羅門，或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小地想、無量水想被他修習，他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二因、第二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菩薩從兜率天死沒後，具念地、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三因、第三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菩薩具念地、正知地出母胎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四因、第四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五因、第五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如來使無上法輪隨轉動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六因、第六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如來具念地、正知地放棄壽行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七因、第七緣，有大地震的出現。

再者，阿難！當如來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時，那時，使這個地震動、完全震動、大震動、激烈震動。這是第八因、第八緣，有大地震的出現。阿難！這是八因、八緣，有大地震的出現。(171)

八眾

阿難！有這八眾[AN.8.69]，哪八個？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屋主眾、沙門眾、四大王天眾、三十三天眾、魔眾、梵天眾。阿難！又，我記得(證知)是好幾百名剎帝利眾拜訪者。又，在那裡，被我共坐以前，連同共語以前、進入交談以前，在那裡，他們的容色是怎樣的，我的容色就像那樣的，他們的聲音是怎樣的，我的聲音就像那樣的。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而他不知道講說的我：『這位是誰講說呢？天或人？』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消失。而他不知道消失的我：『這位消失者是誰呢？天或人？』阿難！又，我記得是好幾百個婆羅門眾.....（中略）屋主眾.....沙門眾.....四大王天眾.....三十三天眾.....魔眾.....梵天眾拜訪者。又，在那裡，被我共坐以前，連同共語以前、進入交談以前，在那裡，他們的容色是怎樣的，我的容色就像那樣的，他們的聲音是怎樣的，我的聲音就像那樣的。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而他不知道講說的我：『這位是誰講說呢？天或人？』我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消失。而他不知道消失的我：『這位消失者是誰呢？天或人？』阿難！這是八眾。(172)

八勝處

阿難！有這八勝處[AN.10.29]，哪八個？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一個勝處。

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二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三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四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亞麻花；又或猶如那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五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黃花樹花；又或猶如那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六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朱槿花；又或猶如那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七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太白星；又或猶如那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八個勝處。阿難！這是八勝處。(173)

八解脫

阿難！有這八解脫[AN.8.66]，哪八個？有色者看見諸色，這是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者看見外諸色，這是第二解脫。只志向『清淨的』，這是第三解脫。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這是第八解脫，阿難！這是八解脫。(174)

阿難！有這一次，初現正覺的我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畔牧羊人的榕樹處。那時，魔波旬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在這麼說時，我對魔波旬說這個：

『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

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尼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

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塞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

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夷弟子們將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師的後將告知、教導、使知、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

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這個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175)

阿難！現在，就在這裡；在價玻勒塔廟，魔波旬來見我。抵達後在一旁站立，阿難！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對我說這個：『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大德！又，這被世尊說：「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們成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尼弟子們成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塞弟子們成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優婆夷弟子們成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這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大德！又，現在，世尊的梵行是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176)

在這麼說時，我對魔波旬說這個：『波旬！請你成為放心的，不久，如來將般涅槃，從現在起三個月後，如來將般涅槃。』阿難！現在，就在這裡；在價玻勒塔廟，如來具念地、正知地放棄壽行。」(177)

阿難要求的談論

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大德！請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請善逝住留一劫。」

「夠了，阿難！不要求如來，阿難！現在不是要求如來的時機。」第二次，尊者阿難又.....（中略）第三次，尊者阿難又對世尊說這個：「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大德！請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請善逝住留一劫。」

「阿難！你相信如來的覺嗎？」「是的，大德！」「阿難！那麼，那樣的話為何你壓迫如來直到第三次的？」「大德！這被我從世尊的面前聽聞、領受：『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

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你相信？」「是的，大德！」「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凡你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阿難！如果你要求如來，如來僅會拒絕你的言語兩次，而第三次會同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178)

阿難！有這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阿難！在那裡，我也召喚你：『阿難！王舍城是能被喜樂的，耆闍崛山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阿難！如果你要求如來，如來僅會拒絕你的言語兩次，而第三次會同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179)

阿難！有這一次，我就住在王舍城喬達摩尼拘律樹那裡.....（中略）我就住在王舍城盜賊崖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毘婆波世山七葉窟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仙吞山坡的黑岩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寒林蛇頭岩洞窟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溫泉園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那裡.....我就住在耆婆的芒果園那裡.....我就住在王舍城麻瘠姑七的鹿林那裡，阿難！在那裡，我也召喚你：『阿難！王舍城是能被喜樂的，耆闍崛山是能被喜樂的，喬達摩尼拘律樹是能被喜樂的，盜賊崖是能被喜樂的，毘婆波世山七葉窟是能被喜樂的，仙吞山坡的黑岩是能被喜樂的，寒林蛇頭岩洞窟是能被喜樂的，溫泉園是能被喜樂的，栗鼠飼養處的竹林是能被喜樂的，耆婆的芒果園是能被喜樂的，麻瘠姑七的鹿林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中略）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阿難！如果你要求如來，如來僅會拒絕你的言語兩次，而第三次會同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180)

阿難！有這一次，我就住在這毘舍離優跌那塔廟，阿難！在那裡，我也召喚你：『阿難！毘舍離是能被喜樂的，優跌那塔廟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

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阿難！如果你要求如來，如來僅會拒絕你的言語兩次，而第三次會同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181)

阿難！有這一次，我就住在這毘舍離喬答摩葛塔廟.....（中略）我住在這毘舍離七芒果樹塔廟.....（中略）我住在這毘舍離多子塔廟.....（中略）我住在這毘舍離沙撈達達塔廟.....（中略）阿難！現在，我住在這毘舍離價玻勒塔廟，阿難！在那裡，我也召喚你：『阿難！毘舍離是能被喜樂的，優陀那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喬答摩葛塔廟是能被喜樂的，七芒果樹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多子塔廟是能被喜樂的，沙撈達達塔廟是能被喜樂的，價玻勒塔廟是能被喜樂的。阿難！凡任何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者，當他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希望時，會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餘。』阿難！即使這麼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徵相、作粗大的暗示時，不能夠通達，沒要求世尊：『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阿難！如果你要求如來，如來僅會拒絕你的言語兩次，而第三次會同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這就是你的惡作，這就是你的罪過。(182)

阿難！這被我就預先告知，不是嗎：與就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阿難！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個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敗壞之法，那個不要被破壞。』這不存在可能性。阿難！又，凡壽行被如來捨、吐、釋放、捨斷、斷念、放棄，以一向已說的言語：『不久，如來將般涅槃，從現在起三個月後，如來將般涅槃。』而活命之因如來再逆吞回那個，這不存在可能性。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大林重閣講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世尊與尊者阿難一起去大林重閣講堂。抵達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請你去，比丘依止毘舍離住之所及，請你使他們全部集合到講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比丘依止毘舍離住之所及，使他們全部集合到講堂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比丘僧眾已經集合，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183)

那時，世尊前往講堂。抵達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那些被我證知後教導的法，那些被你們善把握後，應該被實行、應該被修習、應該被多作，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的、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比丘們！而哪些是那些被我證知後教導的法，凡被你們善把握後，應該被實行、應該被修習、應該被多作，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的、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呢？

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比丘們！這些是被我證知後教導的法，凡被你們善把握後，應該被實行、應該被修習、應該被多作，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的、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184)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好了，比丘們！現在，我召喚你們：『諸行是消散法，你們應該以不放逸使[目標]完成。』不久，如來將般涅槃，從現在起三個月後，如來將般涅槃。」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我的年紀已遍熟，我的生命是少的，
捨斷後我將離開你們，對歸依自己已被我做。
不放逸的、有念的，比丘們！你們要成為善戒者，
以善得定的志向，你們要隨守護自心。
凡在這個法律中，將住於不放逸者，
捨斷老死後，將作苦的終結。」(185)

第三誦分[終了]。

如龍象回視般的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如龍象回視般地回視毘舍離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這將是如來對毘舍離的最後一看。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貨物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貨物村，在那裡，世尊住在貨物村中。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AN.4.1]：「比丘們！以四法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哪四法呢？比丘們！因為對聖戒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因為對聖定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因為對聖慧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因為對聖解脫的不隨覺、不通達，這樣，這被我連同你們長時間地流轉、輪迴。比丘們！那個這個聖戒已隨覺、已通達；聖定已隨覺、已通達；聖慧已隨覺、已通達；聖解脫已隨覺、已通達，有的渴愛已切斷，有之導引已滅盡，現在，沒有再有。」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戒、定慧，以及無上解脫，
這些法，被有名聲的喬達摩隨覺。
像這樣證知後，佛告知比丘們法，
苦的作終結之大師，有眼者已般涅槃。」

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貨物村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86)

四大場所的談論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貨物村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象村、去芒果樹村、去閻浮村、去財富城。」「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財富城，在那裡，世尊住在那個財富城的阿難塔廟。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我將為你們教導這四大場所[≈AN.4.180]，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187)

世尊說這個：「比丘們！這裡，比丘會這麼說：『學友們！這被我從世尊的面前聽聞、領受：「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大師的教說。」』比丘們！那位比丘的所說既不應該被贊同，也不應該被拒絕，不贊同、不拒絕後，善把握那些文句後，應該在經中能使被進入，應該在律中能被對照，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既不在經中進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不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言語，同時也是這位比丘的惡把握的。』比丘們！像這樣，你們應該捨棄它。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在經中進入，同時也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言語，同時也是這位比丘的善把握的。』比丘們！你們應該憶持這第一大場所。」

比丘們！又，這裡，比丘會這麼說：『有上座、有上首的僧團住在名叫像那樣的住處，被我從那個僧團的面前聽聞、領受：「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大師的教說。」』比丘們！那位比丘的所說既不應該被贊同，也不應該被拒絕，不贊同、不拒絕後，善把握那些文句後，應該在經中能使被進入，應該在律中能被對照。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既不在經中進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不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個僧團的惡把握的。』比丘們！像這樣，你們應該捨棄它。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在經中進入，同時也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個僧團的正確把握。』比丘們！你們應該憶持這第二大場所。」

比丘們！又，這裡，比丘會這麼說：『眾多多聞、通曉阿含的、持法的、持律的、持本母的上座比丘們住在名叫像那樣的住處，被我從那些上座的面前聽聞、領受：「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大師的教說。」』比丘們！那位比丘的所說既不應該被贊同，也不應該被拒絕，不贊同、不拒絕後，善把握那些文句後，應該在經中能使被進入，應該在律中能被對照。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既不在經中進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不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些上座們的惡把握的。』比丘們！像這樣，你們應該捨棄它。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在律中對照時，在經中進入，同時也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些上座們的正確把握。』比丘們！你們應該憶持這第三大場所。」

比丘們！又，這裡，比丘會這麼說：『某位多聞、通曉阿含的、持法的、持律的、持本母的上座比丘住在名叫像那樣的住處，被我從那位上座的面前聽聞、領受：「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大師的教說。」』比丘們！那位比丘的所說既不應該被贊同.....（中

略) 也不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不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位上座的惡把握的。』比丘們！像這樣，你們應該捨棄它。如果那些當在經中使進入..... (中略) 同時也在律中被看見，在這裡，應該被走到結論：『確實，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之語，這是那位上座的正確把握。』比丘們！你們應該憶持這第四大場所。比丘們！這是四大場所。」

又，在那裡，當世尊住在財富城的阿難塔廟時，就對比丘們多作這個法說：「像這樣是戒，像這樣是定，像這樣是慧。戒被遍修習，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習，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習，心就完全地從諸漏被解脫，即：欲漏、有漏、無明漏。」(188)

鐵匠之子純陀的事

那時，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財富城後，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波婆城。」「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波婆城，在那裡，世尊住在波婆城鐵匠之子純陀的芒果園中[Ud.75]。鐵匠之子純陀聽聞：「聽說世尊已到達波婆城，住在我的芒果園中。」那時，鐵匠之子純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鐵匠之子純陀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那時，鐵匠之子純陀被世尊的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與比丘僧團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那時，鐵匠之子純陀知道世尊同意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鐵匠之子純陀在自己的住處使勝妙的硬食、軟食，以及很多豬喜歡的菇蕈類準備後，使[人]為世尊通知時間：「大德！是時間，食事已完成。」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去鐵匠之子純陀的住處。抵達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鐵匠之子純陀：「純陀！凡那些已準備的豬喜歡的菇蕈類，請你以那個給我吃，而凡其它已準備的硬食、軟食，請你以那個給比丘僧團吃。」「是的，大德！」鐵匠之子純陀回答世尊後，凡已準備的豬喜歡的菇蕈類給世尊吃，而凡其它已準備的硬食、軟食給比丘僧團吃。那時，世尊召喚鐵匠之子純陀：「純陀！凡那些剩下的豬喜歡的菇蕈類請你掩埋在坑中。純陀！我不見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間；在包括沙門婆羅門，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凡那個受用者會完全地走到消化它，除了如來以外。」「是的，大德！」鐵匠之子純陀回答世尊後，凡是剩下的豬喜歡的菇蕈類，那個掩埋在坑中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鐵匠之子純陀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189)

那時，已食鐵匠之子純陀食物的世尊的嚴重血痢病生起，激烈的、瀕死的感受轉起，世尊具念地、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惱害著。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拘尸那羅。」「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被我聽聞：吃『鍛工』純陀的食物後，

明智者接觸疾病：激烈的、瀕死的。

而以豬喜歡的菇蕈類對已食者，大師的激烈病生起，

下痢的世尊說：我去拘尸那羅城。」(190)

飲水的帶來

那時，世尊離開道路後，去某棵樹下。抵達後，召喚尊者阿難：「來吧，阿難！請你為我摺大衣成四折，阿難！我已疲倦，我將要坐下。」「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摺大衣成四折，世尊在設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召喚尊者阿難：「來吧，阿難！請你為我帶來飲水，阿難！我已渴，我將要喝。」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現在，約五百輛穿越的貨車，那個車輪切過的淺水被攪動，混濁地流動，大德！這葛古踏河在不遠處，有清澈的水、能被喜樂的水、清涼的水、透明的水、美麗堤岸的、能被喜樂的，在那裡，世尊將喝飲水，以及將產生(作)清涼的肢體。」

第二次，世尊又召喚尊者阿難：「來吧，阿難！請你為我帶來飲水，阿難！我已渴，我將要喝。」

第二次，尊者阿難又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現在，約五百輛穿越的貨車，那個車輪切過的淺水被攪動，混濁地流動，大德！這葛古踏河在不遠處，有清澈的水、能被喜樂的水、清涼的水、透明的水、美麗堤岸的、能被喜樂的，在那裡，世尊將喝飲水，以及將產生清涼的肢體。」

第三次，世尊又召喚尊者阿難：「來吧，阿難！請你為我帶來飲水，阿難！我已渴，我將要喝。」「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取鉢後，去那條河。那時，那條車輪切過的、被攪動的、混濁流動的小河，在尊者阿難抵達時，清澈、清淨、不混濁地流動。那時，尊者阿難想這個：「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如來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因為那條車輪切過的、被攪動的、混濁流動的小河，在我抵達時，清澈、清淨、不混濁地流動。」以鉢拿取水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來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大德！現在，那條車輪切過的、被攪動的、混濁流動的小河，在我抵達時，清澈、清淨、不混濁地流動。世尊！請喝飲水，善逝！請喝飲水。」那時，世尊喝飲水。(191)

末羅人之子哺古色的事

當時，阿拉勒-葛拉麼的弟子，末羅人之子哺古色是從拘尸那羅到波婆城旅途道路行走者。末羅人之子哺古色看見坐在某棵樹下的世尊。看見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末羅人之子哺古色對世尊說這個：「實在不可思議啊，大德！實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出家者們確實以寂靜的住處住。大德！從前，旅途道路行走的阿拉勒-葛拉麼離開道路後，坐在不遠處的某棵樹下為了白天的住處。大德！那時，約五百輛貨車一一在附近經過。大德！那時，緊從那個貨車商隊的後面到來的某位男子去見阿拉勒-葛拉麼。抵達後，對阿拉勒-葛拉麼說這個：『大德！是否你看見經過的約五百輛貨車？』『朋友！我沒看見。』『大德！那麼，你聽到聲音嗎？』『朋友！我沒聽到聲音。』『大德！那麼，你已睡著嗎？』『朋友！我沒已睡著。』『大德！那麼，你是有意識的(有想的)嗎？』『是的，朋友！』『大德！那個你一

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對一一在附近經過的約五百輛貨車，你既沒看見，還沒聽到聲音，大德！是否你的大衣被灰塵散布呢？』『是的，朋友！』大德！那時，那位男子想這個：『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先生！出家者們確實以寂靜的住處住，確實是因為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對一一在附近經過的約五百輛貨車，既沒看見，還沒聽到聲音。』告知在阿拉勒-葛拉麼上崇高的淨信後離開。」(192)

「晡古色！你怎麼想它：哪個是更難作的，或更難達到的：凡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對一一在附近經過的約五百輛貨車，會既沒看見，還會沒聽到聲音，或凡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會既沒看見，還會沒聽到聲音？」「大德！五百輛貨車或六百輛貨車或七百輛貨車或八百輛貨車或九百輛貨車或一萬輛貨車將會作什麼？那時，這正是更難作的，同時也更難達到的：凡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會既沒看見，還會沒聽到聲音。」

「晡古色！有這一次，我住在阿都瑪的糠屋中，當時，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在糠屋不遠處二位農夫兄弟與四頭牛被殺害。晡古色！那時，在阿都瑪的大群人出去後，去見被殺害的那二位農夫兄弟與四頭牛。晡古色！當時，我從糠屋出去後，在糠屋不遠處的屋外經行。晡古色！某位男子從那個大群人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站立。晡古色！我對在一旁站立的那位男子說這個：『朋友！為何有這集合的大群人呢？』『大德！現在，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二位農夫兄弟與四頭牛被殺害，在這件事上(在這裡)，有這集合的大群人。大德！那麼，你是在哪裡？』『朋友！我就是在這裡。』『大德！那麼，你看見嗎？』『朋友！我沒看見。』『大德！那麼，你聽到聲音嗎？』『朋友！我沒聽到聲音。』『大德！那麼，你已睡著嗎？』『朋友！我沒已睡著。』『大德！那麼，你是有意識的嗎？』『是的，朋友！』『大德！那個你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既沒看見，還沒聽到聲音嗎？』『是的，朋友！』

晡古色！那時，那位男子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先生！出家者們確實以寂靜的住處住，確實是因為一直是有意識的、清醒的，在天空下著雨、天空隆隆響著、閃電出現著、雷電爆裂著時，既沒看見，還沒聽到聲音。』告知於我崇高的淨信後，對我問訊、作右繞後離開。」

在這麼說時，末羅人之子晡古色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個我凡我在阿拉勒-葛拉麼上的淨信，對那個，令我在大風中吹走，或令我在湍急的水流中沖走。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193)

那時，末羅人之子晡古色召喚某位男子：「喂！我說，請你為我取出一對金色絹衣。」「是的，大德！」那位男子回答末羅人之子晡古色後，取出那一對金色絹衣。那

時，末羅人之子哺古色將那一對金色絹衣給與世尊：「大德！這是一對金色絹衣，請世尊對我出自憐愍接受它。」「哺古色！那樣的話，請你以一件使我穿上，以一件對阿難。」「是的，大德！」末羅人之子哺古色回答世尊後，以一件使世尊穿上，以一件對尊者阿難。那時，世尊對末羅人之子哺古色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那時，被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的末羅人之子哺古色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194)

那時，在末羅人之子哺古色離開不久，尊者阿難將那一對金色絹衣給與世尊的身體。被給與世尊的身體的它看起來像如光焰被破壞。那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實在不可思議啊，大德！實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如來的膚色是多麼遍純淨的、皎潔的，大德！被給與世尊身體的這一對金色絹衣看起來像如火焰被破壞。」「這是這樣，阿難！這是這樣，阿難！在二種時候如來的身體膚色極度地成為遍純淨的、皎潔的，在哪二種？凡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之夜，與凡在如來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之夜，阿難！在這二種時候如來的身體膚色極度地成為遍純淨的、皎潔的。阿難！又，今日，在後夜，在拘尸那羅的烏波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雙沙羅樹中間如來將般涅槃。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去葛古踏河。」「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一對金色衣，哺古色使人帶來，

以那個使被穿上，金色的大師輝耀。」(195)

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去葛古踏河。抵達後，進入葛古踏河、沐浴、喝飲、再出來後，去芒果園。抵達後，召喚尊者純陀葛：「來吧！純陀葛！請你為我摺大衣成四折，純陀葛！我已疲倦，我將要躺下。」

「是的，大德！」尊者純陀葛回答世尊後，摺大衣成四折。那時，世尊[左]腳放在[右]腳上、作意起來想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而就在那裡，尊者純陀葛坐在世尊前面。

「佛陀走到葛古踏小河後，清澈水的、有悅意水的、明淨的，

極疲倦形色的大師進入，在世間中無比肩的如來。

沐浴與喝飲後大師出來，在比丘眾中被置於前面，

這裡諸法被[大師-Ud.75]世尊轉起，大仙去芒果園。

召喚名叫純陀葛的比丘：四折成為我躺下的墊子，

那位純陀被已自我修習者督促，就急速地鋪四折，

極疲倦形色的大師躺下，在那裡純陀也在前面坐下。」(196)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會有人使鐵匠之子純陀的後悔生出：『純陀學友！是那個你的無利得，是那個你的惡得的：凡如來食用你的最後施食後，般涅槃。』阿難！鐵匠之子純陀的後悔應該這麼被排除：『純陀學友！是那個你的利得，是那個你的善得的：凡如來食用你的最後施食後，般涅槃。純陀學友！這被我在世尊的前面聽聞、在前面領受：『對我二種施食有完全相同的果、相同的果報，比其它施食有極更大果與更大效益，哪二種？凡食用施食後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與凡食用施食後如來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這二種施食有完全相同的果、相同的果報，比其它施食有極更大果

與更大效益：轉起壽命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轉起美貌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轉起安樂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轉起名聲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轉起天界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轉起權力的業被尊者鐵匠之子純陀積聚。』阿難！鐵匠之子純陀的後悔應該這麼被排除。」那時，世尊知道這個義理後，那時候吟出優陀那：

「施與者的福德增長，自我抑制者的怨恨不被堆積，
善者捨斷惡的，以貪瞋癡的滅盡成為有寂滅者。」(197)

第四誦分[終了]。

雙沙羅樹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我們走，我們將往希連禪河對岸，去拘尸那羅的烏玻瓦達，末羅的沙羅樹林。」「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往希連禪河對岸，去拘尸那羅的烏玻瓦達，末羅的沙羅樹林。抵達後，召喚尊者阿難：「來吧，阿難！請你為我在雙沙羅樹中間，頭朝北鋪設臥床，阿難！我已疲倦，我將要躺下。」「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在雙沙羅樹中間，頭朝北鋪設臥床。那時，世尊[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

當時，雙沙羅樹以非時節的花全部盛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曼陀羅花也從空中落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栴檀粉末也從空中落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樂器也為了對如來的供養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為了對如來的供養在空中轉起。(198)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雙沙羅樹以非時節的花全部盛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曼陀羅花也從空中落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栴檀粉末也從空中落下，它們為了對如來的供養散落、散布、撒滿如來的身體；天的樂器也為了對如來的供養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為了對如來的供養在空中轉起，阿難！只這個程度，如來沒被恭敬，或被敬重，或被尊重，或被崇敬，或被敬重。阿難！凡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他以最高的尊敬對如來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敬重。阿難！因此，在這裡，『我們將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阿難！應該被你們這麼學。」(199)

優波哇那上座

當時，尊者優波哇那站在世尊的前面對世尊扇著風。那時，世尊使尊者優波哇那離去：「比丘！請你離開，不要站在我的前面。」那時，尊者阿難想這個：「這位尊者優波哇那長時間為世尊的隨侍者、近侍者、近從者，然而，世尊在最後時，卻使尊者優波哇那離去：『比丘！請你離開，不要站在我的前面。』什麼因、什麼緣凡世尊使尊者優波哇那離去：『比丘！請你離開，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呢？」那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位尊者優波哇那長時間為世尊的隨侍者、近侍者、近從者，然而，世尊在最後時，卻使尊者優波哇那離去：『比丘！請你離開，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大

德！什麼因、什麼緣凡世尊使尊者優波哇那離去：『比丘！請你離開，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呢？」「阿難！在十個世間界中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如來(為了如來的看見)已聚集，阿難！在拘尸那羅的烏玻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十二由旬各處之所及，沒有即使毛尖點可貫穿大小的地方未被有大影響力的天神佈滿，阿難！天神們嫌責：『而我們為了見如來從遠處來，偶爾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就在今日後夜，如來將般涅槃，而這位有大影響力的比丘站在世尊的前面阻擋，我們得不到在最後時對如來的看見。』」(200)

「大德！那麼，怎樣之類的天神們世尊作意？」「阿難！有在虛空有地想的天神們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轉、轉回)：『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

阿難！有在地上有地想的天神們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

但，凡那些已離貪的天神們，祂們正知、具念地忍受：『諸行是無常的，在這裡，那如何可得。』」(201)

四個能使被激起宗教心的地方

「大德！以前，在四方雨季安居的比丘們為了見如來到來，我們得到看見、得到恭敬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們，大德！但，世尊去逝後，我們得不到看見、得不到恭敬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們。」

「阿難！有這四個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AN.4.118]，哪四個？『這裡，如來被出生。』阿難！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這裡，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阿難！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這裡，無上法輪被如來轉起。』阿難！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這裡，如來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阿難！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阿難！這是四個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見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

阿難！有信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們將來到：『這裡，如來被出生。』及『這裡，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及『這裡，無上法輪被如來轉起。』及『這裡，如來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阿難！凡任何塔廟巡禮(旅行)者當漫遊時，如果以淨信心地死去，他們全部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善趣、天界。」(202)

阿難問題的談論

「大德！我們如何在婦人上行動？」「阿難！不見。」

「大德！在當看見時，應該被如何行動？」「阿難！不交談。」

「大德！但，與交談，應該被如何行動？」「阿難！應該使念被建立。」(203)

「大德！我們如何在如來的遺體上行動？」「阿難！請你們對如來的遺體供養是不經營事務的。來吧！阿難！請你們在核心利益上努力，請你們在核心利益上實踐，請你們在核心利益上住於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阿難！有在如來上極淨信的賢智的剎帝利，及賢智的婆羅門，及賢智的屋主，他們將作如來的遺體供養。」(204)

「大德！那麼，如何在如來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阿難！如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這樣，在如來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大德！那麼，如何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阿難！以新的布包捲轉輪王的遺體，以新的布包捲後，以起絨毛的綿包捲，以起絨毛的棉包捲後，以新的衣服包捲，以這個方法成對地包捲轉輪王的遺體五百次後，放入鐵油槽中、以另一個鐵槽使包覆、製作(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後，使轉輪王的遺體火葬，在十字路口建轉輪王的塔。阿難！這樣，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阿難！如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這樣，在如來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阿難！在十字路口如來的塔應該被建，在那裡，凡將獻上花環或香料或香粉，或將問訊，或將使心明淨，那個將對他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205)

值得塔的人

阿難！有這四種值得塔者[AN.4.247]，哪四種？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值得塔者；辟支佛是值得塔者；如來的弟子是值得塔者；轉輪王是值得塔者。

阿難！緣於什麼理由，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值得塔者呢？『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塔。』阿難！眾人使心淨信(明淨)。在那裡，他們使心淨信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阿難！緣於這個理由，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值得塔者。

阿難！緣於什麼理由，辟支佛是值得塔者呢？『這是那位世尊辟支佛的塔。』阿難！眾人使心淨信。在那裡，他們使心淨信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阿難！緣於這個理由，辟支佛是值得塔者。

阿難！緣於什麼理由，如來的弟子是值得塔者呢？『這是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弟子的塔。』阿難！眾人使心淨信。在那裡，他們使心淨信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阿難！緣於這個理由，如來的弟子是值得塔者。

阿難！緣於什麼理由，轉輪王是值得塔者呢？『這是那位如法法王的塔。』阿難！眾人使心淨信。在那裡，他們使心淨信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阿難！緣於這個理由，轉輪王是值得塔者。阿難！這是四種值得塔者。」(206)

阿難的未曾有法

那時，尊者阿難進入住處、靠著門門後，站立哭泣著：「但我是個有應該要作的有學，而我的大師將般涅槃：凡對我憐愍者。」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阿難在哪裡？」「大德！這位尊者阿難進入住處、靠著門門後，站立哭泣著：『但我是個有應該要作的有學，而我的大師將般涅槃：凡對我憐愍者。』」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來！比丘！你以我的名義召喚阿難：『阿難學友！大師召喚你。』」「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對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學友！大師召喚你。」「是的，學友！」尊者阿難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夠了，阿難！你不要悲傷，你不要悲泣，阿難！這被我就事先告知，不是嗎：就與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SN.47.13]。阿難！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個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壞散之法，甚至那個如來的身體不要被破壞。』這不存在可能性。阿難！

如來被你長時間以慈身業有益地、安樂地、無二地、無量地；以慈語業有益地、安樂地、無二地、無量地；以慈意業有益地、安樂地、無二地、無量地侍奉，阿難！你確實已作福德，請你實踐勤奮，你將急速地成為無漏者。」(207)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都有那些世尊的這最上的侍者，猶如我的阿難；凡那些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也都有那些世尊的這最上的侍者，猶如我的阿難。比丘們！阿難是賢智者，比丘們！阿難是有智慧者，知道：『為了見如來前往，這是比丘們的時機；這是比丘尼的時機；這是優婆塞的時機；這是優婆夷的時機；這是國王、國王大臣們、外道們、外道弟子們的時機。』(208)

比丘們！有這四種關於阿難的不可思議之未曾有法[AN.4.129]，哪四種？比丘們！如果比丘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眾]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比丘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如果比丘尼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比丘尼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如果優婆塞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優婆塞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如果優婆夷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優婆夷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這是四種關於阿難的不可思議之未曾有法。

比丘們！有這四種關於轉輪王的不可思議之未曾有法[AN.4.130]，哪四種？比丘們！如果剎帝利眾為了見轉輪王前往，那個[眾]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轉輪王講說，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轉輪王沈默，剎帝利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如果婆羅門眾.....（中略）比丘們！如果屋主眾.....（中略）比丘們！如果沙門眾為了見轉輪王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轉輪王講說，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轉輪王沈默，沙門眾就成為不滿足的。同樣的，比丘們！有這四種關於阿難的不可思議之未曾有法：比丘們！如果比丘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比丘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如果比丘尼眾.....（中略）優婆塞眾.....（中略）優婆夷眾為了見阿難前往，那個經由看見成為悅意的。在那裡，如果阿難說法，那個也經由所說的成為悅意的。比丘們！有時，阿難沈默，優婆夷眾就成為不滿足的。比丘們！這是四種關於阿難的不可思議之未曾有法。」(209)

大善見經的宣說

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DN.17]：「大德！世尊不要在這個小的小城市、貧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衛城、娑羅多城、憍賞彌城、波羅奈城，請世尊在那裡般涅槃。在那裡，有許多在如來上極淨信的大財富剎帝利們、大財富婆羅門們、大財富屋主們，他們將作如來的遺體

供養。」「阿難！你不要這麼說，阿難！你不要這麼說：『小的小城市、貧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

阿難！從前，名叫大善見王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阿難！大善見王的王都是這個拘尸那羅，名叫咕薩瓦帝，東西有十二由旬長，南北有七由旬寬。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阿難！猶如名叫阿勒葛曼大天神們的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同樣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日夜未被十種聲音遠離，即：象聲、馬聲、車聲、大鼓聲、小鼓聲、琵琶琴聲、歌聲、法螺聲、鐃鈸聲、手銅鑼聲，『請你吃、請你喝、請你嚼。』為第十種聲音。

阿難！請你去，進入拘尸那羅後，請你召喚拘尸那羅的末羅人：『襪謝德們！今日，在後夜，如來將般涅槃，襪謝德們！請你們前進，襪謝德們！請你們前進，你們不要之後成為後悔者：如來的般涅槃是在我們的村落土地，我們在最後時得不到對如來的看見。』」「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穿衣、拿起衣鉢後，自己為第二人(與同伴)進入拘尸那羅。(210)

末羅人的禮拜

當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在集會所已聚集。那時，尊者阿難去拘尸那羅末羅人的集會所。抵達後，召喚拘尸那羅的末羅人：「襪謝德們！今日，在後夜，如來將般涅槃，襪謝德們！請你們前進，襪謝德們！請你們前進，你們不要之後成為後悔者：如來的般涅槃是在我們的村落土地，我們在最後時得不到對如來的看見。」聽聞尊者阿難的這個言語後，末羅人、末羅人的兒子們、末羅人的媳婦們、末羅人的妻子們成為有痛苦的、不快樂的、具備心苦的，一些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那時，有痛苦的、不快樂的、具備心苦的末羅人的末羅人、末羅人的兒子們、末羅人的媳婦們、末羅人的妻子們往烏玻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去見尊者阿難。那時，尊者阿難想這個：「如果我使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一個一個禮拜世尊，世尊未被拘尸那羅的末羅人禮拜[完畢]，那時，這夜變明亮。讓我置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家族團、家族團後，使之禮拜世尊：『大德！像這樣名字的末羅人，包含兒子的，包含妻子的，包含群眾的，包含朋友的，以頭禮拜世尊的足。』」那時，尊者阿難置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家族團、家族團後，使之禮拜世尊：「大德！像這樣名字的末羅人，包含兒子的，包含妻子的，包含群眾的，包含朋友的，以頭禮拜世尊的足。」那時，尊者阿難以這個方法，就在初夜使拘尸那羅的末羅人禮拜世尊[完畢]。(211)

遊行須跋陀的事

當時，名叫須跋陀的遊行者在拘尸那羅。遊行須跋陀聽聞：「聽說在今日後夜，沙門喬達摩將般涅槃。」遊行須跋陀想這個：「又，當遊行者的年長者、很老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講說時，這被我聽聞：『偶爾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就在今日後夜，沙門喬達摩將般涅槃，而我有這個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門喬達

摩上是這樣淨信者：『沙門喬達摩能夠為我教導這樣的法，如是，我會捨斷這個疑惑法。』」那時，遊行者須跋陀往烏玻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對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尊師！當遊行者的年長者、很老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講說時，這被我聽聞：『偶爾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就在今日後夜，沙門喬達摩將般涅槃，而我有這個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門喬達摩上是這樣淨信者：『沙門喬達摩能夠為我教導這樣的法，如是，我會捨斷這個疑惑法。』阿難尊師！願我得到沙門喬達摩的看見，那就好了！」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遊行者須跋陀說這個：「夠了！須跋陀道友！你不要煩擾如來，世尊已疲累。」第二次，遊行者須跋陀又.....（中略）。第三次，遊行者須跋陀又對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尊師！當遊行者的年長者、很老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講說時，這被我聽聞：『偶爾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就在今日後夜，沙門喬達摩將般涅槃，而我有這個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門喬達摩上是這樣淨信者：『沙門喬達摩能夠為我教導這樣的法，如是，我會捨斷這個疑惑法。』阿難尊師！願我得到沙門喬達摩的看見，那就好了！」第三次，尊者阿難又對遊行者須跋陀說這個：「夠了！須跋陀道友！不要煩擾如來，世尊已疲累。」(212)

世尊聽到尊者阿難與遊行者須跋陀一起的這個交談。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夠了！阿難！你不要阻擋須跋陀，令須跋陀得到世尊的看見，凡須跋陀將問我任何事，那全部都將問完全智能被期待的，非傷害能被期待的，而凡我將回答他詢問的，他都將急速地了知。」那時，尊者阿難對遊行者須跋陀說這個：「須跋陀道友！請你去，世尊允許你。」那時，遊行者須跋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須跋陀對世尊說這個：「喬達摩尊師！凡這些有團體的、有群眾的、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被眾人認定善的沙門婆羅門，即：富蘭那迦葉、末迦利瞿舍羅、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浮陀迦旃延、散惹耶毘羅梨子、尼乾陀若提子，他們對自己自稱的全部證知？全部都不證知？或者一些證知，一些不證知？」「夠了！須跋陀！別理會這個：『他們對自己自稱的全部證知？全部都不證知？或者一些證知，一些不證知？』」須跋陀！我將為你教導法，須跋陀！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遊行者須跋陀回答世尊。(213)

世尊說這個：「須跋陀！凡在法律中八支聖道不被發現，在那裡面，沙門不被發現；在那裡，第二沙門也不被發現；在那裡，第三沙門也不被發現；在那裡，第四沙門也不被發現。須跋陀！而凡在法律中八支聖道被發現，在那裡，沙門被發現；在那裡，第二沙門也被發現；在那裡，第三沙門也被發現；在那裡，第四沙門也被發現。須跋陀！在這法律中八支聖道被發現，這裡就有沙門；這裡有第二沙門；這裡有第三沙門；這裡有第四沙門，{異論者以其他諸沙門是空的}[其他異論者以諸沙門是空的]。須跋陀！而如果這些比丘正住，世間以阿羅漢們會是不空的。

須跋陀！年二十九，凡隨尋求什麼是善的我出家，

須跋陀！從那時出家的我，已超過五十年，

正理法的範圍實行者，從這裡外沒有沙門。

也沒有第二沙門，也沒有第三沙門，也沒有第四沙門，其他異論者以沙門是空的。須跋陀！而如果這些比丘正住，世間以阿羅漢們會是不空的。」(214)

在這麼說時，遊行須跋陀對世尊說這個：「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具足戒。」「須跋陀！凡先前為其他外道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別住四個月。經四個月後，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但個人差異由我發現。」「大德！如果先前為其他外道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者；希望受具足戒者別住四個月。經四個月後，發心的比丘們使之出家；使之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我將別住四年。經四年後，請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那樣的話，請你使須跋陀出家。」「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那時，遊行須跋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學友！是你們的利得，阿難學友！是你們的善得的：凡在這裡，在大師的面前以內住弟子之灌頂被灌頂。」遊行須跋陀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還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單獨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尊者須跋陀不久就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處[輪迴]的狀態。」然後尊者須跋陀成為眾阿羅漢之一，他是世尊最後的直接弟子。(215)

第五誦分[終了]。

如來最後的言語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阿難！又，你們會這麼想：『大師的教語已過去，我們沒有大師了。』阿難！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阿難！凡被我為你們教導、告知的法與律，那是我死後你們的大師。阿難！又，如現在，比丘們以學友之語互相稱呼，我死後不應該被這樣稱呼，阿難！較資淺的比丘應該被較資深的比丘以名字，或以姓氏，或以學友之語稱呼；較資深的比丘應該被較資淺的比丘稱呼『大德！』或『尊者！』阿難！我死後，當希望時，請僧團廢除諸小隨小學處，阿難！我死後，應該對闍陀比丘施與梵罰。」「大德！那麼，什麼是梵罰？」「阿難！闍陀比丘可以盡情說，他既不應該被比丘們講說，也不應該被教誡、不應該被訓誡。」(216)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又，某位比丘仍然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團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跡上會有懷疑或疑惑，比丘們！請你們問，你們不要以後成為後悔者：『我們的大師是面對者，我們沒能夠在世尊的面前反問。』」在這麼說時，那些比丘保持沈默。第二次，世尊又.....（中略）。第三次，世尊又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又，某位比丘仍然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團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跡上會有懷疑或疑惑，比丘們！請你們問，你們不要以後成為後悔者：『我們的大師是面對者，我們沒能夠在世尊的面前反問。』」第三次，那些比丘又保持沈默。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又，會有也以大師的敬重，你們不問，比丘們！也請同伴告知同伴。」

在這麼說時，那些比丘保持沈默。那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我是這樣淨信者：『在這個比丘僧團中，沒有一位比丘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團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跡上仍然有懷疑或疑惑。』」「阿難！你以淨信說，阿難！在這裡，如來就有智：在這個比丘僧團中，沒有一位比丘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團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跡上仍然有懷疑或疑惑。阿難！因為，這五百位比丘中，凡最低的比丘，他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AN.4.76](217)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SN.6.15]：「好了，比丘們！現在，我召喚你們：『諸行是消散法，你們應該以不放逸使[目標]完成。』這是如來最後的話。」(218)

般涅槃的談論

那時，世尊進入初禪，從初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進入空無邊處，從空無邊處等至出來後，進入識無邊處，從識無邊處等至出來後，進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等至出來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等至出來後，進入想受滅。

那時，尊者阿難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阿那律大德！世尊已般涅槃。」「阿難學友！世尊沒般涅槃，他已入想受滅。」

那時，世尊從想受滅等至出來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等至出來後，進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等至出來後，進入識無邊處，從識無邊處等至出來後，進入空無邊處，從空無邊處等至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初禪，從初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世尊直接(無間)地般涅槃。(219)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有恐怖的、共身毛豎立的大地震，且天鼓破裂。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梵王娑婆主說這個偈頌：

「全部都將捨棄：世間中生類對身體(集聚)，
於該處像這樣的大師，世間中無與倫比者，
得到力量的如來，正覺者已般涅槃。」(220)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天帝釋說這個偈頌：

「諸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的，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寂滅是樂。」(221)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尊者阿那律說這個偈頌：

「沒有入息出息，心已住立的像這樣者，
不動者發動寂滅後，凡命終的牟尼。
以不動搖的心，忍受痛苦(受)，
如燈火的熄滅，是心的解脫。」[≈Thag.104, 905-906偈](222)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尊者阿難說這個偈頌：

「那時是凡恐怖的，那時是身毛豎立的：

在具有一切殊勝行相的，正覺者般涅槃時。」(223)

在世尊般涅槃時，在那裡，凡那些未離貪的比丘，一些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但，凡那些已離貪的比丘，他們正知、具念地忍受：「諸行是無常的，在這裡，那如何可得。」(224)

那時，尊者阿那律召喚比丘們：「夠了，學友們！你們不要悲傷，你們不要悲泣，學友們！這被如來就事先告知，不是嗎：就與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學友們！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個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壞散之法，甚至那個如來的身體不要被破壞。』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們！天神們嫌責。」「大德！那麼，怎樣之類的天神們尊者阿那律作意？」

「阿難學友！有在虛空有地想的天神們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阿難學友！有在地上有地想的天神們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但，凡那些已離貪的天神們，他們正知、具念地忍受：『諸行是無常的，在這裡，那如何可得。』」那時，尊者阿那律與尊者阿難以法談度過那夜剩餘的。(225)

那時，尊者阿那律召喚尊者阿難：「阿難學友！請你去，進入拘尸那羅後，請你召喚拘尸那羅的末羅人：『襪謝德們！世尊已般涅槃，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尊者阿那律後，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自己為第二人進入拘尸那羅。當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在集會所已聚集。那時，尊者阿難去拘尸那羅末羅人的集會所。抵達後，召喚拘尸那羅的末羅人：「襪謝德們！世尊已般涅槃，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聽聞尊者阿難的這個言語後，末羅人、末羅人的兒子們、末羅人的媳婦們、末羅人的妻子們成為有痛苦的、不快樂的、具備心苦的，一些弄亂頭髮後號哭、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226)

佛遺體的供養

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命令男子們：「那樣的話，我說，請你們使尸那羅的香料花環與全部樂器聚集。」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拿取香料花環、全部樂器、五百套白布後，往烏玻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去見世尊遺體。抵達後，以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建造(做)著諸遮陽篷、準備著諸圓亭棚，度過一天。

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想這個：「使世尊的遺體火葬，今天是極不適時的，現在，我們將在明天使世尊的遺體火葬。」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以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建造著諸遮陽篷、準備著諸圓亭棚，又度過第二個白天.....又度過第三個白天.....又度過第四個白天.....又度過第五個白天.....又度過第六個白天。

那時，第七個白天，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想這個：「我們以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我們將向南邊搬運到城市的南邊後，向外面到城市外面，在南邊使世尊的遺體火葬。」(227)

當時，八位洗頭的、穿新衣的末羅人首領：「我們將舉起世尊的遺體。」他們不能夠舉起。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阿那律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以那個，這八位洗頭的、穿新衣的末羅人首領：『我們將舉起世尊的遺體。』他們不能夠舉起？」「襪謝德們！你們的意圖是一種，天神們的意圖是另一種。」「大德！那麼，天神們的意圖是什麼？」「襪謝德們！你們的意圖是：『我們以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我們將向南邊搬運到城市的南邊後，向外面到城市外面，在南邊使世尊的遺體火葬。』天神們的意圖是：『我們以天的舞蹈、歌唱、奏樂、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我們將向北邊搬運到城市的北邊、經北門使進入城市、向中央搬運到城的中央、經東門出城市後，在城市的東邊，名叫繫冠，末羅人的塔廟，在那裡，使世尊的遺體火葬。』」「大德！令如天神們的意圖那樣。」(228)

當時，拘尸那羅之所及，間隙、下水道、垃圾堆，被落下的曼陀羅花以深及膝高範圍散布。那時，天神們與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以天的與人的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遺體，向北邊搬運到城市的北邊、經北門使進入城市、向中央搬運到城的中央、經東門出城市後，在城市的東邊，名叫繫冠，末羅人的塔廟，在那裡，放下世尊的遺體。(229)

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對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大德！如何在世尊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襪謝德們！如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這樣，在如來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阿難大德！那麼，如何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襪謝德們！以新的布包捲轉輪王的遺體，以新的布包捲後，以起絨毛的綿包捲，以起絨毛的棉包捲後，以新的衣服包捲，以這個方法成對地包捲轉輪王的遺體五百次後，放入鐵油槽中、以另一個鐵槽使包覆、製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後，使轉輪王的遺體火葬，在十字路口建轉輪王的塔。襪謝德們！這樣，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襪謝德們！如在轉輪王的遺體上行動，這樣，在如來的遺體上應該被行動。襪謝德們！在十字路口如來的塔應該被建，在那裡，凡將獻上花環或香料或香粉，或將問訊，或將使心明淨，那個將對他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命令男子們：「那樣的話，我說，請你們使尸那羅的起絨毛的綿聚集。」

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以新的布包捲世尊的遺體，以新的布包捲後，起絨毛的綿包捲，以起絨毛的綿包捲後，以新的布包捲.....以這個方法成對地包捲世尊的遺體五百次後，放進鐵油槽、以另一個鐵槽使包覆、製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後，使世尊的遺體登上火葬用柴堆。(230)

大迦葉上座的事

當時，尊者大迦葉與大比丘僧團約五百位比丘一起是從波婆城到拘尸那羅旅途道路行走者。那時，尊者大迦葉離開道路後，坐在某棵樹下。當時，某位邪命外道拿曼陀羅

花後，是從拘尸那羅到波婆城旅途道路行走者。尊者大迦葉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那位邪命外道。看見後，對那位邪命外道說這個：「道友！是否你知道我們的大師？」「是的，道友！我知道，今天，沙門喬達摩已般涅槃七天，這個曼陀羅花被我從那裡拿取。」在那裡，凡那些未離貪的比丘，一些伸出手臂後號哭，如腳被切斷地倒下打滾：「世尊太快地將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將般涅槃，世間之眼太快地將消失。」但，凡那些已離貪的比丘，他們正知、具念地忍受：「諸行是無常的，在這裡，那如何可得。」(231)

當時，名叫善吉祥的年老出家者坐在那個群眾中。那時，善吉祥年老出家者對那些比丘說這個：「夠了，學友們！你們不要悲傷，你們不要悲泣，我們比那位大沙門已善解脫，我們被逼苦惱：『這被適合你們，這不被適合你們。』然而，現在，我們將做凡我們將想要；我們將不作凡我們將不想要。」那時，尊者大迦葉召喚比丘們：「夠了，學友們！你們不要悲傷，你們不要悲泣，學友們！這被如來就事先告知，不是嗎：就與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學友們！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個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壞散之法，甚至那個如來的身體不要被破壞。』這不存在可能性。」(232)

當時，四位洗頭的、穿新衣的末羅人首領：「我們將點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他們不能夠點燃。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阿那律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以那個這四位洗頭的、穿新衣的末羅人首領：『我們將點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他們不能夠點燃？」「禰謝德們！天神們的意圖是另一種。」「大德！那麼，天神們的意圖是什麼？」「禰謝德們！天神們的意圖是：『這位尊者大迦葉與大比丘僧團約五百位比丘一起是從波婆城到拘尸那羅旅途道路行走者，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將不完全燃燒，直到尊者大迦葉以頭禮拜世尊的足為止。』」「大德！令如天神們的意圖那樣。」(233)

那時，尊者大迦葉前往拘尸那羅名叫繫冠的末羅人塔廟，去世尊的火葬用柴堆。抵達後，置(作)衣服到一邊肩膀、合掌鞠躬、作右繞火葬用柴堆三次後，以頭禮拜世尊的足。那五百位比丘也置衣服到一邊肩膀、合掌鞠躬、作右繞火葬用柴堆三次後，以頭禮拜世尊的足。還有，在被尊者大迦葉與那五百位比丘禮拜時，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就自己被點燃。(234)

當世尊的遺體燃燒時，凡「外皮」，或「皮膚」，或「肉」，或「筋腱」，或「關節液」，既沒有灰被看到，也沒有灰末，只諸遺骨被留下。猶如當酥或油燃燒時，既沒有灰被看到，也沒有灰末。同樣的，當世尊的遺體燃燒時，凡「外皮」，或「皮膚」，或「肉」，或「筋腱」，或「關節液」，既沒有灰被看到，也沒有灰末，只諸遺骨被留下。還有，那五百套布只有二塊布沒被燃燒：凡最內部的與凡外面的。在世尊的遺體已被燃燒時，從空中出現水流後，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滅；也從沙羅樹湧現水後，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滅；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也以一切香水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滅。那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對世尊的遺骨在集會所處建造(作)矛柵欄後，使弓柵欄包圍後，以舞蹈、歌唱、奏樂、花環、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七天。(235)

遺骨的分配

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也是剎帝利，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毘舍離的離車族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毘舍離的離車族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們也是剎帝利，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住在迦毘羅衛的釋迦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迦毘羅衛的釋迦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我們的最上的親族，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阿勒葛玻的布勒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阿勒葛玻的布勒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們也是剎帝利，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辣麼村的拘利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羅摩村的拘利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們也是剎帝利，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毘留提的婆羅門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毘留提的婆羅門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也是婆羅門，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波婆城的末羅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波婆城的末羅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們也是剎帝利，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

在這麼說時，拘尸那羅的末羅人對那些群眾說這個：「世尊在我們的村落土地般涅槃，我們將不給與世尊遺骨的分配。」(236)

在這麼說時，兜那婆羅門對那些群眾、團體說這個：

「請尊師們聽我一語，我們的佛陀有忍耐之語，

確實是不好的-凡對最上人的，遺骨在分配上如果有衝突。

尊師們！讓我們就全部和睦地、和合地，和諧地作八部分，

讓在廣泛的四方有塔，眾人是有眼者的淨信者。」(237)

「婆羅門！那樣的話，就請你區分世尊遺骨為八等份。」「是的，先生！」兜那婆羅門回答那些群眾、團體後，區分世尊遺骨為八等份後，對那些群眾、團體說這個：「請尊師們給與我這個[裝世尊遺骨的]容器，我也將作容器的塔與祭祀。」他們給與兜那婆羅門容器。

胡椒林的摩利亞人聽聞：「聽說世尊在拘尸那羅已般涅槃。」那時，胡椒林的摩利亞人對拘尸那羅的末羅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剎帝利，我們也是剎帝利，我們也值得世尊遺骨的分配，我們也將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沒有世尊遺骨的分配，世尊遺骨已區分，請你們從這裡帶走炭火。」他們從那裡帶走炭火。(238)

遺骨塔的供養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在王舍城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毘舍離的離車族人也在毘舍離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住在迦毘羅衛的釋迦人也在迦毘羅衛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阿勒葛玻的布勒人也在阿勒葛玻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辣麼村的拘利人也在辣麼村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毘留提的婆羅門也在毘留提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波婆城的末羅人也在波婆城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拘尸那羅的末羅人也在拘尸那羅作世尊遺骨的塔與祭祀；兜那婆羅門也作容器的塔與祭祀；胡椒林的摩利亞人也在胡椒林作炭火的塔與祭祀。像這樣，有八個遺骨塔，第九為容器塔，第十為炭火塔，從前，這是這樣的。」(239)

「八桶有眼者的遺骨，七桶在瞻部洲使祭祀，
一桶殊勝最上人的，在辣麼村被龍王祭祀。
一顆牙齒被三十三天祭祀，又一顆在健陀羅城使祭祀，
再一顆在迦陵伽王的領土，又一顆龍王使祭祀。
這個大地就以它的光輝，大地被最勝的供物裝飾，
這樣這位有眼者的遺骨，被一一恭敬者善恭敬。
被天王、龍王、人王祭祀，就像這樣被人間最上的王祭祀，
得到後請你們合掌後禮拜他，佛陀確實是百劫難得的。」

「四十顆平整的牙齒，頭髮與體毛全部，
天神們帶走一顆，鐵圍山的相傳。」(240)

般涅槃大經第三終了。

DN 17/DN.17 大善見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羅的烏玻瓦達那，末羅的沙羅樹林雙沙羅樹中間，在般涅槃時。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世尊不要在這個小的小城市、貧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衛城、娑羅多城、憍賞彌、波羅奈城，請世尊在那裡般涅槃。在那裡，有許多在如來上極淨信的大財富剎帝利們、大財富婆羅門們、大財富屋主們，他們將作如來的遺體供養。」(241)

「阿難！你不要這麼說，阿難！你不要這麼說：『小的小城市、貧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

咕薩瓦帝王都

阿難！從前，名叫大善見王是剎帝利灌頂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阿難！大善見王的王都是這個拘尸那羅，名叫咕薩瓦帝，東西有十二由旬長，南北有七由旬寬。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阿難！猶如名叫阿勒葛曼大天神們的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同樣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日夜未被十種聲音遠離，即：象聲、馬聲、車聲、大鼓聲、小鼓聲、琵琶琴聲、歌聲、法螺聲、鐃鈸聲、手銅鑼聲，『請你吃、請你喝、請你嚼。』為第十種聲音。[DN.16, 210段]

阿難！咕薩瓦帝王都被七面城牆圍繞：城牆一面是金製的，一面是銀製的，一面是琉璃製的，一面是水晶製的，一面是紅寶石製的，一面是琥珀製的，一面全是寶物製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有四種容色的大門：一個門是金製的，一個是銀製的，一個是琉璃的，一個是水晶製的，在每個門處被埋入七根三人的肢體三人的身高埋入的、高十二人的身高的石柱：石柱一根是金製的，一根是銀製的，一根是琉璃製的，一根是水晶製的，一根是紅寶石製的，一根是琥珀製的，一根全是寶物製的。阿難！咕薩瓦帝王都被七棕櫚樹列圍繞：棕櫚樹列一列是金製的，一列是銀製的，一列是琉璃製的，一列是水晶製的，一列是紅寶石製的，一列是琥珀製的，一列全是寶物製的。金製的棕櫚樹有金製的樹幹，銀製的葉子與果實；銀製的棕櫚樹有銀製的樹幹，金製的葉子與果實；琉璃製的棕櫚樹有琉璃製的樹幹，水晶製的葉子與果實；水晶製的棕櫚樹有水晶製的樹幹，琉璃製的葉子與果實；紅寶石製的棕櫚樹有紅寶石製的樹幹，琥珀製的葉子與果實；琥珀製的棕櫚樹有琥珀製的樹幹，紅寶石製的葉子與果實；全是寶物製的棕櫚樹有全是寶物製的樹幹，全是寶物製的葉子與果實。阿難！又，當棕櫚樹列被風吹時，它們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猶如被善訓練者善彈奏、

被非常有技術者打擊五種樂器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樣的，阿難！當棕櫚樹列被風吹時，它們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又，凡那時在咕薩瓦帝王都中是賭博者、酒醉如泥者、酒鬼，當那些棕櫚樹列被風動時，他們以聲音自娛。(242)

輪寶

阿難！大善見王具備七寶與四種成就，哪七個？阿難！這裡，當大善見王在十五那個布薩日洗頭，到布薩的殊勝高樓上層時，千輻的、有外輪圈的、有輪轂的、全部行相完備的天之輪寶出現。看見後，大善見王想這個：『而這被我聽聞：「凡當剎帝利灌頂王在十五那個布薩日洗頭，到布薩的殊勝高樓上層時，千輻的、有外輪圈的、有輪轂的、全部行相完備的天之輪寶出現，他是轉輪王。」我會是轉輪王嗎？』(243)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從座位起來、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以左手拿起水罐後，以右手灑輪寶：『請輪寶尊師轉起，請輪寶尊師征服。』阿難！那時，那個輪寶對東方轉起，大善見王與四種軍一起隨後。阿難！又，凡輪寶停住處，在那裡，大善見王與四種軍來到停留。阿難！又，凡東方的敵對國王們，那些國王來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大王！請你來！大王！歡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請你教誡。』大善見王這麼說：『生命不應該被殺，未給與的不應該被取，邪淫不應該被行，虛妄不應該被說，酒不應該被飲，以及請你們如應該吃的吃。』阿難！又，凡東方的敵對國王們，他們成為大善見王的小王(跟隨者)。阿難！那時，那個輪寶進入東方的海後，出來後，對南方轉起.....(中略)進入南方的海後，出來後，對西方轉起.....進入西方的海後，出來後，對北方轉起，大善見王與四種軍一起隨後。阿難！又，凡輪寶停住處，在那裡，大善見王與四種軍來到停留。阿難！又，凡北方的敵對國王們，那些國王來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大王！請你來！大王！歡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請你教誡。』大善見王這麼說：『生命不應該被殺，未給與的不應該被取，邪淫不應該被行，虛妄不應該被說，酒不應該被飲，以及請你們如應該吃的吃。』阿難！又，凡北方的敵對國王們，他們成為大善見王的小王。(244)

阿難！那時，那個輪寶征服海洋為邊界的土地後，就回到咕薩瓦帝王都後，看起來像輪軸般住立在大善見王的內宮門上，美化著大善見王的內宮門。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輪寶出現。(245)

象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象寶出現：是全白的、七處齊整的、有神通的、空中行走的，名叫布薩的象王。看見牠後，大善見王心歡喜：『先生！確實是善的象騎，如果來到調御。』阿難！那時，那頭象寶就猶如長時間善遍調御的賢駿象，就這樣來到調御。阿難！從前，就對那頭象寶考察的大善見王午前時登上後，訪問海洋為邊界的土地後，就回到咕薩瓦帝王都後用早餐。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象寶出現。(246)

馬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馬寶出現：全白的、黑色頭的、毛如文闍草的、有神通的、空中行走的、名叫雷雲的馬王。看見牠後，大善見王心歡喜：『先生！確實是善的

馬騎，如果來到調御。』阿難！那時，那匹馬寶就猶如長時間善遍調御的賢駿馬，就這樣來到調御。阿難！從前，就對那匹馬寶考察的大善見王午前時登上後，訪問海洋為邊界的土地後，就回到咕薩瓦帝王都後用早餐。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馬寶出現。(247) 珠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珠寶出現，那是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清澈的、明淨的、不混濁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寶珠，阿難！又，那個珠寶的光明完全地遍滿一由旬。阿難！從前，就對那個珠寶考察的大善見王武裝四種軍後，使寶珠掛上旗頂後，在漆黑的夜晚出發。阿難！又，凡是各處村落，認為是『白天』的他們以那個光明從事諸工作。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珠寶出現。(248)

女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女寶出現：她是美麗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者、不過高者、不過矮者，不過瘦者、不過胖者，不過黑者、不過白者、超過人的美貌未達天的容色者。阿難！又，那位女寶有像這樣的身觸：就猶如綿絮或木棉絮。阿難！那女寶的肢體在熱天時是冷的，在冷天時是熱的。阿難！又，從那位女寶的身體散發檀香氣味，從嘴巴散發青蓮氣味。阿難！又，那位女寶是比大善見王先起床者、後就寢者、任何行為都順從者、合意行為者、可愛言語者。阿難！又，那位女寶不以意違犯大善見王，又從哪裡以身？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女寶出現。(249)

屋主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屋主寶出現，他業報所生的天眼出現，以那個看見有主人及無主人的伏藏，他去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陛下！請你成為放心的，我將為你作財物應作的事。』阿難！從前，就對那位屋主寶考察的大善見王登上船後，進入恒河河流中間後，對屋主寶說這個：『屋主！我以金幣黃金有需要。』『大王！那樣的話，令船靠一邊岸。』『屋主！就在這裡我以金幣黃金有需要。』阿難！那時，屋主寶以兩手伸入水中後，抓起滿壺的金幣黃金後，對大善見王說這個：『大王！這個程度足夠？大王！這個程度已做？大王！這個程度已供養？』大善見王這麼說：『屋主！這個程度足夠，屋主！這個程度已做，屋主！這個程度已供養。』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屋主寶出現。(250)

主兵臣寶

再者，阿難！大善見王的主兵臣寶出現：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是對大善見王使應該被接近者能被接近的、不應該被接近者不能被接近的、應該被停留者能被停留的有能力者。他去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陛下！請你成為放心的，我將教誡。』阿難！大善見王像這樣的主兵臣寶出現。

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七寶。(251)

具備四種成就

阿難！大善見王具備四種成就，哪四種成就呢？阿難！這裡，大善見王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者，超過其它人。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第一種成就。

再者，阿難！這裡，大善見王是長壽者、久住者，超過其它人。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第二種成就。

再者，阿難！這裡，大善見王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備等熟力的消化力：不過寒的、不過熱的，超過其它人。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第三種成就。

再者，阿難！這裡，大善見王是婆羅門與屋主們的可愛者、合意者，阿難！猶如父親是兒子們的可愛者、合意者。同樣的，阿難！大善見王是婆羅門與屋主們的可愛者、合意者。阿難！婆羅門與屋主們也是大善見王的可愛者、合意者，阿難！猶如兒子們也是父親的可愛者、合意者。同樣的，阿難！婆羅門與屋主們也是大善見王的可愛者、合意者。阿難！從前，大善見王與四種軍出發到遊樂園，阿難！那時，婆羅門與屋主們去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陛下！請你不急地走，讓我們更久地看你。』阿難！大善見王也召喚御車手：『御車手！請你不急地發出車，如是，讓我更久地看婆羅門與屋主們。』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第四種成就。阿難！大善見王具備這四種成就。(252)

達摩宮殿的蓮花池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這些棕櫚樹中間的每一百弓處建造一個蓮花池。』

阿難！大善見王在這些棕櫚樹中間的每一百弓處建造了一個蓮花池。阿難！又，那些蓮花池被四種容色的瓷磚堆積：瓷磚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

阿難！又，在那些蓮花池中，每個有四個四種容色梯子：梯子一個是金製的，一個是銀製的，一個是琉璃製的，一個是水晶製的。金製的梯子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小門)與頂板(笠木)；銀製的梯子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琉璃製的梯子有琉璃製的杆，水晶製的橫桿與頂板；水晶製的梯子有水晶製的杆，琉璃製的橫桿與頂板。阿難！又，那些蓮花池被二種欄杆圍繞，欄杆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金製的欄杆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欄杆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這些蓮花池中使像這樣的花鬘種植：青蓮、赤蓮、黃蓮、白蓮，是所有季節的、對所有人容易接近的。』阿難！大善見王在那些蓮花池中使像這樣的花鬘種植：青蓮、赤蓮、黃蓮、白蓮，是所有季節的、所有人容易接近的。(253)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這些蓮花池畔使男浴僕設立，凡每位來的人將使沐浴。』阿難！大善見王在那些蓮花池畔使男浴僕設立，凡每位來的人使沐浴。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這些蓮花池畔使像這樣的布施提供：需要食物者的食物、需要飲料者的飲料、需要衣服者的衣服、需要車乘者的車乘、需要臥具者的臥具、需要女子者的女子、需要金條者的金條、需要黃金者的黃金。』阿難！大善見王在那些蓮花池畔使像這樣的布施提供：需要食物者的食物、需要飲料者的飲料、需要衣服者的衣服、需要車乘者的車乘、需要臥具者的臥具、需要女子者的女子、需要金條者的金條、需要黃金者的黃金。(254)

阿難！那時，婆羅門與屋主們取很多財產(自己的所有物)、去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陛下！這很多財產就指定陛下被運來，請陛下領受它。』『夠了！先生！這裡，我的這很多財產被如法稅收準備，讓那個是你們的，以及請你們從這裡帶走更多的。』他們被國王拒絕，到一旁後，這麼計劃：『這對我們是不適當的：凡我們的這些財產應該就再帶回自己家，讓我們為大善見王建築住處。』他們去見大善見王後這麼說：『陛下！我們將要為你建築住處。』阿難！大善見王以沈默狀態同意。(255)

阿難！那時，天帝釋以心了知大善見王心中的深思後，召喚工藝天天子：『來！親愛的工藝天！請你為大善見王建築名叫達摩宮殿住處。』『是的，你的[話]是吉祥的。』阿難！那時，工藝天天子回答天帝釋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現在大善見王的面前。阿難！那時，工藝天天子對大善見王說這個：『陛下！我將要為你建築名叫達摩宮殿住處。』阿難！大善見王以沈默狀態同意。

阿難！工藝天天子為大善見王建築名叫達摩宮殿住處。阿難！達摩宮殿東西長有一由旬，南北寬有半由旬。阿難！達摩宮殿的基礎高有三人的身高，被四種容色的瓷磚堆積：瓷磚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

阿難！達摩宮殿有八萬四千支四種容色柱子：柱子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阿難！達摩宮殿被四種容色板鋪設：板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

阿難！達摩宮殿有二十四個四種容色梯子：梯子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金製的梯子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梯子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琉璃製的梯子有琉璃製的杆，水晶製的橫桿與頂板；水晶製的梯子有水晶製的杆，琉璃製的橫桿與頂板。

阿難！達摩宮殿有八萬四千個四種容色樓閣：樓閣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金製的樓閣被設置銀製的床座；銀製的樓閣被設置金製的床座；琉璃製的樓閣被設置水晶製的床座；水晶製的樓閣被設置琉璃製的床座。金製的樓閣在入口(門)處被住立一棵銀製的棕櫚樹，它有銀製的樹幹，金製的葉子與果實；銀製的樓閣在入口處被住立一棵金製的棕櫚樹，它有金製的樹幹，銀製的葉子與果實；琉璃製的樓閣在入口處被住立一棵水晶製的棕櫚樹，它有水晶製的樹幹，琉璃製的葉子與果實；水晶製的樓閣在入口處被住立一棵琉璃製的棕櫚樹，它有琉璃製的樹幹，水晶製的葉子與果實。(256)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大陣列重閣入口處建築全部金製的棕櫚樹林，我將為了白天的住處坐下。』阿難！大善見王在大陣列重閣入口處建築全部金製的棕櫚樹林，於該處為了白天的住處坐下。阿難！達摩宮殿被兩道欄杆圍繞，一道欄杆是金製的；一道欄杆是銀製的。金製的欄杆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欄杆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257)

阿難！達摩宮殿被兩道鈴噹網圍繞，網一道是金製的；一道是銀製的。金製的網有銀製的鈴噹；銀製的網有金製的鈴噹。阿難！又，當鈴噹網被風吹動時，它們的聲音是

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猶如被善訓練者善彈奏、被非常有技術者打擊五種樂器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樣的，阿難！當鈴噹網被風吹動時，它們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又，凡那時在咕薩瓦帝王都中是賭博者、酒醉如泥者、酒鬼，當那些鈴噹網被風動時，他們以聲音自娛。阿難！又，完成的達摩宮殿是難看見的，對眼睛炫目。阿難！猶如在雨季的最後一個月，在秋天季節晴朗無雲的天空，當太陽上升到天空時，是難看見的，對眼睛炫目。同樣的，阿難！達摩宮殿是難看見的，對眼睛炫目。(258)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讓我在達摩宮殿前面建築名叫達摩的蓮花池。』阿難！大善見王在達摩宮殿前面建築名叫達摩的蓮花池。阿難！達摩蓮花池東西長有一由旬，南北寬有半由旬。阿難！達摩蓮花池被四種容色的瓷磚堆積：瓷磚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

阿難！達摩蓮花池有二十四個四種容色梯子：梯子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一種是琉璃製的，一種是水晶製的。金製的梯子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梯子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琉璃製的梯子有琉璃製的杆，水晶製的橫桿與頂板；水晶製的梯子有水晶製的杆，琉璃製的橫桿與頂板。

阿難！達摩蓮花池有二種欄杆，欄杆一種是金製的，一種是銀製的，金製的欄杆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欄杆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阿難！達摩蓮花池被兩道欄杆圍繞，欄杆一道是金製的；一道是銀製的。金製的欄杆有金製的杆，銀製的橫桿與頂板；銀製的欄杆有銀製的杆，金製的橫桿與頂板。

阿難！達摩蓮花池被七排棕櫚樹列圍繞：棕櫚樹列一列是金製的，一列是銀製的，一列是琉璃製的，一列是水晶製的，一列是紅寶石製的，一列是琥珀製的，一列全是寶物製的。金製的棕櫚樹有金製的樹幹，銀製的葉子與果實；銀製的棕櫚樹有銀製的樹幹，金製的葉子與果實；琉璃製的棕櫚樹有琉璃製的樹幹，水晶製的葉子與果實；水晶製的棕櫚樹有水晶製的樹幹，琉璃製的葉子與果實；紅寶石製的棕櫚樹有紅寶石製的樹幹，琥珀製的葉子與果實；琥珀製的棕櫚樹有琥珀製的樹幹，紅寶石製的葉子與果實；全是寶物製的棕櫚樹有全是寶物製的樹幹，全是寶物製的葉子與果實。阿難！又，當棕櫚樹列被風吹時，它們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猶如被善訓練者善彈奏、被非常有技術者打擊五種樂器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樣的，阿難！當棕櫚樹列被風吹時，它們的聲音是悅耳的、誘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難！又，當時，凡在咕薩瓦帝王都中的暴惡人都變得沈醉、渴望，他們都被那棕櫚樹列被風吹的聲音服侍。

阿難！又，在達摩宮殿完成與達摩蓮花池完成時，大善見王凡在那時被尊敬的沙門中的沙門們或被尊敬的婆羅門中的婆羅門們，以一切諸欲使他們滿足後，[他]登上達摩宮殿。(259)

初誦分[終了]
禪的到達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我的什麼業的果，什麼業的果報，以那個，現在這個我有這樣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呢？』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這裡，我的三種業的果，三種業的果報，以那個，現在這個我有這樣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即：布施、調御、抑制。』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去大陣列重閣。抵達後，站在大陣列重閣入口處吟出優陀那：『欲尋！請你停止，惡意尋！請你停止，加害尋！請你停止，欲尋只這個程度，惡意尋只這個程度，加害尋只這個程度。』(260)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進入大陣列重閣後，在金製的床座上坐下，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261)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離開大陣列重閣後，進入金製的樓閣後，在銀製的床座上坐下，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262)

八萬四千城市

阿難！大善見王有八萬四千城市，咕薩瓦帝王都為上首；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八萬四千床座：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八萬四千輛車，獅子皮圍繞，老虎皮圍繞，豹皮圍繞，黃毛毯圍繞，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最勝車為上首；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八萬四千位女人，善吉祥皇后為上首；八萬四千屋主，屋主寶為上首；八萬四千剎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八萬四千頭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八萬四千俱胝[SN.22.96]衣服：精緻的木綿衣、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阿難！大善見王有)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養食物被帶來。(263)

阿難！當時，大善見王的八萬四千頭象傍晚與清晨來伺候。阿難！那時，大善見王想這個：『我的這八萬四千頭象傍晚與清晨來伺候，如果經過每一百年讓四萬二千頭象來伺候一次如何？』阿難！那時，大善見王召喚主兵臣寶：『親愛的主兵臣寶！我的這八萬四千頭象傍晚與清晨來伺候，親愛的主兵臣寶！那樣的話，經過每一百年令四萬二

千頭象來伺候一次。』『是的，陛下！』阿難！主兵臣寶回答大善見王。阿難！那時，大善見王過些時候經過每一百年四萬二千頭象來伺候一次。(264)

善吉祥皇后的到來

阿難！那時，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善吉祥皇后想這個：『大善見王被我長久[前]看見，讓我為了大善見王的看見前往。』阿難！那時，善吉祥皇后召喚後宮婦們：『來！請你們洗頭，穿上黃衣，大善見王被我們長久[前]看見，我們將為了為了大善見王的看見前往。』『是的，主人！』阿難！後宮婦們回答善吉祥皇后後，洗頭，穿上黃衣後，去見善吉祥皇后。阿難！那時，善吉祥皇后召喚主兵臣寶：『親愛的主兵臣寶！請你準備四種軍，大善見王被我們長久[前]看見，我們將為了為了大善見王的看見前往。』『是的，皇后！』阿難！主兵臣寶回答善吉祥皇后後，使四種軍準備後，回報善吉祥皇后：『皇后！四種軍已準備好，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阿難！那時，善吉祥皇后與四種軍、宮婦們一起去達摩宮殿。抵達達摩宮殿後，登上大陣列重閣後往陣列重閣。抵達後，抓住大陣列重閣的門柱後站立。阿難！那時，大善見王聽到聲音後：『為什麼有像大人羣的聲音呢？』當從大陣列重閣出去時，看見抓住大陣列重閣的門柱後站立的善吉祥皇后。看見後，對善吉祥皇后說這個：『皇后！就站在這裡，不要進來。』阿難！那時，大善見王召喚某位男子：『喂！來！男子！從大陣列重閣取出金製的床座後，請你設置在全金製的棕櫚樹林中。』『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大善見王後，從大陣列重閣取出金製的床座後，設置在全金製的棕櫚樹林中。阿難！那時，大善見王[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265)

阿難！那時，善吉祥皇后想這個：『大善見王的諸根是明淨的，膚色是遍純淨的、皎潔的，大善見王不要就命終。』對大善見王說這個：『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城市，咕薩瓦帝王都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床座：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輛車，獅子皮圍繞，老虎皮圍繞，豹皮圍繞，黃毛毯圍繞，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最勝車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位女人，女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屋主，屋主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剎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

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俱胝衣服：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木綿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精緻的木綿衣，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養食物被帶來，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請你作期待。』(266)

阿難！在這麼說時，大善見王對善吉祥皇后說這個：『皇后！你對我長久地以想要的、所愛的、可愛的、合意的實行，然而，在最後時，你對我以不想要的、非所愛的、不可愛的、不合意的實行。』『陛下！那樣的話，我對你怎樣實行？』『皇后！請你對我這樣實行：「陛下！與就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陛下！你不要有期待地命終。有期待的命終是苦的，且有期待的命終是被呵責的。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城市，咕薩瓦帝王都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床座：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輛車，獅子皮圍繞，老虎皮圍繞，豹皮圍繞，黃毛毯圍繞，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最勝車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位女人，女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屋主，屋主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剎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俱胝衣服：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木綿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精緻的木綿衣，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養食物被帶來，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267)

阿難！在這麼說時，善吉祥皇后哭泣、流淚。阿難！那時，善吉祥皇后擦去眼淚後，對大善見王說這個：『陛下！與就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陛下！你不要有期待地命終。有期待的命終是苦的，且有期待的命終是被呵責的。陛下！你的

這八萬四千城市，咕薩瓦帝王都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床座：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輛車，獅子皮圍繞，老虎皮圍繞，豹皮圍繞，黃毛毯圍繞，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最勝車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位女人，女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屋主，屋主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刹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頭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俱胝衣服：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木綿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精緻的木綿衣，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這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養食物被帶來，陛下！在這裡，請你在生命上捨斷意欲，請你不要作期待。』(268)

梵天世界的到達

阿難！那時，大善見王不久就命終。阿難！猶如已食美食的屋主或屋主的兒子有餐後的睡意。同樣的，阿難！大善見王有瀕死的感受。阿難！已命終的大善見王往生善趣的梵天世界。阿難！大善見王玩八萬四千年男童遊戲，使做八萬四千年副王位[MN.83]，使做八萬四千年王位，在達摩宮殿在家行梵行八萬四千年，修習四梵住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成為到達梵天世界者。(269)

又，你會這麼想：『那時的大善見王是別人。』阿難！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我是那時的大善見王。我的這八萬四千城市，咕薩瓦帝王都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床座：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羊皮覆蓋的、有頂篷的，兩端有紅色枕墊；我的這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輛車，獅子皮圍繞，老虎皮圍繞，豹皮圍繞，黃毛毯圍繞，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

的，最勝車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位女人，女寶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屋主，屋主寶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剎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我的這八萬四千頭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我的這八萬四千俱胝衣服：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木綿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精緻的木綿衣；我的這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養食物被帶來。(270)

阿難！然而那些八萬四千城市中，那時我只住一個城市，即：咕薩瓦帝王都；而那些八萬四千宮殿中，那時我只住一個宮殿，即：達摩宮殿；而那些八萬四千重閣中，那時我只住一個重閣，即：大陣列重閣；而那些八萬四千床座中，那時我只住一個床座，即：金製的、銀製的、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而那些八萬四千頭象中，那時我只登上一頭象，即：布薩象王；而那些八萬四千匹馬中，那時我只登上一匹馬，即：雷雲馬王；而那些八萬四千輛馬車中，那時我只登上一輛馬車，即：最勝車；而那些八萬四千位女人中，那時只有一位女人侍候我，即：或剎帝利女，或毘舍女；而那些八萬四千俱胝衣服中，那時我只穿一套衣服，即：或精緻的亞麻衣，或精緻的絲綢衣，或精緻的毛衣，或精緻的木綿衣；而那些八萬四千鍋煮好的食物中，只有那一鍋煮好的食物，從那裡我吃最多一拿哩的飯與放進那個的咖哩。(271)

阿難！看！那一切諸行已過去；已被滅；已變易。阿難！諸行是這麼無常的；阿難！諸行是這麼不堅固的；阿難！諸行是這麼不安的。阿難！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離染，足以解脫。

阿難！又，我記得(證知)在這個地方已放下遺體六次，而當就成為那位如法的法王、四端邊征服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的轉輪王時，這是第七次遺體的放下。阿難！又，我不見那個地方：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間；在包括沙門婆羅門，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於該處如來會第八次放下遺體。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諸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的，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寂滅是樂。」[SN.1.11](272)

大善見經第四終了。

DN 18/DN.18 人牛王經

親戚村的記說等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中。

當時，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記說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在迦尸、憍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蹉、俱盧、般遮羅、麼佳(婆蹉)、蘇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裡，那位已往生在那裡：超過五十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九十多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五百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273)

親戚村的侍奉者聽聞：「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記說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蹉、俱盧、般遮羅、麼佳、蘇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裡，那位已往生在那裡：超過五十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九十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五百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因為那樣，親戚村的侍奉者們聽聞世尊的問題解答(記說)後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274)

尊者阿難聽聞：「世尊全面地記說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蹉、俱盧、般遮羅、麼佳、蘇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裡，那位已往生在那裡：超過五十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九十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五百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因為那樣，親戚村的侍奉者們聽聞世尊的問題解答後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275)

阿難的委婉話語

那時，尊者阿難想這個：「又，也有這些摩揭陀許多長期存在的，同時也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鴛伽、摩揭陀以鴛伽、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看起來像空無的。又，他們也是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已死去、已命終的他們沒被世尊記說，如果也有對他們的記說，那就好了！眾人明淨，從那裡，走到善趣。又，這位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也是如法法王，對婆羅門、屋主們、鎮民們連同地方住民們有利益者，人們確實也住於稱讚樣子的：『這

樣，那位如法法王使我們變得幸福後命終，這樣，我們在那位如法法王的王國中住於安樂。』又，他也是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人們確實也這麼說：『直到死時都對世尊稱讚樣子的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已命終。』已死去、已命終的他沒被世尊記說，如果也有對他們的記說，那就好了！眾人明淨，從那裡，走到善趣。又，世尊的正覺是在摩揭陀國。於該處：又，世尊的正覺是在摩揭陀國，在那種情況下，為什麼世尊對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們沒記說？又，如果世尊對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們沒記說，以那個，摩揭陀的侍奉者們是心悲慘的。以凡：又，摩揭陀的侍奉者們是心悲慘的，為什麼世尊沒記說他們？」(276)

這位尊者阿難一個人獨處思惟這個關於摩揭陀的侍奉者們後，在破曉時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被我聽聞：『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記說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蹉、俱盧、般遮羅、麼佳、蘇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裡，那位已往生在那裡：超過五十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九十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五百餘位親戚村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因為那樣，親戚村的侍奉者們聽聞世尊的問題解答後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大德！又，也有這些摩揭陀許多長期存在的，同時也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鳶伽、摩揭陀以鳶伽、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看起來像空無的。又，他們也是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已死去、已命終的他們沒被世尊記說，如果也有對他們的記說，那就好了！眾人明淨，從那裡，走到善趣。又，這位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也是如法法王，對婆羅門、屋主們、鎮民們連同地方住民們有利益者，人們確實也住於稱讚樣子的：『這樣，那位如法法王使我們變得幸福後命終，這樣，我們在那位如法法王的王國中住於安樂。』又，他也是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人們確實也這麼說：『直到死時都對世尊稱讚樣子的摩揭陀國斯尼耶頻毘沙羅王已命終。』已死去、已命終的他沒被世尊記說，如果也有對他們的記說，那就好了！眾人明淨，從那裡，走到善趣。又，世尊的正覺是在摩揭陀國。於該處：又，世尊的正覺是在摩揭陀國，在那種情況下，為什麼世尊對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們沒記說？又，如果世尊對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們沒記說，以那個，摩揭陀的侍奉者們是心悲慘的。以凡：又，摩揭陀的侍奉者們是心悲慘的，為什麼世尊沒記說他們？」這位尊者阿難在世尊的面前作關於摩揭陀侍奉者們委婉話語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277)

那時，在尊者阿難離開不久，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親戚村。在親戚村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洗腳、進入磚屋後，對關於摩揭陀的侍奉者們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我將要知道他們的

趣處、來世：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世尊看見摩揭陀的侍奉者們：「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那時，世尊傍晚時，從獨坐出來，從磚屋出去後，在住處陰影處設置的座位坐下。(278)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世尊能被看見寂靜的，世尊的臉色如輝耀：以諸根的明淨狀態。大德！世尊今日以寂靜的住處住嗎？」「阿難！就當你在我面前作關於摩揭陀的侍奉者們委婉話語後，從座位起來後已離開時，那個我就在親戚村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洗腳、進入磚屋中後，對關於摩揭陀的侍奉者們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在設置的座位坐下：『我將要知道他們的趣處、來世：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阿難！我看見摩揭陀的侍奉者們：『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279)

人牛王夜叉

阿難！那時，有隱沒的夜叉說出聲音：『世尊！我是人牛王，善逝！我是人牛王。』阿難！你記得(證知)以前曾聽過人牛王像這樣的名字嗎？」

「大德！我不記得在這之前聽過像這樣的名字，即：『人牛王』。大德！但，聽聞『人牛王』名字後，我的身毛豎立。大德！我想這個：『他當然將不是下級的夜叉，即：像這樣的名字被善安立者，即：人牛王。』」阿難！從聲音出現立即顯赫容色的夜叉出現在我的面前。又說出第二個聲音：『世尊！我是頻毘沙羅，善逝！我是頻毘沙羅。大德！這是第七次我往生毘沙門大王們的共住狀態，那個已從人間國王死沒的我能夠變成。

從這裡七從那裡七，十四輪迴，

我記得住處：之前我的已住之處。(280)

大德！我長時間是不墮惡趣者，我認知不墮惡趣的。又，我的希望是住立於斯陀含位。』『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不可思議，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未曾有：你說：「大德！我長時間是不墮惡趣者，我認知不墮惡趣的。」以及你說：「又，我的希望是住立於斯陀含位。」那麼，從哪個因由，尊者人牛王夜叉認知像這樣優勝特質的到達？』『世尊！非從你的教說之他處，善逝！非從你的教說之他處。大德！從我在世尊上有一向的極淨信以來，大德！自此以後，我長時間是不墮惡趣者，我認知不墮惡趣的。又，我的希望是住立於斯陀含位。大德！這裡，我正以某些應該被作的被毘沙門大王派遣到增長大王的面前，在途中看見世尊進入磚屋中後，對關於摩揭陀的侍奉者們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已坐下：「我將要知道他們的趣處、來世：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大德！又，這是非不可思議的：凡當毘沙門大王在那些群眾中說時，被在面前聽聞、被在面前領受：「那些尊師們的凡諸趣處、凡諸來世。」大德！我想這個：「我見世尊，以及我將告知世尊這件事。」大德！這是二個緣，為了見世尊前來。(281)

天神會堂

大德！在較早的幾天前，在十五那個布薩雨季開始的滿月夜晚，幾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眾在周邊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東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持國大王面向西坐下、在南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增長大王面向北坐下、在西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廣目大王面向東坐下、在北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毘沙門大王面向南坐下。大德！當幾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眾在周邊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座位上，這是他們的，然後，後面是我們的座位。大德！凡那些在世尊處行梵行後，最近往生三十三天身的天神們，他們以容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們更輝耀。因為那樣，確實，三十三天天神們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大德！那時，天帝釋知道三十三天天神們的淨信後，以這些偈頌隨喜：

「先生！天神們喜悅：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著新天神們：有美貌的、有名聲的，
在善逝處行梵行後，來到這裡者。
他們以容色名聲壽命，比其他天神更輝耀，
廣慧的弟子們，這裡來到殊勝。
看見這件事後歡喜：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為那樣，確實，三十三天天神們成為更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大德！那時，凡以事情天神們在善法堂集合共坐，思慮那個事情後，商議那個事情後，四大王在那個事情上有被說的言語，四大王在那個事情上也有被訓誨的言語，一一站立在自己的座位處沒離開：

「那些王有被說的言說，接受教誡後，
明淨意地寂靜地，站立在自己的座位處。」(282)

大德！那時，顯赫的光明被從北方生起，光出現：超過諸天眾的天威後。大德！那時，天帝釋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親愛的先生！如是諸相被看見：顯赫的光明生起，光出現，梵天將出現，因為這是梵天出現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出現。」

「如是諸相被看見，梵天將出現，
因為這是梵天的相，廣大的大光。」(283)

常童子的談論

大德！那時，三十三天天神們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作證)後，我們將走到那個。」四大王也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後，我們將走到那個。」聽聞這個後，三十三天天神們達到一致(一境)：「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後，我們將走到那個。」

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化作粗大的個體後出現。大德！又，凡梵天的自然容色，那個不能被到達到三十三天天神們的視野(眼路)。大德！當梵

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他以形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更輝耀。大德！猶如黃金的身體比人的身體更輝耀。同樣的，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他以形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更輝耀。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在那群天神中沒有任何天神問訊，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請，全部都保持沈默、合掌地盤腿而坐：「現在，凡天神們的床座他如果想要，梵王常童子將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

大德！又，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那位天神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大德！猶如剛剛被王位灌頂的剎帝利灌頂王，他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他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同樣的，大德！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那位天神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個體後，成為五髻童子形色後，對三十三天天神們顯現。他上升到虛空後，在虛空空間中盤腿而坐。大德！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在被善鋪設的床座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盤腿而坐。同樣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虛空、在虛空空間中盤腿而坐、知道三十三天天神的淨信後，以這些偈頌隨喜：

「先生！天神們喜悅：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著新天神們：有美貌的、有名聲的，

在善逝處行梵行後，來到這裡者。

他們以容色名聲壽命，比其他天神更輝耀，

廣慧的弟子們，這裡來到殊勝。

看見這件事後歡喜：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284)

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大德！當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時，聲音具備八支：明瞭的、能被識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簡潔的、不亂的、深沈的、宏亮的。大德！又，梵王常童子以聲音使群眾了知，且祂的聲音不出現在群眾的外部。大德！又，這樣，凡其聲音具備八支者，那被稱為「梵音」。

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化作三十三天個體、在三十三天天神們各自的床座上盤腿而坐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那位世尊是多麼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的行者，先生！因為，凡任何人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團、在諸戒上是完全的實行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一些往生他化自在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化樂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兜率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焰摩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忉利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凡使最低身完成者，他們使乾達婆身完成。」(285)

大德！梵王常童子說了這件事。大德！當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時，天神們都認為聲音：「凡這位是在我的床座上，那個這位僅一個說。」

在一個說時，全部化作的說，

在一個沈默地坐著時，他們全部成為沈默，
那時天神們認為：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凡這位是在我的床座上，那個這位僅一個說。

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以一個收集自己，以一個收集自己後，在天帝釋的床座上
盤腿而坐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286)

所修習的神足

「先生們！三十三天的天神怎麼想它：多麼被善告知：這四神足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神通的可能性，為了流出種種的神通，為了神通變化性告知，哪四個？先生！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意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先生！這是四神足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神通的可能性，為了流出種種的神通，為了神通變化性告知。

先生！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曾體驗各種神通種類，他們全部是以就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習、已自我多作；先生！又，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體驗各種神通種類，他們全部是以就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習、已自我多作；先生！又，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體驗各種神通種類，他們全部是以就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習、已自我多作。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也看見我這個像這樣的神通威力？」「是的，大梵王！」「先生！我也都是以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習、已自我多作，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大德！梵王常童子說了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287)

三種空間的到達

「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這三種空間的到達多麼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安樂的到達隨覺，哪三種？先生！這裡，某位住於被諸欲參雜，被諸惡不善法參雜。他過些時候聽聞聖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由於聖法的聽聞，如理的作意，法、隨法的實行，他住於不被諸欲參雜，不被諸惡不善法參雜。當他住於不被諸欲參雜，不被諸惡不善法參雜時，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猶如欣悅被喜悅產生。同樣的，先生！當他住於不被諸欲參雜，不被諸惡不善法參雜時，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這是第一種空間的到達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安樂的到達隨覺。

再者，先生！這裡，某位有未止息的粗身行，有未止息的粗語行，有未止息的粗心行。他過些時候聽聞聖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由於聖法的聽聞，如理的作意，法、隨法的實行，他的粗身行止息，粗語行止息，粗心行止息。以他的粗身行的止息，粗語行的止息，粗心行的止息，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猶如欣悅被喜悅產生。同樣的，先生！以他的粗身行的止息，粗語行的止息，粗心行的止息，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這是第二種空間的到達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安樂的到達隨覺。

再者，先生！這裡，某位不如實知道『這是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不如實知道『這是有罪過的；這是無罪過的，這是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不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下劣的；這是勝妙的，這是黑白有對比的。』他過些時候聽聞聖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由於聖法的聽聞，如理的作意，法、隨法的實行，他如實知道『這是善的』，如實知道『這是不善的』，如實知道『這是有罪過的；這是無罪過的，這是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不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下劣的；這是勝妙的，這是黑白有對比的。』當他這麼知、這麼見時，無明被捨斷，明生起。他的以無明的褪去，以明的生起，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猶如欣悅被喜悅產生。同樣的，先生！以無明的褪去，以明的生起，安樂生起，以安樂有更多的喜悅。先生！這是第三種空間的到達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安樂的到達隨覺。先生！這些是三種空間的到達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安樂的到達隨覺。」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288)

四念住

「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多麼被善告知：這四念住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善的證得告知，哪四個？先生！這裡，比丘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者在那裡完全入定，完全明淨。在那裡完全入定的、完全明淨的他在外部其他的身上使智見生起。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中略）在外部其他的諸受上使智見生起。在自身內的心上隨看心地住.....（中略）在外部其他的心上使智見生起。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地住者在那裡完全入定，完全明淨。在那裡完全入定的、完全明淨的他在外部其他的諸法上使智見生起。先生！這些是四念住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善的證得告知。」大德！梵王常童子說了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289)

七個定的資助

「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多麼被善告知：這七個定的資助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為了正定的遍修習，為了正定的圓滿告知，哪七個？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先生！凡被這七支準備的心一境性，先生！這被稱為聖正定的『有近因』及『有資糧』。先生！正見者的正志生起，正志者的正語生起，正語者的正業生起，正業者的正命生起，正命者的正精進生起，正精進者的正念生起，正念者的正定生起，正定者的正智生起，正智者的正解脫生起[MN.117]。先生！凡當正確說它時，應該說『被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開啟不死之門的』，那就是這個，當正確說時，應該說。先生！因為，被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開啟不死之門的。」

先生！凡任何在佛上具備不壞淨，在法上具備不壞淨，在僧團上具備不壞淨，在聖者喜愛的諸戒上具備不壞淨，以及凡這些化生者，被法教導者，超過二百四十萬摩揭陀

已死去、已命終的侍奉者，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甚至在這裡有斯陀含者。

{有}[而]這其他人，是我心(意)中的『福分者』，

我甚至不能夠計算：對妄語的愧。[SN.6.13]」(290)

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大德！當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時，毘沙門大王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甚至竟然將有像這樣偉大的大師、像這樣偉大的法之講述、像這樣偉大的特質之到達將被知道。」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以心了知毘沙門大王心中的深思後，對毘沙門大王說這個：「尊師！毘沙門大王怎麼想它：過去世也有像這樣偉大的大師、像這樣偉大的法之講述、像這樣偉大的特質之到達被知道；未來世也有像這樣偉大的大師、像這樣偉大的法之講述、像這樣偉大的特質之到達將被知道。」(291)

大德！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說這件事，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說這件事時，被毘沙門大王在面前聽聞、在面前領受，告知自己的群眾。』」

當毘沙門大王對自己的群眾說這件事時，被人牛王夜叉在面前聽聞、在面前領受，告知世尊。世尊在人牛王夜叉面前聽聞、在面前領受這件事後，且自己證知後告知尊者阿難。尊者阿難在世尊的面前聽聞、在面前領受這件事後，告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此，這個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292)

人牛王經第五終了。

DN 19/DN.19 大總管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乾達婆之子五髻使整個王舍城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乾達婆之子五髻對世尊說這個：「大德！凡被我在三十三天面前聽聞、領受，我告訴世尊那個。」世尊說：「五髻！請你訴我。」(293)

天神會堂

「大德！在較早的幾天前，在十五那個布薩自恣日的滿月夜晚，幾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眾在周邊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東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持國大王面向西坐下、在南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增長大王面向北坐下、在西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廣目大王面向東坐下、在北方處諸天置於前面後毘沙門大王面向南坐下。大德！當幾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眾在周邊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座位上，這是他們的，然後，後面是我們的座位。

大德！凡那些在世尊處行梵行後，最近往生三十三天身的天神們，他們以容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們更輝耀。因為那樣，確實，三十三天天神們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294)

大德！那時，天帝釋知道三十三天天神們的淨信後，以這些偈頌隨喜：

『先生！天神們喜悅：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著新天神們：有美貌的、有名聲的，

在善逝處行梵行後，來到這裡者。

他們以容色名聲壽命，比其他天神更輝耀，

廣慧的弟子們，這裡來到殊勝。

看見這件事後歡喜：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為那樣，確實，三十三天天神們成為更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295)

八種如實稱讚

大德！那時，天帝釋知道三十三天天神們的淨信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親愛的先生們！你們會想要聽對那位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嗎？』『親愛的先生！我們想要聽對那位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大德！那時，天帝釋對三十三天天神們陳述對世尊的八種如實的稱讚：『尊師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那位世尊是多麼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的行者。這樣

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的行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被那位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能引導的法的教導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這是有罪過的、這是無罪過的，這是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不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下劣的、這是勝妙的，這是黑白有對比的。」被善告知。這樣善的不善的、有罪過的無罪過的、應該被實行的不應該被實行的、下劣的勝妙的、黑白有對比的法的告知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導向涅槃道跡被那位世尊對弟子們善告知，涅槃與道跡會合。猶如恒河河水與耶牟那河河水會合、集合。同樣的，導向涅槃道跡被那位世尊對弟子們善告知，涅槃與道跡會合。這樣導向涅槃道跡的告知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確實，剎帝利們住於愛慕的形色之所及，那位世尊的利得已完成，名聲已完成，但那位世尊離憍慢地吃食物。這樣離憍慢吃食物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得到的同伴：對有學的行者們，同樣地對漏已滅盡者已完成者們，世尊不排除他們後，住於樂於單獨從事者。這樣樂於單獨從事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語者(如說者那樣行為者)；語如其行者，像這樣，行如其語；語如其行者。這樣法、隨法行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是度脫懷疑者、離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結意向者。這樣度脫懷疑者、離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結意向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296)

大德！天帝釋對三十三天天神們陳述這些對世尊的八種如實的稱讚。大德！聽聞對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後，因為那樣，確實，三十三天天神們成為更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大德！在那裡，一些天神這麼說：『啊！親愛的先生！願四位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生起)，以及教導法，就如世尊，那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一些天神這麼說：『親愛的先生！擱置四位遍正覺者，啊！親愛的先生！願三位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教導法，就如世尊，那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一些天神這麼說：『親愛的先生！擱置三位遍正覺者，啊！親愛的先生！願有二位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教導法，就如世尊，那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297)

大德！在這麼說時，天帝釋對三十三天天神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凡二位阿羅漢、遍正覺者同時出現在一個世間界中，這不存在可能性。親愛的先生！願那位世尊無病地、少病苦地、長時間地住留(住立)，那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大德！那時，凡以事情天神們在善法堂集合共坐，思慮那個事情後，商議那個事情後，四大王在那個事情上有被說的言語，四大王在那個事情上也有被訓誨的言語，一一站立在自己的座位處沒離開：

『那些王有被說的言說，接受教誡後，

明淨意地寂靜地，站立在自己的座位處。』(298)

大德！那時，顯赫的光明被從北方生起，光出現：超過諸天眾的天威後。大德！那時，天帝釋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親愛的先生！如是諸相被看見：顯赫的光明生起，光出現，梵天將出現，因為這是梵天出現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出現。』

『如是諸相被看見，梵天將出現，

因為這是梵天的相，廣大的大光。』(299)

常童子的談論

大德！那時，三十三天天神們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作證)後，我們將走到那個。』四大王也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後，我們將走到那個。』聽聞這個後，三十三天天神們達到一致(一境)：『讓我們知道這個光：凡將有結果，就證明後，我們將走到那個。』

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化作粗大的個體後出現。大德！又，凡梵天的自然容色，那個不能被到達到三十三天天神們的視野(眼路)。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他以形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更輝耀。大德！猶如黃金的身體比人的身體更輝耀。同樣的，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他以形色連同名聲比其他天神更輝耀。大德！當梵王常童子對三十三天天神們出現時，在那群天神中沒有任何天神問訊，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請，全部都保持沈默、合掌地盤腿而坐：『現在，凡天神們的床座他如果想要，梵王常童子將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大德！又，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那位天神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大德！猶如剛剛被王位灌頂的剎帝利灌頂王，他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他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同樣的，大德！梵王常童子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廣大信受的獲得；那位天神得到廣大喜悅的獲得。大德！那時，隱沒的梵王常童子知道三十三天天神們的歡喜後，以這些偈頌隨喜：

『先生！天神們喜悅：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著新天神們：有美貌的、有名聲的，

在善逝處行梵行後，來到這裡者。

他們以容色名聲壽命，比其他天神更輝耀，

廣慧的弟子們，這裡來到殊勝。

看見這件事後歡喜：三十三天的與帝釋一起的，

禮敬著如來，以及法的善法性。』(300)

大德！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大德！當梵王常童子說這件事時，聲音具備八支：明瞭的、能被識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簡潔的、不亂的、深沈的、宏亮的。大德！又，梵王常童子以聲音使群眾了知，且祂的聲音不出現在群眾的外部。大德！又，這樣，凡其聲音具備八支者，那被稱為『梵音』。那時，三十三天天神們對梵王常童子說這個：『好！大梵天！我們就考量這個後喜悅，有對那位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被天帝釋說，以及我們考量那些後喜悅。』(301)

八種如實稱讚

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對天帝釋說這個：『好！天帝！我們也願聽聞對那位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是的，大梵天！』大德！天帝釋對梵王常童子陳述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

『尊師！大梵天怎麼想它：那位世尊是多麼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的行者。這樣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的行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被那位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能引導的法的教導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這是有罪過的、這是無罪過的，這是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不應該被實行的，這是下劣的、這是勝妙的，這是黑白有對比的。」被善告知。這樣善的不善的、有罪過的無罪過的、應該被實行的不應該被實行的、下劣的勝妙的、黑白有對比的法的告知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導向涅槃道跡被那位世尊對弟子們善告知，涅槃與道跡會合。猶如恒河河水與耶牟那河河水會合、集合。同樣的，導向涅槃道跡被那位世尊對弟子們善告知，涅槃與道跡會合。這樣導向涅槃道跡的告知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確實，剎帝利們住於愛慕的形色之所及，那位世尊的利得已完成，名聲已完成，但那位世尊離憍慢地吃食物。這樣離憍慢吃食物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得到的同伴：對有學的行者們，同樣地對漏已滅盡者已完成者們，世尊不排除他們後，住於樂於單獨從事者。這樣樂於單獨從事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語；語如其行者，像這樣，行如其語；語如其行者。這樣法、隨法行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

又，那位世尊是度脫懷疑者、離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結意向者。這樣度脫懷疑者、離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結意向者，具備這部分的大師，在過去我們既沒看見，而現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沒。』(302)

大德！天帝釋對梵王常童子陳述這些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大德！梵王常童子聽聞世尊的八種如實稱讚後，因為那樣，確實，成為悅意的、歡悅的、生起喜與喜悅的。大德！那時，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個體後，成為五髻童子形色後，對三十三天天神們顯現。他上升到虛空後，在虛空空間中盤腿而坐。大德！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在被善鋪設的床座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盤腿而坐。同樣的，大德！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虛空、在虛空空間中盤腿而坐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303)

總管婆羅門的事

『先生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怎麼想它：那位世尊有多麼長時間就是大智慧者？先生！從前，有名叫四方主的國王，四方主國王的輔相是名叫總管的婆羅門，四方主國王的兒子是名叫雷奴的王子，總管婆羅門的兒子是名叫護光的學生婆羅門。像這樣，國王兒子雷奴與護光學生婆羅門以及其他六位剎帝利，像這樣這八位是同伴。先生！那時，經過諸日夜，總管婆羅門命終。在總管婆羅門命終時，四方主國王悲泣：「先生！凡在我們完全委託一切應該被作的事於總管婆羅門後，我們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時，那時，我們的總管婆羅門已命終。」先生！在這麼說時，國王兒子雷奴對四方主國王說這個：「陛下！關於總管婆羅門已命終，你不要極強烈地悲泣。陛下！總管婆羅門有兒子名叫護光的學生婆羅門，是比父親更賢智者，同時也比父親更足以看見利益者，凡他的父親教誡諸事，那些也都被護光學生婆羅門教誡。」「王子！這樣？」「是的！陛下！」(304)

大總管的事

先生！那時，四方主國王召喚某位男子：「喂！男子！來！請你去見名叫護光的學生婆羅門，抵達後，請你對護光學生婆羅門說這個：『願護光尊師幸福！四方主國王召喚護光學生婆羅門尊師，四方主國王是想要見護光學生婆羅門尊師者。』」「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四方主國王後，去見護光學生婆羅門。抵達後，對護光學生婆羅門說這個：「願護光尊師幸福！四方主國王召喚護光學生婆羅門尊師，四方主國王是想要見護光學生婆羅門尊師者。」「是的，先生！」先生！護光學生婆羅門回答那位男子後，去見四方主國王。抵達後，與四方主國王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先生！在一旁坐下的四方主國王對護光學生婆羅門說這個：「請護光尊師教誡我們，護光尊師不要在教誡上拒絕我們，我將置你於父親位置，我將在總管上灌頂。」「是的，先生！」先生！護光學生婆羅門回答四方主國王。先生！那時，四方主國王對護光學生婆羅門在總管上灌頂，置他於父親的位置。在總管上被灌頂的、被置於父親位置的護光學生婆羅門凡他的父親教誡諸事，他也教誡那些事，

凡他的父親沒教誡諸事，他也教誡那些事，凡他的父親達成諸工作，他也達成那些工作，凡他的父親沒達成工作，他也達成那些工作。人們這麼說他：「先生！婆羅門確實是總管，先生！婆羅門確實是大總管。」先生！以這個理趣，護光學生婆羅門的「總管、大總管」稱呼就生起。(305)

王國的分享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那六位剎帝利。抵達後，對那六位剎帝利說這個：「先生！四方主國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國王已命終時，國王推舉者會在王位上灌頂國王兒子雷奴。來！尊師們！請你們去見國王兒子雷奴。抵達後，請你們對國王兒子雷奴這麼說：『尊師！我們是雷奴可愛的、合意的、不厭逆的同伴，凡尊師有安樂，我們有那個安樂；凡尊師有苦，我們有那個苦。四方主國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國王已命終時，國王推舉者會在王位上灌頂雷奴尊師，如果雷奴尊師得到王位，請你以王國分享我們。』」「是的，先生！」先生！那六位剎帝利回答大總管婆羅門後，去見國王兒子雷奴。抵達後，對國王兒子雷奴這麼說：『尊師！我們是雷奴可愛的、合意的、不厭逆的同伴，凡尊師有安樂，我們有那個安樂；凡尊師有苦，我們有那個苦。四方主國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國王已命終時，國王推舉者會在王位上灌頂雷奴尊師，如果雷奴尊師得到王位，請你以王國分享我們。』『先生！在我的王國中，除了尊師們外，其他誰應該有快樂呢？先生！如果我得到王位，我將以王國分享你們。』(306)

先生！那時，經過諸日夜，四方主國王命終。在四方主國王已命終時，國王推舉者在王位上灌頂國王兒子雷奴。雷奴被王位灌頂，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那六位剎帝利。抵達後，對那六位剎帝利說這個：「先生！四方主國王已命終，被王位灌頂的雷奴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誰還知道諸欲陶醉者呢？來！尊師們！請你們去見雷奴國王。抵達後，請你們對雷奴國王這麼說：『先生！四方主國王已命終，雷奴尊師被王位灌頂，尊師記得那個言語嗎？』」(307)

「是的，先生！」先生！那六位剎帝利回答大總管婆羅門後，去見雷奴國王。抵達後，對雷奴國王說這個：「先生！四方主國王已命終，雷奴尊師被王位灌頂，尊師記得那個言語嗎？」「先生！我記得那個言語。誰能夠分開這塊北寬南[狹如]車面的大地為善分配的七等分呢？」「先生！除了大總管婆羅門以外，其他誰能呢？」先生！那時，雷奴國王召喚某位男子：「喂！來！男子！請你去見大總管婆羅門，抵達後，請你這麼說：『大德！雷奴國王召喚你。』」「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雷奴國王後，去見大總管婆羅門。抵達後，對大總管婆羅門說這個：「大德！雷奴國王召喚你。」「是的，先生！」先生！大總管婆羅門回答那位男子後，去見雷奴國王。抵達後，與雷奴國王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先生！雷奴國王對在一旁坐下的大總管婆羅門說這個：「來！請總管尊師分開這塊北寬南[狹如]車面的大地為善分配的七等分。」「是的，陛下！」大總管婆羅門分開這塊北

寬南[狹如]車面的大地為善分配的七等分，他建立全部[如]車面，在那裡，雷奴國王的國土是在中央。(308)

『迦陵伽-象牙城，與阿濕伽-波大那，
阿槃提-大自，與酥摩-羅魯葛，
毘提訶-彌低拉，與在鴛伽處瞻波被建造，
以及迦尸-波羅奈，這些被總管建造。』(309)

先生！那時，那六位剎帝利如是以自己的利得成為悅意的、意向完成的：『被我們凡想要的、凡希望的、凡意趣的、凡欲求的，那個被我們得到。』

『沙大不與婆羅門達度，毘舍不連同沙哈，
雷奴與兩個持國，那時是七位負擔者。』(310)

初誦分終了。

名聲的傳播

先生！那時，那六位剎帝利去見大總管婆羅門。抵達後，對大總管婆羅門說這個：「如總管尊師是雷奴國王可愛的、合意的、不厭逆的同伴。同樣的，總管尊師也是我們可愛的、合意的、不厭逆的同伴。請總管尊師教誡我們，總管尊師不要在教誡上拒絕我們。」「是的，先生！」先生！大總管婆羅門回答那六位剎帝利。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在統治上教誡七位剎帝利灌頂王國王，與教導七位大財富婆羅門，以及使七百位淨行者誦諸聖典。(311)

先生！大總管婆羅門過些時候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想這個：「我的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先生！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讓我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312)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雷奴國王。抵達後，對雷奴國王說這個：「先生！我的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先生！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讓我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我不應該被任何人來見，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現在是那個總管尊師考量的時間。」(313)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那六位剎帝利。抵達後，對那六位剎帝利說這個：「先生！我的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先生！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

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讓我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我不應該被任何人來見，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現在是那個總管導師考量的時間。」(314)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那七位大財富婆羅門與七位淨行者。抵達後，對那七位大財富婆羅門與七位淨行者說這個：「先生！我的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先生！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讓我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如聽聞的、如學得的聖典詳細地作誦讀，以及請你們互相教導聖典，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我不應該被任何人來見，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現在是那個總管導師考量的時間。」(315)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抵達後，對四十位相同的妻子說這個：「女士們！我的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大總管婆羅門當面看見諸梵天；大總管婆羅門當面與梵天交談、共語、商量。』女士們！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讓我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女士們！我想要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我不應該被任何人來見，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現在是那個總管導師考量的時間。」(316)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在城東使人建造新集會所後，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這裡，確實沒任何人來見他，除以一位帶來食物者外。先生！那時，經過四個月，大總管婆羅門就有失望、戰慄：「又，當高齡的、老年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婆羅門們說時，這被我聽聞：『凡在雨季中獨坐四個月，修悲禪，他看見梵天、與梵天交談、與梵天共語、與梵天商量。』但我沒看見梵天，我沒與梵天交談，我沒與梵天共語，我沒與梵天商量。」(317)

與梵天的交談

先生！那時，梵王常童子以心了知大總管婆羅門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大總管婆羅門的面前。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就變成害怕、變成僵硬狀態、變成身毛豎立的：如看見那個以前沒看見的形色後那樣。先生！那時，恐懼、驚慌、身毛豎立的大總管婆羅門以偈頌對梵王常童子說：

『有美貌的、有名聲的、有吉瑞的，親愛的先生！你是誰呢？

我們問不認識的你，我們應該如何知道你？』

『他們確實知道我：在梵天世界中永遠的童子，

全部天神們知道我，總管！請你這麼知道。』

『座位、洗腳水，以及為梵天的{蜂蜜蔬菜}[熟蜜]，
在供物上我們詢問尊師，請尊師使用(作)我們的供物。』

『我們接受你的供物，總管！凡你說，
對當生的利益，與來世的安樂，
已允許-請你問，任何希求的。』(318)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想這個：「我被梵王常童子允許，我應該問梵王常童子當生的利益或來世的安樂呢？」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想這個：「我是當生利益的善巧者，其他人還問我當生的利益，就讓我問梵王常童子來世的安樂。」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以偈頌對梵王常童子說：

『我問梵天的常童子：在諸異端說上疑惑者對無疑惑者，
在何處住立者與在哪裡學習者，不免一死的人到達不死的梵天世界？』
『婆羅門！在人間捨斷我所執後，成為單一的、悲勝解的，
無惡臭的、從姪欲戒絕的，在這裡住立者與在這裡學習者，
不免一死的人到達不死的梵天世界。』(319)

『我了知尊師的「捨斷我所執後」：這裡，某人捨斷少量的財富聚集或捨斷大量的財富聚集後；捨斷少量的親屬圈或捨斷大量的親屬圈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像這樣我了知尊師的「捨斷我所執後」。我了知尊師的「成為單一的」：這裡，某人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像這樣我了知尊師的「成為單一的」。我了知尊師的「悲勝解的」：在這裡，某人以與悲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悲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像這樣我了知尊師的「悲心勝解的」。但我不了知尊師說的「在惡臭處」。

梵天！在人間誰是惡臭者？明智者！這裡無智者請你講述這些：
被什麼覆蓋人們散發氣味，令作苦界者、梵天世界覆蓋者？』

『憤怒、妄語、詐欺、欺瞞，貪婪、極慢、嫉妒，
欲求、種種欲、惱害他人，貪、瞋恚、憍慢、愚癡，
在這些上被上軛的非無惡臭者，令作苦界者、梵天世界覆蓋者。』

『如我了知尊師說的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尊師！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現在是那個總管尊師考量的時間。』(320)

雷奴國王的商量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雷奴國王。抵達後，對雷奴國王說這個：『現在，請尊師遍求其他輔相：凡將教誡尊師的統治。尊師！我想要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尊師！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

對國王商量：我對大地的主人雷奴，
請你知道以統治，我在輔相上不喜樂。』

『如果你以諸欲有不足的，我使它們變得完全，
凡殺害你者我阻擋，我是大地軍隊的主人，
你是父親我是兒子，總管！請你不要捨棄我們。』

『我以諸欲沒有不足的，我的殺害者不存在，
聽聞非人類言語後，因此我在家上不喜樂。』

『非人類有怎樣的形色，他對你怎麼說利益，
凡聽聞後你捨棄我們，諸家與全部的我們？』

『在之前當我入布薩，我憶念想要祭祀時，
火被點燃，吉祥草的葉子被遍散布。
之後永遠的梵天對我出現：從梵天世界，
他解答我的問題，聽聞那個後我在家上不喜樂。』

『我相信尊師的：總管！凡你說，
聽聞非人類言語後，無論怎樣你以別的方法使轉起，
我們將隨轉起你的那個，總管！尊師是我們的大師。
如寶珠琉璃：無污的、離垢的、清淨的，
這樣我們將以信實行：在總管的教誡下。』

『如果總管尊師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們也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321)

六位剎帝利的商量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六位剎帝利。抵達後，對那六位剎帝利說這個：『現在，請尊師們遍求其他輔相：凡將教誡尊師們的統治。尊師！我想要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我了知梵天說的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尊師！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先生！那時，那六位剎帝利離開到一旁後這麼計劃：『這些婆羅門確實是財物貪求者，讓我們以財物說服大總管婆羅門。』他們去見大總管婆羅門後，這麼說：『先生！在這七個王國中，存在很多財富，從那裡尊師的需要以多少請拿多少。』『夠了！先生！正由於尊師們，我也有這很多財產，捨斷全部那個後，我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尊師！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先生！那時，那六位剎帝利離開到一旁後這麼計劃：『這些婆羅門確實是女人貪求者，讓我們以女人說服大總管婆羅門。』他們去見大總管婆羅門後，這麼說：『先生！在這七個王國中，存在很多女人，從那裡尊師的需要以多少請帶來多少。』『夠了！先生！我也有這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我也全部捨斷她們後，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尊師！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322)

『如果總管尊師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們也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

『如果你們捨棄諸欲：在那裡一般人被黏著，
請你們努力請你們成為堅固者，忍耐力定置者。』

這是道、正直道，這是無上道，

是被善人守護的正法，為了梵天世界的往生。』

『那樣的話，請總管尊師等候七年，七年後我們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先生！七年過長，我不能夠等候尊師們七年，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來世應該被去，聰慧者應該被覺醒，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沒有不死的。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樣的話，請總管尊師等候六年……（中略）請等候五年……請等候四年……請等候三年……請等候二年……請等候一年，一年後我們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

『先生！一年過長，我不能夠等候尊師們一年，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來世應該被去，聰慧者應該被覺醒，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沒有不死的。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樣的話，請總管尊師等候七個月，七個月後我們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

『先生！七個月過長，我不能夠等候尊師們七個月，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來世應該被去，聰慧者應該被覺醒，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沒有不死的。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樣的話，請總管尊師等候六個月……（中略）請等候五個月……請等候四個月……請等候三個月……請等候二個月……請等候一個月……請等候半個月，半個月後我們再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

『先生！半個月過長，尊師們！我不能夠等候尊師們半個月，先生！誰又知道壽命呢？來世應該被去，聰慧者應該被覺醒，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沒有不死的。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樣的話，請總管尊師等候七天，直到我們以王位教誡自己的兒子、兄弟，七天後我們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先生！七天不長，我將等候尊師們七天。』(323)

大財富婆羅門等的商量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七位大財富婆羅門與七百位淨行者。抵達後，對七位大財富婆羅門與七百位淨行者說這個：『現在，請尊師們遍求其他老師：凡為尊師們教導聖典，先生！我想要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總管尊師不要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尊師！出家者是少影響力的與少利得的，婆羅門是大影響力的與大利得的。』『尊師們！你們不要這麼說：「出家者是少影響力的與少利得的，婆羅門是大影響力的與大利得的。」先生！除了我外，誰是更有大影響力的，或大利得的呢？先生！現在，我對國王們如國王；對婆羅門們如梵王；對屋主們如天神，捨斷全部那個後，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

住者壓制，先生！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如果總管尊師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們也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那個也將是我們的去處。』(324)

妻子們的商量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去見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抵達後，對四十位相同的妻子說這個：『女士們中凡想要：或請去自己的親族家，或遍求其他丈夫，女士們！我想要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如被我聽聞梵天說關於惡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壓制，女士們！我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你就是我們想要親族的親族，你又是我們想要丈夫的丈夫。如果總管尊師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們也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那時，凡你的去處，也將是我們的去處。』(325)

大總管的出家

先生！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在那個的七天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又，對出家的大總管婆羅門，七位剎帝利灌頂王、七位大財富婆羅門、七位淨行者、四十位相同的妻子、好幾千位剎帝利、好幾千位婆羅門、好幾千位屋主、許多後宮婦女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跟隨大總管婆羅門的出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大總管婆羅門被那群群眾圍繞，在村落、城鎮、王都中進行遊行。先生！又，凡那時大總管婆羅門前往村落或城鎮，在那裡，對國王們如國王；對婆羅門們如梵王；對屋主們如天神。當時，人們打噴嚏或跌倒，他們這麼說：『願禮敬大總管婆羅門！願禮敬七[國]輔相！』(326)

先生！大總管婆羅門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中略）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為弟子們教導與梵天界共住的道路。(327)

先生！又，凡當時大總管婆羅門的弟子們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梵天世界，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一些往生他化自在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化樂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兜率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焰摩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忉利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一些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凡使最低身完成者，他們使乾達婆身完成。先生！像這樣，所有那些善男子的出家都是不空虛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實的。』(328)

世尊你記得這個？」「五髻！我記得。當時，我是大總管婆羅門，我為那些弟子教導與梵天世界共住的道路。五髻！又，我的那個梵行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最多只有梵天世界的往生。

五髻！又，我的這個梵行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五髻！而什麼是那個梵行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

便、正念、正定，五髻！這是那個梵行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329)

五髻！凡我的弟子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他們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他們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一些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說者，一些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五髻！像這樣，所有這些善男子的出家是不空虛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實的。」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乾達婆之子五髻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330)

大總管經第六終了。

DN 20/DN.20 大集會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全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共住在釋迦族的迦毘羅衛城大林中，而從十個世間界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世尊與比丘僧團已聚集。那時，四位淨居天的天神想這個：「這位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全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共住在釋迦族的迦毘羅衛城大林中，而從十個世間界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世尊與比丘僧團已聚集，也讓我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的面前各自說偈頌。」(331)

那時，那些天神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淨居天消失，出現在世尊的面前。那時，那些天神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說這個偈頌：

「在叢林中的大集會，天群已聚集，
我們來到這個法的集會，見不敗的僧團。」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說這個偈頌：

「在那裡比丘們入定，端正自己的心，
如御車手握持韁繩(引導物)後，賢智者們守護諸根。」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說這個偈頌：

「切斷標柱、切斷橫木後，移除因陀羅柱後無擾動的，
他們清淨地離垢地行，小龍象被有眼者善調御。」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說這個偈頌：

「凡任何已歸依佛者，他們將不去苦界之地，
捨棄人身後，將使天身充滿。」[SN.1.37](332)

天神的聚集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在十個世間界中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如來與比丘僧團已聚集。比丘們！凡過去世那些曾是阿羅漢、遍正覺者們，那些世尊們也都有這最上的天神們聚集，猶如現在我有(我的)；比丘們！凡未來世那些將是阿羅漢、遍正覺者們，那些世尊們也都有這最上的天神們聚集，猶如現在我有。比丘們！我將告知天群的名字；我將宣布天群的名字；我將教導天群的名字，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333)

世尊說這個：

「我將誦出詩偈，於該處有陸棲者們-依止那個的：
凡依止山窟，自我努力的入定者們。
個個如隱遁的獅子，對身毛豎立承受者(征服者?)，
以白的、純淨的，明淨的、不濁的心。
知道五百多位，在迦毘羅衛的林中，

之後大師召喚，喜樂於教說的弟子們：
天群已前來，比丘們！請你們了知祂們，
而他們起熱心：聽聞佛陀的教說後。
他們的智出現：非人們的看見，
一些看見百位，千位又七十。
一些看見，非人十萬位，
一些看見無量的，所有方位被遍滿。
證知這全部後，有眼者確定，
之後大師召喚，喜樂於教說的弟子們：
天群已前來，比丘們！請你們了知祂們，
凡我將為你們宣布：以言辭順序地。(334)
七千位夜叉，他們是迦毘羅衛陸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六千位喜馬拉雅山，種種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三千位悅山的[Sn.9]，種種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像這樣這一萬六千位，種種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五百位毘舍咪德，種種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王舍城的棍逼拉，是毘富羅的居住者，
一萬多位夜叉，服侍祂，
王舍城的棍逼拉，祂到達集會林。(335)
以及統治東方，持國天王，
祂是乾達婆的君主，有名聲的大王。
及祂的眾多兒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羅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以及統治南方，那位增長天王，
祂是鳩槃荼的君主，有名聲的大王。
及祂的眾多兒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羅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以及統治西方，廣目天王，
祂是龍的君主，有名聲的大王。
及祂的眾多兒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羅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以及統治北方，多聞天王，
祂是夜叉的君主，有名聲的大王。
及祂的眾多兒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羅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東方持國天王，在南方增長天王，
在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多聞天王。
這四大王，在全部四方，
輝耀地站立：在迦毘羅衛林。(336)
祂們偽詐的奴僕到來，欺瞞的、狡猾的：
瑪雅、古墊度、威墊度，連同威堵與威堵達。
降達那、葛瑪謝德，與僅尼額度、尼額度，
玻那達、歐玻瑪領，與天神駕御者馬達利。
以及乾達婆基德謝那，那羅王、若內沙玻，
五髻到來，連同丁玻魯、太陽輝耀的[跋陀]。
這些與其他的王，乾達婆連同諸王，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337)
然後那額沙[湖]諸龍到來：尾沙拉連同達車葛，
更巴拉、沙德拉，播亞額連同諸親族到來。
以及亞木那[河]達德拉德，有名的龍到來，
大龍依拉哇，祂到達集會林。
凡對諸龍王祂們快速地帶走，天的、兩次生的、有翼的、有清澈眼睛的，
祂們從空中已到達林中央，美麗的金翅鳥像這樣是祂們的名字。
那些龍王是不害怕的：佛從金翅鳥作安穩，
以柔和的言語呼喚著，龍、金翅鳥歸依佛。(338)
被手持金剛杵者征服的，依止大海的阿修羅，
這襍瑟哇的兄弟，是有神通者、有名聲者。
大恐怖的葛拉葛，以及達納尾額阿修羅，
尾玻基低與蘇基低，玻哈拉達連同那目基。
玻利百位兒子的，全部名叫尾羅價的，

玻利軍隊武裝後，到達賢善的勒乎處：
尊師！現在是時機：那些比丘們的集會林。(339)
水與地，火風天神們到來，
天神哇魯那、哇樂那，以及受末連同亞沙。
慈、悲群的，有名聲的天神們到來，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天神尾度與沙哈利，阿沙瑪與兩位亞瑪，
近依月的天神們，置月於前面後到來。
近依日的天神們，置日於前面後到來，
置星於前面後，慵懶雲到來。
哇蘇的最上者襪瑟哇，城市施與者[SN.11.12]帝釋到來，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然後沙哈布天神到來，如火燃燒的火焰，
阿哩達葛與露若，有亞麻花光澤的。
哇魯那與沙哈達摩，阿朱德與阿內若葛，
蘇累雅、魯其蠟到來，襪沙哇內西那到來，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沙瑪那、摩訶沙瑪那，瑪奴沙、瑪奴蘇達瑪，
棲達玻都西葛到來，瑪諾玻都西葛到來。
然後哈勒亞天神到來，以及凡紅色衣著者，
玻勒額、摩訶玻勒額，有名聲的天神到來，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蘇葛、葛勒玻、阿魯那，連同尾額那沙到來，
以歐達德額亞為上首者，威者柯那天神們到來。
沙達瑪德、哈勒額若，以及有名聲的咪沙葛，
打雷的玻朱那到來：凡諸方下雨，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給咪亞、兜率天、焰摩天，以及有名聲的葛德葛，
拉必德葛、拉瑪謝德，肉低那瑪與阿沙襪，
化樂天到來，然後他化天到來，
這十個十種群，全部是種種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輝者，有美貌者、有名聲者，
喜悅地前來，比丘的集會林。
這六十天群，全部有種種容色，
以名字順序(隨行)到來，以及凡其他相同的一起：
{已下雨}[已離]出生的、無荒蕪的、越過暴流的、無漏的，
我們要見渡過暴流的龍象，如征服黑暗的月亮。(340)
須婆羅門與玻勒瑪德，連同有神通的兒子們，
沙難古瑪勒與低沙，祂來到集會林。
千個梵天世界，大梵天特立，
擁有光輝的，恐怖身體的祂是有名聲者。
在這裡十個自在天到來，各個有自在力者，
以及在祂們的中央，被圍繞的哈哩德到來。(341)
而祂們已全部前來，包括帝釋的包括梵天的諸神，
魔軍前來，看！黑暗的愚鈍者：
來！你們要捉住你們要繫縛：令他被貪繫縛，
你們要全部包圍，你們不要釋放那任何一個。
像這樣在那裡，大將軍命令黑暗軍，
以手擊地後，產生恐怖聲後：
如下雨的雨雲，打雷的有閃光的，
然後祂撤退，在無自主權上發怒者。(342)
而證知這全部後，有眼者確定後，
之後大師召喚，喜樂於教說的弟子們：
魔軍已前來，比丘們！請你們了知祂們，
而他們起熱心：聽聞佛陀的教說後，
祂們以離貪離開，他們的身毛仍沒被搖動。
全部是戰場上戰勝者，超越害怕者、有名聲者，
他們與生命類一起喜悅，那些弟子是在人們中已聽聞者。」(343)
大集會經第七終了。

DN 21/DN.21 帝釋的詢問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東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北邊能知山因陀沙羅樹洞中。當時，天帝釋見世尊的熱心生起。那時，天帝釋想這個：「現在，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住在哪裡？」天帝釋看見住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東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北邊能知山因陀沙羅樹洞中的世尊。看見後，召喚三十三天天神們：「親愛的先生！這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住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東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北邊能知山因陀沙羅樹洞中。親愛的先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願我們前往見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的，你的[話]是吉祥的。」那些三十三天天神回答天帝釋。(344)

那時，天帝釋召喚乾達婆天子五髻：「親愛的五髻！這位世尊住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東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北邊能知山因陀沙羅樹洞中，親愛的五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願我們前往見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的，你的[話]是吉祥的。」乾達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釋後，拿起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後，來到帝釋的隨行。(345)

那時，被置於前面的天帝釋被三十三天神們、乾達婆天子五髻跟隨，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現在摩揭陀國王舍城東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北邊能知山。當時，能知山與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變成非常光亮，如以那個諸天的天威，以至於在村落周圍的人們這麼說：「確實今日能知山被點燃，確實今日能知山燃燒，確實今日能知山輝耀，為什麼確實今日能知山與芒果林的婆羅門村落變成非常光亮？」他們變成驚怖的、生起身毛豎立的。(346)

那時，天帝釋召喚乾達婆天子五髻：「親愛的五髻！有禪的、愛好禪的、{那個獨坐中的}[無間獨坐的]如來，以像我這樣的是難往見的。五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願你先使世尊歡喜。親愛的！被你先使歡喜，之後願我們前往見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是的，你的[話]是吉祥的。」乾達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釋後，拿起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後，去因陀沙羅樹洞處。抵達後[心想]：「就在這範圍，世尊與我將是既不在過遠處，也不在過近處，且他將聽到我的聲音。」他在一旁站立。(347)

五髻歌唱的偈頌

在一旁站立的乾達婆天子五髻使聽到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以及說這些與佛有關的，與法有關的，與僧團有關的，與欲有關的偈頌：

「跋陀！我禮拜你的父親，太陽輝耀者！丁玻魯，
美女的你以他被出生，我的喜歡產生。
如風對流汗者是可愛的，如飲水對口渴者，
你對我是可愛的天女，如法對阿羅漢。」

如藥物對病苦者，如食物對飢餓者，
跋陀！請你使我變寂靜，如以水對燃燒的。
對冷水的蓮花池：以成雙的花系花粉，
如被熱乾枯的象，願投入你的乳房腹部。
如超出鉤棍的象，戳刺棒槍被我征服，
我不知道原因，被特徵腿迷醉。
我有在你上貪求的心，心已變易，
我不能夠捨棄，如已吞鉤的魚。
美腿的跋陀！請你擁抱我，溫柔眼睛者！請你擁抱我，
美女！擁抱我，這被我希望。
唉！我的欲是少的：在有捲髮者上，
種種情況生起，如在阿羅漢上的供養。
凡我有所做的福德，在像這樣的阿羅漢們上，
所有肢體美者！我的那個，與你一起被結果實。
凡我有所做的福德，在這大地圓周，
所有肢體美者！我的那個，與你一起被結果實。
如釋迦之子以禪，專一、明智、具念，
牟尼是不死欲求者：太陽輝耀者！我對你。
又如牟尼會歡喜，到達最高的正覺後，
美女！這樣我會歡喜，已與你到達性交。
如果帝釋會給與我願望，三十三天的主宰者，
跋陀！我們會選擇你，我的欲是這麼堅固的。
對如花盛開不久的沙羅樹：極聰明者！對你的父親，
禮拜的我禮敬，凡有像這樣的她之後裔者。」(348)

在這麼說時，世尊對乾達婆天子五髻說這個：「五髻！你的絃聲與歌聲以及歌聲與絃聲合流，五髻！而且，你的絃聲對歌聲以及歌聲對絃聲不超越，五髻！那麼，什麼時候這些與佛有關的，與法有關的，與僧團有關的，與欲有關的偈頌被你聚集？」「大德！有這一次，初現正覺的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畔牧羊人的榕樹處。大德！當時，我欲求(期待)那位乾達婆王丁玻魯的女兒，名叫跋陀-太陽輝耀者，大德！然而，那位姊妹是其他的有欲者：戰車御車手摩得利的兒子，名叫冠毛。大德！由於我以任何方式都沒得到那位姊妹，那時，我拿起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後，去乾達婆王丁玻魯的住處。抵達後，使聽到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以及說這些與佛有關的，與法有關的，與僧團有關的，與欲有關的偈頌：

『跋陀！我禮拜你的父親，太陽輝耀者！丁玻魯，
以他美女的你被出生，我的喜歡產生。

..... (中略)

對如花已盛開不久的沙羅樹：極聰明者！對你的父親，

禮拜的我禮敬，凡有像這樣的她之後裔者。』

大德！在這麼說時，跋陀-太陽輝耀者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那位世尊沒被我當面看見，但是，那位世尊在三十三天善法堂就被跳舞的我聽聞。親愛的先生！由於你稱讚那位世尊，願今天我們有聚集。』大德！那就有我們與那位姊妹的一起聚集。但，從那次之後到現在沒有。」(349)

帝釋請你前往

那時，天帝釋想這個：「乾達婆天子五髻與世尊以及世尊與五髻互相問候。」那時，天帝釋召喚乾達婆天子五髻：「親愛的五髻！請你為我向世尊問訊：『大德！天帝釋包含大臣包含侍從以頭禮拜世尊的足。』」「是的，你的[話]是吉祥的。」乾達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釋後，向世尊問訊：『大德！天帝釋包含大臣包含侍從以頭禮拜世尊的足。』」「五髻！這樣，願天帝釋包含大臣包含侍從有樂，因為諸天、人們、諸阿修羅、諸龍、諸乾達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個個種類是想要樂的。」(350)

而且，諸如來也這樣對像這樣大影響力的夜叉歡迎。被歡迎的天帝釋進入世尊的因陀沙羅樹洞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三十三天天神們也進入因陀沙羅樹洞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乾達婆天子五髻也進入因陀沙羅樹洞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

當時，因陀沙羅樹洞有不平整的變成平整的，有障礙的變成寬敞的，在洞窟中黑暗消失，光明生起，如以那個諸天的天威。(351)

那時，世尊對天帝釋說這個：「對多麼許多工作的、許多應該被做的尊者憍尸迦，這是不可思議的，對尊者憍尸迦，這是未曾有的，即：這裡的到來。」「大德！我長久地想要來見世尊，但對三十三天，一一以某些應該被作的義務成為忙碌的，這樣，我不能夠來見世尊。大德！有這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沙勒勒樹屋。大德！那時，我去舍衛城見世尊。大德！當時，世尊以某個定坐著，而毘沙門天王名叫布若滴的侍者對世尊合掌禮敬地站立，為侍奉者著。大德！那時，我對布若滴說這個：『姊妹！請你為我向世尊問訊：「大德！天帝釋包含大臣包含侍從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在這麼說時，那位布若滴對我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對見世尊是非適當時機，世尊已獨坐。』『姊妹！那樣的話，當世尊從那個禪出來，那時，請你以我的名義向世尊問訊：「大德！天帝釋包含大臣包含侍從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那位姊妹是否為我向世尊問訊？世尊記得那位姊妹的言語？」「天帝！那位姊妹向我問訊，我記得那位姊妹的言語。此外，以尊者的車輦聲，我從那個定中出來。」「大德！凡那些比我更先往生的三十三天身，從他們的面前被我聽聞，從面前被領受：『當諸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大德！這被我當面看見它：當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使天族充滿，阿修羅族被減損。(352)

守護者的事

大德！這裡，就在迦毘羅衛城有一位名叫守護者的釋迦族女孩，她是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她使女子的狀態脫離、修習男子的狀態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們的共住狀態，來

到我們兒子的狀態，在那裡，他們也這麼知道他『守護者天子，守護者天子』。大德！還有其他三位在世尊處行梵行的比丘往生下劣的乾達婆身，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的他們來到我們的侍者、我們的侍奉。守護者天子斥責來到我們的侍者、我們的侍奉的他們：『親愛的先生！而臉向哪裡：你們聽聞那位世尊的法？我只是位女子：在佛上淨信者，在法上淨信者，在僧團上淨信者，在諸戒上完全的實行者，使女子的狀態脫離、修習男子的狀態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們的共住狀態，來到天帝釋兒子的狀態，這裡，他們也這麼知道我「守護者天子，守護者天子」。親愛的先生！然而，你們在世尊處行梵行後，往生下劣的乾達婆身。先生！我們確實看到難看的形色：凡我們看到同法者們往生下劣的乾達婆身。』大德！被守護者天子斥責的他們中，二位天神就在當生得到念，成為梵輔天身，然而，一位還居住在欲處。」(353)

「我是有眼的優婆夷，我的名字也是『守護者』，
是在佛與法上極淨信者，而我以淨信心侍奉僧團。
就以那位世尊的善法性，我成為帝釋的大威力兒子，
有光輝者往生三十三天，這裡他們也知道我『守護者』。
那時我看見在以前所見的比丘們，走入乾達婆身的住者，
與這幾位那些喬達摩弟子：而凡我們在以前是生為人的。
我們以食物飲料侍奉，在自己的住處善待腳後，
而這些尊師的臉向哪裡：領受佛的諸法？
法應該被各自體驗：被有眼者隨覺的、善教導的，
我就侍奉著你們，聽聞聖者善說的後。
我成為帝釋的大威力兒子，有光輝者往生三十三天，
但跟隨(侍奉)最上者的你們，行無上的梵行後，
尊師們往生下劣身：有不適當的往生。
我們確實看到難看的形色，同法者們往生下劣身，
尊師們走到乾達婆身，你們來到對諸天侍奉。
屬於在家居住的我，請看這個殊勝狀態，
是女子後今日我確實是男天神，具備天界的諸欲。」

「他們被喬達摩弟子呵責，來到急迫感同意守護者：
來吧！讓我們奮進，讓我們奮進，
不要我們是服侍他人的。
他們中兩位發動活力，回憶著喬達摩諸教說，
就在此處使諸心離染後，在諸欲上看見過患。
那些欲結縛繫縛，波旬束縛(軛)是難超越的，
如龍象切斷沈沒的繩索後，兩位超越三十三天天神。
包括帝釋天的包括生主神的，在善法堂近坐的全部，
超越那些坐著的，英雄們是離貪離塵的作者。
看見他們後襍瑟哇作急迫感，征服天在一群天神的當中：

『以這些那些往生下劣身者，超越三十三天天神們。』

傾聽生起急迫感之語後，那位守護者對襍瑟哇說：

『在人的世界中佛是人類的因陀羅，欲的征服者被知道為『釋迦牟尼』。

他們正是他失去念的兒子，被我督促的他們得到念，

他們三位中一位住在這裡，走到乾達婆身的住者，

而兩位是正覺之路的隨行者，以入定的狀態他們都輕蔑諸天。

像這樣在這裡有法的顯示，在那種情況下任何弟子不懷疑什麼，

渡過暴流者、切斷疑者，讓我們禮敬佛-勝利者、人類的因陀羅。

凡他們在這裡知道法後，他們到達殊勝，

梵輔身：他們中兩位到達殊勝者。

為了那個法的獲得，親愛的先生！我們到來，

被世尊允許，親愛的先生！願我們問問題。」(354)

那時，世尊想這個：「這位夜叉長久是清淨的，凡祂將問我任何問題，祂將全部問只伴隨利益的，非伴隨無益的，且凡我將解答祂的問題，祂都將快速地了知。」(355)

那時，世尊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襍瑟哇！請你問我問題：凡任何你在心(意)中想要，

就對一一那個問題，我為你作終結。」(356)

初誦分終了。

被世尊允許的天帝釋問世尊這第一個問題：

「親愛的先生！以什麼結，那些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個個種類，像這樣，他們想：『願我們住於無怨恨的、無棍棒的、無敵對的、無瞋害的、無敵意的。』然而他們卻住於有怨恨的、有棍棒的、有敵對的、有瞋害的、有敵意的？」在這裡，天帝釋問世尊問題。世尊解答他所問的問題：

「天帝！以嫉妒慳吝結，那些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個個種類，像這樣，他們想：『願我們住於無怨恨的、無棍棒的、無敵對的、無瞋害的、無敵意的。』然而他們卻住於有怨恨的、有棍棒的、有敵對的、有瞋害的、有敵意的。」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釋所問的問題。悅意的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在這裡，聽聞世尊的問題解說後，我的懷疑已度脫，疑惑已消失。」(357)

像這樣，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親愛的先生！那麼，嫉妒慳吝，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呢？在什麼存在時嫉妒慳吝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嫉妒慳吝不存在？」「天帝！嫉妒慳吝，可愛的不可愛的為因，可愛的不可愛的為集，可愛的不可愛的生的，可愛的不可愛的為根源，在可愛的不可愛的存在時嫉妒與慳吝存在；在可愛的不可愛的的不存在時嫉妒與慳吝不存在。」

「親愛的先生！那麼，可愛的不可愛的，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可愛的不可愛的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可愛的不可愛的的不存在？」

「天帝！可愛的不可愛的，意欲為因，意欲為集，意欲生的，意欲為根源，在意欲存在時可愛的不可愛的存在；在意欲不存在時可愛的不可愛的的存在。」

「親愛的先生！那麼，意欲，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意欲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意欲不存在？」「天帝！意欲，尋為因，尋為集，尋生的，尋為根源，在尋存在時意欲存在；在尋不存在時意欲不存在。」

「親愛的先生！那麼，尋，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尋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尋不存在？」「天帝！尋，虛妄想之部分為因，虛妄想之部分為集，虛妄想之部分生的，虛妄想之部分為根源，在虛妄想之部分存在時尋存在；在虛妄想之部分不存在時尋不存在。」

「親愛的先生！那麼，怎樣行道的比丘是適合導向虛妄想之部分滅道跡的行者？」(358)

受之業處

「天帝！我以二種說喜悅：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憂：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平靜：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359)

『天帝！我以二種說喜悅：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喜悅：『當我實行這個喜悅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喜悅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喜悅：『當我實行這個喜悅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喜悅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有尋、有伺，凡如果無尋、無伺，凡那些無尋、無伺是更勝妙的。『天帝！我以二種說喜悅：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360)

『天帝！我也以二種說憂：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憂：『當我實行這個憂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憂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憂：『當我實行這個憂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憂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有尋、有伺，凡如果無尋、無伺，凡那些無尋、無伺是更勝妙的。『天帝！我也以二種說憂：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361)

『天帝！我也以二種說平靜：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平靜：『當我實行這個平靜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平靜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平靜：『當我實行這個平靜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平靜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有尋、有伺，凡如果無尋、無伺，凡那些無尋、無伺是更勝妙的。『天帝！我也以二種說平靜：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362)

天帝！這樣行道的比丘是適合導向虛妄想之部分滅道跡的行者。」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釋所問的問題。悅意的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在這裡，聽聞世尊的問題解說後，我的懷疑已度脫，疑惑已消失。」(363)

波羅提木叉自制

像這樣，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親愛的先生！那麼，怎樣行道的比丘是為了波羅提木叉自制的行者？」「天帝！我以二種說身行為：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語行為：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遍求：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

『天帝！我以二種說身行為：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身行為：『當我實行這個身行為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身行為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身行為：『當我實行這個身行為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身行為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以二種說身行為：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

『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語行為：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語行為：『當我實行這個語行為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語行為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語行為：『當我實行這個語行為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語行為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語行為：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

『天帝！我也以二種說遍求：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而像這樣這個被說，緣於什麼這個被說？在那裡，凡如果知道遍求：『當我實行這個遍求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的遍求不應該被實行。在那裡，凡如果知道遍求：『當我實行這個遍求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的遍求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遍求：應該被實行、不應該被實行。』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

天帝！這樣行道的比丘是為了波羅提木叉自制的行者。」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釋所問的問題。悅意的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在這裡，聽聞世尊的問題解說後，我的懷疑已度脫，疑惑已消失。」(364)

根自制

像這樣，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親愛的先生！那麼，怎樣行道的比丘是為了根自制的行者？」「天帝！我以二種說能被眼識知的色：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能被耳識知的聲音：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能被鼻識知的氣味：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能被舌識知的味道：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能被身識知的所觸：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天帝！我也以二種說能被意識知的法：應該被實行及不應該被實行。」

在這麼說時，天帝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被世尊以簡要說的這個義理：大德！如這樣，當實行能被眼識知的色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能被眼識知的色不應該被實行。」

大德！以及如這樣，當實行能被眼識知的色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能被眼識知的色應該被實行。大德！以及如這樣，當實行能被耳識知的聲音……（中略）實行能被鼻識知的氣味……實行能被舌識知的味道……實行能被身識知的所觸……當實行能被意識知的法時，諸不善法增加，諸善法衰退，像這樣能被意識知的法不應該被實行。大德！以及如這樣，當實行能被意識知的法時，諸不善法衰退，諸善法增加，像這樣能被意識知的法應該被實行。

大德！當我這樣詳細地了知被世尊以簡要說的這個義理時，聽聞世尊的問題解說後，我的懷疑已度脫，疑惑已消失。」(365)

像這樣，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親愛的先生！一切沙門婆羅門都是單一論說者、單一戒者、單一意欲者、單一取著者嗎？」「天帝！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單一論說者、單一戒者、單一意欲者、單一取著者。」

「親愛的先生！那麼，為何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單一論說者、單一戒者、單一意欲者、單一取著者？」「天帝！世間有許多界、種種界。在那個許多界、種種界的世間中，眾生們不論就什麼界執著，他們就對一一那個剛毅地、執取地執著後斷定(說)：『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因此，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單一論說者、單一戒者、單一意欲者、單一取著者。」

「親愛的先生！一切沙門婆羅門都是究竟終結者、究竟輒安穩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結者嗎？」「天帝！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究竟終結者、究竟輒安穩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結者。」「親愛的先生！那麼，為何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究竟終結者、究竟輒安穩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結者？」「天帝！凡渴愛之滅盡解脫的比丘們，他們是究竟終結者、究竟輒安穩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結者。因此，一切沙門婆羅門不是究竟終結者、究竟輒安穩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結者。」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釋所問的問題。悅意的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所說：「這是這樣，世尊！這是這樣，善逝！在這裡，聽聞世尊的問題解說後，我的懷疑已度脫，疑惑已消失。」(366)

像這樣，天帝釋歡喜、隨喜世尊的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大德！擾動是病，擾動是腫瘤，擾動是箭，擾動拉這位男子入就一一那個有的生出處，因此，這位男子來到高的低的。大德！對諸問題，凡在這裡外的其他沙門婆羅門處，我都沒得到允許。那些被世尊為我解答。還有，我的長久潛伏的懷疑、疑惑之箭，而那個被世尊拔除。」

「天帝！你記得(證知)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已問這些問題嗎？」「大德！我記得在其他沙門婆羅門處已問這些問題。」「天帝！那麼，他們如怎樣解答？如果對你不麻煩，請你說。」「大德！對我不麻煩，如果於該處坐著的是世尊或世尊形色者。」「天帝！那樣的話，請你說。」「大德！那個我認為凡住在林野的、住邊地的沙門婆羅門，我去見他們後問這些問題，他們不解說被我問的。不解說者們反問我：『尊者是什麼名字？』我回答他們問的：『親愛的先生！我是天帝釋。』他們就更進一步反問我：『帝釋！那麼，尊者作什麼業後到達這個狀態(處)？』我在他們處教導如是聽聞的、如是學

得的法，他們僅以那樣程度成為悅意的：『天帝釋被我們看見，以及凡確實我們問，而他為我們解答。』既然那樣，他們就變成我的弟子，而非我變成他們的。大德！然而，我是世尊的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367)

喜悅的獲得之談論

「天帝！你記得在這之前有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嗎？」「大德！我記得在這之前有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天帝！那麼，如怎樣你記得在這之前有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大德！從前，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大德！又，在那場戰鬥中，天神們戰勝，阿修羅們敗北。大德！打勝那場戰鬥後，戰勝戰鬥的那個我想這個：『現在，凡天的滋養素，連同凡阿修羅的滋養素，這兩者諸天將受用。』大德！但，那個我的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是有棍棒的領域、有刀劍的領域，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正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大德！但，聽聞世尊的法後，凡我的這個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是無棍棒的領域、無刀劍的領域，對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正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368)

「天帝！那麼，看見什麼義理的你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呢？」「大德！看見六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當就住立在這裡，我是天神生命類時，

以及更進一步壽命被我得到，親愛的先生！請你這麼知道。

大德！看見這第一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從天身死沒的我，捨棄非人的壽命後，

我將不癡地入(去)胎，於該處我的心(意)喜樂。

大德！看見這第二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不癡慧的那個我，住於在教說上愛好的，

我將以真理住，正知的、朝向念的。

大德！看見這第三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而當我以真理行時，如果將有正覺，

我將住於了知者，那就將有終結。

大德！看見這第四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從人身死沒的我，捨棄人的壽命後，

我將再成為天神，在世界中最高天的天神。

大德！看見這第五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祂們是更勝妙的天神，有名聲的色究竟天，

在最後存在時，那個將是住處。

大德！看見這第六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

大德！看見這六個義理的我告知像這樣信受的獲得、喜悅的獲得。」(369)

「意向未完成者，懷疑者、有疑惑者，

我長時間地伺察，探求著如來。

我認為凡如果是沙門們：獨居的居住者，
我認為確實是『正覺者』，我去接近他們。
怎樣是成功？怎樣是失敗？
像被這樣問他們不解說：在道與諸道跡上。
當他們確實知道我，天帝釋已到來，
他們確實還問我：作什麼後你到達這個。
我如聽聞的教導他們法：在人們處聽聞的，
他們以那個成為悅意的：『而我們已看見襪瑟哇。』
但當我看見佛陀時，有懷疑的度脫，
今日那個我是離害怕者：侍奉正覺者後。
對渴愛之箭的破壞者，對無與倫比的佛陀，
我應該禮拜大英雄，太陽族人的佛陀。
等同凡我們應該對梵天做[禮拜]，親愛的先生！與天神們，
所以今日我們將對你做，來吧！我們要親自對你做。
你就是正覺者，你是無上的大師，
在包括天的世間中，沒有與你對等者。」(370)

那時，天帝釋召喚乾達婆天子五髻：「親愛的五髻！你對我是多助益者：凡你先使世尊歡喜，親愛的！被你先使歡喜，之後我前往見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我或將置[你]於父親的位置(處)上，你將成為乾達婆王，且我將施與你跋陀-太陽輝耀者，因為她被你希求。」

那時，天帝釋以手碰觸地後，吟出優陀那三次：「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還有，在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天帝釋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以及其他八千位天神的。像這樣，凡被天帝釋希求的諸問題被問，那些被世尊解說，因此，「帝釋的詢問」就為這個解說的「名稱」。(371)

帝釋的詢問經第八終了。

DN 22/DN.22 念住大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名叫葛馬沙達馬的俱盧國城鎮。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372)

總說

「比丘們！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悲的超越、為了苦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哪四個？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心上隨看心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

總說終了。(373)

身的隨看·入出息節

比丘們！而怎樣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比丘們！這裡，到林野的，或到樹下的，或到空屋的比丘坐下，盤腿、定置端直的身體、建立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當吸氣長時，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知道：『我呼氣長。』或當吸氣短時，知道：『我吸氣短。』或當呼氣短時，知道：『我呼氣短。』學習：『經驗一切身地，我將吸氣。』學習：『經驗一切身地，我將呼氣。』學習：『使身行寧靜地，我將吸氣。』學習：『使身行寧靜地，我將呼氣。』

比丘們！猶如熟練的絞車工或絞車工的徒弟，當拉長的時，知道：『我拉長的。』當拉短的時，知道：『我拉短的。』同樣的，比丘們！比丘當吸氣長時，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知道：『我呼氣長。』或當吸氣短時，知道：『我吸氣短。』或當呼氣短時，知道：『我呼氣短。』學習：『經驗一切身地，我將吸氣。』學習：『經驗一切身地，我將呼氣。』學習：『使身行寧靜地，我將吸氣。』學習：『使身行寧靜地，我將呼氣。』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內外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體』，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入出息節終了。(374)

身的隨看·舉止行為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當行走時，知道：『我行走。』或當站立時，知道：『我站立。』或當坐下時，知道：『我坐下。』或當躺著時，知道：『我躺著。』又或一一如身體被定置的那樣知道它。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身上隨看

身地住，或在內外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體』，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舉止行為節終了。(375)

身的隨看·正知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前視環視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衣、鉢、衣服的受持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飲、食、嚼、嚙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狀態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正知節終了。(376)

身的隨看·厭逆作意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子、腸間膜、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眼淚、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液、尿。』

比丘們！猶如兩端開口的袋子有種種穀物充滿的，即：山米(粳米)、紅米、綠豆，豌豆，胡麻，白米，有眼的男子釋出後省察它：『這些是山米，這些是紅米，這些是綠豆，這些是豌豆，這些是胡麻，這些是白米。』同樣的，比丘們！比丘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中略）尿。』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厭逆作意節終了。(377)

身的隨看·界作意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就這個身體如是住立的、如是定置的從界省察：『在這身體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猶如熟練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殺牛後，一片一片地分解後，坐在大的十字路口。同樣的，比丘們！比丘就這個身體如是住立的、如是定置的從界省察：『在這身體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界作意節終了。(378)

身的隨看·九墓地節

再者，比丘們！猶如比丘看見被捨棄在墓地的遺骸：已死一天，或已死二天，或已死三天，腫脹的、青瘀的、生膿爛的，他就這個身體比較：『這個身體也有這樣的法，將成為這樣的，未超越這樣的。』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們！猶如比丘看見被捨棄在墓地的遺骸：被烏鴉吃著，或被鷹吃著，或被禿鷹吃著，或被蒼鷺吃著，或被狗吃著，或被虎吃著，或被豹吃著，或被狐狼吃著，或被許多種生出的蟲吃著，他就這個身體比較：『這個身體也有這樣的法，將成為這樣的，未超越這樣的。』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們！猶如比丘看見被捨棄在墓地的遺骸：有血肉的、連結筋的骨鎖……（中略）無肉染血的、連結筋的骨鎖……（中略）離血肉的、連結筋的骨鎖……（中略）離連結的、四面八方散亂的骸骨：手骨一處，腳骨一處，腳踝骨一處，小腿骨一處，大腿骨一處，腰骨一處，肋骨一處，脊椎骨一處，肩骨一處，頸骨一處，顎骨一處，齒骨一處，頭蓋骨一處，他就這個身體比較：『這個身體也有這樣的法，將成為這樣的，未超越這樣的。』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們！猶如比丘看見被捨棄在墓地的遺骸：類似螺貝顏色的白骨……（中略）堆積過一年的骨骸……（中略）腐敗變成粉末的骨骸，他就這個身體比較：『這個身體也有這樣的法，將成為這樣的，未超越這樣的。』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自己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內外的自己身上隨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體』，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也在身上隨看身地住。

九墓地節終了。

十四身的隨看終了。(379)

受的隨看

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住？比丘們！這裡，比丘當感受樂受時，知道：『我感受樂受。』或當感受苦受時，知道：『我感受苦受。』或當感受不苦不樂受時，知道：『我感受不苦不樂受。』或當感受肉體的樂受時，知道：『我感受肉體的樂受。』或當感受精神的樂受時，知道：『我感受精神的樂受。』或當感受肉體的苦受時，知道：『我感受肉體的苦受。』或當感受精神的苦受時，知道：『我感受精神的苦受。』或當感受肉體的不苦不樂受時，知道：『我感受肉體的不苦不樂受。』或當感受精神的不苦不樂受時，知道：『我感受精神的不苦不樂受。』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或在外部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或在內外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或

在受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受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受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受』，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住。

受的隨看終了。(380)

心的隨看

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心上隨看心地住？比丘們！這裡，比丘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或知道『離貪的心』為離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為有瞋的心，或知道『離瞋的心』為離瞋的心，或知道『有癡的心』為有癡的心，或知道『離癡的心』為離癡的心，或知道『收斂的心』為收斂的心，知道『散亂的心』為散亂的心，或知道『廣大的心』為廣大的心，或知道『不廣大的心』為不廣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無更上的心』為無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脫的心』為已解脫的心，或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像這樣，在自身內的心上隨看心地住，或在外部的心上隨看心地住，或在內外的心上隨看心地住，或在心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心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心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心』，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在心上隨看心地住。

心的隨看終了。(381)

法的隨看·蓋節

比丘們！而怎樣比丘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這裡，比丘在五蓋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五蓋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當有自身內的欲的意欲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欲的意欲。』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欲的意欲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欲的意欲。』如未生起欲的意欲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欲的意欲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欲的意欲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惡意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惡意。』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惡意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惡意。』如未生起惡意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惡意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惡意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惛沈睡眠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惛沈睡眠。』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惛沈睡眠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惛沈睡眠。』如未生起惛沈睡眠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惛沈睡眠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惛沈睡眠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掉舉後悔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掉舉後悔。』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掉舉後悔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掉舉後悔。』如未生起掉舉後悔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掉舉後悔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掉舉後悔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疑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疑。』或當沒有自身內的疑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疑。』如未生起疑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疑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疑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內外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對五蓋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

蓋節終了。(382)

法的隨看·蘊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在五取蘊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五取蘊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呢？這裡，比丘：『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起，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受的集起，像這樣是受的滅沒；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想的集起，像這樣是想的滅沒；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諸行的集起，像這樣是諸行的滅沒；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起，像這樣是識的滅沒。』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內外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對五取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

蘊節終了。(383)

法的隨看·處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在六內外處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六內外處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呢？

這裡，比丘知道眼，與知道諸色，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耳，與知道諸聲音，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鼻，與知道諸氣味，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舌，與知道諸味道，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身，與知道諸所觸，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意，與知道諸法，以及知道緣於這兩者生起的結縛，如未生起結縛的生起存在，知道它，與如已生起結縛的捨斷存在，知道它，以及已捨斷結縛的未來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內外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對六內外處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

處節終了。(384)

法的隨看·覺支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在七覺支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七覺支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呢？這裡，比丘當有自身內的念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念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念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念覺支。』如未生起念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念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擇法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擇法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擇法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擇法覺支。』如未生起擇法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擇法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活力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活力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活力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活力覺支。』如未生起活力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活力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喜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喜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喜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喜覺支。』如未生起喜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喜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寧靜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寧靜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寧靜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寧靜覺支。』如未生起寧靜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寧靜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定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定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定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定覺支。』如未生起定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定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或當有自身內的平靜覺支時，知道：『我有自身內的平靜覺支。』或當沒有自身內的平靜覺支時，知道：『我沒有自身內的平靜覺支。』如未生起平靜覺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平靜覺支修習的圓滿存在，知道它。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內外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隨

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對七覺支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

覺支節終了。(385)

法的隨看·諦節

再者，比丘們！比丘在四聖諦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比丘們！還有，怎樣比丘在四聖諦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呢？這裡，比丘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初誦分終了。(386)

苦諦的說明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聖諦？生是苦，老也是苦，死也是苦，愁、悲、苦、憂、絕望也是苦，與不愛的結合也是苦，與所愛的別離也是苦，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以簡要：五取蘊是苦。(387)

比丘們！而什麼是生？所有眾生中，在每一種眾生類上的生、出生、進入[胎]、生出、諸蘊顯現、得諸處，比丘們！這被稱為生。(388)

比丘們！而什麼是老？所有眾生中，在每一種眾生類上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389)

比丘們！而什麼是死？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比丘們！這被稱為死。(390)

比丘們！而什麼是愁？比丘們！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的愁、憂愁、憂愁的狀態、內部的愁、內部的遍愁，比丘們！這被稱為愁。(391)

比丘們！而什麼是悲？比丘們！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的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比丘們！這被稱為悲。(392)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比丘們！凡身的苦、身的不合意的，身觸所生的苦、被感受不合意的，比丘們！這被稱為苦。(393)

比丘們！而什麼是憂？比丘們！凡心的苦、心的不合意的，意觸所生的苦、被感受不合意的，比丘們！這被稱為憂。(394)

比丘們！而什麼是絕望？比丘們！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的憂惱、絕望、憂惱的狀態、絕望的狀態，比丘們！這被稱為絕望。(395)

比丘們！而什麼是與不愛的結合也是苦？這裡，凡那些是不想要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色、聲、氣味、味道、所觸、法，又或凡那些是對他想要無利益、想要不利、想要不安樂、想要不輒安穩者，凡與那些成為一起會合、聚集、集合、混合狀態，比丘們！這被稱為與不愛的結合是苦。(396)

比丘們！而什麼是與所愛的別離也是苦？這裡，凡那些是想要的、愉快的、合意的色、聲、氣味、味道、所觸、法，又或凡那些是對他想要利益、想要有利益、想要安樂、想要輒安的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血親，凡與

那些成為一起不會合、不聚集、不集合、不混合狀態，比丘們！這被稱為與所愛的別離是苦。(397)

比丘們！而什麼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們！生法眾生們的這樣欲求生起：『啊！願我們不成為生法，以及，願生不對我們到來。』但這不能被想要得到。這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們！老法眾生們的這樣欲求生起：『啊！願我們不成為老法，以及願老不對我們到來。』但這不能被想要得到。這也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們！病法眾生們的這樣欲求生起：『啊！願我們不成為病法，以及願病不對我們到來。』但這不能被想要得到。這也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們！死法眾生們的這樣欲求生起：『啊！願我們不成為死法，以及願死不對我們到來。』但這不能被想要得到。這也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們！愁、悲、苦、憂、絕望法眾生們的這樣欲求生起：『啊！願我們不成為愁、悲、苦、憂、絕望法，以及願愁、悲、苦、憂、絕望法不對我們到來。』但這不能被想要得到。這也是凡沒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398)

比丘們！而什麼是總括之，五取蘊是苦？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些被稱為總括之，五取蘊是苦。

比丘們！這被稱為苦聖諦。(399)

集諦的說明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集聖諦？凡這個導致再有的、與歡喜及貪俱行的、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

比丘們！而這個渴愛它當生起時，在哪裡生起？當安頓時，在哪裡安頓？凡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而什麼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耳是世間中.....（中略）鼻是世間中.....舌是世間中.....身是世間中.....意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SN.12.66]。

諸色是世間中.....諸聲是世間中.....諸氣味是世間中.....諸味道是世間中.....諸所觸是世間中.....諸法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眼識是世間中.....耳識是世間中.....鼻識是世間中.....舌識是世間中.....身識是世間中.....意識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眼觸是世間中.....耳觸是世間中.....鼻觸是世間中.....舌觸是世間中.....身觸是世間中.....意觸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眼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耳觸所生受是世間中.....鼻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舌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身觸所生受是世間中.....意觸所生受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色之想是世間中.....聲之想是世間中.....氣味之想是世間中.....味道之想是世間中.....所觸之想是世間中.....法之想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色之思是世間中.....聲之思是世間中.....氣味之思是世間中.....味道之思是世間中.....所觸之思是世間中.....法之思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色之渴愛是世間中.....聲之渴愛是世間中.....氣味之渴愛是世間中.....味道之渴愛是世間中.....所觸之渴愛是在世間中.....法之渴愛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色之尋是世間中.....聲之尋是世間中.....氣味之尋是世間中.....味道之尋是世間中.....所觸之尋是世間中.....法之尋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色之伺是世間中.....聲之伺是世間中.....氣味之伺是世間中.....味道之伺是世間中.....所觸之伺是世間中.....法之伺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比丘們！這被稱為苦集聖諦。(400)

滅諦的說明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滅聖諦？凡正是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阿賴耶。

比丘們！而這個渴愛它當被捨斷時，在哪裡被捨斷呢？當被滅時，在哪裡被滅呢？凡世間中可愛的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而什麼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耳是世間中.....（中略）鼻是世間中.....舌是世間中.....身是世間中.....意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諸色是世間中.....諸聲是世間中.....諸氣味是世間中.....諸味道是世間中.....諸所觸是世間中.....諸法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眼識是世間中.....耳識是世間中.....鼻識是世間中.....舌識是世間中.....身識是世間中.....意識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眼觸是世間中.....耳觸是世間中.....鼻觸是世間中.....舌觸是世間中.....身觸是世間中.....意觸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眼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耳觸所生受是世間中.....鼻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舌觸所生受是世間中.....身觸所生受是世間中.....意觸所生受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色之想是世間中.....聲之想是世間中.....氣味之想是世間中.....味道之想是世間中.....所觸之想是世間中.....法之想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色之思是世間中.....聲之思是世間中.....氣味之思是世間中.....味道之思是世間中.....所觸之思是世間中.....法之思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色之渴愛是世間中.....聲之渴愛是世間中.....氣味之渴愛是世間中.....味道之渴愛是世間中.....所觸之渴愛是在世間中.....法之渴愛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色之尋是世間中.....聲之尋是世間中.....氣味之尋是世間中.....味道之尋是世間中.....所觸之尋是世間中.....法之尋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

色之伺是世間中.....聲之伺是世間中.....氣味之伺是世間中.....味道之伺是世間中.....所觸之伺是世間中.....法之伺是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被捨斷時，在這裡被捨斷，當被滅時，在這裡被滅。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滅聖諦。(401)

道諦的說明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而什麼是正見？比丘們！凡在苦上之智，在苦集上之智，在苦滅上之智，在導向苦滅道跡上之智，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見。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志？離欲的意向、無惡意的意向、無加害的意向，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志。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語？妄語的戒絕、離間語的戒絕、粗惡語的戒絕、雜穢語的戒絕，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語。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業？殺生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邪淫的戒絕，比丘們！這被稱為正業。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命？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捨斷邪命後，以正命營生，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命。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精進？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不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捨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諸善法之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諸善法之存續、不忘失、增大、成滿、修習圓滿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正精進。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念？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心上隨看心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念。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定？比丘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苦滅道跡聖諦。(402)

像這樣，在自身內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內外的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隨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現起，最多為了智的目的，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於無依止的，以及不執取世間中任何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對四聖諦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

諦節終了。

法的隨看終了。(403)

比丘們！凡如果任何人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七年，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比丘們！別理會七年，比丘們！凡如果任何人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六年.....（中略）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比丘們！別理會一年，比丘們！凡如果任何人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七個月，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比丘們！別理會七個月，比丘們！凡如果任何人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六個月.....（中略）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二個月.....一個月.....半個月.....比丘們！別理會半個月，比丘們！凡如果任何人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七天，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404)

『比丘們！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悲的超越、為了苦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像這樣，凡那個被說，這是緣於這個被說。」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MN.10](405)

念住大經第九終了。

DN 23/DN.23 波亞西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尊者鳩摩羅迦葉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抵達名叫謝大亞的憍薩羅國城市。在那裡，尊者鳩摩羅迦葉住在謝大亞北邊的謝大亞申恕林中。當時，波亞西親王住在謝大亞：眾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穀物的，國王財產的，被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施與，國王施與物，尊貴施與的。(406)

波亞西親王之事

當時，波亞西親王長時間生起這樣邪惡的惡見：「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聽聞：「先生！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沙門喬達摩弟子，沙門鳩摩羅迦葉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已抵達謝大亞，住在謝大亞北邊的謝大亞申恕林中。又，對那位鳩摩羅迦葉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他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巧說者、善辯才者、年長者，同時也是阿羅漢。』見到像這樣的阿羅漢，那就好了！」那時，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從謝大亞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407)

當時，波亞西親王在高樓上層午睡。波亞西親王看見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從謝大亞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看見後，召喚守護員：「守護員先生！為何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從謝大亞出去後，群眾追隨群眾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呢？」

「先生！有位在憍薩羅國進行遊行的沙門喬達摩的弟子，沙門鳩摩羅迦葉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已抵達謝大亞，住在謝大亞北邊的謝大亞申恕林中。又，對那位鳩摩羅迦葉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他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巧說者、善辯才者、年長者，同時也是阿羅漢。』他們為了見那位鳩摩羅迦葉尊師前往。」「守護員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去見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請你對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這麼說：『先生！波亞西親王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波亞西親王也將為了見沙門鳩摩羅迦葉前往。」』之前，沙門鳩摩羅迦葉教導無知的(愚的)、不聰明的謝大亞婆羅門屋主們：『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守護員先生！確實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是的，先生！」那位守護員回答波亞西親王後，去見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抵達後，對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說這個：「先生！波亞西親王這麼說：『請尊師們等候，波亞西親王也將為了見沙門鳩摩羅迦葉前往。』」(408)

那時，波亞西親王被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圍繞，去申恕林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抵達後，與尊者鳩摩羅迦葉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謝大亞的婆羅門屋主們一些向尊者鳩摩羅迦葉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尊者鳩摩羅迦葉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尊者

鳩摩羅迦葉合掌鞠躬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在尊者鳩摩羅迦葉面前報出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409)

虛無論

在一旁坐下的波亞西親王對尊者鳩摩羅迦葉說這個：「迦葉尊師！我是這樣說者、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我沒看見或聽聞這樣知者、這樣見者，怎麼會這麼說：『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呢？(410)

日月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親王！你怎麼想它：這日月是在這個世界或在他方呢？祂們是天或人？」「迦葉尊師！這日月是在他方世界，不是在這裡，祂們是天，不是人。」「親王！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1)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以該法門你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嗎？」「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如怎樣會有？」「迦葉尊師！這裡，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是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見者，他們過些時候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當我知道：『現在，這個病將不會痊癒。』時，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先生！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凡那些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見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是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見者，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言語是真的，尊師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先生！如果你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願你們從那裡回來告訴我：「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還有，尊師們是我的可信賴者、能信賴者，凡被尊師們看見，這就將如被我親自看見。』他們回答『好』後，既沒回來告訴我，又沒派遣使者。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2)

盜賊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親王！你怎麼想它：這裡，如果男子們捕捉盜賊、罪犯後對你展示：『大德！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對這位男子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請你們在城南的

斬首台斬首。」他們回答『好』後，對那位男子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在城南的斬首台使之坐下。那位盜賊在行刑者們處得到：『請行刑者尊師們等候，在那個村落或城鎮有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直到我對他們指定後回來。』或者，行刑者就對喋喋不休者斬首呢？」「迦葉尊師！那位盜賊在行刑者們處得不到：『請行刑者尊師們等候，在那個村落或城鎮有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直到我對他們指定後回來。』那時，行刑者就對喋喋不休者斬首。」「親王！那位人間盜賊確實在生為人的行刑者們處將得不到：『請行刑者尊師們等候，在那個村落或城鎮有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直到我對他們指定後回來。』那麼，為何你的殺生的、未被給與的拿取的、邪淫的、妄語的、離間語的、粗惡語的、雜穢語的、貪婪的、有瞋害心的、邪見的、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他們在獄卒們處將得到：『請獄卒尊師們等候，直到我們去告訴波亞西親王：「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呢？』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3)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以該法門你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嗎？」「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如怎樣會有？」「迦葉尊師！這裡，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他們過些時候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當我知道：『現在，這個病將不會痊癒。』時，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先生！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凡那些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尊師們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言語是真的，尊師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善趣、天界。先生！如果你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願你們從那裡回來告訴我：「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還有，尊師們是我的可信賴者、能信賴者，凡被尊師們看見，這就將如被我親自看見。』他們回答『好』後，既沒回來告訴我，又沒派遣使者。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4)

糞坑男子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猶如男子包含頭被陷入糞坑中，那時，你命令男子們：『先生！那樣的話，

請你們從糞坑拉起那位男子。』他們回答『好』後，從糞坑拉起那位男子。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以竹片從那位男子的身體善刮掉地刮掉糞便。』他們回答『好』後，以竹片從那位男子的身體善刮掉地刮掉糞便。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以黃土善搓揉地搓揉那位男子的身體三次。』他們以黃土善搓揉地搓揉那位男子的身體三次。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以油塗抹那位男子後，請你們以細粉善清潔地作三次。』他們以油塗抹那位男子後，以細粉善清潔地作三次。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整理(作)那位男子的髮鬚。』他們整理那位男子的髮鬚。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贈送那位男子高價值的花環、高價值的塗油、高價值的衣服。』他們贈送那位男子高價值的花環、高價值的塗油、高價值的衣服。你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使那位男子登上高樓後，使五種欲伺候。』他們使那位男子登上高樓後，使五種欲伺候。

親王！你怎麼想它：是否那位善沐浴的、善塗油的、善整理髮鬚的、裝飾花環瓔珞、穿白衣的、到殊勝高樓上層的、具備具有五種欲、被伺候的那位男子還有再陷入到那個糞坑的欲望呢？」「迦葉尊師！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迦葉尊師！是不淨。糞坑就是不淨的與被稱呼不淨的；惡臭的與被稱呼惡臭的；嫌惡的與被稱呼嫌惡的；厭逆的與被稱呼厭逆的。」「同樣的，親王！人類對諸天就是不淨的與被稱呼不淨的；惡臭的與被稱呼惡臭的；嫌惡的與被稱呼嫌惡的；厭逆的與被稱呼厭逆的，親王！人的味道向上壓迫諸天神一百由旬。那麼，為何你的離殺生的、離未被給與的拿取的、離邪淫的、離妄語的、離離間語的、離粗惡語的、離雜穢語的、不貪婪的、無瞋害心的、正見的、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他們會回來告訴你：『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呢？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5)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親王！如怎樣會有？」「迦葉尊師！這裡，我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他們過些時候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當我知道：『現在，這個病將不會痊癒。』時，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先生！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凡那些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尊師們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們的言語是真的，尊師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會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先生！如果你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願你們從那裡回來告訴我：「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還有，尊師們是我的可信賴者、能信賴者，凡尊師們所見的，那將如我親自所見

的。』他們回答『好』後，既沒回來告訴我，又沒派遣使者。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6)

三十三天天神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親王！又，凡人間的一百年是這三十三天天神們的一日夜，以那個夜，三十夜是一個月，以那個月，十二月是一年，以那個年，一千天年是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壽量。凡你的朋友們、同事們、親族們、血親們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又，如果他們這麼想：『直到我們具備、具有天之五種欲自娛二或三日夜，我們再去告訴波亞西親王：「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是否他們會回來告訴你：『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呢？」「迦葉尊師！這確實不是。迦葉尊師！因為我們恐怕也已命終很久。但，誰告訴迦葉尊師『有三十三天天神們』或『三十三天天神們是這麼長壽者』？我們不相信迦葉尊師的『有三十三天天神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是這麼長壽者』。」(417)

天生盲者的譬喻

「親王！猶如天生失明的男子沒看見諸黑的白的形色，沒看見諸藍的形色，沒看見諸黃的形色，沒看見諸赤紅的形色，沒看見諸深紅的形色，沒看見平的不平的，沒看見諸星星形色，沒看見日月，他這麼說：『沒有黑的白的形色，沒有看見黑的白的形色者；沒有藍色的形色，沒有看見藍色的形色者；沒有黃色的形色，沒有看見黃色的形色者；沒有赤紅色的形色，沒有看見赤紅色的形色者；沒有深紅色的形色，沒有看見深紅色的形色者；沒有平不平的，沒有平不平的看見者；沒有星光，沒有星光的看見者；沒有日月，沒有日月的看見者，我不知道這個，沒看見這個，因此，它不存在。』親王！那位說者正確地說嗎？」「迦葉尊師！這確實不是。有黑的白的形色，有黑的白的形色看見者；有藍的形色，有藍的形色看見者.....（中略）有平不平的，有平不平的看見者；有星光，有星光的看見者；有日月，有日月的看見者。『我不知道這個，沒看見這個，因此，它不存在。』迦葉尊師！那位說者沒正確地說。」

「同樣的，親王！你看起來像顯現如天生失明者：凡你對我這麼說：『誰告訴迦葉尊師「有三十三天天神們」或「三十三天天神們是這麼長壽者」？我們不相信迦葉尊師的「有三十三天天神們」、「三十三天天神們是這麼長壽者」。』親王！這樣的他方世界不能被看見：如你想以這個肉眼。親王！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在那裡住於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他們使天眼變成清淨，他們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這個，連同他方世界，以及化生眾生。親王！而這樣的他方世界能被看見，但不就如你想以這個肉眼。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8)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這裡，我看見持戒的、善法的、想要活命不想要死的、想要樂厭逆苦的沙門婆羅門們，迦葉尊師！那個我這麼想：『如果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尊師們這麼知道：「從這裡死去的我們將有更好的。」現在，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尊師們應該吃毒藥，或應該取刀，或應該懸吊後命終，或應該在斷崖處落入。但，凡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尊師們不這麼知道：「從這裡死去的我們將有更好的。」因此，這些持戒的、善法的、想要活命不想要死的、想要樂厭逆苦的沙門婆羅門們不殺害自己。』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19）

孕婦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某位婆羅門有兩位妻子，一位有個十歲年齡或十二歲年齡的兒子，另一位是臨近產期的孕婦。那時，那位婆羅門命終。那時，那位學生婆羅門對母親共事一夫者說這個：『女士！凡這裡財產，或穀物，或銀，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這裡沒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請你交與我父親的遺產。』在這麼說時，那位女婆羅門對那位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孩子！請你等候，直到我生產，如果是男孩，他也有一部分，如果是女孩，她也是你的妻子。』第二次，那位學生婆羅門又對母親共事一夫者說這個：『女士！凡這裡財產，或穀物，或銀，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這裡沒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請你交與我父親的遺產。』第二次，那位女婆羅門又對那位學生婆羅門說這個：『孩子！請你等候，直到我生產，如果是男孩，他也有一部分，如果是女孩，她也是你的妻子。』第三次，那位學生婆羅門又對母親共事一夫者說這個：『女士！凡這裡財產，或穀物，或銀，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這裡沒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請你交與我父親的遺產。』

那時，那位女婆羅門取刀、進入內室後，打開腹部：『到底(直到)我生產男孩又或女孩？』她使自己的性命，連同胎兒與財產滅亡，如那個無知者、不聰明者、不如理地尋求遺產者已來到不幸、災難。同樣的，親王！你是無知者、不聰明者、不如理地尋求他方世界者，將來到不幸、災難，猶如那位女婆羅門是無知者、不聰明者、不如理地尋求遺產者已來到不幸、災難。親王！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們不使未成熟的遍熟，而是等候遍熟。親王！因為，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賢智們以活命有利益，親王！如是如是持戒的、善法的沙門婆羅門們長久、長時間地住立，如是如是許多福德產出：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實行。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0）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

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這裡，男子們捕捉盜賊、罪犯後對我展示：『大德！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放這位活著的男子入甕中、封閉開口、以新鮮皮革捆綁、以濕黏土厚厚地作塗布、使登上爐灶後，請你們給與火。』他們回答『好』後，放那位活著的男子入甕中、封閉開口、以新鮮皮革捆綁、以濕黏土厚厚地作塗布、使登上爐灶後，他們給與火。當我們知道：『那位男子已命終。』那時，降下甕、破出、打開開口，我們仔細地注視：『或許我們就會看見他出去的命。』我們仍沒看見他出去的命。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1）

夢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就在這件事上我將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親王！你記得(證知)白天的躺臥，成為進入夢者，能令人喜樂的園林、能令人喜樂的森林、能令人喜樂的土地、能令人喜樂的蓮花池之看見者嗎？」「迦葉尊師！我記得白天的躺臥，成為進入夢者，能令人喜樂的園林、能令人喜樂的森林、能令人喜樂的土地、能令人喜樂的蓮花池之看見者。」「在那時，駝背者們及侏儒們及少女們及年輕女子們守護你嗎？」「是的，迦葉尊師！在那時，駝背者們及侏儒們及少女們及年輕女子們守護我。」「是否他們看見你進入的或出去的命呢？」「迦葉尊師！這確實不是。」「親王！他們就沒看見活著的你進入的或出去的命，那麼，為何你將看見死者進入的或出去的命？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2）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這裡，男子們捕捉盜賊、罪犯後對我展示：『大德！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就以秤秤這位活著的男子後，以弦殺死後，請你們就再次以秤秤無呼吸者。』他們回答『好』後，就以秤秤這位活著的男子後，以弦殺死後，他們就再次以秤秤無呼吸者。當他活著，那時是較輕的、較柔軟的、較適合作業的，而當他已命終，那時是較重的、較僵硬的、較不適合作業的。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3）

被加熱鐵球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猶如男子以秤秤白天被加熱的、燃燒的、熾然的、發紅的鐵球，過些時以秤秤冷的、熄滅的它，什麼時候那個鐵球是較輕的，或較柔軟的，或較適合作業的：當燃燒的、熾然的、發紅的時，或當冷的、熄滅的時？」「迦葉尊師！當那個鐵球是與火俱行的、與風俱行的、熾然的、發紅的，那時是較輕的、較柔軟的、較適合作業的，而當那個鐵球是既不與火俱行的，也不與風俱行的，冷的、熄滅的，那時是較重的、較僵硬

的、較不適合作業的。」「同樣的，親王！當這個身體是與壽俱行的、與暖俱行的、與識俱行的，那時是較輕的、較柔軟的、較適合作業的，而當這個身體是既不與壽俱行的，也不與暖俱行的、不與識俱行的，那時是較重的、較僵硬的、較不適合作業的。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4）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這裡，男子們捕捉盜賊、罪犯後對我展示：『大德！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不破壞這位男子外皮、皮膚、肌肉、筋、骨、骨髓後，請你們奪取生命，或許我們就會看見出去的命。』他們回答『好』後，不破壞這位男子外皮.....（中略）後，他們奪取生命。當他是未死的時，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使這位男子朝上地倒下，或許我們就會看見出去的命。』他們使那位男子朝上地倒下，我們仍沒看見他出去的命。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使這位男子朝下地倒下.....請你們使側邊地倒下.....請你們使第二側邊地倒下.....請你們使朝上地站立.....請你們使頭朝下地站立.....請你們以拳毆打.....請你們以土塊毆打.....請你們以棍棒毆打.....請你們以刀毆打.....請你們甩動、搖動、抖動，或許我們就會看見出去的命。』他們甩動、搖動、抖動那位男子，我們仍沒看見他出去的命。他即便有那個眼、那些色，但那個入處不感受；即便有那個耳、那些聲音，但那個入處不感受；即便有那個鼻、那些氣味，但那個入處不感受；即便有那個舌、那些味道，但那個入處不感受；即便有那個身、那些所觸，但那個入處不感受。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5）

吹法螺者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某位吹法螺者取螺貝後，去邊境地方。他前往某個村落，抵達後，在村落的中間站立地吹響螺貝三聲、放置螺貝在地上後，在一旁坐下。親王！那時，邊境地方的人們這麼想：『喂！這個這麼誘人的(能被染的)、這麼能被欲求的、這麼能被陶醉的、這麼能被繫縛的、這麼能被迷戀的聲音是哪個的呢？』聚集後，對那位吹法螺者說這個：『喂！這個這麼誘人的、這麼能被欲求的、這麼能被陶醉的、這麼能被繫縛的、這麼能被迷戀的聲音是哪個的呢？』『先生！這是名叫螺貝的，它有這麼誘人的、這麼能被欲求的、這麼能被陶醉的、這麼能被繫縛的、這麼能被迷昏頭的聲音。』他們使那個螺貝朝上地倒下：『螺貝先生！請你說，螺貝先生！請你說。』那個螺貝不發(作)聲。他們使那個螺貝朝下地倒下.....他們使側邊地倒下.....他們使第二側邊地倒下.....他們使朝上地站立.....他們使頭朝下地站立.....他們以拳毆打.....他們以土塊毆打.....他們以棍棒毆打.....他們以刀毆打.....他們甩動、搖動、抖動那個螺貝：『螺貝先生！請你說，螺貝先生！請你說』那個螺貝仍不發聲。

親王！那時，那位吹法螺者想這個：『這些邊境地方的人們是多麼無知的，怎麼會不如理地尋求螺貝聲。』對觀看的他們，他拿起螺貝、吹響螺貝三聲、拿取螺貝後離開。親王！那時，那些邊境地方的人們想這個：『先生！顯然當這螺貝確實是與男子俱行的、與精進俱行的、與風俱行的，那時這個螺貝發聲。當這個螺貝是既不與男子俱行的，也不與精進俱行的、不與風俱行的，那時這個螺貝不發聲。』同樣的，親王！當這個身體是與壽俱行的、與暖俱行的、與識俱行的，那時前進，及返回，及站立，及坐下，及躺下，及以眼看見色，及以耳聽聲音，及以鼻聞氣味，及以舌嚐味道，及以身觸所觸，及以意識知法。但當這個身體是既不與壽俱行的，也不與暖俱行的、不與識俱行的，那時既不前進，也不返回、不站立、不坐下、不躺下、不以眼看見色、不以耳聽聲音、不以鼻聞氣味、不以舌嚐味道、不以身觸所觸、不以意識知法。親王！也以這個法門，請你這麼想：『像這樣，有他方世界，有化生眾生，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6)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在這裡，我仍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親王！那麼，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有其它法門.....（中略）」「迦葉尊師！這裡，男子們捕捉盜賊、罪犯後對我展示：『大德！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我對他們這麼說：『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切開這位男子的外皮，或許我們就會看見命。』他們切開那位男子的外皮，我們沒看見他出去的命。我對他們說這個：『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切開這位男子的皮膚.....請你們切開肌肉.....請你們切開筋.....請你們切開骨.....請你們切開骨髓，或許我們就會看見命。』他們切開那位男子的骨髓，我們仍沒看見他出去的命。迦葉尊師！這也是法門，以該法門我這麼想：『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427)

結髮拜火者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某位結髮拜火者住在林野處的葉屋。那時，在地方上出現某個商隊。那時，那個商隊在那位結髮拜火者的草屋附近住一夜後離去。親王！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想這個：『讓我前往那個商隊駐紮處，或許就在那裡會獲得什麼資具。』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在清晨起來後，前往那個商隊駐紮處。抵達後，在那個商隊駐紮處看見被拋棄的年幼愚鈍仰臥男童。看見後，他想這個：『那對我不適當：凡我看見生為人的會命終，讓我帶這個小孩去草屋後養育、扶養、養大。』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對那個小孩帶去草屋後養育、扶養、養大。當那個小孩是十歲年齡的或十二歲年齡的，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在田舍就某種應該被作的發生(生起)。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對那位小孩說這個：『兒啊！我要去田舍，兒啊！你應該照顧火，且火不要因你熄滅。而如果火因你熄滅，這是斧，這些是柴，這是取火的上鑽木，使火生起後，你應該照顧火。』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這麼教誡那個小孩後，去田舍。那時，當他熱衷遊戲時，火熄滅。

那時，那個小孩想這個：『父親對我這麼說：「兒啊！我要去田舍，兒啊！你應該照顧火，且火不要因你熄滅。而如果火因你熄滅，這是斧，這些是柴，這是取火的上鑽

木，使火生起後，你應該照顧火。」讓我使火生起後，應該照顧火。」那時，那個小孩以斧削火的上鑽木：『或許我就會獲得火。』他沒獲得火。他使火的上鑽木裂開兩片，使裂開三片，使裂開四片，使裂開五片，使裂開十片，使裂開百片，作碎片碎片(碎碎地作)。作碎片碎片後，在臼中搗。在臼中搗後，暴露在大風中：『或許我就會獲得火。』他仍沒獲得火。

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在田舍那個應該被作的完成後，前往自己的草屋。抵達後，對那個小孩說這個：『兒啊！是否火沒因你熄滅？』『父親！這裡，當我熱衷遊戲時，火熄滅。那個我想這個：「父親對我這麼說：『兒啊！你應該照顧火，且火不要因你熄滅。而如果火因你熄滅，這是斧，這些是柴，這是取火的上鑽木，使火生起後，你應該照顧火。』讓我生起火後，應該照顧火。」父親！那時，我以斧削火的上鑽木：『或許我就會獲得火。』我沒獲得火。我使火的上鑽木裂開兩片，使裂開三片，使裂開四片，使裂開五片，使裂開十片，使裂開百片，作碎片碎片。作碎片碎片後，在臼中搗。在臼中搗後，暴露在大風中：「或許我就會獲得火。」我仍沒獲得火。』那時，那位結髮拜火者想這個：『這個小孩是多麼無知的、不聰明的，怎麼會不如理地尋求火。』對觀看的他，他拿起取火的上鑽木、使火生起後，對那個小孩說這個：『兒啊！應該這樣使火被生起，但就不如是，你是無知的、不聰明的，不如理地尋求火。』同樣的，親王！你是無知的、不聰明的，將不如理地尋求他方世界。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428)

「即使迦葉尊師這麼說，我仍不能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及外國國王知道我：『波亞西親王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迦葉尊師！如果我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他們將會是對我說者：『波亞西親王是多麼無知的、不聰明的、惡把握的執取者。』我將會因憤怒攜帶它，我也將會因藏惡攜帶它，我也將會因專橫攜帶它。」(429)

二位商隊領袖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貨車大商隊有千輛貨車從東方地方到西方地方，它所到之處，就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樹葉。而在那個商隊中有二位商隊領袖，一位有五百輛貨車，一位有五百輛貨車。那時，那些商隊領袖們想這個：『這個貨車大商隊有千輛貨車，那些我們所到之處，就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樹葉。讓我們區分這個商隊為二：一邊五百貨車，一邊五百貨車。』他們區分那個商隊為二：一邊五百貨車，一邊五百貨車。一邊的商隊領袖準備好許多草、薪木、水後，使商隊出發。又，已出發二、三天，那個商隊看見黑的、紅眼睛的、綁緊箭袋的、戴蓮花環的、濕衣服的、濕頭髮的、以車輪被泥沾污的牛車對面道路來的男子。看見後，說這個：『先生！你從哪裡來？』『從那樣的地方。』『你將去哪裡？』『名叫那樣的地方』『先生！是否在前方荒野處有下大雨的大雨雲？』『是的，先生！在前方荒野處有下大雨的大雨雲，水已灌入諸路徑，有許多草、薪木、水，先生！請你們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請你們以輕負荷貨車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軛牛疲累。』

那時，商隊領袖召喚商隊們：『先生！這位男子這麼說：「在前方荒野處有大雨的大雨雲，水已灌入諸路徑，有許多草、薪木、水，先生！請你們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請你們以輕負荷貨車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輓牛疲累。」先生！請你們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請你們以輕負荷貨車使商隊前行。』『是的，先生！』那些商隊回答商隊領袖後，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以輕負荷貨車使商隊前行。在第一個商隊駐紮處他們沒看見草，或薪木，或水，在第二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三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四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五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六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七個商隊駐紮處他們也沒看見草，或薪木，或水，全部都來到不幸、災難，而凡在那個商隊中是人們或諸牲畜，那位夜叉、非人全部吃，只有殘餘骸骨。

當第二位商隊領袖知道：『先生！現在，那個商隊已離去夠久。』時，準備好許多草、薪木、水後，使商隊出發。又，已出發二、三天，那個商隊看見黑的、紅眼睛的、綁緊箭袋的、戴蓮花環的、濕衣服的、濕頭髮的、以車輪被泥沾污的牛車對面道路來的男子。看見後，說這個：『先生！你從哪裡來？』『從那樣的地方。』『你將去哪裡？』『名叫那樣的地方』『先生！是否在前方荒野處有大雨的大雨雲？』『是的，先生！在前方荒野處有大雨的大雨雲，水已灌入諸路徑，有許多草、薪木、水，先生！請你們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請你們以輕負荷貨車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輓牛疲累。』

那時，商隊領袖召喚商隊們：『先生！這位男子這麼說：「在前方荒野處有大雨的大雨雲，水已灌入諸路徑，有許多草、薪木、水，先生！請你們捨棄先前的草、薪木、水，請你們以輕負荷貨車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輓牛疲累。」先生！這位男子既非我們的朋友，也非親族、血親，為何我們將以相信行去？先前的草、薪木、水不應該被你們捨棄，請你們以如是攜帶的物品使商隊前行，我們將不捨棄先前的。』『是的，先生！』那些商隊回答那個商隊領袖後，以如是攜帶的物品使商隊前行。在第一個商隊駐紮處他們沒看見草，或薪木，或水，在第二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三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四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五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六個商隊駐紮處也.....在第七個商隊駐紮處他們也沒看見草，或薪木，或水，但他們看見那個商隊已來到不幸、災難：而凡在那個商隊中即使是人們或諸牲畜，他們只看見他們被那位夜叉、非人吃的骸骨。

那時，那個商隊領袖召喚商隊們：『先生！這個商隊已來到不幸、災難，如那個由那位無知的商隊領袖指導者。先生！那樣的話，凡在我們的商隊中少價值的商品，捨棄那些後，凡在這個商隊中大價值的商品，請你們拿取那些。』『是的，先生！』那些商隊回答那個商隊領袖後，凡在自己的商隊中少價值的商品，捨棄那些後，凡在那個商隊中大價值的商品，拿取那些後，如那個由那位賢智的商隊領袖指導者。同樣的，親王！你是無知的、不聰明的、不如理地尋求他方世界的，將來到不幸、災難，猶如前面的那位商隊領袖，及凡他們認為你的應該被聽聞、應該被相信，他們也將來到不幸、災難，猶如那些商隊。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430)

「即使迦葉尊師說這個，但我不能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外國國王知道我：『波亞西親王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中略）報。」』迦葉尊師！如果我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他們將會是對我說者：『波亞西親王是多麼無知的、不聰明的、持錯誤的執見者。』我將會因憤怒攜帶它，我也將會因藏惡攜帶它，我也將會因專橫攜帶它。」(431)

擔糞者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某位養豬男子從自己的村落到其它村落，在那裡，看見很多被捨棄的乾糞。看見後，他想這個：『而這很多被捨棄的乾糞是我的豬食物，讓我從這裡搬運乾糞。』他展開上衣、撒佈乾糞、捆成捆、抬上頭後行走。在他的路途中，下大非時雨，直到指甲尖被滲出的、流出的糞沾污，他抓住(拿)糞擔(糞負荷物)後行走。人們看見後，對他這麼說：『我說，是否你是發瘋的？是否是狂亂的？怎麼會直到指甲尖被滲出的、流出的糞沾污，還搬運糞擔？』『在這裡，我說，你們是發瘋的，你們是狂亂的，然而，因為像這樣是我的豬食物。』同樣的，親王！我想，你顯現如擔糞者。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432)

「即使迦葉尊師說這個，但我不能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外國國王知道我：『波亞西親王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中略）報。」』迦葉尊師！如果我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他們將會是對我說者：『波亞西親王是多麼無知的、不聰明的、持錯誤的執見者。』我將會因憤怒攜帶它，我也將會因藏惡攜帶它，我也將會因專橫攜帶它。」(433)

賭徒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有兩位賭徒以骰子賭博，一位賭徒吞下每來到的不幸運的骰子。第二位賭徒看見那位吞下每來到的不幸運的骰子的賭徒，看見後，對那位賭徒說這個：『朋友！你一向地贏，朋友！請你給我諸骰子，我將供奉。』『是的，朋友！』那位賭徒取得那位賭徒的諸骰子。那時，那位賭徒以毒藥使諸骰子遍滿後，對那位賭徒說這個：『來！朋友！我們以骰子賭博。』『是的，朋友！』那位賭徒回答那位賭徒。第二次，那些賭徒又以骰子賭博，那位賭徒吞下每來到的不幸運的骰子。第二位賭徒看見那位賭徒第二次又吞下每來到的不幸運的骰子，看見後，對那位賭徒說這個：

「被最上的火[毒-㊟]塗上，吞下骰子的男子不自覺，

咄！惡賭博者！吞下吞下，之後你將有劇烈的。」[Jat.91]

同樣的，親王！我想，你顯現如賭徒。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434)

「即使迦葉尊師說這個，但我不能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外國國王知道我：『波亞西親王是這樣知者、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中略）報。」』迦葉尊師！如果我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他們將會是對我說者：『波亞西

親王是多麼無知的、不聰明的、持錯誤的執見者。』我將會因憤怒攜帶它，我也將會因藏惡攜帶它，我也將會因專橫攜帶它。」(435)

擔麻者的譬喻

「親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說的義理。親王！從前，某個地方遷離(返回)，那時，同伴召喚同伴：『朋友！我們走，讓我們去那個地方，或許在那裡我們會獲得什麼財物。』『是的，朋友！』同伴回答同伴。他們去那個地方，前往某個村落道路。在那裡，看見很多捨棄的麻。看見後，同伴召喚同伴：『朋友！這是很多捨棄的麻，朋友！那樣的話，請你捆一麻擔，我也將捆一麻擔，我們將拿起兩個麻擔後走。』『是的，朋友！』同伴回答同伴、捆麻擔後，他們拿取兩個麻擔後，前往某個村落道路。在那裡，看見很多捨棄的麻線。看見後，同伴召喚同伴：『朋友！這是很多捨棄的麻線：為了那個目的我們會想要麻。朋友！那樣的話，請你捨棄麻擔，我也將捨棄麻擔，我們將拿取兩個麻線擔後走。』『朋友！我的這個麻擔已很遠地攜帶，且已善綁緊，對我夠了，請你了解(知道)。』那時，那位同伴捨棄麻擔後，拿取麻線擔。

他們前往某個村落道路。在那裡，他們看見很多捨棄的麻布。看見後，同伴召喚同伴：『朋友！這些是很多捨棄的麻布：為了那個目的我們會想要麻或麻線。朋友！那樣的話，請你捨棄麻擔，我也將捨棄麻線擔，我們將拿取兩個麻布擔後走。』『朋友！我的這個麻擔已很遠地攜帶，且已善綁緊，對我夠了，請你了解。』那時，那位同伴捨棄麻線擔後，拿取麻布擔。

他們前往某個村落道路。在那裡，他們看見很多捨棄的亞麻。看見後.....(中略)很多捨棄的亞麻線。看見後.....很多捨棄的亞麻布。看見後.....很多捨棄的木綿。看見後.....很多捨棄的木綿線。看見後.....很多捨棄的木綿布。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鐵。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銅。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錫。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鉛。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銀。看見後.....很多捨棄的金。看見後，同伴召喚同伴：『朋友！這是很多捨棄的：為了那個目的我們會想要麻，或麻線，或麻布，或亞麻，或亞麻線，或亞麻布，或木綿，或木綿線，或木綿布，或鐵，或銅，或錫，或鉛，或銀，朋友！那樣的話，請你捨棄麻擔，我也將捨棄銀擔，我們將拿取兩個金擔後走。』『朋友！我的這個麻擔已很遠地攜帶，且已善綁緊，對我夠了，請你了解。』那時，那位同伴捨棄銀擔後，拿取金擔。

他們前往自己的村落。在那裡，凡那位同伴拿取麻擔後走，他的父母既不歡喜，妻兒也不歡喜，朋友、同事也不歡喜，從那個因由不得到樂與喜悅。但凡那位同伴拿取金擔後走，他的父母歡喜，妻兒也歡喜，朋友、同事也歡喜，從那個因由得到樂與喜悅。同樣的，親王！我想，你顯現如擔麻者。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親王！請你斷念這個邪惡的惡見，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436)

歸依

「我就以迦葉先生的最初譬喻是悅意的、滿意的，但是，我想要聽聞這種種質問的辯才，這樣，我就想迦葉尊師反對的應該被作。太偉大了，迦葉尊師！太偉大了，迦葉

尊師！迦葉尊師！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迦葉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迦葉尊師！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迦葉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

迦葉尊師！而我想要祭大牲祭，請迦葉先生教誡我：凡對我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437)

牲祭的談論

「親王！在如像這樣的牲祭中，諸牛被殺，或諸山羊、羊被殺，或諸雞豬被殺，或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以及諸領受者是邪見者、邪志者、邪語者、邪業者、邪命者、邪精進者、邪念者、邪定者，親王！像這樣的牲祭是無大果的、無大效益的、無大光輝的、無大遍滿的。親王！猶如農夫拿取種子、犁後進入樹林，在那裡，他在殘株、荊棘未除去的惡田、惡地中播種破碎的、腐爛的、被風吹日曬破壞的、非新成熟的、非安全播下的種子，且天不適當地隨給與水流，是否那些種子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或農夫得到廣大的果呢？」「迦葉尊師！這確實不是。」「同樣的，親王！在如像這樣的牲祭中，諸牛被殺，或諸山羊、羊被殺，或諸雞豬被殺，或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以及諸領受者是邪見者、邪志者、邪語者、邪業者、邪命者、邪精進者、邪念者、邪定者，親王！像這樣的牲祭是無大果的、無大效益的、無大光輝的、無大遍滿的。」

親王！但，在如像這樣的牲祭中，既無諸牛被殺，也無諸山羊、羊被殺，無諸雞豬被殺，無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以及諸領受者是正見者、正志者、正語者、正業者、正命者、正精進者、正念者、正定者，親王！像這樣的牲祭有大果的、大效益的、大光輝的、大遍滿的。親王！猶如農夫拿取種子、犁後進入樹林，在那裡，他在殘株、荊棘已除的善田、善地中播種不破碎的、不腐爛的、無風吹日曬破壞的、新成熟的、安全播下的種子，且天經常適當地隨給與水流，是否那些種子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或農夫得到廣大的果呢？」「是的，迦葉尊師！」「同樣的，親王！在如像這樣的牲祭中，既無諸牛被殺，也無諸山羊、羊被殺，無諸雞豬被殺，無種種的生類來到殺戮，以及諸領受者是正見者、正志者、正語者、正業者、正命者、正精進者、正念者、正定者，親王！像這樣的牲祭有大果的、大效益的、大光輝的、大遍滿的。」(438)

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之事

那時，波亞西親王對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提供布施。但，在那個布施中，像這樣的食物被施與：屑米飯伴酸粥，以及結球毛粗衣。而在那布施中，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是經營事務者，他施與布施後，這麼隨指定：「以這個布施我只在這個世界與波亞西親王會面，不要在其它的。」波亞西親王聽聞鬱多羅學生婆羅門施與布施後，這麼隨指定：「以這個布施我只在這個世界與波亞西親王會面，不要在其它的。」那時，波亞西親王使[人]召喚鬱多羅學生婆羅門後，說這個：「親愛的鬱多羅！傳說是真的？你施與布施後，這麼隨指定：『以這個布施我只在這個世界與波亞西親王會面，不要在其它的。』嗎？」「是的，先生！」「親愛的鬱多羅！為何你施與布施後，這麼隨指定：『以這個布施我只在這個世界與波亞西親王會面，不要在其它的。』

呢？親愛的鬱多羅！我們是希求福德者，都是布施果報的期待者，不是嗎？」「在尊師的布施中，像這樣的食物被施與：屑米飯伴酸粥，那個(凡)尊師也不想要在腳上接觸，怎麼吃。以及結球毛粗衣，那個尊師也不想要在腳上接觸，怎麼裹上。然而，尊師對我們是可愛的、合意的，我們如何使合意的與不合意的結合？」「親愛的鬱多羅！那樣的話，我吃任何食物，請你提供像那樣的食物，以及我裹上任何衣服，請你提供像那樣的衣服。」「是的，先生！」鬱多羅學生婆羅門回答波亞西親王後，波亞西親王吃任何食物，他提供像那樣的食物，以及波亞西親王裹上任何衣服，他提供像那樣的衣服。(439)

那時，波亞西親王非恭敬地施與布施、非以以親手施與布施、不尊敬後施與布施、施與丟棄的之布施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空的謝力色葛天宮[Vv.84]。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為經營事務者，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他恭敬地施與布施、以以親手施與布施、尊敬後施與布施、非施與丟棄的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440)

波亞西天子

當時，尊者牛主經常為了白天的住處去空的謝力色葛天宮。那時，波亞西天子去見尊者牛主。抵達後，向尊者牛主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尊者牛主對在一旁站立的波亞西天子說這個：「朋友！你是誰？」「大德！我是波亞西親王。」「朋友！你是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不是嗎？」「大德！我真實地是這樣見者：『像這樣，無其他世間，無化生眾生，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但，我被聖鳩摩羅迦葉使從這個邪惡的惡見遠離。」「朋友！那麼，凡在你的布施中經營事務者，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他已往生在哪裡？」「大德！凡在我的布施中是經營事務者，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他恭敬地施與布施、以以親手施與布施、尊敬後施與布施、非施與丟棄的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大德！然而，我非恭敬地施與布施、非以以親手施與布施、不尊敬後施與布施、施與丟棄的之布施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空的謝力色葛天宮。牛主大德！那樣的話，到人的世界後，請你這麼告知：『請你們恭敬地施與布施，請你們以以親手施與布施，請你們尊敬後施與布施，請你們非施與丟棄的。波亞西親王非恭敬地施與布施、非以以親手施與布施、不尊敬後施與布施、施與丟棄的之布施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空的謝力色葛天宮。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為經營事務者，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他恭敬地施與布施、以以親手施與布施、尊敬後施與布施、非施與丟棄的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

那時，尊者牛主返回人的世界後這麼告知：「請你們恭敬地施與布施，請你們以以親手施與布施，請你們尊敬後施與布施，請你們非施與丟棄的。波亞西親王非恭敬地施與布施、非以以親手施與布施、不尊敬後施與布施、施與丟棄的之布施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四大王天諸天們的共住狀態、空的謝力色葛天宮。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為經營事務者，名叫鬱多羅學生婆羅門，他恭敬地施與布施、以以親手施與布施、尊敬

後施與布施、非施與丟棄的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們的共住狀態。」(441)

波亞西經第十終了。

大品終了，其攝頌：

譬喻大[經]、因緣，涅槃與善見，

人牛王、總管，集會、帝釋的詢問，

以及念住大[經]，波亞西為第十。

大品篇終了。

波梨品

DN 24/DN.24 波梨經

善星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末羅，名叫阿奴逼亞的末羅市鎮。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阿奴逼亞。那時，世尊想這個：「在阿奴逼亞為了托鉢行走大致上還太早，讓我去遊行瑞祥氏的園林去見遊行瑞祥氏。」(1)

那時，世尊前往遊行瑞祥氏的園林去見遊行瑞祥氏。那時，遊行瑞祥氏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來！大德！歡迎世尊，大德！世尊終於作這個安排，即：這裡的到來。大德！世尊請坐，這個座位已設置。」世尊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遊行瑞祥氏也取某個低的坐具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瑞祥氏對世尊說這個：「大德！在較早的幾天前，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對我說這個：『瑞祥！現在，世尊被我捨棄，現在，我不指定世尊住。』大德！是否這就是真實的呢？如離車人之子善星說。」「瑞祥！這就是真實的，如離車人之子善星說。」(2)

瑞祥！在較早的幾天前，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在一旁坐下。瑞祥！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對我說這個：『大德！現在，我捨棄世尊，現在，我不指定世尊住。』瑞祥！在這麼說時，我對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善星！是否我對你這麼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又或，你對我這麼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像這樣，顯然，我既沒對你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顯然，你也沒對我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無用的男子！在存在這樣時，當存在什麼，你捨棄誰？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個過錯到什麼程度。』(3)

『大德！然而，世尊沒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善星！是否我對你這麼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我將為你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又或，你對我這麼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世尊將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像這樣，顯然，我既沒對你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我將為你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顯然，你也沒對我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世尊將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無用的男子！在存在這樣時，當存在什麼，你捨棄誰？善星！你怎麼想它：在已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

或在未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大德！在已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或在未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世尊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善星！像這樣，顯然，在已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或在未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善星！在那裡，已以過人法作神通神將作什麼？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個過錯到什麼程度。』(4)

『大德！然而，世尊沒為我安立世界開端。』『善星！是否我對你這麼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我將為你安立世界開端。」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又或，你對我這麼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世尊將為我安立世界開端。」呢？』『大德！這確實不是。』『像這樣，顯然，我既沒對你說：「來！善星！請你指定我住，我將為你安立世界開端。」顯然，你也沒對我說：「大德！我將指定世尊住，世尊將為我安立世界開端。」無用的男子！在存在這樣時，當存在什麼，你捨棄誰？善星！你怎麼想它：在已安立世界開端時，或在未安立世界開端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大德！在已安立世界開端時，或在未安立世界開端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世尊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的。』『善星！像這樣，顯然，在已安立世界開端時，或在未安立世界開端時，法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導，它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善星！在那裡，已安立世界開端將作什麼？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個過錯到什麼程度。』(5)

善星！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我：「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善星！像這樣，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我。

善星！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法：「被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善星！像這樣，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法。

善星！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僧團：「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善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正直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真理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方正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應該被奉獻者、應該被供奉者、應該被供養者、應該被合掌者、世間的無上福田。」善星！像這樣，你以各種法門在跋耆村中稱讚僧團。

善星！我告訴你；善星！我使你知道，善星！他們將會是對你說者：「離車人之子善星不能夠在沙門喬達摩處行梵行，不能夠的他放棄學後還俗。」善星！像這樣，他們將會是對你說者。』

瑞祥！離車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這麼說時，仍從這個法、律離開，如那個墮苦界者、墮地獄者。(6)

鉤樂柯低亞的事

瑞祥！有這一次，我住在突路，名叫屋大勒葛的突路市鎮。瑞祥！那時，我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以離車人之子善星為隨從沙門，為了托鉢進入屋大勒葛。當時，裸

行者鉤樂柯低亞是守狗戒者、四肢彎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瑞祥！離車人之子善星看見守狗戒的、四肢落地的、只以口嚼的、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的裸行者鉤樂柯低亞。看見後這麼想：『先生！確實是好形色的：這位沙門是四肢彎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

瑞祥！那時，我以心了知離車人之子善星心中的深思後，對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無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稱釋迦之徒的沙門！』『大德！但世尊為什麼這麼說我：「無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稱釋迦之徒的沙門！」呢？』『善星！看見這位四肢落地的、只以口嚼的、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的裸行者鉤樂柯低亞後，你這麼想：「先生！確實是好形色的：這位沙門是四肢彎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不是嗎？』『是的，大德！大德！但世尊對阿羅漢境界慳吝嗎？』『無用的男子！我不對阿羅漢境界慳吝，而是，這只是你生起的邪惡的惡見，請你捨斷它，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善星！然而，凡你想這位裸行者鉤樂柯低亞：這位「好形色的沙門」，他第七天將以消化不良命終。已命終，在那裡將往生最卑賤的阿修羅身，名叫黑酸粥阿修羅，以及，已命終，他們將捨棄他在香草叢墓地中。善星！而當你希望時，去見裸行者鉤樂柯低亞，可以問：「鉤樂柯低亞道友！你知道自己的趣處？」善星！這存在可能性：凡裸行者鉤樂柯低亞回答你：「善星道友！我知道自己的趣處，已命終，在那裡已往生最卑賤的阿修羅身，名叫黑酸粥阿修羅。」』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去見裸行者鉤樂柯低亞，抵達後，對裸行者鉤樂柯低亞說這個：『鉤樂柯低亞道友！你被沙門喬達摩記說：「裸行者鉤樂柯低亞第七天將以消化不良命終。已命終，在那裡將往生最卑賤的阿修羅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羅，以及，已命終，他們將捨棄他在香草叢墓地中。」鉤樂柯低亞道友！以那個，你應該小量小量地吃食物，以及應該小量小量地喝飲料，如是，沙門喬達摩會有錯誤的言語。』(7)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一、二、七日夜地計算，如那個對如來不相信者。瑞祥！那時，裸行者鉤樂柯低亞第七天將以消化不良命終。已命終，在那裡往生最卑賤的阿修羅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羅，以及，已命終，他們捨棄他在香草叢墓地中。(8)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聽聞：『聽說裸行者鉤樂柯低亞以消化不良命終，被捨棄在香草叢墓地中。』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前往香草叢墓地，去見裸行者鉤樂柯低亞。抵達後，以拳頭敲擊裸行者鉤樂柯低亞三次：『鉤樂柯低亞道友！你知道自己的趣處嗎？』瑞祥！那時，裸行者鉤樂柯低亞以手擦拭著背部起來：『善星道友！我知道自己的趣處，在那裡，我被往生最卑賤的阿修羅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羅。』說後，就在那裡朝上地倒下。(9)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對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善星！你怎麼想它：就如我為你記說關於裸行者鉤樂柯低亞，那個果報就像那樣，或相異地？』『大德！就如你為我記說關於裸行者鉤樂柯低亞，那個果報就像那樣，非相異地。』『善星！你怎麼想它：在這種情況下，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或未作？』『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非未作。』『無用的男子！即使這樣，你對以過人法作神通神

變的我這麼說：「大德！然而，世尊沒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個過錯到什麼程度。」瑞祥！離車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這麼說時，仍從這個法、律離開，如那個墮苦界者、墮地獄者。(10)

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的事

瑞祥！有這一次，我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當時，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居住在毘舍離，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連同最高名聲的得到者，他有七項完全受持的誓言：我會是終生裸行者，不會裹上衣服、我會是終生梵行者，不會從事姪欲法、我會終生以酒肉維生，不會吃飯粥、毘舍離名叫優跌那的塔廟以東，我不會越過那個、毘舍離名叫喬答摩葛的塔廟以南，我不會越過那個、毘舍離名叫七芒果樹的塔廟以西，我不會越過那個、毘舍離名叫多子的塔廟以北，我不會越過那個。這七項禁戒的受持之因，他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連同最高名聲的得到者。(11)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去見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抵達後，問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問題。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對他問的問題不解答，不解答者顯露憤怒、瞋恚、不滿。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想這個：『先生！確實是好形色的：我們可能冒犯阿羅漢沙門，確實不要對我們有長久的不利、苦。』(12)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對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無用的男子！你竟然自稱釋迦之徒的沙門！』『大德！但世尊為什麼這麼說我：「無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稱釋迦之徒的沙門！」呢？』『善星！你去見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抵達後，問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問題，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對那個被你問的問題不解答，不解答者顯露憤怒、瞋恚、不滿。瑞祥！那個你想這個：『先生！確實是好形色的：我們可能冒犯阿羅漢沙門，確實不要對我們有長久的不利、苦。』不是嗎？』『是的，大德！大德！但世尊對阿羅漢境界慳吝嗎？』『無用的男子！我不對阿羅漢境界慳吝，而是，這只是你生起的邪惡的惡見，請你捨斷它，不要你有長久的不利、苦。善星！然而，凡你想這位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這位「好形相的沙門」，他不久就是裹上者、有遊走的跟隨者、吃飯粥者，就全部毘舍離塔廟越過後，以名聲被毀滅將命終。』

瑞祥！那時，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不久就是裹上者、有遊走的跟隨者、吃飯粥者，就全部毘舍離塔廟越過後，以名聲被毀滅命終。(13)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聽聞：『聽說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是裹上者、有遊走的跟隨者、吃飯粥者，就全部毘舍離塔廟越過後，以名聲被毀滅已命終。』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對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善星！你怎麼想它：就如我為你記說關於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那個果報就像那樣，或相異地？』『大德！就如你為我記說關於裸行者葛拉勒麼得葛，那個果報就像那樣，非相異地。』『善星！你怎麼想它：在這種情況下，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或未作？』『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非未作。』『無用的男子！即使這樣，你對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的我這麼說：「大德！然而，世尊沒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

個過錯到什麼程度。』瑞祥！離車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這麼說時，仍從這個法、律離開，如那個墮苦界者、墮地獄者。(14)

裸行者波梨之子的事

瑞祥！有這一次，我就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那裡。當時，裸行者波梨之子居住在毘舍離，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連同最高名聲的得到者，他在毘舍離的集會處這麼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我也是智論者。又，智論者值得與智論者以過人法展現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裡，那些我們兩者都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一個神通神變，我作二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二個神通神變，我作四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四個神通神變，我作八個。像這樣，只要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一一作神通神變，我一一作那個兩倍的。』(15)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瑞祥！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對我說這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居住在毘舍離，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連同最高名聲的得到者，他在毘舍離的集會處這麼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我也是智論者。又，智論者值得與智論者以過人法展現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裡，那些我們兩者都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一個神通神變，我作二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二個神通神變，我作四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四個神通神變，我作八個。像這樣，只要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一一作神通神變，我一一作那個兩倍的。」』

瑞祥！在這麼說時，我對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善星！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16)

『大德！請世尊守護這個言語，請善逝守護這個言語。』『善星！那麼，你為什麼對我這麼說：「大德！請世尊守護這個言語，請善逝守護這個言語。」呢？』『大德！如果這個言語被世尊一向地說：「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大德！以及裸行者波梨之子以異樣的形色的來到世尊的面前，那有世尊的虛妄。』(17)

『善星！是否如來會說那個言語：凡那個言語是走到二種的呢？』『大德！那麼，裸行者波梨之子被世尊者以心熟知心後知道：「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嗎？

或者，天神們告訴(告知)世尊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

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呢？』(18)

『善星！裸行者波梨之子被我以心熟知心後知道：「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

同時天神們也告訴我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

又，名叫阿若得的離車人將軍最近已命終，往生三十三天身，他也來見我後這麼告知：「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無恥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妄語者。裸行者波梨之子在跋耆村落中還記說我：『離車人將軍阿若得已往生大地獄。』大德！但我沒往生大地獄，我已往生在三十三天身中。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無恥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妄語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

善星！像這樣，裸行者波梨之子被我以心熟知心後知道：「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同時天神們也告訴我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

善星！又，那個我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將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園林，善星！現在，你想要，請你告訴他。』(19)

神通神變的談論

瑞祥！那時，我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園林。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形色匆匆地進入毘舍離去見各個有名的離車人。抵達後，對各個有名的離車人說這個：『朋友們！這位世尊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園林。尊者們！請你們進行，尊者們！請你們進行，好形相沙門們以過人法將有神通神變。』瑞祥！那時，各個有名的離車人想這個：『先生！聽說好形相沙門們以過人法將有神通神變，來吧！先生！我們走。』而以那個，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的屋主們去見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抵達後，對各個有名的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說這個：『朋友們！這位世尊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行走後，餐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園林，尊者們！請

你們進行，尊者們！請你們進行，好形相沙門們以過人法將有神通神變。』瑞祥！那時，各個有名的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想這個：『先生！聽說好形相沙門們以過人法將有神通神變，來吧！先生！我們走。』

瑞祥！那時，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園林，瑞祥！那個這個大群眾有好幾百的、好幾千的。(20)

瑞祥！裸行者波梨之子聽聞：『聽說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已前行，沙門喬達摩也已坐在我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聽聞後，他的害怕、僵硬狀態、身毛豎立生起。瑞祥！那時，害怕的、驚怖的、生起身毛豎立的裸行者波梨之子去黑烏木殘株的遊行者園林。

瑞祥！那個群眾聽聞：『聽說害怕的、驚怖的、生起身毛豎立的裸行者波梨之子去黑烏木殘株的遊行者園林。』瑞祥！那時，那個群眾召喚某位男子：

『來！男子先生！請你前往黑烏木殘株的遊行者園林去見裸行者波梨之子。抵達後，請你對裸行者波梨之子這麼說：「波梨之子朋友！請你進行，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已前行，沙門喬達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你在毘舍離的集會處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我也是智論者。又，智論者值得與智論者以過人法展現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裡，那些我們兩者都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一個神通神變，我作二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二個神通神變，我作四個；如果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作四個神通神變，我作八個。像這樣，只要沙門喬達摩以過人法一一作神通神變，我一一作那個兩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就為了那個，對半路前行，甚至首先來到後，沙門喬達摩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21)

『是的，先生！』瑞祥！那位男子回答那個群眾後，去黑烏木殘株的遊行者園林見裸行者波梨之子，抵達後，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請你進行，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已前行，沙門喬達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你在毘舍離的集會處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我也是智論者。又，智論者值得與智論者以過人法展現神通神變.....（中略）我一一作那個兩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就為了那個，對半路前行，甚至首先來到後，沙門喬達摩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

瑞祥！在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那時，那位男子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怎麼嗎？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嗎？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嗎？「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即使當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22)

瑞祥！當那位男子知道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那時，那位男子返回後這麼告知：『先生！裸行者波梨之子有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在這麼說時，我對那個群眾說這個：『朋友們！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23)

初誦分終了。

瑞祥！那時，某位離車大臣從座位起來後對那個群眾說這個：『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等待片刻直到我去，或許我大概能夠帶裸行者波梨之子來這群眾。』

瑞祥！那時，那位離車大臣前往黑烏木殘株的遊行園林去見裸行者波梨之子。抵達後，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前行，當前行時對你是比較好的，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已前行，沙門喬達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你在毘舍離的集會處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中略）我一作那個兩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就為了那個，對半路前行，甚至首先來到後，沙門喬達摩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沙門喬達摩在集會處說：「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前行，就以前行，我們將製造(作)你的勝、沙門喬達摩的敗。』

瑞祥！在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那位離車大臣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怎麼嗎？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嗎？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嗎？「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即使當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24)

瑞祥！當那位離車大臣知道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那時，那位離車大臣返回後這麼告知：『先生！裸行者波梨之子有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在這麼說時，我對那個群眾說這個：『朋友們！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如果離車尊者們還這麼想：「以諸皮帶捆綁後，讓我們以諸牛軛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帶或被波梨之子切斷。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

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25)

瑞祥！那時，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從座位起來後對那個群眾說這個：『先生！那樣的話，請你們等待片刻直到我去，或許我大概能夠帶裸行者波梨之子來這群眾。』

瑞祥！那時，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去黑烏木殘株的遊行園林見裸行者波梨之子，抵達後，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前行，當前行時對你是比較好的，各個有名的離車人、各個有名的大財富婆羅門們、富有屋主們，種種外道沙門婆羅門們已前行，沙門喬達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你在毘舍離的集會處說：「沙門喬達摩是智論者……（中略）我一作那個兩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就為了那個，對半路前行，甚至首先來到後，沙門喬達摩已坐在尊者的園林為白天的住處。波梨之子朋友！又，這個言語被沙門喬達摩在集會處說：「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如果離車尊者們還這麼想：『以諸皮帶捆綁後，讓我們以諸牛軛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帶或被波梨之子切斷。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波梨之子朋友！請你前行，就以前行，我們將製造你的勝、沙門喬達摩的敗。』

瑞祥！在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對裸行者波梨之子說這個：『波梨之子朋友！怎麼嗎？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嗎？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嗎？「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瑞祥！即使當這麼說時，裸行者波梨之子：『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26)

瑞祥！當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知道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那時，對他說這個：

『波梨之子朋友！從前，獸王獅子這麼想：「讓我依止某個叢林築(作)棲息處，在那裡築棲息處後，傍晚時從棲息處出去；從棲息處出去後打哈欠；打哈欠後環視四方各處；環視四方各處後吼三回獅子吼；吼三回獅子吼後出發到食物處，那個我殺在鹿群中各個殊勝的、各個柔軟的肉被吃後，就返回那個棲息處。」

朋友！那時，那隻獸王獅子依止某個叢林築棲息處，在那裡築棲息處後，傍晚時從棲息處出去；從棲息處出去後打哈欠；打哈欠後環視四方各處；環視四方各處後吼三回獅子吼；吼三回獅子吼後出發到食物處，牠殺在鹿群中各個殊勝的、各個柔軟的肉被吃後，就返回那個棲息處。(27)

波梨之子朋友！正有那隻獸王獅子的殘食養大的、傲慢的同時也有力氣的老狐狼。朋友！那時，那隻老狐狼想這個：「而我是誰？獸王獅子是誰？讓我也依止某個叢林築棲息處，在那裡築棲息處後，傍晚時從棲息處出去；從棲息處出去後打哈欠；打哈欠後環視四方各處；環視四方各處後吼三回獅子吼；吼三回獅子吼後出發到食物處，那個我殺在鹿群中各個殊勝的、各個柔軟的肉被吃後，就返回那個棲息處。」

朋友！那時，那隻老狐狼依止某個叢林築棲息處，在那裡築棲息處後，傍晚時從棲息處出去；從棲息處出去後打哈欠；打哈欠後環視四方各處；環視四方各處後，「我將吼三回獅子吼」，只吼狐狼的嗥叫聲，只吼豺狼的嗥叫聲，而什麼是卑微的狐狼？又，什麼是獅子吼聲？

同樣的，波梨之子朋友！你是在善逝給與下生活者、善逝殘留的食者，你想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能被攻擊，什麼是卑微的波梨之子？以及什麼是對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攻擊者？』(28)

瑞祥！由於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確實不能夠以這個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從那個座位移動，那時，對他說這個：

『觀察(以為)自己是「獅子」後，狐狼想：我是獸王，牠就像那樣地吼狐狼的嗥叫聲，而什麼是卑微的狐狼？又什麼是獅子吼聲？』

同樣的，波梨之子朋友！你是在善逝給與下生活者、善逝殘留的食者，你想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能被攻擊，什麼是卑微的波梨之子？以及什麼是對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攻擊者？』(29)

瑞祥！由於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確實不能夠以這個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從那個座位移動，那時，對他說這個：

『隨其他者走動，在殘食處觀察自己後，只要沒看見自己，狐狼仍然想：「[我是]老虎」，牠就像那樣地吼狐狼的嗥叫聲，而什麼是卑微的狐狼？又什麼是獅子吼聲？』

同樣的，波梨之子朋友！你是在善逝給與下生活者、善逝殘留的食者，你想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能被攻擊，什麼是卑微的波梨之子？以及什麼是對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攻擊者？』(30)

瑞祥！由於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確實不能夠以這個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從那個座位移動，那時，對他說這個：

『吃青蛙、打穀場的老鼠，以及在墓場處被捨棄的死屍後，在大森林、空森林中長大的，狐狼想：「我是獸王」，牠就像那樣地吼狐狼的嗥叫聲，而什麼是卑微的狐狼？又什麼是獅子吼聲？』

同樣的，波梨之子朋友！你是在善逝給與下生活者、善逝殘留的食者，你想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能被攻擊，什麼是卑微的波梨之子？以及什麼是對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攻擊者？」(31)

瑞祥！由於木鉢者的徒弟若立亞甚至確實不能夠以這個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從那個座位移動，那時，他返回後這麼告知：『先生！裸行者波梨之子有敗亡的形色：『「朋友！我到來，朋友！我到來。」說後，只在那裡緩慢移動，都不能夠從座位起來。』(32)

瑞祥！在這麼說時，我對那個群眾說這個：『朋友們！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如果離車的尊者們還這麼想：「以諸皮帶捆綁後，讓我們以諸象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帶或被波梨之子切斷。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來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夠的。如果他還這麼想：「我不捨斷那個言語、不捨斷那個心、不斷念那個見後，去沙門喬達摩的面前。」他的頭甚至會破裂。』(33)

瑞祥！我對那個群眾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那時，對那個群眾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從大繫縛作釋放、從大苦難拉出八萬四千生類、入火界定後，上升[到]七大勒高天空、又化作另一個七大勒高火焰、熾然、冒煙後，在大林重閣講堂中起來。(34)

瑞祥！那時，離車人之子善星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後，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對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之子善星說這個：『善星！你怎麼想它：就如我為你記說關於裸行者波梨之子，那個果報就像那樣，或相異地？』『大德！就如你為我記說關於裸行者波梨之子，那個果報就像那樣，非相異地。』

『善星！你怎麼想它：在這種情況下，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或未作？』『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以過人法神通神變已作，非未作。』『無用的男子！即使這樣，你對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的我這麼說：「大德！然而，世尊沒為我以過人法作神通神變。」無用的男子！看！而你的這個過錯到什麼程度。』

瑞祥！離車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這麼說時，仍從這個法、律離開，如那個墮苦界者、墮地獄者。(35)

世界開端安立的談論

瑞祥！我知道世界開端、我知道那個、我知道比那個更優勝的、我不執取那個知識，以及從無執取寂滅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證知的如來不來到不幸。(36)

瑞祥！有一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而被我這麼詢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是如何建構的(備齊的)？』被我詢問的他們不解說，不解說者們就反問我，被詢問的我在他們中解答：(37)

『道友們！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破壞。在當世界破壞時，大部分眾生成為光音天到達者(轉起者)，在那裡，他們是意所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存續)。

道友們！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轉回，在當世界轉回時，空的梵天宮殿出現，那時，某位眾生以壽盡或福盡，從光音天身死後往生空的梵天宮殿，在那裡，他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DN.1, 39段]

在那裡，那位單獨長時間居住狀態者的不喜樂、戰慄生起：『啊！願其他眾生們也來到此處的狀態。』那時，其他眾生們也以壽盡或福盡，從光音天身死後往生梵天宮殿，成為那個眾生的共住狀態。在那裡，他們也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38)

道友們！在那裡，凡第一個往生的眾生這麼想：『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這些眾生由我化作，那是什麼原因？以前，我想這個：『啊！願其他眾生們也來到此處的狀態。』像這樣，我有心的願求，而這些眾生成為來到此處的狀態者。』

又，凡之後往生的那些眾生，他們也這麼想：「這位尊師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我們被這位梵天尊師化作，那是什麼原因？我們看見這裡第一個往生的這位，而我們是之後往生者。」(39)

道友們！在那裡，凡那位第一個往生的眾生，他是較長壽者、較有美貌者、較大影響力者，而凡那些之後往生的眾生，他們是較短壽者、較醜者、較少影響力者。

道友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之上)的。

他這麼說：「凡那位尊師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創造者、操縱者、已生者與能被出生者之父，我們被那位梵天尊師化作，他是常的、堅固的、常恒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我們是被梵天尊師化作的，那些我們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尊者們！你們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確實是這麼建構的。』他們這麼說：『喬達摩道友！被我們這麼聽聞，正如尊者喬達摩說。』瑞祥！我知道世界開端、我知道那個、我知道比那個更優勝的、我不執取那個知識，以及從無執取寂滅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證知的如來不來到不幸。(40)

瑞祥！有一些沙門婆羅門安立戲樂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安立戲樂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而被我這麼詢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安立戲樂過失為老師

說的世界開端是如何建構的？』被我詢問的他們不解說，不解說者們就反問我，被詢問的我在他們中解答：(41)

『道友們！有名叫戲樂過失的天神們，他們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他們忘失[飲食]念，以念的忘失，那些天神從那個身死沒。

道友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

他這麼說：「凡那些無戲樂過失的天神尊師們，他們不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不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他們不忘失念，以念的無忘失，那些天神不從那個身死沒，是常的、堅固的、常恒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我們是戲樂過失者，那些我們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住於長時間進入嘻笑娛樂喜樂法的那些我們忘失念，以念的忘失，這樣，我們從那個身死沒，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尊者們！你們安立戲樂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確實是這麼建構的。』他們這麼說：『喬達摩道友！被我們這麼聽聞，正如尊者喬達摩說。』瑞祥！我知道世界開端.....（中略）證知的如來不來到不幸。(42)

瑞祥！有一些沙門婆羅門安立意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安立意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而被我這麼詢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安立意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是如何建構的？』被我詢問的他們不解說，不解說者們就反問我，被詢問的我在他們中解答：(43)

『道友們！有名叫意過失的天神們，他們長時間互相嫉妒。長時間互相嫉妒的他們互相使心污染，他們有互相污穢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那些天神從那個身死沒。

道友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

他這麼說：「凡那些無意過失的天神尊師們，他們不長時間互相嫉妒。不長時間互相嫉妒的他們互相不使心污染，那些互相無污穢的心有不疲累的身、不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不從那個身死沒，是常的、堅固的、常恒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又，凡我們是意過失者，那些我們長時間互相嫉妒。長時間互相嫉妒的我們互相使心污染，那些我們有互相污穢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這樣，我們從那個身死沒，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少壽命的、死亡法、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尊者們！你們安立意過失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確實是這麼建構的。』他們這麼說：『喬達摩道友！被我們這麼聽聞，正如尊者喬達摩說。』瑞祥！我知道世界開端.....（中略）證知的如來不來到不幸。(44)

瑞祥！有一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自然生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傳說是真的？你們安立自然生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而被我這麼詢問，他們承認：『是的。』我對他們這麼說：『尊者們！但，你們安立自然生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是如何建構的？』被我詢問的他們不解說，不解說者們就反問我，被詢問的我在他們中解答：(45)

『道友們！有名叫無想眾生天神們，還有，那些天神以想的生起，從那個身死沒。

道友們！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眾生從那個身死沒後來到此處的狀態，來到此處的狀態者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時，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憶那個前世住處，沒回憶比那個之前的。

他這麼說：「真我與世界是自然生的，那是什麼原因？之前，我不存在，不存在後，現在，那個我被變化為存在的狀態。」尊者們！你們安立自然生為老師說的世界開端確實是這麼建構的。』他們這麼說：『喬達摩道友！被我們這麼聽聞，正如尊者喬達摩說。』瑞祥！我知道世界開端、我知道那個、我知道比那個更優勝的、我不執取那個知識，以及從無執取寂滅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證知的如來不來到不幸。(46)

瑞祥！對這樣說、這樣見的我，一些沙門婆羅門以不存在的、以空虛的、以不實的誹謗：『沙門喬達摩與比丘們是顛倒者，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凡在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時，在那時，他就知道一切是『不清淨的』。』」瑞祥！但我沒這麼說：『凡在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時，在那時，他知道一切是「不清淨的」。』瑞祥！而我這麼說：『凡在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時，在那時，他知道「清淨的」。』」

「大德！而他們是顛倒者：凡置世尊與比丘們為顛倒者。大德！我在世尊上是這麼淨信者：世尊能夠為我教導像那樣的法，如是，我會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47)

「瑞祥！以不同見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處修行的、在他處老師的你，這是難做的：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來吧！瑞祥！但凡你的這個在我上的淨信，請你就隨守護那個善的。」

「大德！如果以不同見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處修行的、在他處老師的我，那是難做的：進入後住於清淨解脫，大德！但凡我的這個在世尊上的淨信，我就將會隨守護那個善的。」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遊行瑞祥氏歡喜世尊的所說。(48)

波梨經第一終了。

DN 25/DN.25 烏頓玻利額經

遊行者尼拘律的事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當時，遊行者尼拘律與三千多位遊行者的遊行大眾一同住在烏頓玻利額遊行者園林。那時，屋主散大那為了見世尊，中午從王舍城出發。那時，屋主散大那想這個：「為了見世尊是不適當時機，世尊已獨坐，為了見值得尊敬的比丘們也是不適當時機，值得尊敬的比丘們已獨坐，讓我前往烏頓玻利額遊行者園林，去見遊行者尼拘律。」那時，屋主散大那去見遊行者尼拘律。(49)

當時，遊行者尼拘律與大遊行大眾坐在一起，以吵雜的、高聲的、大聲的談論各種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50)

遊行者尼拘律看見正從遠處到來的屋主散大那。看見後，使自己的群眾靜止：「請尊師們安靜，請尊師們不出聲，這位沙門喬達摩的弟子，屋主散大那到來。又，就那些沙門喬達摩的在家白衣弟子們居住在王舍城，這位屋主散大那是他們中之一。又，那些尊者們是安靜的想要者、被教導安靜者、安靜的稱讚者，或許發現安靜的群眾後，會想應該被往見。」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者保持沈默。(51)

那時，屋主散大那去見遊行者尼拘律。抵達後，與遊行者尼拘律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散大那對遊行者尼拘律說這個：「尊師們！這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集合、聚集後，住於吵雜地、高聲地、大聲地從事各種畜生論，即：國王論.....(中略)如是有無論等，是一種，而那位世尊受用諸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是另一種。」(52)

在這麼說時，遊行者尼拘律對屋主散大那說這個：「真的，屋主！你應該知道，沙門喬達摩與誰一起共語？與誰到達交談？與誰到達聰明慧？沙門喬達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壞，非群眾行境的沙門喬達摩是不足以共語的，他只住邊邊處。猶如所謂周邊行走的獨眼牛只住邊邊處。同樣的，沙門喬達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壞，非群眾行境的沙門喬達摩是不足以共語的，他只住邊邊處。來吧！屋主！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這個群眾，我們只以一個問題使他沈沒，看起來像我們如空瓶般限制他。」(53)

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屋主散大那與遊行者尼拘律一起的這個交談。那時，世尊從耆闍崛山下來後，前往須摩揭陀池邊餵孔雀處。抵達後，在須摩揭陀池邊餵孔雀處露天經行。遊行者尼拘律看見在須摩揭陀池邊餵孔雀處露天經行的世尊。看見後，使自己的群眾靜止：「請尊師們安靜，請尊師們不出聲，這位沙門喬達摩在須摩

揭陀池邊餵孔雀處露天經行。又，那位尊者是安靜的想要者、安靜的稱讚者，或許發現安靜的群眾後，會想應該被往見。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這個群眾，我們問他這個問題：『大德！而什麼是世尊的那個法，以那個，世尊調伏弟子們，以那個，被世尊調伏的、得到蘇息的弟子們自稱意樂、梵行基礎的？』」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保持沈默。(54)

苦行與嫌惡說

那時，世尊去見遊行尼拘律。那時，遊行尼拘律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來！大德！歡迎世尊，大德！世尊終於作這個安排，即：這裡的到來。大德！世尊請坐，這個座位已設置。」世尊在設置的座位坐下。遊行尼拘律也取另一個較低的座位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遊行尼拘律說這個：「尼拘律！現在，在這裡為了什麼談論共坐聚集呢？還有，你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是什麼？」在這麼說時，遊行尼拘律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裡，我們看見在須摩揭陀池邊餵孔雀處露天經行的世尊。看見後這麼說：『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這個群眾，我們問他這個問題：「大德！而什麼是世尊的那個法，以那個，世尊調伏弟子們，以那個，被世尊調伏的、得到蘇息的弟子們自稱意樂、梵行基礎的？」』大德！這是我們的談論中間被中斷的，然後世尊抵達。」(55)

「尼拘律！以不同見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處修行的、在他處老師的你，這是難知的：以那個，我調伏弟子們，以那個，被我調伏的、得到蘇息的弟子們自稱意樂、梵行基礎的。來吧！尼拘律！請你問我關於自己師承增上嫌惡的問題：『大德！當存在怎樣時，苦行與嫌惡是完全的？怎樣是未完全的？』」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者成為吵雜的、高聲的、大聲的：「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門喬達摩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因為於該處竟然擱置自己的論說，以他人的論說邀請。」(56)

那時，遊行尼拘律使(作)那些遊行小聲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我們住於苦行與嫌惡為論說、苦行與嫌惡為核心、苦行與嫌惡為黏著，大德！當存在怎樣時，苦行與嫌惡是完全的？怎樣是未完全的？」

「尼拘律！這裡，苦行者是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來者、受邀不住立者。他受用非帶來的、非被個別招請的、非邀請的。那個他不從甕口領受，不從鍋口領受，非門檻中間、非棍棒中間、非杵中間、非正在吃的兩人的、非從孕婦、非從授乳女、非從與男子生活女、非在饑饉時被收集的食物處、非狗出現的場所、非蒼蠅群集的場所。非魚、非肉，飲非穀酒、非果酒、非酸粥。那個他是一家一口團食者，或是二家二口團食者.....（中略）或是七家七口者。以一處施物維生，也以二處施物維生.....（中略），也以七處施物維生。一天吃一餐，也二天吃一餐.....（中略）也七天吃一餐，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那個他是食蔬菜者，或是食稗子者，或是食生米者，或是食大度拉米者，或是食蘇荅者，或是食米糠者，或是食飯汁者，或是食胡麻粉者，或是食草者，或是食牛糞者。他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是落下果實為食物者。他穿麻衣，也穿麻的混織物，也穿裹屍布，也穿糞掃衣，也

穿低力刀樹皮，也穿羚羊皮，也穿羊皮，也穿茅草衣，也穿樹皮衣，也穿木片衣，也穿髮毛織物，也穿獸毛織物，也穿貓頭鷹羽毛衣。也是拔髮鬚者、拔髮鬚致力實踐者，也是常站立者、拒絕座位者，也是蹲踞者、蹲踞勤奮實踐者。也是臥荊棘者，睡在荊棘床墊上，也睡在板床上，也睡在堅硬地面上。也是住露地者、隨處住者。也是吃污物者、腐壞食物的致力實踐者，也是不喝飲料者、不喝飲料狀態的實踐者。也住於為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者。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完全的？或未完全的呢？」「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完全的，非未完全的。」「尼拘律！我說：在這樣完全的苦行與嫌惡中仍有種種的隨雜染。」(57)

隨雜染

「大德！那麼，如怎樣，世尊說：在這樣完全的苦行與嫌惡中有種種的隨雜染？」「尼拘律！這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尼拘律！這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讚揚自己，輕蔑他人。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讚揚自己，輕蔑他人，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沈醉、迷昏頭、來到放逸。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沈醉、迷昏頭、來到放逸，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58)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以該利得、恭敬、名聲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讚揚自己，輕蔑他人。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以該利得、恭敬、名聲讚揚自己，輕蔑他人，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沈醉、迷昏頭、來到放逸。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以該利得、恭敬、名聲沈醉、迷昏頭、來到放逸，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59)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在諸食物上來到區分：『對我，這個接受；對我，這個不接受。』而凡對他不接受，他有期待地捨棄它，但凡對他接受，他繫結地、迷昏頭地、有罪過地、不看見過患地、無出離慧地受用。……（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因利得、恭敬、名聲之欲求受持苦行：『國王、國王的大臣、刹帝利們、婆羅門們、屋主們、外道們將恭敬我。』……（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60)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對某位沙門或婆羅門貶抑者：『那麼，為何這位奢侈生活者吃盡一切，即：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種子種子就為第五，有著雷鳴般的牙齒鎚，以沙門議論(他們稱他沙門)。』……（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看見在諸俗家中被恭敬的、被尊重的、被尊敬的、被崇敬的某位沙門或婆羅門。看見後，他這麼想：『在諸俗家中，他們只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這位奢侈生活者，但，在諸俗家中，他們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粗弊生活的、苦行的我。』像這樣，他在諸俗家中是使嫉妒慳吝產生者。……（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61)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看得見處坐下者。……（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自己被看見地去諸俗家中：『這是關於我的苦行，這也是關於我的苦行。』……（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從事就某種隱密的。他被問：『對你，這個接受？』當是不接受的時說『接受』，是接受的時說『不接受』。像這樣，他是故意虛妄的言說者。……（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當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教導法，對就存在著應該被認可的法門，苦行者不認可。……（中略）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62)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易憤怒者、懷怨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易憤怒者、懷怨恨者，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藏惡者、專橫者。……（中略）是嫉妒者、慳吝者。……（中略）是狡猾者、偽詐者。……（中略）是惡欲求者，到達惡欲求支配者。……（中略）是邪見者、具備邊見者。……（中略）是執取己見者、固執者、難棄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執取己見者、固執者、難棄捨，尼拘律！這也是苦行者的隨雜染。

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凡這些是苦行與嫌惡的隨雜染，或非隨雜染？」「大德！確實，這些是苦行與嫌惡的隨雜染，非非隨雜染。大德！又，這存在可能性：凡這裡，某位苦行者就會具備全部這些隨雜染，更不用說某些的。」(63)

到達遍純淨外皮的談論

「尼拘律！這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該苦行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該苦行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該苦行稱讚自己，不輕蔑他人。……（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不沈醉、不迷昏頭、不來到放逸。.....（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64)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不成為悅意的、意向圓滿的。.....（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不讚揚自己，不輕蔑他人。.....（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該苦行使利得、恭敬、名聲生起，他以該利得、恭敬、名聲不沈醉、不迷昏頭、不來到放逸。.....（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65)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在諸食物上不來到區分：『對我，這個接受；對我，這個不接受。』而凡對他不接受，他無期待地捨棄它，但凡對他接受，他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因利得、恭敬、名聲之欲求受持苦行：『國王、國王的大臣、刹帝利們、婆羅門們、屋主們、外道們將恭敬我。』.....（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66)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是對某位沙門或婆羅門貶抑者：『那麼，為何這位奢侈生活者吃盡一切，即：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種子種子就為第五，有著雷鳴般的牙齒鎚，以沙門議論。』.....（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看見在諸俗家中被恭敬的、被尊重的、被尊敬的、被崇敬的某位沙門或婆羅門。看見後，他不這麼想：『在諸俗家中，他們只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這位奢侈生活者，但，在諸俗家中，他們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粗弊生活的、苦行的我。』像這樣，他在諸俗家中不是使嫉妒慳吝產生者。.....（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67)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是看得見處坐下者。.....（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非自己被看見地去諸俗家中：『這是關於我的苦行，這也是關於我的苦行。』.....（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從事就某種隱密的。他被問：『對你，這個接受？』當是不接受的時說『不接受』，接受的時說『接受』。像這樣，他不是故意虛妄的言說者。.....（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當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教導法，對就存在著應該被認可的法門，苦行者認可。.....（中略）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68)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不易憤怒者、不懷怨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不易憤怒者、不懷怨恨者，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不藏惡者、不專橫者。.....（中略）是不嫉妒者、不慳吝者。.....（中略）是不狡猾者、不偽詐者。.....（中略）是不惡欲求者，不落入諸惡欲求控制者。.....（中略）是非邪見者、不具備邊見者。.....（中略）是不執取己見者、不固

執者、容易棄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不固執己見者、不倔強、容易棄捨者，這樣，他在該處是遍純淨的。

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如果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或非遍純淨的？」「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非非遍純淨的；是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尼拘律！這個情形，不是苦行與嫌惡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而是到達外皮的。」(69)

到達遍純淨內皮的談論

「大德！那麼，什麼情形是苦行與嫌惡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大德！請世尊為我以苦行與嫌惡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核心的，那就好了！」「尼拘律！這裡，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樣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這裡，苦行者不殺生、不使之殺生、是不殺生的認可者；不拿取未被給與的、不使拿取未被給與的、是不拿取未被給與的者的認可者；不虛妄地說、不使之虛妄地說、是不虛妄地說的認可者；不希求使存在的、不使之希求使存在的、是不希求使存在的認可者，尼拘律！這樣，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

尼拘律！當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狀態成為他的時，他攜帶，不還俗，他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後已從施食返回，坐下，盤腿、定置端直的身體、建立面前的念後，他捨斷世間中的貪婪，以離貪婪之心而住，使心從貪婪淨化。捨斷惡意瞋怒後，住於無瞋害心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使心從惡意瞋怒淨化。捨斷惛沈睡眠後，住於離惛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從惛沈睡眠淨化。捨斷掉舉後悔後，住於不掉舉的、內心寂靜的，使心從掉舉後悔淨化。捨斷疑惑後，住於度脫疑惑的、在善法上無疑的，使心從疑惑淨化。(70)

他捨斷這些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的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如果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或非遍純淨的？」「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非非遍純淨的；是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尼拘律！這個情形，不是苦行與嫌惡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而是到達內皮的。」(71)

到達遍純淨膚材的談論

「大德！那麼，什麼情形是苦行與嫌惡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大德！請世尊為我以苦行與嫌惡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核心的，那就好了！」「尼拘律！這裡，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樣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中

略) 尼拘律！當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狀態成為他的時，他攜帶，不還俗，他親近遠離的住處..... (中略) 他捨斷這些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 (中略) 以與悲俱行之心..... (中略) 以與喜悅俱行之心..... (中略) 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他將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如果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或非遍純淨的？」「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非非遍純淨的；是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尼拘律！這個情形，不是苦行與嫌惡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而是到達膚材的。」(72)

到達遍純淨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談論

「大德！那麼，什麼情形是苦行與嫌惡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大德！請世尊為我以苦行與嫌惡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核心的，那就好了！」「尼拘律！這裡，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樣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 (中略) 尼拘律！當苦行者被四種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狀態成為他的時，他攜帶，不還俗，他親近遠離的住處..... (中略) 他捨斷這些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 (中略) 以與悲俱行之心..... (中略) 以與喜悅俱行之心..... (中略) 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 (中略) 像這樣，他將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他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斥責聖者，邪見與持邪見之業行，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又或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不斥責聖者，正見與持正見之業行，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

尼拘律！你怎麼想它：如果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或非遍純淨的？」「大德！確實，在存在這樣時，苦行與嫌惡是遍純淨的，非非遍純淨的；是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73)

「尼拘律！這個情形，是苦行與嫌惡到達最高的與到達核心的，尼拘律！像這樣，凡你對我說：『大德！而什麼是世尊的那個法，以那個，世尊調伏弟子們，以那個，被世尊調伏的、得到蘇息的弟子們自稱意樂、梵行基礎的？』尼拘律！像這樣，那個情

況(處)是更上的、更妙勝的，以那個，我調伏弟子，以那個，被我調伏的、得到蘇息的弟子們自稱意樂、梵行基礎的。」

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者成為吵雜的、高聲的、大聲的：「在這裡，連同老師的我們滅亡，我們不知到比這個更高的、更上的。」(74)

尼拘律的懊悔

當屋主散大那知道：「現在，這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必然想要聽、傾耳世尊的所說，使了知心現起。」那時，對遊行者尼拘律說這個：「尼拘律大德！像這樣，凡你對我說：『真的，屋主！你應該知道，沙門喬達摩與誰一起共語？與誰到達交談？與誰到達聰明慧？沙門喬達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壞，非群眾行境的沙門喬達摩是不足以共語的，他只住邊邊處。猶如所謂周邊行走的獨眼牛只住邊邊處。同樣的，沙門喬達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壞，非群眾行境的沙門喬達摩是不足以共語的，他只住邊邊處。來吧！屋主！如果沙門喬達摩來到這個群眾，我們只以一個問題使他沈沒，看起來像我們如空瓶般限制他。』大德！這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已到達這裡，那麼，對他，請你們置(作)為非群眾行境，請你們置為周邊行走的獨眼牛，請你們只以一個問題使他沈沒，請你們如空瓶般限制他。」在這麼說時，遊行者尼拘律沈默地、羞愧地、垂肩地、低頭地、鬱悶地、不能反應地坐著。(75)

那時，世尊知道遊行者尼拘律成為沈默的、羞愧的、垂肩的、低頭的、鬱悶的、不能反應的後，對遊行者尼拘律說這個：「尼拘律！傳說是真的？這些言語被你說？」「大德！是真的，這些言語被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說。」「尼拘律！你怎麼想它：是否當遊行者的年長者、很老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講說時，這被你聽聞：凡過去世那些曾是阿羅漢、遍正覺者們，那些世尊集合、聚集後，這樣住於吵雜地、高聲地、大聲地從事各種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中略）如是有無論等，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你呢？或者，那些世尊這樣受用諸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林野、森林、荒地的邊地臥坐處，猶如現在的我呢？」

「大德！當遊行者的年長者、很老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講說時，這被我聽聞：凡過去世那些曾是阿羅漢、遍正覺者們，那些世尊集合、聚集後，不這樣住於吵雜地、高聲地、大聲地從事各種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中略）如是有無論等，猶如現在連同老師的我，那些世尊這樣受用諸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林野、森林、荒地的邊地臥坐處，猶如現在的世尊。」

「尼拘律！有智的、具念的、老練的那個你不想這個：『那位已覺的世尊教導為了覺的法；那位已調御的世尊教導為了調御的法；那位寂靜的世尊教導為了止(舍摩他)的法；那位已度脫的世尊教導為了度脫的法；那位已般涅槃的世尊教導為了般涅槃的法。』嗎？」(76)

梵行結尾的作證

在這麼說時，遊行者尼拘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罪過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凡這麼說世尊。大德！為了未來的自制，請世尊接受那個我的罪過為罪過。」「尼拘律！確實，罪過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你：凡這麼

說世尊，尼拘律！但由於你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我們接受你的那個[懺悔]。尼拘律！在聖者之律中這是增長：凡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未來來到自制。尼拘律！又，我這麼說：『令有智的、不狡詐的、不誑偽的、正直之類的男子來，我教誡，我教導法，當如教誡的那樣實行七年時，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尼拘律！別理會七年，令有智的、不狡詐的、不誑偽的、正直之類的男子來，我教誡，我教導法，當如教誡的那樣實行六年時，就在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尼拘律！別理會一年，令有智的、不狡詐的、不誑偽的、正直之類的男子來，我教誡，我教導法，當如教誡的那樣實行七個月時，就在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尼拘律！別理會七個月.....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二個月.....一個月.....半個月.....別理會半個月，令有智的、不狡詐的、不誑偽的、正直之類的男子來，我教誡，我教導法，當如教誡的那樣實行七天時，就在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77)

遊行者們的懊悔

尼拘律！又，你們會這麼想：『對我們有徒弟的欲求，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尼拘律！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凡正是你們的老師，讓他仍是你們的老師。尼拘律！又，你們會這麼想：『想要使我們從誦說脫離地，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尼拘律！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凡正是你們的誦說，讓它仍是你們的誦說。尼拘律！又，你們會這麼想：『想要使我們從生計脫離地，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尼拘律！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凡正是你們的生計，讓它仍是你們的生計。尼拘律！又，你們會這麼想：『凡我們的不善法，以及連同被賦予不善之名的老師，在那些上想要建立地，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尼拘律！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讓你們的那些不善法，以及連同被賦予不善之名的老師仍存在。尼拘律！又，你們會這麼想：『凡我們的善法，以及連同被賦予善名的老師，想要使從那些遠離地，沙門喬達摩這麼說。』尼拘律！但這不應該被看作這樣。讓你們的那些善法，以及連同被賦予善名的老師仍存在。尼拘律！像這樣，既非有徒弟的欲求，我這麼說，也非想要使從誦說脫離地，我這麼說，也非想要使從生計脫離地，我這麼說，也非凡你們的不善法，連同被賦予不善之名的老師，在那些上想要建立地，我這麼說，也非凡你們的善法，連同被賦予善名的老師，想要使從那些遠離地，我這麼說，尼拘律！但有未捨斷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生老死的諸不善法，為了那些的捨斷我教導法，如是行道的你們的諸雜染法將被捨斷，諸能清淨法將增長，以證智自作證後，你們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慧的圓滿與廣大狀態。」(78)

在這麼說時，那些遊行著沈默地、羞愧地、垂肩地、低頭地、鬱悶地、不能反應地坐著，如那個被魔纏縛的心。那時，世尊想這個：「全部這些無用的男子都被波旬接觸，因為於該處竟然都沒有一位這麼想：『來吧！讓我們就為了知，在沙門喬達摩處行

梵行，七天將作什麼？』」那時，世尊在烏頓玻利額遊行者園林吼獅子吼、升上天空後，出現在耆闍崛山。而屋主散大那在那時進入王舍城。(79)

烏頓玻利額經第二終了。

DN 26/DN.26 轉輪王經

以自己為島為歸依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國麻杜拉。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比丘們！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比丘們！而怎樣比丘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隨看心地……（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比丘們！這樣比丘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比丘們！你們要走在行境、自己父親的領域。比丘們！在行境、自己父親的領域行走者，魔將不得到機會，魔將不得到對象。比丘們！善法的受持之因，這樣，這個福德增長。(80)

堅固輞轉輪王

比丘們！從前，有位名叫堅固輞轉輪王，是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81)

比丘們！那時，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堅固輞轉輪王召喚某位男子：『喂！男子！當如果你看見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那時，你通知我。』『是的，陛下！』比丘們！那位男子回答堅固輞王。比丘們！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那位男子看見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看見後，去見堅固輞王。抵達後對堅固輞王說這個：『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你的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比丘們！那時，堅固輞王召喚長子王子後，說這個：『王子兒！我的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又，這被我聽聞：「凡轉輪王的天之輪寶脫離，從處所脫落，能被現在那位國王活命不久。」我已受用(食)人的諸欲，現在是我的遍求天之諸欲時間，來！王子兒！請你繼承(執行)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而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82)

比丘們！那時，堅固輞王在王位上徹底地教誡長子王子、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比丘們！而在國王仙人出家七天時，天之輪寶消失。

比丘們！那時，某位男子去見剎帝利灌頂王。抵達後，對剎帝利灌頂王說這個：『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天之輪寶已消失。』比丘們！在天之輪寶消失時，剎

帝利灌頂王成為不悅意的，以及感受不悅意性，他去見國王仙人。抵達後，對國王仙人說這個：『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天之輪寶已消失。』比丘們！在這麼說時，國王仙人對剎帝利灌頂王說這個：『兒子！在天之輪寶消失時，你不要成為不悅意的，以及感受不悅意性。兒子！因為你的天之輪寶不是父親的遺產。來吧！兒子！請你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又，這存在可能性：凡當你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時，在十五那個布薩日，當洗頭、到布薩的殊勝高樓上層時，千輻的、有外輪圈的、有輪轂的、全部行相完備的天之輪寶將出現。』(83)

轉輪王聖責任

『陛下！那麼，什麼是那個聖轉輪王責任？』『兒子！那樣的話，你就依止法後，恭敬著法、尊重著法、尊敬著法、崇敬著法、敬重著法、法為標誌、法為旗幟、法為權威，請你在內部人民、軍隊、跟隨的剎帝利們、婆羅門屋主們、城鎮地方的人們、沙門婆羅門們、諸鳥獸上如法地安排守護、防護、保護。兒子！在你的王國中非法行為不要轉起，兒子！凡在你的王國中如果有貧困者，你隨給與他們財物；兒子！凡在你的王國中離憍慢放逸的、在忍耐柔和上確立的沙門婆羅門們使自己調御、使獨自寂靜、使獨自證涅槃，經常去見他們後，你應該遍詢問、掌握：「大德！什麼是善的？什麼是不善的？什麼是有罪的？什麼是無罪的？什麼是應該被實行的？什麼是不應該被實行的？什麼是被我做的會有長久的不利、苦？又或，什麼是被我做的會有長久的利益、安樂？」聽聞那些後，凡不善的，你應該回避它，凡善的，受持後你應該轉起它。兒子！這是那個聖轉輪王責任。』(84)

輪寶的出現

『是的，陛下！』比丘們！剎帝利灌頂王回答國王仙人後，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當他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時，在十五那個布薩日，當洗頭、到布薩的殊勝高樓上層時，千輻的、有外輪圈的、有輪轂的、全部行相完備的天之輪寶出現。看見它後，剎帝利灌頂王這麼想：『而這被我聽聞：「凡當剎帝利灌頂王在十五那個布薩日洗頭，到布薩的殊勝高樓上層時，千輻的、有外輪圈的、有輪轂的、全部行相完備的天之輪寶出現，他是轉輪王。」我會是轉輪王嗎？』

比丘們！那時，轉輪王從座位起來、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以左手拿起水罐後，以右手灑輪寶：『請輪寶尊師轉起，請輪寶尊師征服。』比丘們！那時，那個輪寶對東方轉起，轉輪王與四種軍一起隨後。比丘們！又，凡輪寶停住處，在那裡，轉輪王與四種軍來到停留。比丘們！又，凡東方的敵對國王們，那些國王來見轉輪王後，這麼說：『大王！請你來！大王！歡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請你教誡。』轉輪王這麼說：『生命不應該被殺，未給與的不應該被取，邪淫不應該被行，虛妄不應該被說，酒不應該被飲，以及請你們如應該吃的吃。』比丘們！又，凡東方的敵對國王們，他們成為轉輪王的小王(跟隨者)。(85)

比丘們！那時，那個輪寶進入東方的海後，出來後，對南方轉起.....(中略)進入南方的海後，出來後，對西方轉起，轉輪王與四種軍一起隨後。比丘們！又，凡西方的敵對國王們，那些國王來見轉輪王後，這麼說：『大王！請你來！大王！歡迎你！大

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請你教誡。』轉輪王這麼說：『生命不應該被殺，未給與的不應該被取，邪淫不應該被行，虛妄不應該被說，酒不應該被飲，以及請你們如應該吃的吃。』比丘們！又，凡西方的敵對國王們，他們成為轉輪王的小王。(86)

比丘們！那時，那個輪寶進入西方的海後，出來後，對北方轉起，轉輪王與四種軍一起隨後。比丘們！又，凡輪寶停住處，在那裡，轉輪王與四種軍來到停留。比丘們！又，凡北方的敵對國王們，那些國王來見轉輪王後，這麼說：『大王！請你來！大王！歡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請你教誡。』轉輪王這麼說：『生命不應該被殺，未給與的不應該被取，邪淫不應該被行，虛妄不應該被說，酒不應該被飲，以及請你們如應該吃的吃。』比丘們！又，凡北方的敵對國王們，他們成為轉輪王的小王。

比丘們！那時，那個輪寶征服到大海邊界的土地後，就回到那個王都後，看起來像輪軸般住立在轉輪王的內宮門上，美化著轉輪王的內宮門。(87)

第二位等轉輪王的談論

比丘們！第二位轉輪王也.....(中略)比丘們！第三位轉輪王也.....(中略)比丘們！第四位轉輪王也.....(中略)比丘們！第五位轉輪王也.....(中略)比丘們！第六位轉輪王也.....(中略)比丘們！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第七位轉輪王也召喚某位男子：『喂！男子！當如果你看見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那時，你通知我。』『是的，陛下！』比丘們！那位男子回答轉輪王。比丘們！經過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那位男子看見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看見後，去見轉輪王。抵達後對轉輪王說這個：『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你的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88)

比丘們！那時，轉輪王召喚長子王子後，說這個：『王子兒！我的天之輪寶已脫離，已從處所脫落。又，這被我聽聞：「凡轉輪王的天之輪寶脫離，從處所脫落，能被現在那位國王活命不久。」我已受用人的諸欲，現在是我的遍求天之諸欲時間，來！王子兒！請你繼承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而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

比丘們！那時，轉輪王在在王位上徹底地教誡長子王子、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比丘們！而在國王仙人出家七天時，天之輪寶消失。(89)

比丘們！那時，某位男子去見剎帝利灌頂王。抵達後，對剎帝利灌頂王說這個：『真的，陛下！你應該知道，天之輪寶已消失。』比丘們！在天之輪寶消失時，剎帝利灌頂王成為不悅意的，以及感受不悅意性，他不去見國王仙人詢問聖轉輪王責任，他只以自己的意見統治國土。當他以自己的意見統治國土時，國土逐漸地不繁榮(增長)，如那個當先前國王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時。

比丘們！那時，大臣、侍臣、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謀士(謀略維生者)集合後，對剎帝利灌頂王說這個：『陛下！當你以自己的意見統治國土時，國土逐漸地不繁榮，如那個當先前國王在聖轉輪王責任上轉起時。陛下！你的王國中大臣、侍臣、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謀士的我們連同其他人被發現：凡我們憶持聖轉輪王責任。

來吧！陛下！請你詢問我們聖轉輪王責任，我們將為你解說所詢問的那個聖轉輪王責任。』(90)

壽命容色等{轉回}[衰退]的談論

比丘們！那時，剎帝利灌頂王集合大臣、侍臣、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謀士後，詢問聖轉輪王責任。他們為他解說所詢問的那個聖轉輪王責任。聽聞那些後，確實如法地安排守護、防護、保護，但不給與貧困者財物。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擴大。在貧窮已走到擴大時，某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們捕捉他。捕捉他後，對剎帝利灌頂王展示：『陛下！這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比丘們！在這麼說時，剎帝利灌頂王對那位男子說這個：『喂！男子！傳說是真的？你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陛下！真的。』『什麼理由？』『陛下！因為我不[能]生活。』比丘們！那時，剎帝利灌頂王隨給與那位男子財物：『喂！男子！請你以這些財物自己生活、養育父母、養育妻兒、在事業上努力、在沙門婆羅門們上使高的、導致生天的、安樂果報的、轉起天界的供養建立。』『是的，陛下！』比丘們！那位男子回答剎帝利灌頂王。

比丘們！某位男子也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們捕捉他。捕捉他後，對剎帝利灌頂王展示：『陛下！這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比丘們！在這麼說時，剎帝利灌頂王對那位男子說這個：『喂！男子！傳說是真的？你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陛下！真的。』『什麼理由？』『陛下！因為我不[能]生活。』比丘們！那時，剎帝利灌頂王隨給與那位男子財物：『喂！男子！請你以這些財物自己生活、養育父母、養育妻兒、在事業上努力、在沙門婆羅門們上使高的、導致生天的、安樂果報的、轉起天界的供養建立。』『是的，陛下！』比丘們！那位男子回答剎帝利灌頂王。(91)

比丘們！人們聽聞：『先生！聽說凡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者，剎帝利灌頂王隨給與他們財物。』聽聞後，他們想這個：『讓我們也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比丘們！那時，某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們捕捉他。捕捉他後，對剎帝利灌頂王展示：『陛下！這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比丘們！在這麼說時，剎帝利灌頂王對那位男子說這個：『喂！男子！傳說是真的？你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陛下！真的。』『什麼理由？』『陛下！因為我不[能]生活。』比丘們！那時，剎帝利灌頂王想這個：『如果我凡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一一隨給與他財物，這樣，這個未被給與的拿取增長。讓我對這位男子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斬首。』比丘們！那時，剎帝利灌頂王命令男子們：『那樣的話，我說，對這位男子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請你們在城南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斬首。』『是的，陛下！』比丘們！那些剎帝利灌頂王的人們回答後，對那位男子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他們在城南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斬首。(92)

比丘們！人們聽聞：『先生！聽說凡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國王對他們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們斬首。』聽聞後，他們想這個：『讓我們也做銳利的刀劍；做銳利的刀劍後將對他們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我們將對他們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們斬首。』他們做銳利的刀劍；做銳利的刀劍後，從事作村落掠奪者，也從事作村落掠奪者，也從事作城市掠奪者，也從事作道路搶劫者，他們對他們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們極制止地制止、作根絕、對他們斬首。(93)

比丘們！像這樣，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廣大；在貧窮已走到廣大時，未被給與的拿取走到廣大；在未被給與的拿取已走到廣大時，刀劍走到廣大；在刀劍已走到廣大時，殺生走到廣大；在殺生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八萬歲壽命的人們有四萬歲壽命的兒子。

比丘們！在四萬歲壽命的人們中，某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們捕捉他。捕捉他後，對剎帝利灌頂王展示：『陛下！這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比丘們！在這麼說時，剎帝利灌頂王對那位男子說這個：『喂！男子！傳說是真的？你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不，陛下！』他說故意虛妄。(94)

比丘們！像這樣，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廣大；在貧窮已走到廣大時，未被給與的拿取走到廣大；在未被給與的拿取已走到廣大時，刀劍走到廣大；在刀劍已走到廣大時，殺生走到廣大；在殺生已走到廣大時，妄語走到廣大；在妄語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四萬歲壽命的人們有二萬歲壽命的兒子。

比丘們！在二萬歲壽命的人們中，某位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某位男子隨即告訴剎帝利灌頂王：『陛下！像這樣名字的男子對他人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他作離間語。(95)

比丘們！像這樣，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廣大；在貧窮已走到廣大時，未被給與的拿取走到廣大；在未被給與的拿取已走到廣大時，刀劍走到廣大；在刀劍已走到廣大時，殺生走到廣大；在殺生已走到廣大時，妄語走到廣大；在妄語已走到廣大時，離間語走到廣大；在離間語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二萬歲壽命的人們有一萬歲壽命的兒子。

比丘們！在一萬歲壽命的人們中，某些眾生是有美貌的，某些眾生是醜的。在那裡，凡當那些醜的眾生貪求那些有美貌的眾生時，在他人的妻子們上性交。(96)

比丘們！像這樣，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廣大；在貧窮已走到廣大時.....（中略）邪淫走到廣大；在邪淫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一萬歲壽命的人們有五千歲壽命的兒子。(97)

比丘們！在五千歲壽命的人們中，二法走到廣大：粗惡語與雜穢語。在二法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五千歲壽命的人們有一些二千五百歲壽命、一些二千歲壽命的兒子。(98)

比丘們！在二千五百歲壽命的人們中，貪婪、惡意走到廣大。在貪婪、惡意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二千五百歲壽命的人們有一千歲壽命的兒子。(99)

比丘們！在一千歲壽命的人們中，邪見走到廣大。在邪見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一千歲壽命的人們有五百歲壽命的兒子。(100)

比丘們！在五百歲壽命的人們中，三法走到廣大：非法貪、不正貪、邪法。在三法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五百歲壽命的人們有一些二百五十歲壽命的、一些二百歲壽命的兒子。

比丘們！在二百五十歲壽命的人們中，這些法走到廣大：不尊敬母親、不尊敬父親、不尊敬沙門、不尊敬婆羅門、不尊敬家族中年長者。(101)

比丘們！像這樣，在當不給與貧困者財物時，貧窮走到廣大；在貧窮已走到廣大時，未被給與的拿取走到廣大；在未被給與的拿取已走到廣大時，刀劍走到廣大；在刀劍已走到廣大時，殺生走到廣大；在殺生已走到廣大時，妄語走到廣大；在妄語已走到廣大時，離間語走到廣大；在離間語已走到廣大時，邪淫走到廣大；在邪淫已走到廣大時，二法走到廣大：粗惡語與雜穢語；在二法已走到廣大時，貪婪、惡意走到廣大；在貪婪、惡意已走到廣大時，邪見走到廣大；在邪見已走到廣大時，三法走到廣大：非法貪、不正貪、邪法；在三法已走到廣大時，這些法走到廣大：不尊敬母親、不尊敬父親、不尊敬沙門、不尊敬婆羅門、不尊敬家族中年長者；在這些法已走到廣大時，那些眾生的壽命衰退及容色衰退，當他們以壽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時，二百五十歲壽命的人們有一百歲壽命的兒子。(102)

壽命十歲時

比丘們！將有那個時候：凡這些人將有十歲壽命的兒子。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五歲女孩將是結婚適齡女子。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這些食味將消失，即：熟酥、生酥、油、蜂蜜、糖、鹽。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稗子將是最好的食物，比丘們！猶如現在粳米飯是最好的食物。同樣的，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稗子將是最好的食物。

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十善業之路將全部完全地消失，十不善業之路將極輝耀。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連『善的』也將不存在，從哪裡又有善的作者。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凡他們是不尊敬母親的、不尊敬父親的、不尊敬沙門的、不尊敬婆羅門的、不尊敬家族中年長者的，他們將能被尊敬與能被讚賞。比丘們！猶如現在尊敬母親的、尊敬父親的、尊敬沙門的、尊敬婆羅門的、尊敬家族中年長者的能被尊敬與能被讚賞。同樣的，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凡他們是不尊敬母親的、不尊敬父親的、不尊敬沙門的、不尊敬婆羅門的、不尊敬家族中年長者的，他們將能被尊敬與能被讚賞。

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將沒有『母親』，或『姨母』，或『舅母』，或『師母』，或『應尊重者的妻子』，世間將走到混淆，如山羊、綿羊、雞、豬、狗、狐狼。

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在互相中那些眾生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惡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殺害心將被現起：母親在兒子上及兒子在母親上、父親在兒子上及兒子在父親上、兄弟在姊妹上及姊妹在兄弟上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惡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殺害心將被現起。比丘們！猶如看見野獸後，獵人的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惡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殺害心被現起。同樣的，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在互相中那些眾生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惡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殺害心將被現起：母親在兒子上及兒子在母親上、父親在兒子上及兒子在父親上、兄弟在姊妹上及姊妹在兄弟上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惡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殺害心將被現起。(103)

比丘們！在十歲壽命的人們中，將有七日的刀劍中劫：在互相中他們將得到野獸想，在他們的手中將出現銳利的刀劍，他們將以銳利的刀劍『這是野獸、這是野獸』互相奪取生命。

比丘們！那時，那些眾生中一些將這麼想：『我們不要[殺]任何人，以及任何人不要[殺]我們，讓我們進入草叢，或叢林，或樹叢，或河流難渡處，或山崖後，以樹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他們進入草叢，或叢林，或樹叢，或河流難渡處，或山崖後，以樹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經過七天，他們從草叢、叢林、樹叢、河流難渡處、山崖出去後，互相擁抱後，將來到一同、將安慰：『萬歲！先生！眾生活命。萬歲！先生！眾生活命。』(104)

壽命容色等增加的談論

比丘們！那時，那些眾生將這麼想：『我們不善法的受持之因，像這樣已到達廣大親族的滅盡，讓我們做善的。應該做什麼善的？讓我們戒絕殺生，受持這個善法後轉起。』他們將戒絕殺生，受持這個善法後轉起。他們善法的受持之因，將以壽命增加及將以容色增加，當他們以壽命增加及將以容色增加時，十歲壽命的人們有二十歲壽命的兒子。

比丘們！那時，那些眾生將這麼想：『我們善法的受持之因，以壽命增加及以容色增加，讓我們更多量地做善的。應該做什麼善的？讓我們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戒絕邪淫.....戒絕妄語.....戒絕離間語.....戒絕粗惡語.....戒絕雜穢語.....捨斷貪婪.....捨斷惡意.....捨斷邪見.....捨斷三法：非法貪、不正貪、邪法，讓我們是尊敬母親的、尊敬父親的、尊敬沙門的、尊敬婆羅門的、尊敬家族中年長者的，受持這個善法後轉起。』他們將是尊敬母親的、尊敬父親的、尊敬沙門的、尊敬婆羅門的、尊敬家族中年長者的，受持這個善法後轉起。

他們善法的受持之因，將以壽命增加及將以容色增加，當他們以壽命增加及將以容色增加時，二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四十歲壽命的兒子.....四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八十歲壽命的兒子.....八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一百六十歲壽命的兒子.....一百六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三百二十歲壽命的兒子.....三百二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六百四十歲壽命的兒子.....六百四十歲壽命的人們將有二千歲壽命的兒子.....二千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四千歲壽命的兒子.....四千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八千歲壽命的兒子.....八千歲壽命的人們將有二萬歲壽命的

兒子.....二萬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四萬歲壽命的兒子.....四萬歲壽命的人們將有八萬歲壽命的兒子，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五百歲女孩將是結婚適齡女子。(105)

螺王的出現

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將有三種病：欲求、飢餓、老。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這個閻浮洲將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諸村落、城鎮、王都是雞落在一起的。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看起來像這個閻浮洲將被人們無間隔地遍滿，猶如蘆葦林或葦林。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這個波羅奈將是名為給度麼低的王都，是繁榮的，同時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雜亂的、豐饒的。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在這個閻浮洲中將有八萬四千城市，給度麼低王都為上首。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給度麼低王都中將出現名為螺的轉輪王，是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將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他將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106)

彌勒佛的出現

比丘們！在八萬歲壽命的人們中，名為彌勒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世間出現，猶如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的我在世間出現。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猶如現在我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將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猶如現在我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他將照顧好幾千位比丘僧團，猶如現在我照顧好幾百位比丘僧團。(107)

比丘們！那時，凡那個被玻那大王使之建造的祭壇，名叫螺的國王使那個祭壇立起、居住後，施與、捨離它後，對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施與布施後，在彌勒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將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成為這樣出家的、住於單獨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他不久就在當生將會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108)

比丘們！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比丘們！而怎樣比丘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隨看心地.....（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比丘們！這樣比丘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任何為歸依。(109)

比丘的壽命容色等增加的談論

比丘們！你們要走在行境、自己父親的領域。比丘們！走在行境、自己父親的領域的你們將以壽命增加，及將以容色增加，及將以樂增加，及將以財富增加，及將以力量增加。

比丘們！而什麼是關於比丘的壽命？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意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他以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習、已自我多作，當希望時，能住世一劫或一劫的剩餘。比丘們！這是關於比丘的壽命。

比丘們！而什麼是關於比丘的容色？比丘們！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學處上受持後學習，比丘們！這關於比丘的容色。

比丘們！而什麼是關於比丘的樂？比丘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中略）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是關於比丘的樂。

比丘們！而什麼關於比丘的財富？比丘們！這裡，比丘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比丘們！這是關於比丘的財富。

比丘們！而什麼是關於比丘的力量？比丘們！這裡，比丘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這是關於比丘的力量。

比丘們！我都不見其它一種力量：凡這麼難克服的，比丘們！如這魔力量。比丘們！善法的受持之因，這樣，這個福德增長。」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110)

轉輪王經第三終了。

DN 27/DN.27 世界開端經

襪謝德與婆羅墮若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當時，希望成為比丘的襪謝德與婆羅墮若在比丘中別住。那時，傍晚時從獨坐出來的世尊從高樓下來後，在屋外高樓陰影處經行。(111)

襪謝德看見傍晚時從獨坐出來、從高樓下來後在屋外高樓陰影處經行的世尊。看見後，召喚婆羅墮若：「婆羅墮若朋友！這位傍晚時從獨坐出來的世尊從高樓下來後，在屋外在高樓陰影處經行。婆羅墮若朋友！我們走，我們將去見世尊，或許我們會得到從世尊面前法說的聽聞。」「是的，朋友！」婆羅墮若回答襪謝德。(112)

那時，襪謝德與婆羅墮若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跟隨經行的世尊經行。那時，世尊召喚襪謝德：「襪謝德！你們從婆羅門血統、從婆羅門家族、從婆羅門家庭、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襪謝德！是否婆羅門們沒辱罵、沒誹謗你們呢？」「大德！婆羅門們確實以充滿適合自己的責難辱罵、誹謗我們，非不充滿。」「襪謝德！那麼，如怎樣婆羅門們以充滿適合自己的責難辱罵、誹謗你們，非不充滿呢？」「大德！婆羅門們這麼說：『僅婆羅門是最上的階級，其他的是下劣的階級；僅婆羅門是白的階級，其他的是黑的階級；僅婆羅門們變純淨，非婆羅門們否；僅婆羅門們是梵天的親生兒子、從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繼承者。你們捨棄最上階級後，已到達最下劣程度的階級，即：卑俗的、黑的、親族腳子孫的禿頭假沙門。那個這是不好的，那個這是不適當的：凡你們捨棄最上的階級後，已到達最下劣程度的階級，即：卑俗的、黑的、親族腳子孫的禿頭假沙門。』大德！婆羅門們像這樣以充滿適合自己的責難辱罵、誹謗我們，非不充滿。」(113)

「襪謝德！確實，不記得往昔的婆羅門們這麼說：『僅婆羅門是最上的階級，其他的是下劣的階級；僅婆羅門是白的階級，其他的是黑的階級；僅婆羅門們變純淨，非婆羅門們否；僅婆羅門們是梵天的親生兒子、從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繼承者。』襪謝德！然而，諸婆羅門的月經期的，及懷孕的，及生產的，及哺乳的婆羅門女被看見，但，那些從婆羅門女胎生的存在者卻這麼說：『僅婆羅門是最上的階級，其他的是下劣的階級；僅婆羅門是白的階級，其他的是黑的階級；僅婆羅門們變純淨，非婆羅門們否；僅婆羅門們是梵天的親生兒子、從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繼承者。』他們誹謗梵天，同時也說虛妄的、產出許多非福德。(114)

四種階級純淨

襪謝德！有這四種階級：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襪謝德！這裡，某一類剎帝利是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瞋害心者、邪見者，襪謝德！像這樣，凡這些不善法，被稱為不善的；有

罪的，被稱為有罪的；不應該被實行的，被稱為不應該被實行的；不適於聖者的，被稱為不適於聖者的；黑的，黑果報的；智者責備的，這裡，在一些剎帝利中他們被看見。襪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襪謝德！毘舍也.....（中略）襪謝德！這裡，某一類首陀羅也是殺生者、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瞋害心者、邪見者，襪謝德！像這樣，凡這些不善法，被稱為不善的.....（中略）黑的，黑果報的；智者責備的，這裡，在一些首陀羅中他們也被看見。

襪謝德！這裡，某一類剎帝利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襪謝德！像這樣，凡這些善法，被稱為善的；無罪的，被稱為無罪的；應該被實行的，被稱為應該被實行的；適於聖者的，被稱為適於聖者的；白的，白果報的；智者稱讚的，這裡，在一些剎帝利中他們被看見。襪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襪謝德！毘舍也.....（中略）襪謝德！這裡，某一類首陀羅也是離殺生者.....（中略）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襪謝德！像這樣，凡這些善法，被稱為善的；無罪的，被稱為無罪的；應該被實行的，被稱為應該被實行的；適於聖者的，被稱為適於聖者的；白的，白果報的；智者稱讚的，這裡，在一些首陀羅中他們也被看。(115)

襪謝德！在這四種階級中，在當這樣兩者混雜：諸黑白法、智者責備的、連同智者稱讚的轉起時，在這裡，凡婆羅門們這麼說：『僅婆羅門是最上的階級，其他的是下劣的階級；僅婆羅門是白的階級，其他的是黑的階級；僅婆羅門們變純淨，非婆羅門們否；僅婆羅門們是梵天的親生兒子、從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繼承者。』智者們不認可他們的那個，那是什麼原因？襪謝德！因為，這四種階級中，凡比丘是漏已滅盡的、已完成的、應該被作的已作的、負擔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達成的、有之結已遍滅盡的、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他被告知為他們中最高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襪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16)

襪謝德！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法就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

襪謝德！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知道：『沙門喬達摩是從緊鄰的釋迦家族出家者。』襪謝德！而釋迦族是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的隨從：襪謝德！釋迦族在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上行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起立、問訊、合掌行為、恭敬行為。襪謝德！像這樣，凡釋迦族在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上行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起立、問訊、合掌行為、恭敬行為，那位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在如來上行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起立、問訊、合掌行為、恭敬行為，那不是：『沙門喬達摩是好出生者，我是惡出身者；沙門喬達摩是有力者，我是弱者；沙門喬達摩是端正者，我是醜陋者；沙門喬達摩是大影響力者，我是少影響力者。』反而他只恭敬著法、尊重著法、崇敬著法、供養著法、尊敬著法，這樣，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在如來上行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起立、問訊、合掌行為、恭敬行為。襪謝德！以這個法門，這也能被知道：如是，法就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17)

襪謝德！你們是從種種出身的、從種種名字、從種種姓氏、從種種家庭、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當你們被詢問『你們是誰』時，你們應該自稱：『我們是釋迦之子沙

門。』襍謝德！又，凡在如來上他的信已住立、已生根、已堅固地確立，不能被沙門，或被婆羅門，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間中任何者動搖，對他，這是適當的言語：『我是世尊的親生子、從口生者、法生者、法化作者、法的繼承人。』那是什麼原因？襍謝德！因為，這是如來的同義語：『法身』，及『梵身』，及『法已生者』，及『梵已生者』(118)。

襍謝德！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破壞。在當世界破壞時，大部分眾生成為光音天到達者(轉起者)，在那裡，他們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存續)。

襍謝德！有那個時候，凡偶爾，經過長時間這個世界轉回，在當世界轉回時，大部分眾生從光音天身死後來到此處的狀態。在那裡，他們是意所生的、喜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淨狀態的，長時間住立。(119)

出現的地味

襍謝德！當時是只有水存在的、黑暗、漆黑，日月不被知道，星星、星光不被知道，日夜不被知道，月、半個月不被知道，季節、年不被知道，雌雄不被知道，眾生但就名為(就走到稱呼)『眾生』。襍謝德！那時，偶爾，經過長時間那些眾生的地味在水中擴大，猶當加熱的牛乳被冷卻時，在上面有網，同樣的，它出現。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猶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這樣的容色，猶如是純小蜜蜂所製造的蜂蜜這樣的樂味。襍謝德！那時，某位躁動之類的眾生：『喂！這將會是什麼？』以手指嚐地味。當他以手指嚐地味時，渴愛使之包起來，以及對他進入。襍謝德！其他對那位眾生來到跟隨所見的眾生們也以手指嚐地味。當他們以手指嚐地味時，渴愛使之包起來，以及對他們進入。(120)

日月等的初出現

襍謝德！那時，那些眾生對地味以手著手製作團食吃。襍謝德！當那些眾生對地味以手著手製作團食吃，那時，那些眾生自己的光消失。在自己的光消失時，日月出現。在日月出現時，星星、星光出現。在星星、星光出現時，日夜被知道。在日夜被知道時，月、半個月被知道。在月、半個月被知道時，季節、年被知道。襍謝德！就這範圍，這個世界再被轉回。(121)

襍謝德！那時，吃地味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襍謝德！如是如是吃地味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如是如是堅固性進入到那些眾生的身體中，連同容色衰退情況被知道：一些眾生是有美貌的，一些眾生是醜的。在那裡，凡那些有美貌的眾生輕蔑那些醜的眾生：『我們比這些是更有美貌的，這些比我們是更陋的。』以容色極慢為緣，當他們成為慢、極慢之類者時，地味消失。在地味消失時，他們聚集，聚集後悲嘆：『哎呀！味！哎呀！味！』然後，現在人們得到甚至任何善味後，也這麼說：『哎呀！味！哎呀！味！』他們就跟隨那個往昔的世界開端語言，然而不知道意義。(122)

地餅的出現

襪謝德！那時，在那些眾生的地味消失時，地餅出現，猶如蘑菇，同樣的，它出現。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猶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這樣的容色，猶如是純小蜜蜂所製造的蜂蜜這樣的樂味。

襪謝德！那時，那些眾生著手吃地餅。吃那個的他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襪謝德！如是如是吃地餅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如是如是堅固性更多量地進入到那些眾生的身體中，連同容色衰退情況被知道：一些眾生是有美貌的，一些眾生是醜的。在那裡，凡那些有美貌的眾生輕蔑那些醜的眾生：『我們比這些是更有美貌的，這些比我們是更陋的。』以容色極慢為緣，當他們成為慢、極慢之類者時，地餅消失。(123)

蔓藤的出現

在地餅消失時，蔓藤出現，猶如蔓草，同樣的，它出現。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猶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那樣的容色，猶如是小蜜蜂的純蜂蜜那樣的樂味。

襪謝德！那時，那些眾生著手吃蔓藤。吃那個的他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襪謝德！如是如是吃蔓藤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如是如是堅固性更多量地進入到那些眾生的身體中，連同容色衰退情況被知道：一些眾生是有美貌的，一些眾生是醜的。在那裡，凡那些有美貌的眾生輕蔑那些醜的眾生：『我們比這些是更有美貌的，這些比我們是更陋的。』以容色極慢為緣，當他們成為慢、極慢之類者時，蔓藤消失。

在蔓藤消失時，他們聚集，聚集後悲嘆：『確實不存在了，我們的蔓藤確實消失了。』然後，現在，人們被任何苦法接觸，他們這麼說：『確實不存在了，我們的確實消失了。』他們就跟隨那個往昔的世界開端語言，然而不知道意義。(124)

非耕種的熟米之出現

襪謝德！那時，在那些眾生的蔓藤消失時，非耕種的熟米出現：無糠的、無殼的、純淨的、極香的米粒果實。凡他們傍晚時取它作晚餐，它清晨時已再生長成熟的；凡他們清晨時取它作早餐者，它傍晚時已再生長成熟的，無收割被知道。襪謝德！那時，吃非耕種熟米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125)

男女性特徵的出現

襪謝德！如是如是吃非耕種熟米的那些眾生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如是如是堅固性更多量地進入到那些眾生的身體中，連同容色衰退情況被知道：女子的女性特徵出現，以及男子的男性特徵出現。女子對男子過度地思念，以及男子對女子。當他們過度互相地思念時，貪著生起，熱惱進入到身體中。以熱惱為緣，他們從事姪欲法。

襪謝德！當時，諸眾生看見從事姪欲法者，其他人投擲塵土，其他人投擲灰，其他人投擲牛糞：『不淨者不應該存在，不淨者不應該存在。』『為什麼眾生竟然對眾生像這樣做？』然後，現在，在某些地方，人們也對被帶出的年輕妻子，其他人投擲塵土，

其他人投擲灰，其他人投擲牛糞，他們就跟隨那個往昔的世界開端語言，然而不知道意義。(126)

姪欲法的行為

襪謝德！當時被認定非法，然後，現在被認定合法。襪謝德！又，凡當時眾生從事姪欲法，他們一個月或兩個月不得進入村落或城鎮。襪謝德！當那些眾生在那個非正法上過度地來到陷入狀態時，那時，就為了那個非正法的覆藏，他們著手建造家屋。襪謝德！那時，某位懶惰之類的眾生想這個：『喂！為何我就被惱害：當傍晚時為晚餐取米，清晨時為早餐？讓我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米。』

襪謝德！那時，那位眾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米。襪謝德！那時，某位眾生去見那位眾生。抵達後，對那位眾生說這個：『來！眾生先生！我們將獲得米的食物。』『夠了！眾生先生！米被我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襪謝德！那時，那位眾生對那位眾生來到跟隨所見的，為二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這樣也確實好！』

襪謝德！那時，某位眾生去見那位眾生。抵達後，對那位眾生說這個：『來！眾生先生！我們將獲得米的食物。』『夠了！眾生先生！米被我為二日就一次地取。』襪謝德！那時，那位眾生對那位眾生來到跟隨所見的，為四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這樣也確實好！』

襪謝德！那時，某位眾生去見那位眾生。抵達後，對那位眾生說這個：『來！眾生先生！我們將獲得米的食物。』『夠了！眾生先生！米被我為四日就一次地取。』襪謝德！那時，那位眾生對那位眾生來到跟隨所見的，為八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這樣也確實好！』

襪謝德！當那些眾生著手吃儲存的米時，那時，糠包覆米粒，及稻殼包覆米粒，及切割的不被再生長，收割被知道，一叢叢稻(米)住立。(127)

米的分配

襪謝德！那些眾生聚集，聚集後悲嘆：『先生！惡法確實已在眾生中出現：以前，我們是意所生的、食喜的、自己發光的、於虛空中行走的、處在清淨狀態的，我們長時間住立。偶爾，經過長時間那些我們的地味確實在水中擴大，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們對地味以手著手製作團食吃。當那些我們以手著手製作團食吃時，自己的光消失。在自己的光消失時，日月出現。在日月出現時，星星、星光出現。在星星、星光出現時，日夜被知道。在日夜被知道時，月、半個月被知道。在月、半個月被知道時，季節、年被知道。吃地味的那些我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就以那些我們的諸惡不善法出現，地味消失。在地味消失時，地餅出現，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們著手吃地餅，吃那個的我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就以那些我們的諸惡不善法出現，地餅消失，蔓藤出現，它是容色具足的、氣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們著手吃蔓藤，吃那個的我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就以那些我們的諸惡不善法出現，蔓藤消失。在蔓藤消失時，非耕種的熟米出現，無糠的、無殼的、純淨的、極香的米粒果實。凡我們傍晚時取它作晚餐，它清晨時已再生長成熟的；凡我們清晨時取它作早餐

者，它傍晚時已再生長成熟的，無收割被了知。襪謝德！那時，吃非耕種熟米的那些我們長久地在長時間持續以它為食、以它為食物。就以那些我們的諸惡不善法出現，糠包覆米粒，及稻殼包覆米粒，及切割的不被再生長，收割被知道，一叢叢稻(米)住立。讓我們分配米，讓我們使邊界設立。』襪謝德！那時，那些眾生分配米，使邊界設立。(128)

襪謝德！那時，某位躁動之類的眾生，當守護自己的部分時，拿取某位未給與的部分後吃。他們抓住他後說這個：『眾生先生！你確實做惡的，確實是因為當守護自己的部分時，你拿取某位未給與的部分後吃，眾生先生！你確實不要再又像這樣做。』『是的，先生！』襪謝德！那位眾生回答那些眾生。襪謝德！第二次，那位眾生又.....（中略）襪謝德！第三次，那位眾生又當守護自己的部分時，拿取某位未給與的部分後吃。他們抓住他後說這個：『眾生先生！你確實做惡的，確實是因為當守護自己的部分時，你拿取某位未給與的部分後吃，眾生先生！你確實不要再又像這樣做。』其他人們以拳攻擊，其他人們以土塊攻擊，其他人們以棍棒攻擊。襪謝德！自此以後，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知道，斥責被知道，妄語被知道，執棍棒被知道。(129)

大選出王

襪謝德！那時，那些眾生聚集，聚集後悲嘆：『先生！惡法確實已在眾生中出現：因為於該處竟然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知道，斥責被知道，妄語被知道，執棍棒被知道。讓我們選出一位眾生：凡對應該被生氣者正確地生氣，對應該被斥責者正確地斥責，對應該被驅逐者正確地驅逐，而我們將隨給與他米的部分。』

襪謝德！那時，凡那些眾生中較英俊的、較好看的、較端正的、較大影響力的，那些眾生去見那位眾生後，說這個：『來！眾生先生！請你對應該被生氣者正確地生氣，請你對應該被斥責者正確地斥責，請你對應該被驅逐者正確地驅逐，而我們將隨給與你米的部分。』『是的，先生！』襪謝德！那位眾生回答那些眾生們後，對應該被生氣者正確地生氣，對應該被斥責者正確地斥責，對應該被驅逐者正確地驅逐，而他們隨給與米的部分。(130)

襪謝德！『公眾(大人們)選出的』：『大選出、大選出』就是第一個生起的語言。襪謝德！『田主』：『剎帝利、剎帝利』就是第二個生起的語言。襪謝德！『以法使其他人喜悅』：『國王、國王』就是第三個生起的語言。襪謝德！像這樣，以往昔世界開端的語言，這樣有這個剎帝利圈的生起：就那些眾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襪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1)

婆羅門圈

襪謝德！那時，就那些眾生中一些想這個：『先生！惡法確實已在眾生中出現：因為於該處竟然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知道，斥責被知道，妄語被知道，執棍棒被知道，驅逐被知道。讓我們使諸惡不善法帶走。』他們使諸惡不善法帶走。襪謝德！『他們使諸惡不善法帶走』：『婆羅門、婆羅門』就是第一個生起的語言。他們在林野處建造葉屋後，在葉屋中修禪，是離炭火者、離煙者、放下杵者，在傍晚為了晚餐，在清晨為了早餐進入村落、城鎮、王都尋求食物者。他們得到食物後，就再次地在林野的葉屋中修

禪。對那個，人們看見後這麼說：『先生！這些眾生在林野處建造後，在葉屋中修禪，是離炭火者、離煙者、放下杵者，在傍晚為了晚餐，在清晨為了早餐進入村落、城鎮、王都尋求食物者。他們得到食物後，就再次地在林野的葉屋中修禪。』襍謝德！『他們修禪』：『修禪者、修禪者』就是第二個生起的語言。襍謝德！就那些眾生中一些眾生是在林野葉屋中那個禪不能夠者(不達到者)，退出到村落附近、城鎮附近後，住留為製作典籍者。襍謝德！對那個，人們看見後這麼說：『先生！這些眾生是在林野葉屋中那個禪不能夠者，退出到村落附近、城鎮附近後，住留為製作典籍者，現在，這些人不修禪。』襍謝德！『現在，這些人不修禪』：『誦讀者(不修禪者)、誦讀者』就是第三個生起的語言。襍謝德！當時被認定下劣的，然後，現在被認定最上的。像這樣，以往昔世界開端的語言，這樣有這個婆羅門圈的生起：就那些眾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襍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2)

毘舍圈

襍謝德！那時，就那些眾生中一些眾生受持婬欲法後，從事各個工作。襍謝德！『受持婬欲法後，從事各個工作』：『毘舍、毘舍』就是生起的語言。襍謝德！像這樣，以往昔世界開端的語言，這樣有這個毘舍圈的生起：就那些眾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襍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3)

首陀羅圈

襍謝德！那時，就那些眾生中，凡其餘那些眾生，他們有獵人行、低劣行。襍謝德！『獵人行、低劣行』：『首陀羅、首陀羅』就是生起的語言。襍謝德！像這樣，以往昔世界開端的語言，這樣有這個首陀羅圈的生起：就那些眾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襍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4)

襍謝德！有那種時候：斥責自己的法的刹帝利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將成為沙門。』襍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襍謝德！毘舍也.....（中略）襍謝德！斥責自己的法的首陀羅也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我將成為沙門。』襍謝德！從這四圈有沙門圈的生起：就那些眾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襍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5)

惡行等的談論

襍謝德！刹帝利以身行惡行後，以語行惡行後，以意行惡行後，是邪見者、邪見業的受持者。邪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襍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襍謝德！毘舍也.....（中略）襍謝德！首陀羅也.....（中略）襍謝德！沙門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後，是邪見者、邪見業的受持者。邪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襍謝德！刹帝利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後，是正見者、正見業的受持者。正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襍謝德！婆羅門

也.....（中略）襪謝德！毘舍也.....（中略）襪謝德！首陀羅也.....（中略）襪謝德！沙門也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後，是正見者、正見業的受持者。正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136)

襪謝德！刹帝利是以身作二種者、以語作二種者、以意作二種者，是混雜見者、混雜見業的受持者。混雜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是苦樂的感受者。襪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襪謝德！毘舍也.....（中略）襪謝德！首陀羅也.....（中略）襪謝德！沙門是以身作二種者、以語作二種者、以意作二種者，是混雜見者、混雜見業的受持者。混雜見業的受持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是苦樂的感受者。(137)

菩提分的修習

襪謝德！刹帝利以身已防護、以語已防護、以意已防護，因七覺分法的修習而當生般涅槃。襪謝德！婆羅門也.....（中略）襪謝德！毘舍也.....（中略）襪謝德！首陀羅也.....（中略）襪謝德！沙門以身已防護、以語已防護、以意已防護，因七覺分法的修習而當生般涅槃。(138)

襪謝德！這四種階級中，凡比丘是漏已滅盡的、已完成的、應該被作的已作的、負擔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達成的、有之結已遍滅盡的、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他被告知為他們中最高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襪謝德！因為，法在這個人中是最上的：當生連同來世。(139)

襪謝德！這個偈頌也被梵王常童子說：

『刹帝利在這人們中是最上的：凡依賴家系者們，

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SN.6.11]』

襪謝德！又，這個偈頌被那位梵王常童子善吟誦，非被惡吟誦；被善說，非被惡說；被伴隨利益，非被伴隨無利益，被我同意。襪謝德！我也這麼說：

『刹帝利在這人們中是最上的：凡依賴家系者們，

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襪謝德與婆羅墮若歡喜世尊的所說。(140)

世界開端經第四終了。

DN 28/DN.28 能被淨信經

舍利弗的獅子吼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難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即：正覺。」(141)

「舍利弗！這偉大的、取一向的、吼獅子吼的如牛王之語被你說：『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的證智，即：正覺。』舍利弗！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那些世尊是這樣戒者。』或『那些世尊是這樣法者。』或『那些世尊是這樣慧者。』或『那些世尊是這樣住處者。』或『那些世尊是這樣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又，凡那些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那些世尊將有這樣的戒。』或『那些世尊將有這樣的法。』或『那些世尊將有這樣的慧。』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住處者。』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又，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被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世尊有這樣的戒。』或『世尊有這樣的法。』或『世尊有這樣的慧。』或『世尊是這樣的住處者。』或『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而在這裡，你在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們上沒有他心智，舍利弗！那麼，那樣的話，為何偉大的、取一向的、吼獅子吼的如牛王之語被你說：『大德！我在世尊上有這樣的淨信：不曾有與將沒有，以及現在不存在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的證智，即：正覺。』呢？」(142)

「大德！我在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們上沒有他心智，但法的類比被我知道。大德！猶如國王邊境的城市，有堅固的壁壘，堅固的城牆與城門，只有一個門，在那裡，有賢智的、聰明的、有智慧的、對不認識的制止的、對認識的使進入的守門人。沿那個城市全部環繞道路走的他沒看見甚至連貓出去大小的城牆間隙或裂口，他這麼想：『凡任何粗大的生物進入或出去這個城市，他們全部僅經由這個門進入或出去。』同樣的，大德！法的類比被我知道：『大德！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全部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的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凡那些將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全部也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將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現在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也捨斷心

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SN.47.12, DN.16, 145-146段](143)

大德！這裡，我為了法的聽聞去見世尊，大德！世尊對那個我教導更高再更高、勝妙再勝妙、黑白有對比的法。大德！如是如是大師對我教導更高再更高、勝妙再勝妙、黑白有對比的法，如是如是我在那個法上證知這裡某一類法後，在諸法上我走到究竟，我在大師上變得明淨：『世尊是遍正覺者，法被世尊善說，弟子僧團是善行者。』(144)

善法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善法，這是無上。這裡，這些善法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大德！這裡，比丘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大德！關於諸善法，這是無上。那位世尊完全地證知，比那位世尊完全證知的更上應該被證知的不存在，即：關於諸善法，凡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會有比世尊更高證智的證知。(145)

處之安立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處之安立，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六內、外處：眼連同色、耳連同聲、鼻連同氣味、舌連同味道、身連同所觸、意連同法。大德！關於諸處之安立，這是無上。那位世尊完全地證知，比那位世尊完全證知的更上應該被證知的不存在，即：關於諸處安立，凡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會有比世尊更高證智的證知。(146)

入胎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入胎，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四種入胎：大德！這裡，某人不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不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去，這是第一種入胎。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不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去，這是第二種入胎。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去，這是第三種入胎。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去，這是第四種入胎。大德！關於諸入胎，這是無上。(147)

讀心種類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讀心種類，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四種讀心種類：大德！這裡，某人以相告知：『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即使他告知許多，那個都是如實的，非相異的，這是第一種讀心種類。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確實就非以相告知，而是，聽聞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聲音後告知：『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即使他告知許多，那個都是如實的，非相異的，這是第二種讀心種類。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確實就非以相告知，也非聽聞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聲音後告知，而是，聽聞尋思的、伺察的尋擴散的聲音後告知：『你的意是這樣，及你的

意是像這樣，及你的心是像這樣。』即使他告知許多，那個都是如實的，非相異的，這是第三種讀心種類。

再者，大德！這裡，某人確實就非以相告知，也非聽聞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聲音後告知，也非聽聞尋思的、伺察的尋擴散的聲音後告知，而是，無尋、無伺定進入者的以心熟知心後知道：『這位尊師的意行已如是朝向，那樣，這個心的緊接的，將尋思名為這個尋。』即使他告知許多，那個都是如實的，非相異的，這是第四種讀心種類。大德！關於諸讀心種類，這是無上。(148)

看見等至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看見等至，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四種看見等至：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因勤奮，因實踐，因不放逸，因正確的作意，觸達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子、腸間膜、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眼淚、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液、尿。』這是第一種看見等至。

再者，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中略）關節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膚、肉、血後，省察骨骸，這是第二種看見等至。

再者，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中略）關節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膚、肉、血後，省察骨骸，以及知道男子的識流，在此世住立的與在他世住立的，從兩者是不間斷的，這是第三種看見等至。

再者，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就這個身體從腳掌之上，從髮梢之下，皮膚為邊界，有種種種類不淨充滿的，省察：『在這個身體中有頭髮、體毛.....（中略）關節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膚、肉、血後，省察骨骸，以及知道男子的識流，在此世不住立的與在他世不住立的，從兩者是不間斷的，這是第四種看見等至。大德！關於諸看見等至，這是無上。(149)

個人之安立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個人之安立，這是無上。大德！有這七種個人：俱分解脫者、慧解脫者、身證者、達到見者、信解脫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大德！關於諸個人之安立，這是無上。(150)

勤奮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勤奮，這是無上。大德！有這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活力覺支、喜覺支、寧靜覺支、定覺支、平靜覺支。大德！關於諸勤奮，這是無上。(151)

行道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行道，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四種行道：遲緩通達的苦行道、快速通達的苦行道、遲緩通達的樂行道、快速通達的樂行道。大德！這裡，凡這個遲緩通達的苦行道，大德！這個行道就以苦性與遲緩性兩者被告知為下劣的；大德！這裡，凡這個快速通達的苦行道，大德！這個行道就以苦性被告知為下劣的；凡這個遲緩通達的樂行道，大德！這個行道就以遲緩性被告知為下劣的；凡這個快速通達的樂行道，大德！這個行道就以樂性與快速性兩者被告知為勝妙的。大德！關於諸行道，這是無上。(152)

言說正行等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言說正行，這是無上。大德！這裡，某人說既非與妄語有關，也非中傷，也非離間，也非生起激憤期待勝利的言語，以及一再考量後適時地說有價值的言語。大德！關於言說正行，這是無上。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男子戒正行，這是無上。大德！這裡，某人會是真實者、有信者，不是詭計者、攀談者、暗示者、譏諷者、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者，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正確的作者、專修清醒者、不倦怠者、活力已發動者、禪修者、有念者、應辯善巧者、有正確行為者、堅決果斷者、聰明者、在欲上不貪求者、具念者、賢明者。大德！關於男子戒正行，這是無上。(153)

教誡種類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教誡種類，這是無上。大德！有這四種教誡種類：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當如被教誡的那樣實行時，將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當如被教誡的那樣實行時，將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當如被教誡的那樣實行時，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當如被教誡的那樣實行時，將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大德！關於諸教誡種類，這是無上。(154)

其他個人解脫智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他人解脫智，這是無上。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將以三結的遍盡，成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將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將成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將作苦的終結。』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將以五下分結的

滅盡而將成為化生者、在那裡般涅槃者、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個人各自地：『這位個人將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大德！關於他人解脫智，這是無上。(155)

恆常論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恆常論，這是無上。大德！有這三種恆常論：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回憶(隨念)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好幾百生、好幾千生、好幾十萬生：『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他這麼說：『我知道過去世：「世間的破壞或成立。」我也知道未來世：「世間將破壞或將成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這是第一種恆常論。

再者，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個壞成、二個壞成、三個壞成、四個壞成、五個壞成、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他這麼說：『我知道過去世：「世間的破壞或成立。」我知道未來世：「世間將破壞或將成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這是第二種恆常論。

再者，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十個壞成、二十個壞成、三十個壞成、四十個壞成：『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他這麼說：『我知道過去世：「世間的破壞與成立。」我知道未來世：「世間將破壞與將成立。」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頂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眾生流轉、輪迴、死沒、再生，但就等同常恆地存在。』這是第三種恆常論。大德！關於諸恆常論，這是無上。(156)

前世住處回憶智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前世住處回憶智，這是無上。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回憶(隨念)

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大德！有天神們，凡其壽命會不能夠以算術或以計數計算。此外，凡是在一一個體上以前居住的，不論在諸有色處，或不論在諸無色處，或不論在諸有想處，或不論在諸無想處，或不論在諸非想非非想處，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大德！關於前世住處回憶智，這是無上。(157)

死亡往生智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眾生的死亡往生智，這是無上。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又或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大德！關於諸眾生的死亡往生智，這是無上。(158)

神通種類的教說

大德！其次，又，如世尊教導法，關於諸神通種類，這是無上。大德！有這二種神通種類：大德！有神通是有漏的、有依著的，這被稱為『非聖的』。大德！有神通是無漏的、無依著的，這被稱為『聖的』。大德！而哪一種神通是有漏的、有依著的，這被稱為『非聖的』呢？大德！這裡，某位沙門或婆羅門因熱心.....（中略）達到像這樣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時，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大德！這種神通是有漏的、有依著的，這被稱為『非聖的』。

大德！而哪一種神通是無漏的、無依著的，這被稱為『聖的』呢？大德！這裡，如果比丘希望『願在厭逆上住於無厭逆想的』，在那裡，他住於無厭逆想的。如果他希望『願我在無厭逆上住於有厭逆想的』，在那裡，他住於有厭逆想的。如果他希望『願我在厭逆與不厭逆上都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無厭逆想的。如果他希望『願我在不厭逆與厭逆上都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有厭逆想的。如果他希望『願我在厭逆與不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在那裡，他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大德！這種神通是無漏的、無依著的，這被稱為『聖的』。大

德！關於諸神通種類，這是無上。比那位世尊完全證知的更上應該被證知的不存在，即：關於諸神通種類，凡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會有比世尊更高證智的證知。(159)

大師其他德行的教說

大德！凡那個被有信的善男子以活力發動、以強力、以男子的力量、以男子的活力、以男子的努力、以男子的強忍耐能被到達的，已被那位世尊到達。大德！世尊不實踐在諸欲上欲之享樂的實踐：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伴隨無利益的，以及不實踐自我折磨的實踐：苦的、非聖者的、伴隨無利益的，世尊是增上心、當生樂住處之四禪的隨欲得到者、不困難得到者、無困難得到者。(160)

質問的施與模式

大德！如果這麼問我：『舍利弗道友！過去世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不。』『舍利弗道友！又，未來世將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不。』『舍利弗道友！又，現在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不。』

大德！又，如果這麼問我：『舍利弗道友！過去世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與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是的。』『舍利弗道友！又，未來世將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與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是的。』『舍利弗道友！又，現在有其他沙門或婆羅門與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覺嗎？』大德！被這麼問，我說：『不。』

大德！又，如果這麼問我：『尊者舍利弗！為什麼有一類的認可、有一類的不認可呢？』大德！被這麼問，我這麼解說：『道友！這被我從世尊的面前聽聞，從面前領受：「過去世有阿羅漢、遍正覺者與我完全相同的正覺。」道友！這被我從世尊的面前聽聞，從面前領受：「未來世將有阿羅漢、遍正覺者與我完全相同的正覺。」道友！這被我從世尊的面前聽聞，從面前領受：「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凡在一個世間界中同時出現兩位阿羅漢、遍正覺者，這不存在可能性。」』

大德！被這麼問，當這麼回答時，是否我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以不實的誹謗世尊，以及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舍利弗！被這麼問，當這麼回答時，你確實是我的所說之說者，同時也不以不實的誹謗我，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161)

不可思議-未曾有

在這麼說時，尊者優陀夷對世尊說這個：「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來的少欲求的狀態、知足的狀態、削減的狀態，確實因為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卻都不顯露自己。大德！如果其他外道遊行從這裡看見自己也有單一的法，他們就以那樣程度隨身攜帶旗子。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來的少欲求的狀態、知足的狀態、削減的狀態，確實因為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卻都不顯露自己。」

「優陀夷！請你看：『如來的少欲求的狀態、知足的狀態、削減的狀態，確實因為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卻都不顯露自己。』優陀夷！如果其他外道遊行們從這裡看見自己也有單一的法，他們就以那樣程度隨身攜帶旗子。優陀夷！請你看：『如來的少欲求的狀態、知足的狀態、削減的狀態，確實因為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卻都不顯露自己。』」(162)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因此，在這裡，你應該經常地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這個法的教說。舍利弗！又，凡無用的男子們將有在如來上懷疑或疑惑，聽聞這個法的教說後，他們在如來上的懷疑或疑惑，那個將被捨斷。」像這樣，這是尊者舍利弗在世尊的面前告知淨信，因此，這個解說的名稱就是『能被淨信的』。(163)

能被淨信經第五終了。

DN 29/DN.29 愉快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釋迦族中，名叫偉達嶺釋迦族，他們的芒果園高樓中。

尼乾陀若提子的命終

當時，尼乾陀若提子剛死在波婆城。以他的死，尼乾陀破裂為二，他們住於生起爭論的、生起爭吵的、來到爭辯的、以舌鋒互刺的：「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在尼乾陀若提子中看起來只存在打殺，凡連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人弟子們，他們也在尼乾陀若提子們上是厭形色的、脫離形色的、逃脫形色的，如那個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破裂塔的、無歸依處的法律處。(164)

那時，在波婆城過雨季的沙彌純陀到沙麼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向尊者阿難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沙彌純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大德！尼乾陀若提子剛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為二.....（中略）破裂塔的、無歸依處的.....。」

在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沙彌純陀說這個：「純陀學友！這是為了見世尊的談論主題，純陀學友！我們走，我們將去見世尊。抵達後，我們將告訴世尊這件事。」「是的，大德！」純陀沙彌回答尊者阿難。

那時，尊者阿難與純陀沙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位純陀沙彌這麼說：『大德！尼乾陀若提子剛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為二.....（中略）破裂塔的、無歸依處的.....。』」(165)

非遍正覺者告知的法律

「純陀！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確實是這樣。純陀！這裡，大師是非遍正覺者，以及法是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在那個法中住於不法、隨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隨法行的，從那個法脫離後轉起，他能被這麼言說：『朋友！是那個你的利得，是那個你的善得的：你的大師是非遍正覺者，以及法是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你在那個法中住於不法、隨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隨法行的，從那個法脫離後轉起。』像這樣，在那裡，大師應該被呵責，在那裡，法也應該被呵責，但，在那裡，弟子應該這樣被稱讚。純陀！凡如果對像這樣的弟子這麼說：『來！請尊者如被你的大師教導的、安立的法那樣實行。』凡勸導，以及凡受勸導，以及凡被勸導者照著實行，他們全部產出許多非福德，那是什麼

原因？純陀！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確實是這樣。(166)

純陀！又，這裡，大師是非遍正覺者，以及法是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在那個法中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受持後轉起那個法，他能被這麼言說：『朋友！是那個你的無利得，是那個你的惡得的：你的大師是非遍正覺者，以及法是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在那個法中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受持後轉起那個法。』像這樣，在那裡，大師應該被呵責，在那裡，法也應該被呵責，在那裡，弟子也應該這樣被呵責。純陀！凡如果對像這樣的弟子這麼說：『尊者！真理的行者將到達真理。』凡稱讚，以及凡受稱讚，以及凡被稱讚者發動更多量活力，他們全部產出許多非福德，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確實是這樣。(167)

遍正覺者告知的法律

純陀！又，這裡，大師是遍正覺者，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在那個法中住於不法、隨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隨法行的，從那個法脫離後轉起，他能被這麼言說：『朋友！是那個你的無利得，是那個你的惡得的：你的大師是遍正覺者，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你在那個法中住於不法、隨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隨法行的，從那個法脫離後轉起。』像這樣，在那裡，大師應該被稱讚，在那裡，法也是應該被稱讚，但，在那裡，弟子應該這樣被呵責。純陀！凡如果對像這樣的弟子這麼說：『來！請尊者如被你的大師教導的、安立的法那樣實行。』凡勸導，以及凡受勸導，以及凡被勸導的照著實行，他們全部產出許多福德，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在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確實是這樣。(168)

純陀！又，這裡，大師是遍正覺者，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在那個法中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受持後轉起那個法，他能被這麼言說：『朋友！是那個你的利得，是那個你的善得的：你的大師是遍正覺者，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你在那個法中住於法、隨法行的，方正行的，隨法行的，受持後轉起那個法。』像這樣，在那裡，大師應該被讚賞，在那裡，法也應該被讚賞，在那裡，弟子也應該這樣被讚賞。純陀！凡如果對像這樣的弟子這麼說：『尊者！真理的行者將到達真理。』凡稱讚，以及凡受稱讚，以及凡被稱讚者發動更多量活力，他們全部產出許多福德，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在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確實是這樣。(169)

大師的後悔弟子

純陀！又，這裡，大師、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生起)，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他的弟子們是在正法上諸義理未被教導(未使被了知)者，以及他們的完全圓滿的梵行是不明顯的，相應正理的已作一

切結集句未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們善知道的，那時，他們的大師成為滅沒。純陀！像這樣，大師已命終，有弟子們的後悔的，那是什麼原因？『我們的大師、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我們是在正法上諸義理未被教導者，以及我們的完全圓滿的梵行是不明顯的，相應正理的已作一切結集句未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們善知道的，那時，我們的大師成為滅沒。』純陀！像這樣，大師已命終，有弟子們的後悔的。(170)

大師的無後悔弟子

純陀！又，這裡，大師、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弟子們是在正法上諸義理被教導者，以及他們的完全圓滿的梵行是明顯的，相應正理的已作一切結集句已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們善知道的，那時，他們的大師成為滅沒。純陀！像這樣，大師已命終，沒有弟子們的後悔的，那是什麼原因？『我們的大師、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我們是在正法上諸義理已被教導的，以及我們的完全圓滿的梵行是明顯的，相應正理的已作一切結集句已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們善知道的，那時，我們的大師成為滅沒。』純陀！像這樣，大師已命終，沒有弟子們的後悔的。(171)

梵行未完成等的談論

純陀！又，即使梵行具備這些部分，但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大師沒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未完成的。

純陀！但，當梵行具備這些部分，同時也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完成的。(172)

純陀！又，即使梵行具備這些部分，以及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但他的上座比丘弟子們不是聰明的、被教導的、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足以宣說正法，足以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未完成的。

純陀！但，當梵行具備這些部分，同時也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被教導的、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足以宣說正法，足以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完成的。(173)

純陀！又，即使梵行具備這些部分，以及老年的、到達老年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被教導的、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足以宣說正法，足以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但他的中臘比丘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臘比丘弟子們是.....但他的新比丘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弟子們是.....但他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但他的中臘比丘尼女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臘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但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但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梵

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但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但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但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不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但他的梵行不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中略）以及他的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但不是最高利得、最高名聲到達者，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未完成的。

純陀！但，當梵行具備這些部分，同時也老年的、到達老人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被教導的、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足以宣說正法，足以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以及他的中臘比丘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臘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是最高利得到達者與最高名聲到達者，這樣，那個梵行以那個部分是完成的。(174)

純陀！又，現在，我是大師、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法是善說的、善宣說的、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以及我的弟子們是在正法上諸義理已被教導的，以及他們的完全圓滿的梵行是明顯的，相應正理的已作一切結集句已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們善知道的，純陀！又，現在，我是老年的、到達老人的大師，有老經驗的、長久出家的上座，純陀！又，現在，我的上座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被教導的、自信的、已到達輒安穩的，足以宣說正法，足以對已生起的異論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純陀！又，現在，我的中臘比丘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新比丘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中臘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新比丘尼女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塞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梵行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優婆夷女弟子們是.....（中略）純陀！又，現在，我的梵行成為成功的，同時也繁榮的、有名的、人多的、廣的、直到被天-人們善知道的。(175)

純陀！又，現在，所有已在世間出現的大師，純陀！我不見其他一位大師也是這樣最高利得到達者、最高名聲到達者，正如我。純陀！又，現在，所有已在世間出現的僧團或團體，純陀！我不見其他一個僧團也是這樣最高利得到達者、最高名聲到達者，純陀！正如這個比丘僧團。純陀！凡當正確說它時，應該說『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

成、不缺、不多、完全圓滿的梵行被善說、使被善知道』，那就是這個，能說它『全部行相具足.....（中略）使被善知道。』

純陀！巫大葛-辣麼之子確實說這樣的言語：『看見者沒看見。』而什麼是『看見者沒看見。』呢？對善磨過的剃刀，看見它的平面，但沒看見它的刀鋒，這被稱為：『看見者沒看見。』純陀！又，凡這個就關於剃刀被巫大葛-辣麼之子說，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伴隨無利益的。純陀！而凡當正確說它時，應該說：『看見者沒看見。』那就是這個，當正確說時，應該說：『看見者沒看見。』而什麼是『看見者沒看見。』呢？這麼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成、不缺、不多、完全圓滿的梵行被善說、被善知道，像這樣，確實看見這個。『在那裡，這個應該去掉，這樣，那個會是更清淨的。』像這樣，確實沒看見這個。『在這裡，這個應該拉入，這樣，那個會是完整的。』像這樣，確實沒看見這個。純陀！這被稱為：『看見者沒看見。』純陀！凡當正確說它時，應該說：『全部行相具足.....（中略）梵行.....使被善知道。』那就是這個，當正確說時，應該說：『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成、不缺、不多、完全圓滿的梵行被善說、被善知道。』(176)

應該被合誦(結集)的法

純陀！因此，在這裡，凡諸法被我證知後為你們教導，在那裡，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後，義理與義理、字句與字句應該被合誦，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純陀！而哪些法被我證知後為你們教導，於該處，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後，義理與義理、字句與字句應該被合誦，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呢？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純陀！這些法被我證知後為你們教導，於該處，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後，義理與義理、字句與字句應該被合誦，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177)

應該被教導者的方法

純陀！而和合的、和諧的、無諍的那些你們中如果某位同梵行者在僧團中說法，在那裡，如果你們這麼想：『這位尊者錯誤地把握義理，同時也錯誤地顯示諸字句。』他的既不應該被歡喜，也不應該被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他應該被這麼言說：『學友！對這個義理，這些字句或那些字句哪一個是比較適當的呢？以及對這些字句，這個義理或那個義理哪一個是比較適當的呢？』如果他這麼說：『學友！對這個義理，這些字句就是比較適當的，連同凡那些。以及對這些字句，這個義理就是比較適當的，連同凡那個。』他既不應該被稱揚，也不應該被貶抑，不稱揚、不貶抑後，對那個義理與那些字句，他就應該被徹底注意地勸說。(178)

純陀！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團中說法，在那裡，如果你們這麼想：『這位尊者確實錯誤地把握義理，正確地顯示諸字句。』他的既不應該被歡喜，也不應該被斥

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他應該被這麼言說：『學友！對這些字句，這個義理或那個義理哪一個是比較適當的呢？』如果他這麼說：『學友！對這些字句，這個義理就是比較適當的，連同凡那個。』他既不應該被稱揚，也不應該被貶低，不稱揚、不貶低後，對那個義理，他就應該被徹底注意地勸說。(179)

純陀！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團中說法，在那裡，如果你們這麼想：『這位尊者確實正確地把握義理，錯誤地顯示諸字句。』他的既不應該被歡喜，也不應該被斥責，不歡喜、不斥責後，他應該被這麼言說：『學友！對這個義理，這些字句或那些字句哪一個是比較適當的呢？』如果他這麼說：『學友！對這個義理，這些字句就是比較適當的，連同凡那些。』他既不應該被稱揚，也不應該被貶低，不稱揚、不貶低後，對那些字句，他就應該被徹底注意地勸說。(180)

純陀！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團中說法，在那裡，如果你們這麼想：『這位尊者正確地把握義理，同時也正確地顯示諸字句。』他的被說『好』，應該被歡喜，應該被隨喜，對他被說『好』，歡喜、隨喜後，他應該被這麼言說：『學友！是我們的利得，學友！是我們的善得的：凡我們看見像那樣的同梵行尊者是這麼具備義理的、具備字句的。』(181)

需要物允許的理由

純陀！我為你們非只為了當生無諸漏的自制教導法，純陀！又，我非只為了來世無諸漏的防衛教導法，純陀！我為了當生無諸漏的自制，同時也為來世無諸漏的防衛教導法。純陀！因此，在這裡，凡衣服被我對你們允許，對你們，那是適當的：最多只為了寒冷的防禦，為了暑熱的防禦，為了虻蚊風烈日蛇接觸的防禦，最多只為了陰部的覆蓋目的。凡施食被我對你們允許的，對你們，那是適當的：最多只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凡住處被我對你們允許，對你們，那是適當的：最多只為了寒冷的防禦，為了暑熱的防禦，為了虻蚊風烈日蛇接觸的防禦，最多只為了氣候危難的除去、樂於獨坐的目的。凡病人的需要物、醫藥必需品被我對你們允許，對你們，這是適合的：最多只為了已生起惱害感受的防禦，為了無瞋害的最大限度。(182)

快樂的實行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著者這麼說：『釋迦之徒的沙門們住於從事快樂的實行。』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著者們應該被這麼言說：『道友們！什麼是那個快樂的實行？快樂的實行有許多種種不同種類的。』

純陀！這四種快樂的實行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伴隨無利益的，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哪四種？

純陀！這裡，某類愚者一一殺害生類後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一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某類一一未被給與的拿取後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某類一一虛妄地說後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三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某類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這是第四種快樂的實行。

純陀！這四種快樂的實行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伴隨無利益的，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著者這麼說：『釋迦之徒的沙門們住於這四種快樂的實行。』純陀！他們應該被你們回答(言說)：『確實不是這樣。』當他們不正確地說你們時會說，他們以不實、不存在的誹謗你們。(183)

純陀！這四種快樂的實行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哪四種？

純陀！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這是第一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禪，這是第二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的第三禪，這是第三種快樂的實行。

再者，純陀！這裡，比丘從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中略）第四禪，這是第四種快樂的實行。

純陀！這四種快樂的實行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著者這麼說：『釋迦之徒的沙門們住於這四種快樂的實行。』純陀！他們應該被你們回答：『是的。』當他們正確地說你們時會說，他們不以不實、不存在的誹謗你們。(184)

快樂實行的效益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著者這麼說：『道友們！那麼，對住於這四種快樂實行的實踐者，多少果、多少效益能被預期？』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著者們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住於這四種快樂實行的實踐者，四果、四效益能被預期，哪四種？道友們！這裡，比丘以三結的遍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正覺為彼岸者，這是第一果、第一效益。再者，道友們！這裡，比丘以三結的遍盡，以貪、瞋、癡薄的狀態，為一來者，只回來這個世間一次後，作苦的終結，這是第二果、第二效益。再者，道友們！這裡，比丘以五下分結的滅盡，成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那個世間返還者，這是第三果、第三效益。再者，道友們！這裡，比丘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是第四果、第四效益。道友們！住於這四種快樂的實行之實踐者，這四果、四效益能被預期。』(185)

漏盡者不可能處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者這麼說：『釋迦之徒的沙門們住於不定法。』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者們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有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弟子們教導、告知，終生不應該被越過，猶如因陀羅柱或鐵柱是深基礎的、善埋的、不移動的、不動搖的。同樣的，道友們！有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對弟子們教導、告知，終生不應該被越過。道友們！凡那位漏已滅盡的、已完成的、應該被作的已作的、負擔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達成的、有之結已遍滅盡的、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不可能違犯九處：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故意奪取生類的生命；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未被給與的拿取而被稱為偷盜；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從事婬欲法；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說故意虛妄；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受用諸欲的貯藏物猶如以前作為在家者；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到意欲的非去處；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到瞋的非去處；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到癡的非去處；道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到恐怖的非去處，道友們！凡那位漏已滅盡的、已完成的、應該被作的已作的、負擔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達成的、有之結已遍滅盡的、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不可能違犯這九處。』[AN.9.7](186)

問題的解答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者這麼說：『沙門喬達摩安立關於過去世的無涯智見，而不安立關於未來世的無涯智見：那個這個是什麼？那個這個是如何的？』而那些如愚者、不聰明的其他外道遊行者想：一種智見應該被另一種智見安立。純陀！關於過去世，如來有憶念隨行智，他直到希望所及那個量地回憶，而關於未來世，如來的覺生智生起：『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純陀！如果過去是不真實的、不如實的、伴隨無利益的，如來不解說它。純陀！及如果過去是真實的、如實的、不伴隨利益的，如來也不解說它。純陀！及如果過去是真實的、如實的、伴隨利益的，在那裡，對那個問題的解說，如來是知適當時機者。純陀！及如果未來是不真實的、不如實的、伴隨無利益的，如來不解說它.....（中略）對那個問題的解說.....。純陀！及如果現在是不真實的、不如實的、伴隨無利益的，如來不解說它。純陀！及如果現在是真實的、如實的、不伴隨利益的，如來也不解說它。純陀！及如果現在是真實的、如實的、伴隨利益的，在那裡，對那個問題的解說，如來是知適當時機者。(187)

純陀！像這樣，在過去、未來、現在法上，如來是適當時機之說者、真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凡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遍求、被意所隨行，一切被如來現正覺，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凡在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之夜，與凡在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之夜，凡在這中間說、談、說示，那一切就像那樣，非相異地，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如來是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像這樣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如來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因此被稱為『如來』。(188)

不記說的情況(處)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這不被世尊記說：「死後如來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這也不被世尊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這不被世尊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這也不被世尊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那麼，為何這不被世尊記說？』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因為這是不伴隨利益的、不伴隨法的、非梵行基礎的，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因此它不被世尊記說。』(189)

記說的情況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那麼，什麼被沙門喬達摩記說？』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這是苦」被世尊記說；道友們！「這是苦集」被世尊記說；道友們！「這是苦滅」被世尊記說；道友們！「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被世尊記說。』

純陀！又，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遊行這麼說：『道友！那麼，為何這被沙門喬達摩記說？』純陀！這麼說的其他外道遊行應該被這麼回答：『道友們！因為這是伴隨利益的，這是伴隨法的，這是梵行基礎的，對一向的厭、對離貪、對滅、對寂靜、對證智、對正覺、對涅槃轉起，因此它被世尊記說。』(190)

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

純陀！凡那些雖是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那些也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純陀！凡那些雖是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那些也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純陀！而哪些是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那些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嗎？(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純陀！有一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與世

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純陀！又，有一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與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且非常恆的.....真我與世界是既非常恆的也非非常恆的.....真我與世界是自己所作的.....真我與世界是其他者作的.....真我與世界是自己作的與其他者作的.....真我與世界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苦樂是常恆的.....苦樂是非常恆的.....苦樂是常恆的且非常恆的.....苦樂是既非常恆的也非非常恆的.....苦樂是自己作的.....苦樂是其他者作的.....苦樂是自己作的與其他者作的.....苦樂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191）

純陀！在那裡，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去見他後這麼說：『道友！有這個被稱為「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而凡他們這麼說：『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不認可他們的那個[觀點]，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因為，在這裡，還有一類其他有想的眾生。純陀！我確實不認為這個安立是與我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高的？而在這裡，我確實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192）

純陀！在那裡，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與世界是非常恆的.....真我與世界是常恆的且非常恆的.....我與世界是既非常恆的也非非常恆的.....我與世界是自己作的.....我與世界是其他者作的.....我與世界是自己作的與其他者作的.....我與世界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苦樂是常恆的.....苦樂是非常恆的.....苦樂是常恆的且非常恆的.....苦樂是既非常恆的也非非常恆的.....苦樂是自己作的.....苦樂是其他者作的.....苦樂是自己作的與其他者作的.....苦樂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去見他後這麼說：『有這個被稱為「苦樂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而凡他們這麼說：『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不認可他們的那個，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因為，在這裡，還有一類其他有想的眾生。純陀！我確實不認為這個安立是與我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高的？而在這裡，我確實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純陀！這些是那些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凡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193）

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

純陀！而哪些是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那些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呢？（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純陀！有一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純陀！又，有一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無色的.....（中略）真我是有色的且無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的也非無色的.....，真我是有想的.....真我是無想的.....真我是有想的且無想的.....真我是既非有想的也非無想的.....真我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純陀！在那裡，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去見他後這麼說：『有這個被稱為「真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而凡

他們這麼說：『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不認可他們的那個，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因為，在這裡，還有一類其他有想的眾生。純陀！我確實不認為這個安立是與我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高的？而在這裡，我確實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194)

純陀！在那裡，凡那些這樣說、這樣見的沙門婆羅門：『真我是無色的.....真我是有色的且無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的也非無色的.....，真我是有想的.....真我是無想的.....真我是有想的且無想的.....真我是既非有想的也非無想的.....我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去見他後這麼說：『有這個被稱為「我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而凡他們這麼說：『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我不認可他們的那個，那是什麼原因？純陀！因為，在這裡，還有一類其他有想的眾生。純陀！我確實不認為這個安立是與我完全相同的，從哪裡有更高的？而在這裡，我確實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純陀！這些是那些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凡被我為你們記說，如是那些是應該被記說的。而如那些是不應該被記說的，我將會為你們像那樣記說嗎？(195)

純陀！為了這些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與這些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的捨斷、超越，這樣，四念住被我教導、告知(安立)，哪四個？純陀！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住.....（中略）在心上隨看心地住.....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純陀！為了這些前際俱行的見之依止與這些後際俱行的見之依止的捨斷、超越，這樣，這四念住被我教導、告知。」(196)

當時，尊者優波哇那站在世尊的背後對世尊扇著風。那時，尊者優波哇那對世尊說這個：「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這個法的教說確實是愉快的，大德！這個法的教說確實是善愉快的，大德！這個法的教說的名稱是什麼？」「優波哇那！因此，在這裡，這個法的教說就請你憶持它為『愉快的』。」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優波哇那歡喜世尊的所說。(197)

愉快經第六終了。

DN 30/DN.30 相經

三十二大丈夫相

被我這麼聽聞：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198)

「比丘們！大丈夫有這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的大丈夫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雄樣子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劍，以法征服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199)

比丘們！而哪些是那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的大丈夫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他住於俗家，他是轉輪王.....（中略）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呢？

比丘們！這裡，大丈夫有扁平足。比丘們！又，凡大丈夫有扁平足，比丘們！這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們！在大丈夫的腳掌下面生有輪子：一千個輻條，有輪框，有輪軸圓心，全部完整的相貌。比丘們！又，凡在大丈夫的腳掌下面生有輪子：一千個輻條，有輪框，有輪軸圓心，全部完整的相貌，比丘們！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們！大丈夫有廣長腳後跟的.....（中略）有長手指的.....（中略）有柔嫩手腳的.....（中略）有網狀手腳的.....（中略）有高腳踝的.....（中略）有鹿小腿的.....（中略）當不彎曲時就站立的以兩手掌觸摸、碰觸兩膝.....（中略）有隱藏入鞘的陰部.....（中略）有黃金容色的，如黃金皮膚的.....（中略）有細滑皮膚的，以皮膚的細滑狀態塵垢不沾染在身上.....（中略）有單獨體毛的，單獨的體毛被生在毛孔中.....（中略）有豎立體毛的，所生的豎立體毛是藍黑色的，環狀旋轉的，右旋轉生起的.....有梵天端直身體的.....有七處隆滿的.....有獅子上半身的.....有兩肩之間飽滿的.....有榕樹圓形的：他的身高同他的兩手伸展的長度；他的兩手伸展的長度同他的身高.....有完全圓滿肩膀的.....有最好味覺的.....有獅子下巴的.....有四十顆牙齒.....有平整牙齒的.....有無縫隙牙齒的.....有雪白牙齒的.....有廣長舌的.....梵天聲[如]美聲鳥誦出者.....有紺碧色眼睛的.....有公牛睫毛的.....在眉毛中間有已生白色如柔軟棉花的白毫。比丘們！又，凡大丈夫在眉毛中間有已生白色如柔軟棉花的白毫，比丘們！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們！大丈夫有肉髻頭。比丘們！又，凡大丈夫有肉髻頭，比丘們！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比丘們！這些是那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備的大丈夫只有二個趣處，無其它的：如果他住於俗家，他是轉輪王……（中略）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

比丘們！外教仙人們也憶持這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但他們不知道：『以這個業的已作情況得到這個相。』（200）

(1) 扁平足狀態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在善法上是堅固的受持者、住立的受持者：在身善行上，在語善行上，在意善行上，在布施分享上，在戒受持上，在布薩近住上，在母親的尊敬上，在父親的尊敬上，在沙門的尊敬上，在婆羅門的尊敬上，在家族最年長者的尊敬上，在某些增上諸善法上。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充滿情況、廣大情況，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在那裡，他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以天的容色，以天的快樂，以天的名聲，以天的統治權，以天的諸色，以天的諸聲音，以天的諸氣味，以天的諸味道，以天的諸所觸。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輪迴）的狀態，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扁平足，腳在地上平整地落下、平整地抬起、以整個足掌平整地觸地。（201）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態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不荒蕪的，無標界（無相）的，無荊棘的，富有的，富裕的，安穩的，幸福的，無濁垢的，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以任何生為人的敵對者、敵人成為無阻礙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以內部或外部敵對者們、敵人，或以貪，或以瞋，或以癡，或以沙門，或以婆羅門，或以天，或以魔，或以梵，或以世間中任何者成為無阻礙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02）

在這裡，這被說：

「在真實、如法、調御、抑制上，以及在純淨、戒執著、布薩上，
在布施、無傷害、非暴力上愛好者，堅固地受持後完全地實踐（行）。
他以那個業走到天堂，領納樂與享樂，
從那裡死後再來到這裡，以平整足接觸大地。
聚集的占相者們記說：平整住立者沒有阻礙，
對在家者或對進一步出家者，那個相有那個閃亮的意義。
住俗家者是無阻礙者，征服他人者、不被敵人碎破者，
這裡以他的業果，以任何生為人的成為無阻礙者。
而如果像那樣者來到出家，極樂於離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最上的他不落入出生的阻礙，因為這是最上人他的法性。」（203）

(2) 腳掌輪子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為眾人帶來快樂者，擔心、恐懼、害怕去除者，如法的守護、遮蔽、保護準備者，與對包含隨從施與布施。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充滿情況、廣大情況，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個大丈夫相：在腳掌下面生有輪子：一千個輻條，有輪框，有輪軸圓心，全部完整的相貌，中間善分別的。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有大隨從。他的大隨從們是：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有大隨從。他的大隨從們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04)

在這裡，這被說：

「之前、從前在諸前生時，生為人的是帶來許多快樂者，
擔心、恐懼、害怕去除者，在保護、守護、遮蔽上熱心者。
他以那個業走到天堂，領納樂與享樂，
從那裡死後再來到這裡，在兩腳處發現輪子，
完整的輪框與千輻條。
聚集的占相者們記說：看見童子的百福相後，
有隨從者將是敵人碎破者，因為有像這樣完整的輪框。
如果像那樣者沒來到出家，使輪子轉起統治大地，
這裡剎帝利們成為他的小王(跟隨者)，共跟隨大名聲的他。
而如果像那樣者來到出家，極樂於離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天、人、阿修羅、帝釋、羅剎，乾達婆、龍、鳥、四足者，
共跟隨大名聲的他，為天-人無上的尊敬者。」(205)

(3-5) 廣長的腳後跟狀態等三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住於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恥的、來到同情的、對一切活的生命類有憐愍的。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充滿情況、廣大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三個大丈夫相：有廣長腳後跟的、長手指、梵天直立的身體。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長壽命者、久住者，保護長壽命，不能夠被任何生為人的敵對者敵人從中間奪取生命，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當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長壽命者、久住者，保護長壽命，不能被沙門，或被婆羅門，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間中任何敵對者敵人從中間奪取生命，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06)

在這裡，這被說：

「知道對自己殺戮殺害的恐懼後，是離殺害其他者，
以那個善行到天界，領納善作之果的果報。
死後當再來到這裡，得到這三個相：
有廣長的腳後跟，如梵天極端直的、淨的、善生的身體。
被善建立、被善生善手腕的小孩，有柔嫩的長手指，
以三個男子殊勝的、最高的相，他們告知童子長生存。
如果是在家人長久地存活，如果出家比那個更長久地使存續：
為了自在神通的修習，像這樣那個是長壽所作者的相。」(207)

(6) 七處隆滿狀態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勝妙美味硬食、軟食、嘗食、舔食、飲料的施與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七處隆滿的。他的七隆滿處是：在兩手上成為隆滿，在兩腳上成為隆滿，在兩肩上成為隆滿，在軀幹上成為隆滿。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勝妙美味硬食、軟食、嘗食、舔食、飲料的得到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勝妙美味硬食、軟食、嘗食、舔食、飲料的得到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08)

在這裡，這被說：

「硬食軟食又舔食嘗食，是最上最高味道的施與者，
他以那個善行業，在歡喜園中長久地大喜悅。
在這裡到達七處隆滿，與發現柔軟的手腳，
特相徵相熟知者們說，對他有硬食軟食味道利得性。
凡在家者是那個利益輝耀者，而出家也到達那個：
硬食軟食味道最上利得者，他們說一切家繫縛切斷者。」(209)

(7-8) 手腳柔嫩網狀狀態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以四種攝事攝受人者：以布施、以愛語、以利行、以平等。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柔嫩手腳的與網狀手腳的。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有善攝持者隨從，他的善攝持者們是：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有善攝持者隨從，他的善攝持者們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10)

在這裡，這被說：

「布施與利行，愛語與平等，

對許多[人]善攝做後實行後，以不輕蔑德行去天界。
死後當再來到這裡，有手腳柔嫩的狀態與網狀，
極亮麗的、善可愛的、好看的，幼小的幼童得到。
有忠誠順從的侍從：居住這個大地的善攝持者，
所愛的說者欲求著利益、樂性，行大喜歡的種類(德性)。
而如果捨棄一切欲的受用，勝利者對人談論法的談論，
言語遵守的極淨信者們，聽聞後法隨法地實踐。」(211)

(9-10) 高腳踝、豎立的體毛狀態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伴隨利益的、伴隨法的言語之說者，他對眾人說明，是對有生命的帶來利益安樂者、法供養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高腳踝的、豎立的體毛。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受用欲者中的最高者、最勝者、上首者、最上者、最頂尖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一切眾生中的最高者、最勝者、上首者、最上者、最頂尖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12)

在這裡，這被說：

「在以前伴隨利益、法的話語，出聲者對眾人說明，
是對有生命的帶來利益安樂者，不慳吝者祭法的供養。
他以那個善行業，到達善趣在那裡喜悅，
而來到這裡者有二相，以最高的、作為上首的狀態被發現。
那個他有向上升起的體毛，有善住立的腳踝，
血肉積聚被皮膚覆蓋，在腳上成為閃亮的。
如果像那類者居住在家，到達欲受用者中最高狀態，
比那個更上的沒被發現，征服瞻部洲後統治(行動)。
而出家狀態也有優越的精勤，他到達一切有生命的中最高狀態，
比那個更上的沒被發現，征服一切世間後而住。」(213)

(11) 鹿小腿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技術，或明，或行，或作業恭敬的教導者：『如何這些人會急速地了知、會急速地實行，會長久地不疲倦。』他以那個業的已作.....（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鹿小腿的。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凡那些是適合國王的、國王一部分的、國王受用的、國王能相應的，急速地得到那些，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凡那些是適合沙門的、沙門的一部分的、沙門受用的、沙門能相應的，急速地得到那些，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14)

在這裡，這被說：

「在諸技術上、在諸明行上、在諸作業上，希求：『如何會急速地了知。』

不論對任何人沒有惱害，急速地教導、長久不疲倦。

作那個生起樂的善業後，得到美的、善住立的小腿，

細滑皮膚覆蓋的豎立的體毛，螺旋善生的、次第上昇的。

他們說那個人有『羚羊小腿』，在這裡是急速達到之相。

當他期待隨順在家的時，非出家者在這裡急速地得到。

而如果像那樣者來到出家，極樂於離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當能相應者有適當的時，優越的勇猛者急速地發現它。」(215)

(12) 細滑皮膚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去見沙門或婆羅門後，是遍問者：『大德！什麼是善的？什麼是不善的？什麼是有罪的？什麼是无罪的？什麼是應該被實行的？什麼是不應該被實行的？當什麼被做時會對我有長久的不利、苦？又或，當什麼被做時會對我有長久的利益、安樂？』他以那個業的已作.....（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細滑皮膚的，以皮膚的細滑狀態塵垢在身上不附著。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大慧者，受用諸欲者中，在慧上沒有任何他的相同者或最勝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一切眾生中，在慧上沒有任何他的相同者或最勝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16)

在這裡，這被說：

「之前、從前在諸前生時，是想要了知者、遍詢問者，

侍奉出家者的欲聽聞者，傾聽內在的道理、談論的道理。

以到達慧得到的業，生為人的有細滑皮膚的，

吉凶相的識知者們記說：『他絕對看見精細的道理。』

如果像那樣者沒來到出家，使輪子轉起統治大地，

在諸義理的教誡與在掌握上，比他更好的與相同的不被發現。

而如果像那樣者來到出家，極樂於離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得到無上的殊勝慧，殊勝廣智慧者得到覺(菩提)。」(217)

(13) 黃金容色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不易憤怒者、不經常絕望者，即使當被多說時，也不生氣，不發怒、不惱害、不反抗，不顯露憤怒、瞋恚、不滿，以及是精緻柔軟地毯、外衣，精緻亞麻衣，精緻木綿衣，精緻絹衣，精緻毛衣的施與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黃金容色的，如黃金皮膚的。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精緻柔軟地毯、外衣，精緻亞麻衣，精緻木綿衣，精緻絹衣，精緻毛衣的得到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精緻柔軟地毯、外衣，精緻亞麻衣，精緻木綿衣，精緻絹衣，精緻毛衣的得到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18)

在這裡，這被說：

「決意不憤怒，以及施與精緻好觸感的衣服布施物，
在較早存在時生存者送出，如對大地下雨的神。
做那個後從這裡死沒者往生天者，領納善所作果的果報後，
在這裡如黃金身體者征服，如更殊勝於神的帝釋。
而人住於在家，希望不出家者教誡大地，
在這裡伴隨七寶征服後，而得到離垢乾淨的細滑皮膚。
成為覆蓋物、衣服、最勝外衣的得到者，如果來到非家狀態，
領納先前所作果伴隨的，所作的消失[一事]不存在。」(219)

(14) 隱藏入鞘的陰部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長久失聯的、極長久住國外的親族、朋友、友人、同伴的聚集者，及母與子的聚集者，及子與母的聚集者，及父與子的聚集者，及子與父的聚集者，及兄弟與兄弟的聚集者，及兄弟與姊妹的聚集者，及姊妹與兄弟的聚集者，及姊妹與姊妹的聚集者，而備齊後是大隨喜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隱藏入鞘的陰部。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有很多兒子。又，他的超過千位兒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態的、碎破敵對者的，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有很多兒子。又，他的好幾千位兒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態的、碎破敵對者的，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20)

在這裡，這被說：

「之前、從前在諸前生時，聚集長久失聯的、極長久住國外的，
親族、友人、同伴，備齊後是隨喜者。
他以那個業走到天堂，領納樂與享樂，
他從那裡死後再來到這裡，發現隱藏入鞘的陰部。
像那類者有許多兒子，且有超過千位兒子，
是勇敢的、英勇的、折磨敵人的，是在家者的產生喜者、說可愛話者。
當成為出家行動者時有更多的，兒子們是言語隨行者，
對在家者或對進一步出家者，那個相被生起那個閃亮的意義。」(221)

初誦分終了。

(15-16) 圓形的、當不彎曲時膝觸摸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當考察大聚集人們時，知道共同的(等同的)，知道自己，知道人，知道人的差別：『這位適合這個；[另]這位適合這個。』是處處作人的差別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榕樹圓形的，以及當不彎曲時就站立的以兩手掌觸摸、碰觸兩膝。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多金銀者、多財產資具者、多財穀者、藏庫倉庫充滿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財富者，這些是他的財，即：信財、戒財、慚財、愧財、所聞財、施捨財、慧財，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22)

在這裡，這被說：

「衡量後、簡別後、思考後，當考察大聚集人們時，

『這位適合這個』，在以前是處處作人的差別者。

又當不彎曲時站立大地者，以兩手觸膝，

有樹圓形的：以善行業果報剩餘的。

許多種徵相與相的知者，極聰敏的人們記說，

許多種在家者值得的，幼小的幼童得到。

而在這裡對受用欲的國王，有許多在家者適當的，

而如果捨棄一切欲的受用，得到無上、最高、第一之財。」(223)

(17-19) 獅子上半身的等三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對眾人想要利益者、想要有益者、想要安樂者、想要軛安穩者：『如何會使這些他們以信增長，以戒增長，以所聞增長，以施捨增長，以法增長，以慧增長，以財與穀物增長，以田地增長，以兩足四足增長，以妻兒增長，以奴僕工人傭人增長，以親族增長，以朋友增長，以親戚增長。』他以那個業的已作.....（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三個大丈夫相：有獅子上半身的，兩肩之間飽滿的、完全圓滿肩膀的。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無衰退法者：以財與穀物、以田地、以兩足四足、以妻兒、以奴僕工人傭人、以親族、以朋友、以親戚不衰退，不衰退一切達成的，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無衰退法者：以信、以戒、以所聞、以施捨、以法、以慧不衰退，不衰退一切達成的，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24)

在這裡，這被說：

「以信、以戒、以所聞、以覺慧，以施捨、以法、以許多好的，

以財、以穀物與以田、地，以兒子、以妻子與以四足。

以親族、以朋友、以親戚，以力量、以容色、以樂與兩者，

想要：『如何其他人不會減損』，而且這位期待成功。

他是獅子上半的善住立者，完全圓滿肩膀的與兩肩之間飽滿的，

以在以前所做善行業，那是他在不減損上的前相。

在家者也以穀物以財產增長，以兒子、以妻子與以四足，

無所有的出家者，到達不衰退法性的無上覺。」(225)

(20) 最好味覺狀態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對眾生不以拳頭，或以土塊，或以棍棒，或以刀劍傷害之類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最好味覺的，他在喉嚨處有頂端向上生的、均勻傳達的味覺神經。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備好消化力、消化器官、不過寒、不過熱，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備等熟力的消化力好消化力、消化器官、不過寒、不過熱、中間的、承受勤奮的，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26)

在這裡，這被說：

「不以拳頭棍棒又以土塊，或刀劍或又死刑，

或以誘捕、以遍脅迫，他不使人們苦惱、是不使人苦惱者。

他就以那個到達善趣後喜悅，做樂果後得到(發現)樂，

成為以均勻食素味覺神經的善住立者，來到這裡者得到最好的味覺。

極聰敏的有明眼者們以那個說他，這個人將有許多樂，

對在家者或對進一步出家者，那個相有那個閃亮的意義。」(227)

(21-22) 紺碧色眼睛的、公牛睫毛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是不瞪視、不斜視，而且不避視者，直接像這樣放開直心，以可愛眼睛對眾人注視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紺碧色眼睛的與公牛睫毛的。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眾人所愛看見者，是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的可愛者、合意者，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是眾人所愛看見者，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的可愛者、合意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28)

在這裡，這被說：

「不瞪視、不斜視，而且不避視者，

直接像這樣放開直心，以可愛眼睛對眾人注視者。

他在諸善趣處領納果的果報，在那裡喜悅，

而且在這裡有公牛睫毛的，紺碧色眼睛的眼睛好看者。

而靈巧的聰敏者，又許多徵相熟知者們，

精細靈巧眼睛的人們：他們述說他『所愛看見者』。

而當成為所愛看見者及在家者時，是眾人所愛的，

而如果不是在家者成為沙門，是許多憂愁破滅者的所愛者。」(229)

(23) 肉髻頭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在諸善法上是眾人的先導者，在身善行上、在語善行上、在意善行上、在布施物的均分上、在戒受持上、在布薩近住上、在尊敬母親上、在尊敬父親上、在尊敬沙門上、在尊敬婆羅門上、在尊敬家族中年長者上，以及在某些增上善法上是眾人的上首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來到此處，他獲得這個大丈夫相：有肉髻頭的。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他有大的人跟隨者：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他有大的人跟隨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30)

在這裡，這被說：

「在諸善行上是先導者，在諸法上是極樂於法行者，

是眾人的跟隨者，在天界感受福果。

他感受善行的果後，在這裡得到(到達)肉髻頭的狀態，

特相徵相憶持者們記說，他將成為眾人的先導者。

在人間這裡有服侍者，然後他們為他帶來如以前的，

如果他是大地之主的剎帝利，得到眾人的服侍。

而另一方面如果那個人出家，成為在諸法上練達的有影響力熟練者，

極樂於他的教誡德行的，成為眾人跟隨者。」(231)

(24-25) 單獨體毛狀態、白毫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妄語後，是離妄語者、說真實者、隨從真實者、可靠者、可信賴者、對世間不詐欺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再來到這裡，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單獨體毛的與在眉毛中間有已生白色如柔軟棉花的白毫。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他的大的人們隨轉起：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他的大的人們隨轉起：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32)

在這裡，這被說：

「在諸前生時是真實承諾者，不二言語者避開妄言，

他是不對任何人欺騙者，真實地、真正地、如實地說。

白的、純白的、如柔軟棉花的，在眉毛中間有善生的白毫，
在諸毛孔中無二根被生起，是有單獨體毛被建立的肢體者。
許多聚集的相的知者，吉凶相的識知者們記說他，
白毫與體毛如是善住立者，對像這樣者眾人隨轉起。
當即使在家時人們隨轉起，許多以之前做的業，
無所有的無上出家者，當即使成為佛陀時人們隨轉起。」(233)

(26-27) 四十顆的、無縫隙牙齒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離間語後，是離離間語者：從這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這些的分裂在那裡說者，或從那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那些的分裂在這裡說者，像這樣，是分裂的調解者，或和睦的隨給與者、樂於和合者、愛好和合者、喜歡和合者、作和合言語之說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四十顆牙齒的與無縫隙牙齒的。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有不能被破壞的群眾。他的不能被破壞的群眾是：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有不能被破壞的群眾。他的不能被破壞的群眾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34)

在這裡，這被說：

「離間語-和睦的破壞之作者，破壞的增長-諍論的作者，
爭吵的增長-不應該被做的作者：對和睦的不說破壞之母。
無諍論的增大作者之善言辭：對破壞者說連接之母，
排除人們的爭吵，而具備和睦者歡喜、喜悅。
他在諸善趣處領納果的果報，在那裡喜悅，
在這裡諸無縫隙的牙齒被伴隨，他的四十顆牙齒被善建立。
如果他是大地之主的剎帝利，他有不能被破離間的群眾，
而沙門是離塵者離垢者，他的隨行群眾是不搖動的。」(235)

(28-29) 廣長舌的、梵天聲音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粗惡語後，是離粗惡語者：凡那個柔和的、悅耳的、可愛的、動心的、優雅的、眾人合意的、眾人可意的言語，是像這樣言語之說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廣長舌的與梵天聲[如]美聲鳥誦出者。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是言語能被歡迎者，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接受他的話，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

得到什麼？是言語能被歡迎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接受他的話，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36)

在這裡，這被說：

「辱罵、爭吵、加害的作者，邪惡惱害的作者、眾人的碎破，
他不說激烈、粗惡的話，說如蜜的、{善具備的}[善和睦的]、親愛的。
對意可愛的、走到心的，他發出悅耳的言語，
領納言語善行的果，在天界感受福果。
他感受善行的果後，在這裡得到梵天聲，
他有廣大的、寬廣的舌，有語句能被歡迎的言語。
當即使在家者說話時如是成功，而如果那個人出家，
群眾接受他的話，對眾人說話者有許多善說的。」(237)

(30) 獅子下巴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雜穢語後，是離雜穢語者：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有價值(有貯藏)的言語之說者：在適當時機的、有理由的、有節制的、伴隨利益的。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中略）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個大丈夫相：有獅子下巴的。」

他具備那個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中略）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不能被任何生為人的敵對者敵入侵犯，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中略）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不能被內部或外部敵對者敵人，或被貪，或被瞋，或被癡，或被沙門，或被婆羅門，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間中任何者侵犯，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38)

在這裡，這被說：

「無雜穢語、不愚鈍，是無散亂言語說話方式者，
進一步除去無利益的，進一步說有利益的與眾人安樂的。
做那樣後從這裡死沒往生天堂，領納所作果的果報，
死後當再來到這裡，得到比四腳行走更殊勝者下巴狀態。
國王是極難被侵犯者，人們的王、人們的主、大威力者，
成為等同三十三天身殊勝者，如比神更殊勝的帝釋。
是非極容易被諸神，被諸乾達婆、阿修羅、夜叉、羅剎侵犯者，
如果像那類者有如性，在這裡諸方向與諸反方向與四方的中間方。」(239)

(31-32) 平整牙齒的、雪白牙齒的之相

「比丘們！又，凡如來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處，當以前是生為人的時，捨斷邪命後，以正命營生，是離在秤重上欺瞞、偽造貨幣、度量欺詐、賄賂、欺瞞、詐欺、不實、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者。他以那個業的已作情況、已累積情況、充滿情況、廣大情況，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在那裡，他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以天的容色，以天的快樂，以天的名聲，以天的統治權，

以天的諸色，以天的諸聲音，以天的諸氣味，以天的諸味道，以天的諸所觸，當從那裡死沒的他來到此處的狀態，得到這二個大丈夫相：有平整牙齒的、雪白牙齒的。

他具備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轉輪王、如法法王、征服四邊者、達到國土安定者、具備七寶者。他有這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屋主寶，主兵臣寶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過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態的、碎破敵對者的兒子，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不荒蕪的，無標界的，無荊棘的，富有的，富裕的，安穩的，幸福的，無濁垢的，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土地後居住。當成為國王時得到什麼？有清淨(乾淨)的隨從。他的清淨隨從們是：婆羅門屋主、市鎮地方住民、主財官大臣、衛兵、守門者、朝臣、國王的侍臣、收稅者、王子，當成為國王時得到這個。但，如果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掀開世間中面紗者。當成為佛陀時得到什麼？有清淨的隨從。他的清淨隨從們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阿修羅、龍、乾達婆，當成為佛陀時得到這個。」世尊說這個義理。(240)

在這裡，這被說：

「放棄邪命與以正確的生活，他清淨地如法地使產生，
進一步除去無利益的，進一步行有利益的與眾人安樂的。
人在天界感受樂果，做後被聰敏者、賢明者、善人們稱讚，
等同三十三天身最高者，具備喜樂娛樂者極喜樂。
得到人的生存後：從那裡死後有善作果的果報，
以殘餘的得到牙齒：平整的也乾淨極白的。
許多聚集的占相者們，記說他是聰敏的、被人們尊敬的，
有清淨的人隨從群眾，兩次生的、平整的、白的、清淨的牙齒。
當國王教誡大地時，有眾人、清淨的隨從，
而不對地方的戳刺強迫後，他們進一步行有利益的與眾人安樂的。
而如果出家成為離惡者，成為平息塵垢、掀開面紗的沙門，
離苦惱疲累，看見這個與其他世間。
許多在家人與出家人是他的教誡執行者，他們抖落被呵責的、不淨的、惡的，
他被清淨者圍繞：被排除垢穢、荒蕪、惡運、污染者。」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241)

相經第七終了。

DN 31/DN.31 辛額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屋主之子辛額勒在清晨起來，從王舍城出去後，濕衣服地、濕頭髮地、合掌地禮敬個個方位：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242)

那時，世尊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世尊看見屋主之子辛額勒：在清晨起來，從王舍城出去後，濕衣服地、濕頭髮地、合掌地禮敬著個個方位：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看見後，對屋主之子辛額勒說這個：「屋主之子！你為何在清晨起來，從王舍城出去後，濕衣服地、濕頭髮地、合掌地禮敬個個方位：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呢？」「大德！當父親命終時對我這麼說：『兒子！你應該禮敬諸方位。』大德！那個恭敬、尊重、尊敬、崇敬父親話的我在清晨起來，從王舍城出去後，濕衣服地、濕頭髮地、合掌地禮敬個個方位：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243)

六方

「屋主之子！在聖者之律中，六方不應該被這樣禮敬。」「大德！那麼，如怎樣在聖者之律中六方應該被禮敬呢？請世尊為我教導如聖者之律中六方應該被禮敬那樣的方法，那就好了！」

「屋主之子！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是的，大德！」屋主之子辛額勒回答世尊。世尊說這個：

「屋主之子！當聖弟子四種污染行為已被捨斷、從四處不作惡行為(惡業)、不親近六個財產的敗散口時，這樣，他已離十四種惡，有六方保護，是兩個世間勝利的行者：他是這個世間連同下個世間的堅定者，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244)

四種污染行為

哪四種污染行為已被捨斷呢？屋主之子！殺生是污染行為，未被給與的拿取是污染行為，邪淫是污染行為，妄語是污染行為，這四種污染行為已被捨斷。」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殺生、未被給與的拿取，以及被稱為妄語，

連同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賢智者們不讚賞。」(245)

四處

「從哪四處不作惡行為呢？去意欲的非去處者做惡行為，去瞋的非去處者做惡行為，去癡的非去處者做惡行為，去恐怖的非去處者做惡行為。屋主之子！當聖弟子既不去意欲的非去處，也不去瞋的非去處，也不去癡的非去處，也不去恐怖的非去處時，他不從這四處做惡行為。」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以意欲、以瞋、以恐怖、以癡，越過法，
他的名聲被毀滅，如月亮在黑暗側。
凡不以意欲、以瞋、以恐怖、以癡，不越過法，
他的名聲充滿，如月在明亮側。」(246)

六個敗散口

「不親近哪六個財產的敗散口呢？屋主之子！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從事是財產的敗散口，不適時街道行的從事是財產的敗散口，展覽會的流連是財產的敗散口，賭博放逸處的從事是財產的敗散口，惡友的從事是財產的敗散口，怠惰的從事是財產的敗散口。(247)

穀酒、果酒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從事上有這六個過患：當生財產的損失、爭吵的增加、疾病的入處、惡名的生起、陰部的裸露、『慧的弱化(薄弱的所作)』正是第六狀態。屋主之子！這些是在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從事上六個過患。(248)

街道行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不適時街道行的從事上有這六個過患：他的自己不被守護不被保護、他的兒子妻子也不被守護不被保護、他的自己所有物也不被守護不被保護、在諸惡處上成為應該被擔心的、不實的言語在他中生長、成為許多苦法的置於前面者。屋主之子！這些是在不適時街道行的從事上六個過患。(249)

流連展覽會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展覽會的流連上有這六個過患：在哪裡有舞蹈？在哪裡有歌唱？在哪裡有音樂？在哪裡有故事？在哪裡有手鈴樂？在哪裡有大鼓？屋主之子！這些是在展覽會的流連上六個過患。(250)

賭博放逸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賭博放逸處的從事上有這六個過患：贏者產出怨恨、被贏者悲傷財產、當生的財產有損失、當到集會所時言語無影響、被朋友同事輕蔑、不被結婚嫁者期望：『這位男子個人是賭徒，扶養妻子的不適當者。』屋主之子！這些是在賭博放逸處的從事上六個過患。(251)

惡朋友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惡友的從事上有這六個過患：凡賭博者，凡酒癮者，凡酒鬼，凡詐欺者，凡欺瞞者，凡殘暴者，他有那些朋友、那些同伴。屋主之子！這是在惡友的從事上六個過患。(252)

怠惰的六個過患

屋主之子！在怠惰的從事上有這六個過患：『過冷的』不做工作、『過熱的』不做工作、『過晚的』不做工作、『過早的』不做工作、『我是過餓的』不做工作、『我是過飽的』不做工作，當他這樣住於許多所作的理由時，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連同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屋主之子！這是在怠惰的從事上六個過患。」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有酒友，有說朋友朋友者，
但凡在事情生起時，那個朋友是朋友。
日出才就寢、親近人妻，敵意的產出與無利益性，
惡朋友與極吝嗇情況，這六處使人滅亡。
惡朋友、惡同伴，惡行行境，
從這個世間與從另一個，人人從兩者陷落。
骰子、女人、酒、舞蹈、歌唱，白天睡覺、在不適合時間到處走，
惡朋友與極吝嗇情況，這六處使人滅亡。
以骰子賭博、喝酒，走去他人如命的女人，
是卑劣的親近者而非增長的親近者，如在黑暗側的月亮被滅亡。
凡酒是無財產的、無所有的，渴望喝飲者、來到飲水處者，
跳入負債如[跳入]水，將急速地摧毀(作)自己的家。
以在白天睡覺習慣，以不嫌惡在夜間起來，
以常醉的、以酒醉的，不能夠居住家。
過冷的、過熱的，說這是過晚的，
像這樣捨諸工作，諸利益越過青年們。
凡這裡對冷的與熱的，不認為比草多[在草之上-②]，
男子諸工作的作者，他不被快樂捨棄。[≈Thag.22, 232偈] (253)

假朋友

「屋主之子！有這四種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無論什麼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光說不練者(言說為最上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阿諛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揮霍的同伴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254)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無論什麼東西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

『是無論什麼東西都取走者，以少的想要多的，

以害怕做義務，以利益因素親近。』

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無論什麼東西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255)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光說不練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以過去的承迎、以未來的承迎、以無意義的支持、在當前的義務上展示災禍。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光說不練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256)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阿諛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認可他的惡的、也認可他的善的、在他的面前稱讚、在他的背後不稱讚。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阿諛者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257)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揮霍的同伴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在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從事上是同伴，在不適時街道行的從事上是同伴，在展覽會的流連上是同伴，在賭博放逸處的從事上是同伴。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揮霍的同伴是非朋友假朋友應該被知道。」(258)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無論什麼東西都取走的朋友，與凡光說不練的朋友，
與凡說阿諛，與凡在諸揮霍上的同伴。
這是四種非朋友，像這樣賢智者了知後，
會遠遠地避開，如對恐怖道路。」(259)

善意的朋友

「屋主之子！有這四種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資助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同苦樂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告知義理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有憐愍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260)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資助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守護放逸者、守護放逸者的財產、是害怕者的歸依處、在已生起應該被作的義務時給與那個兩倍受用。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資助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261)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同苦樂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告知他[自己]的秘密、隱藏他的秘密、在災禍時不離開，甚至為了需要是永捨他的命者。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同苦樂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262)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告知義理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遮止惡的、在善的上使確立、使聽聞未聽聞的、告知天界的道路。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告知義理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263)

屋主之子！以四種情況，有憐愍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以他的不幸福不歡喜、以他的幸福歡喜、遮止說不稱讚者、稱讚說稱讚者。屋主之子！以這四種情況，有憐愍者是善意的朋友應該被知道。」(264)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資助的朋友，與凡在苦樂上的朋友，
與凡告知道理的朋友，與凡有憐愍的朋友。
這些也是四種朋友，像這樣賢智者了知後，
會恭敬地敬奉，如母親對親生兒。
戒具足的賢智者，如燃燒的火輝耀，
聚集財富者，如行動的蜜蜂，
財富持續積聚，蟻塚被堆積。
這樣集起財富後，在家人於家中得到滿足的，
應該四種地分配財富，他確實綁定諸友。
應該以一份財富受用，應該以二份做事業，
而第四的應該使貯蓄，將會有事故。」(265)

六方保護節

「屋主之子！而怎樣聖弟子成為六方的保護者？屋主之子！這六方應該被知道：東方為父母應該被知道，南方為老師應該被知道，西方為妻兒應該被知道，北方為朋友同事應該被知道，下方為奴隸工應該被知道，上方為沙門婆羅門應該被知道。(266)

屋主之子！東方為父母應該被兒子以五處現起：被養育的我將扶養他們、我將為他們做應該作的、我將使家系住立、我繼承遺產、又或我將對命終的祖靈隨給與供養。屋主之子！東方為父母被兒子以這五處現起者以五處憐愍兒子：遮止惡的、在善的上使確立、使學習技術、使與相稱的妻子結婚、在適時授與遺產，屋主之子！東方為父母被兒子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五處憐愍兒子。這樣，他的這個東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67)

屋主之子！南方為老師應該被徒弟以五處現起：以起立、以隨侍、以想要聽、以服侍、以恭敬地領受技術。屋主之子！南方為老師被徒弟以這五處現起者以五處憐愍徒弟：教導善教導的、使把握善把握的、成為所聽聞一切技術的平等告知者、在朋友同事間推薦(預備)、在諸方位上作諸護衛，屋主之子！以南方為老師被徒弟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五處憐愍徒弟。這樣，他的這個南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68)

屋主之子！西方為妻子應該被丈夫以五處現起：以尊敬、以不輕蔑、以不通姦、以權威的棄捨、以飾物的隨給與。屋主之子！西方為妻子被丈夫以這五處現起者以五處憐愍丈夫：是善準備工作者、攝持從僕者、不通姦者，隨守護儲存的，在一切工作上熟練者、不懶惰者，屋主之子！西方為妻子被丈夫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五處憐愍丈夫。這樣，他的這個西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69)

屋主之子！北方為朋友同事應該被善男子以五處現起：以布施、以愛語、以利行、以平等、以不詐欺。屋主之子！北方為朋友同事被善男子以這五處盡力者以五處憐愍善男子：守護放逸者、守護放逸者的財產、是害怕者的歸依處、在災禍時不離開、尊敬他的後代，屋主之子！北方為朋友與同事被善男子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五處憐愍善男子。這樣，他的這個北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70)

屋主之子！下方為奴隸工應該被主人以五處現起：以如力量的工作安排、以食物工資的隨給與、以生病的看護、以不可思議食味的分享、以適時捨遣。屋主之子！以下方為奴隸工被主人以這五處現起者以五處憐愍主人：是先起床者、後就寢者、被給與的拿取者、善作的工人、名聲讚美的帶來者，屋主之子！下方為奴隸工被主人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五處憐愍善男子。這樣，他的這個下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71)

屋主之子！上方為沙門婆羅門應該被善男子以五處現起：以慈身業、以慈語業、以慈意業、以不關閉門的狀態、以食物的隨給與。屋主之子！上方為沙門與婆羅門被善男子以這五處現起者以六處憐愍善男子：遮止惡的、在善的上使確立、以善意憐愍、使聽聞未聽聞的、淨化已聽聞的、告知天界的道路，屋主之子！上方為沙門婆羅門被善男子以這五處現起者以這六處憐愍善男子。這樣，這上方被安穩地、無怖畏地包覆。」(272)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父母為東方，老師為南方，

妻兒為西方，以及朋友同事為北方。

奴隸工為下方，沙門婆羅門為上方，

應該禮敬這些方位，在家人於家中得到滿足的。

戒具足的賢智者，柔軟者與有辯才者，

謙遜的生活不剛愎者，像那樣者得到名聲。
有精力者不懶惰者，在災禍時不搖動，
生活不被切斷者、有智慧者，像那樣者得到名聲。
攝受者、作朋友者，寬容者、離慳吝者，
指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像那樣者得到名聲。
布施與愛語，以及凡在這裡利行，
以及在諸法上平等：處處是適當的。
世間中這些是攝集，如行進中車的輪軸栓，
如果沒有這些攝集，母親不以兒子之因，
得到尊敬或尊重，或父親以兒子之因。
而因為有這些攝集，賢智者們正確地看見，
因此到達偉大，而成為應該被稱讚的。」(273)

在這麼說時，屋主之子辛額勒對世尊說這個：「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274)

辛額勒經第八終了。

DN 32/DN.32 稻竿經

初誦分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四大王以大夜叉軍、以大乾達婆軍、以大鳩槃荼軍、以大龍軍，四方位留置守護者、四方位留置軍隊、四方位留置障礙後，使整個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那些夜叉中，一些也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275)

在一旁坐下的毘沙門大王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有高貴夜叉們是對世尊無淨信者，大德！有高貴夜叉們是對世尊淨信者，大德！有中等夜叉們是對世尊無淨信者，大德！有中等夜叉們是對世尊淨信者，大德！有低等夜叉們是對世尊無淨信者，大德！有低等夜叉們是對世尊淨信者。大德！但，大多數夜叉正是對世尊無淨信者，那是什麼原因？大德！因為世尊教導殺生之戒絕的法，教導未被給與的拿取之戒絕的法，教導邪淫之戒絕的法，教導妄語之戒絕的法，教導穀酒、果酒、酒放逸處之戒絕的法，大德！但，大多數夜叉正是不離殺生者，不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不離邪淫者，不離妄語者，不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那對他們是不可愛、不合意的。大德！有世尊的弟子們受用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在那裡，有凡在這世尊的教語上無淨信的高貴夜叉居住者，大德！為了他們的淨信，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請世尊學習守護的稻竿。」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

那時，毘沙門大王知道世尊同意後，在那時說這個守護的稻竿：(276)

「願禮敬毘婆尸，有吉瑞的有眼者，
也願禮敬尸棄，一切生類的憐愍者。
以及願禮敬毘舍浮，沐浴者、苦行者，
願禮敬拘留孫，魔軍的碎破者。
願禮敬拘那含牟尼，婆羅門的完成者，
以及願禮敬迦葉，於一切處解脫者。
願禮敬放光者，有吉瑞的釋迦人之子，
凡教導這個法，從一切苦的去處。
還有凡世間中寂滅者們，如實地作觀，
又那些人是不離間者，偉大的無畏者。
凡他們禮敬喬達摩：對天-人們有益者，
明行具足者，偉大者、無畏者。(277)

當太陽上升時，有大圓輪太陽，
而凡當上升時，夜也被滅，
而在太陽升起時，被稱為『白天』。
在那裡也有深湖，水前去的海，
在那裡他們這麼知道它：水前去(流動)的海。
從這裡『那是東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乾達婆們的統治者，名字是『持國』，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乾達婆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們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佛陀)。(278)
在被說為餓鬼之處，有離間者、背後誹謗者，
殺生者、兇暴者，盜賊、詐欺的人們。
從這裡『那是南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鳩槃荼們的君主，名字是『增長』，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鳩槃荼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279)
而在太陽落下之處，有大圓輪太陽，
當落下時，白天被滅，
在太陽落下時，被稱為『夜』。
在那裡也有深湖，水前去的海，

在那裡他們這麼知道它，水前去的海。
從這裡『那是西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而諸龍的統治者，名字是『廣目』，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諸龍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280)
在北方俱盧之處，有容易看見的大須彌山，
在那裡人類被出生，無我所的、無妻子的。
他們不播撒種子，犁也不被攜帶，
人們吃，這無耕種成熟的米。
無糠的、無穀的、純淨的，極香的米粒果實，
在熱石上煮後，從那裡吃食物。
準備單座母牛後，隨行諸方，
準備單座家畜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女子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男子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少女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少年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祂們登上車乘後，遊歷一切方，
那個王的侍者們。
象車、馬車，神的車已準備，
宮殿連同轎子：為了有名聲的大王。
而祂有諸城市，在空中被善建造：
阿達那達、古西那達、玻勒古西那達，那達蘇哩亞、玻勒古西達那達。
北方葛西萬達，與西方若諾額，
那哇那吳低亞、按玻勒、按玻勒哇低亞，王都名字是阿了葛曼達。
親愛的先生！俱吠羅大王的王都，名字是威沙雅，
因此俱吠羅大王，被稱為『毘沙門』。
探求者們說明：德度拉、德德拉、德度德拉，

歐若西、茶若西、德度若西，素柔、辣若、阿哩吐、內咪。

在那裡也有湖名字是總持，雨雲從那裡下雨，

雨從那裡擴散，在那裡也有集會所名字是沙了哇低。

於該處夜叉們訪問，在那裡有常[結]果之樹，

種種群鳥被吸引，鳴聲的孔雀蒼鷺，

與悅耳的杜鵑鳥等。

在這裡有活命活命的鳥聲，還有提起心的鳥，

雞、古力勒葛鳥，在森林中迫柯勒鳥沙德葛鳥。

在那裡有鸚鵡八哥聲音，以及林中水雉(蓮葉鳥)，

她總是一切時輝耀：俱吠羅池。

從這裡『那是北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而夜叉們的統治者，名字是『俱吠羅』，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夜叉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

親愛的先生！這是那個守護的稻竿：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281)

親愛的先生！從那個，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是這個守護的稻竿之善把握者、完全學得者，如果非人夜叉，或女夜叉，或夜叉子，或夜叉女，或夜叉大臣，或夜叉侍臣，或夜叉侍者，或乾闥婆，或女乾闥婆，或乾闥婆子，或乾闥婆女，或乾闥婆大臣，或乾闥婆侍臣，或乾闥婆侍者，或鳩槃荼，或女鳩槃荼，或鳩槃荼子，或鳩槃荼女，或鳩槃荼大臣，或鳩槃荼侍臣，或鳩槃荼侍者，或龍，或雌龍，或龍子，或龍女，或龍大臣，或龍侍臣，或龍侍者，邪惡心地對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行走時跟隨，或站立時站在近處，或坐下時坐在近處，或躺下時躺在近處，親愛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村落或城鎮中得不到恭敬或尊敬，親愛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名叫阿了葛曼達王都中得不到宅地或住所，親愛的先生！那位非人得不到走入我的夜叉的集會，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作對祂不嫁，對祂不娶，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也拿起地、完全地、責難地罵祂，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也對祂在頭上倒置他的空鉢，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也使祂的頭七片地破裂。

親愛的先生！確實有兇惡的、{阻礙的}[殘酷的]、兇暴的非人，他們既不在乎(拿取)大王們，也不在乎大王們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們手下的手下，親愛的先生！那些非人他們被稱為大王們的反叛者，親愛的先生！猶如在摩揭陀國王的王國中有大盜，他們既不在乎摩揭陀國王，也不在乎摩揭陀國王的手下，也不在乎摩揭陀國王手下的手下，親愛的先生！那些大盜他們被稱為揭陀國王的反叛者。同樣的，親愛的先生！有兇惡的、破壞的、兇暴的非人，他們既不在乎大王們，也不在乎大王們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們手下的手下，親愛的先生！那些非人他們被稱為大王們的反叛者。親愛的先生！凡任何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乾闥婆，或女乾闥婆……或鳩槃荼，或女鳩槃荼……或龍，或雌龍，或龍子，或龍女，或龍大臣，或龍侍臣，或龍侍者，邪惡心地對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行走時跟隨，或站立時站在近處，或坐下時坐在近處，或躺下時躺在近處，對這些夜叉、對大夜叉們、對將軍們、對大將軍們應該被使訴苦、應該被哭喊、應該被呼喊：『這夜叉抓住[我]，這夜叉進入，這夜叉騷擾，這夜叉壓迫，這夜叉傷害，這夜叉加害，這夜叉不釋放。』（282）

對哪些夜叉、大夜叉、將軍、大將軍們呢？

因陀羅、受瑪、哇魯那，婆羅墮若、波闍波提，

降達那、葛瑪謝德，僅尼額度、尼額度。

玻那達、歐玻瑪領，天之駕御者馬達利，

乾達婆基德謝那，那羅王、若內沙玻。

悅山的、喜馬拉雅山的[Sn.9]，晡奴葛、葛勒低亞、估了，

西哇葛、木者林達，威沙咪德、尤乾達勒。

五玻了、蘇玻柔達，希哩、內低與漫地亞，

般闍羅健達、阿羅哇葛，玻朱那、蘇瑪那、蘇瑪葛，

達地木柯、瑪尼、瑪尼哇勒、長，還連同謝力色葛。

對這些夜叉、對大夜叉們、對將軍們、對大將軍們應該被使訴苦、應該被哭喊、應該被呼喊：『這夜叉抓住[我]，這夜叉進入，這夜叉騷擾，這夜叉壓迫，這夜叉傷害，這夜叉加害，這夜叉不釋放。』親愛的先生！這是那個守護的稻竿：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好了，親愛的先生！而現在我們離開(走)，我們有許多工作、許多應該被做的。」「大王！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283)

那時，四大王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那些夜叉也從座位起來後，一些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向世尊合掌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默默地就在那裡消失。(284)

初誦分終了。

第二誦分

那時，那夜過後，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四大王以大夜叉軍、以大乾達婆軍、以大鳩槃荼軍、以大龍軍，四方位留置守護者、四方

位留置軍隊、四方位留置障礙後，使整個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那些夜叉中，一些也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285)

在一旁坐下的毘沙門大王對我說這個：『大德！有高貴夜叉們是對世尊無淨信者.....（中略）大德！有低等夜叉們是對世尊淨信者。大德！但，大多數夜叉正是對世尊無淨信者，那是什麼原因？大德！因為世尊教導殺生之戒絕的法.....教導穀酒、果酒、酒放逸處之戒絕的法，大德！但，大多數夜叉是不離殺生者.....不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那對他們是不可愛、不合意的。大德！有世尊的弟子們受用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在那裡，有凡在這世尊的教語上無淨信的高貴夜叉居住者，大德！為了他們的淨信，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請世尊學習守護的稻竿。』比丘們！我以沈默狀態同意。比丘們！那時，毘沙門大王知道我同意後，在那時說這個守護的稻竿：(286)

『願禮敬毘婆尸，有吉瑞的有眼者，
也願禮敬尸棄，一切生類的憐愍者。
以及願禮敬毘舍浮，沐浴者、苦行者，
願禮敬拘留孫，魔軍的碎破者。
願禮敬拘那含牟尼，婆羅門的完成者，
以及願禮敬迦葉，於一切處解脫者。
願禮敬放光者，有吉瑞的釋迦人之子，
凡教導這個法，從一切苦的去處。
還有凡世間中寂滅者們，如實地作觀，
又那些人是不離間者，偉大的無畏者。
凡他們禮敬喬達摩：對天-人們有益者，
明行具足者，偉大者、無畏者。(287)
當太陽上升時，有大圓輪太陽，
而凡當上升時，夜也被滅，
而在太陽升起時，被稱為「白天」。
在那裡也有深湖，水前去的海，
在那裡他們這麼知道它：水前去(流動)的海。
從這裡「那是東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乾達婆們的統治者，名字是「持國」，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乾達婆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們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佛陀)。(288)
在被說為餓鬼之處，有離間者、背後誹謗者，
殺生者、兇暴者，盜賊、詐欺的人們。
從這裡「那是南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鳩槃荼們的君主，名字是「增長」，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鳩槃荼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289)
而在太陽落下之處，有大圓輪太陽，
當落下時，白天被滅，
在太陽落下時，被稱為「夜」。
在那裡也有深湖，水前去的海，
在那裡他們這麼知道它，水前去的海。
從這裡「那是西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而諸龍的統治者，名字是「廣目」，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諸龍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290)
在北方俱盧之處，有容易看見的大須彌山，
在那裡人類被出生，無我所的、無妻子的。
他們不播撒種子，犁也不被攜帶，
人們吃，這無耕種成熟的米。
無糠的、無穀的、純淨的，極香的米粒果實，
在熱石上煮後，從那裡吃食物。
準備單座母牛後，隨行諸方，
準備單座家畜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女子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男子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少女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或準備少年運載者後，隨行諸方。
祂們登上車乘後，遊歷一切方，
那個王的侍者們。
象車、馬車，神的車已準備，
宮殿連同轎子：為了有名聲的大王。
而祂有諸城市，在空中被善建造：
阿達那達、古西那達、玻勒古西那達，那達蘇哩亞、玻勒古西達那達。
北方葛西萬達，與西方若諾額，
那哇那吳低亞、按玻勒、按玻勒哇低亞，王都名字是阿了葛曼達。
親愛的先生！俱吠羅大王的王都，名字是威沙雅，
因此俱吠羅大王，被稱為「毘沙門」。
探求者們說明：德度拉、德德拉、德度德拉，
歐若西、茶若西、德度若西，素柔、辣若、阿哩吐、內咪。
在那裡也有湖名字是總持，雨雲從那裡下雨，
雨從那裡擴散，在那裡也有集會所名字是沙了哇低。
於該處夜叉們訪問，在那裡有常[結]果之樹，
種種群鳥被吸引，鳴聲的孔雀蒼鷺，
與悅耳的杜鵑鳥等。
在這裡有活命活命的鳥聲，還有提起心的鳥，
雞、古力勒葛鳥，在森林中迫柯勒鳥沙德葛鳥。
在那裡有鸚鵡八哥聲音，以及林中水雉(蓮葉鳥)，
她總是一切時輝耀：俱吠羅池。
從這裡「那是北方」：人們敘述它，

那位有名聲的大王，保護該方位。
而夜叉們的統治者，名字是「俱吠羅」，
以舞蹈歌唱喜樂：被夜叉們尊敬者。
又祂有許多兒子，「都是一個名字」被我聽聞，
八十、十又一，名為因陀羅、有大力量者。
還有祂們看見佛陀：太陽族人的佛陀後，
都遠遠地禮敬：偉大者、無畏者。
賢駿人！對你的禮敬，最上人！對你的禮敬，
你善巧地觀察，非人也禮拜你。
這被我們經常聽聞，因此我們會這麼說：
請你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我們禮拜勝利者喬達摩，
我們禮拜喬達摩：明行具足者、覺者。

親愛的先生！這是那個守護的稻竿：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
守護、無加害、安樂住。(291)

親愛的先生！從那個，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是這個守護的
稻竿之善把握者、完全學得者，如果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乾闥婆，或女
乾闥婆.....（中略）或鳩槃荼，或女鳩槃荼.....（中略）或龍，或雌龍，或龍子，或龍
女，或龍大臣，或龍侍臣，或龍侍者，邪惡心地對比丘，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
夷行走時跟隨，或站立時站在近處，或坐下時坐在近處，或躺下時躺在近處，親愛的先生！
那位非人在我的村落或城鎮中得不到恭敬或尊敬，親愛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名
叫阿了葛曼達王都中得不到宅地或住所，親愛的先生！那位非人得不到走入我的夜叉的
集會，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作對祂不嫁，對祂不娶，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也拿起
地、完全地、責難地罵祂，親愛的先生！進而非人也對祂在頭上倒置他的空鉢，親愛的
先生！進而非人也使祂的頭七片地破裂。

親愛的先生！確實有兇惡的、{阻礙的}[殘酷的]、兇暴的非人，他們既不在乎(拿取)
大王們，也不在乎大王們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們手下的手下，親愛的先生！那些非人
他們被稱為大王們的反叛者，親愛的先生！猶如在摩揭陀國王的王國中有大盜，他們既
不在乎摩揭陀國王，也不在乎摩揭陀國王的手下，也不在乎摩揭陀國王手下的手下，親
愛的先生！那些大盜他們被稱為揭陀國王的反叛者。同樣的，親愛的先生！有兇惡的、
破壞的、兇暴的非人，他們既不在乎大王們，也不在乎大王們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們
手下的手下，親愛的先生！那些非人他們被稱為大王們的反叛者。親愛的先生！凡任何
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乾闥婆，或女乾闥婆.....或鳩槃荼，或女鳩槃荼.....
或龍，或雌龍，或龍子，或龍女，或龍大臣，或龍侍臣，或龍侍者，邪惡心地對比丘，
或比丘尼，或優婆塞，或優婆夷行走時跟隨，或站立時站在近處，或坐下時坐在近處，
或躺下時躺在近處，對這些夜叉、對大夜叉們、對將軍們、對大將軍們應該被使訴苦、
應該被哭喊、應該被呼喊：「這夜叉抓住[我]，這夜叉進入，這夜叉騷擾，這夜叉壓
迫，這夜叉傷害，這夜叉加害，這夜叉不釋放。」(292)

對哪些夜叉、大夜叉、將軍、大將軍們呢？

因陀羅、受瑪、哇魯那，婆羅墮若、波闍波提，

降達那、葛瑪謝德，僅尼額度、尼額度。

玻那達、歐玻瑪領，天之駕御者馬達利，

乾達婆基德謝那，那羅王、若內沙玻。

沙德其、黑瑪哇德，晡奴葛、葛勒低亞、估了，

西哇葛、木者林達，威沙咪德、尤乾達勒。

五玻了、蘇玻柔達，希哩、內低與漫地亞，

般闍羅健達、阿羅哇葛，玻朱那、蘇瑪那、蘇瑪葛，

達地木柯、瑪尼、瑪尼哇勒、長，還連同謝力色葛。

對這些夜叉、對大夜叉們、對將軍們、對大將軍們應該被使訴苦、應該被哭喊、應該被呼喊：「這夜叉抓住[我]，這夜叉進入，這夜叉騷擾，這夜叉壓迫，這夜叉傷害，這夜叉加害，這夜叉不釋放。」親愛的先生！這是那個守護的稻竿：為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好了，親愛的先生！而現在我們離開(走)，我們有許多工作、許多應該被做的。』『大王！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293)

比丘們！那時，四大王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那些夜叉也從座位起來後，一些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向世尊合掌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後，就在那裡消失；一些默默地就在那裡消失。(294)

比丘們！請你們學習守護的稻竿，比丘們！請你們學得守護的稻竿，比丘們！請你們憶持守護的稻竿，比丘們！守護的稻竿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保護、守護、無加害、安樂住是伴隨利益的。」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的所說。(295)

稻竿經第九終了。

DN 33/DN.33 結集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末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名叫波婆的末羅族城市，在那裡，世尊住在波婆城鐵匠之子純陀的芒果園中。(296)

屋巴大葛的新集會所

當時，波婆城末羅人名為屋巴大葛的新集會所被建造不久，未被沙門或婆羅門或任何生為人的居住。波婆城的末羅人聽聞：「聽說在末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波婆城，住在鐵匠之子純陀的芒果園中。」那時，波婆城的末羅人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波婆城的末羅人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裡，波婆城末羅人名為屋巴大葛的新集會所被建造不久，未被沙門或婆羅門或任何生為人的居住，大德！請世尊第一個使用它，世尊第一個使用後，波婆城末羅人將使用它，那對波婆城末羅人有長久的利益、安樂。」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297)

那時，波婆城的末羅人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去集會所。抵達後，鋪設集會所的一切鋪設物、設置世尊的座位、使水瓶設立、懸掛油燈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些波婆城的末羅人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集會所的一切鋪設物已鋪設、世尊的座位已設置、已使水瓶設立、油燈已懸掛，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298)

那時，世尊穿衣、拿起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新集會所。抵達後，使腳洗滌、進入集會所後，依止中央柱子面向東坐下，比丘僧團也使腳洗滌、進入集會所後，依止西邊牆壁面向東，置世尊在前面後坐下，波婆城的末羅人使腳洗滌、進入集會所後，依止東邊牆壁面向西，面對世尊坐下。那時，世尊對波婆城的末羅人大部分夜晚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歡喜後，使離開：「襪謝德們！夜已過，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是的，大德！」波婆城的末羅人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向世尊問訊、作右繞後離開。(299)

那時，在末羅族人離開不久，那時，世尊環視沈默的比丘僧團後，召喚尊者舍利弗：「舍利弗！比丘僧團離昏沈睡眠，舍利弗！請你為比丘們顯現法的談論，我的背痛，我要伸展它。」「是的，大德！」尊者舍利弗回答世尊。那時，世尊摺大衣成四折後，[左]腳放在[右]腳上、作意起來想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300)

已破碎尼乾陀的事

當時，尼乾陀若提子剛死在波婆城。以他的死，尼乾陀破裂為二，他們住於生起爭論的、生起爭吵的、來到爭辯的、以舌鋒互刺的：

「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

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

在尼乾陀若提子中看起來只存在打殺，凡連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人弟子們，他們也在尼乾陀若提子們上是厭形色的、脫離形色的、逃脫形色的，如那個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破裂塔的、無歸依處的法律處。(301)

那時，尊者舍利弗召喚比丘們：「學友們！尼乾陀若提子剛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為二……（中略）破裂塔的、無歸依處的法律處。學友們！因為，在惡說的、惡宣說的、不出離的、不轉起寂靜的、非遍正覺者宣說的、法律處這是這樣。學友們！但這個法被世尊對我們善說、善宣說，是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

學友們！而什麼法被世尊對我們善說、善宣說，是出離的、轉起寂靜的、遍正覺者宣說的，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302)

一的

學友們！有一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哪一法？一切眾生是依食存續的、一切眾生是依行存續的，這是一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303)

二的

學友們！有二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哪些二？

名與色。

無明與有的渴愛。

有見與無有見。

無慚與無愧。

慚與愧。

不受諫性與惡友誼。

易受勸導性與善友誼。

入罪善巧性與出罪善巧性。
等至善巧性與出等至善巧性。
界善巧性與作意善巧性。
處善巧性與緣起善巧性。
處善巧性與非處善巧性。
正直與柔和。
忍耐與溫順。
和順與承迎。
無加害與純淨。
忘失念與不正知。
念與正知。
在諸根上不守護門性與在飲食上不知適量性。
在諸根上守護門性與在飲食上知適量性。
思擇力與修習力。
念力與定力。
止與觀。
止相與策勵相。
策勵與不散亂。
戒壞失與見壞失。
戒具足與見具足。
戒清淨與見清淨。
還有見清淨與依見的勤奮。
在使能被激起急迫感處上的急迫感與急迫感的如理勤奮。
在諸善法上不知足性與在勤奮上不畏縮性。
明與解脫。
在滅盡上之智(滅盡智)與在無生上之智。

學友們！這些是二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304)

三的

學友們！有三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三？

三不善根：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

三善根：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

三惡行：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

三善行：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

三不善尋：欲尋、惡意尋、加害尋。

三善尋：離欲尋、無惡意尋、無加害尋。

三不善意向：欲的意向、惡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

三善意向：離欲的意向、無惡意的意向、無加害的意向。

三不善想：欲想、惡意想、加害想。

三善想：離欲想、無惡意想、無加害想。

三不善界：欲界、惡業界、加害界。

三善界：離欲界、無惡業界、無加害界。

另外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另外的三界：色界、無色界、滅界。

另外的三界：低劣界、中界、勝妙界。

三渴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

另外的三渴愛：欲的渴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

另外的三渴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滅的渴愛。

三結：有身見、疑、戒禁取。

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三尋求：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

三慢：『我是優勝者』之慢、『我是同等者』之慢、『我是下劣者』之慢。

三時：過去時、未來時、現在時。

三邊：有身邊、有身集邊、有身滅邊。

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三苦性：苦苦性、行苦性、變易苦性。

三積集：邪性決定的積集、正性決定的積集、不決定的積集。

三黑暗(無知)：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關於過去世的，或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關於未來世的，或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關於現在世的。

三如來不會守護的：學友們！如來有遍純淨的身正行，沒有如來的身惡行：凡如來會守護『不要他人知道我的這個』。學友們！如來有遍純淨的語正行，沒有如來的語惡行：凡如來會守護『不要他人知道我的這個』。學友們！如來有遍純淨的意正行，沒有如來的意惡行：凡如來會守護『不要他人知道我的這個』。

三障礙：貪的障礙、瞋恚的障礙、癡的障礙。

三火：貪火、瞋恚火、癡火。

另外的三火：應該被奉獻者之火、屋主之火、應該被供養者之火。

三由色的攝集組成的：可見有對色、不可見有對色、不可見無對色。

三行：福的造作(福行)、非福的造作、不動的造作。

三人：有學人、無學人、非有學非無學人。

三上座：出生[年長]上座、法上座、世俗上座。

三福業事：布施福業事、戒福業事、修習福業事。

三舉罪事：以看見、以聽聞、以懷疑。

三欲的往生：學友們！有現起諸欲的眾生，他們在現起的諸欲上使影響力轉起，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種欲的往生。學友們！有化作諸欲的眾生，他們在欲上一一化作後，使影響力轉起，猶如：化樂天天神們，這是第二種欲的往生。學友們！有他化作諸欲的眾生，他們在他化作的諸欲上使影響力轉起，猶如：他化自在天天神們，這是第三種欲的往生。

三樂的往生：學友們！有眾生一一使樂生起而住，猶如梵眾天天神們，這是第一種樂的往生。學友們！有眾生被樂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們偶爾吟出優陀那：『啊！樂，啊！樂。』猶如光音天天神們，這是第二種樂的往生。學友們！有眾生被樂滿溢、灌滿、充滿、遍滿，他們只感受寂靜的、滿足的樂，猶如遍淨天天神們，這是第三種樂的往生。

三慧：有學慧、無學慧、非有學非無學慧。

另外的三慧：思所成慧、聞所成慧、修所成慧。

三武器：聽聞武器、獨居武器、慧武器。

三根：『我將知未知的』根、完全智根、具知根。

三眼：肉眼、天眼、慧眼。

三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

三修習：身修習、心修習、慧修習。

三無上：看見無上、道跡無上、解脫無上。

三定：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

另外的三定：空定、無相定、無願定。

三純淨：身純淨、語純淨、意純淨。

三牟尼行：身牟尼行、語牟尼行、意牟尼行。

三善巧：增益善巧、損減善巧、方法善巧。

三驕慢：無病的驕慢、年輕的驕慢、活命的驕慢。

三增上：自增上、世間增上、法增上。

三談論事：關於過去時的談論會說：『過去時曾是這樣。』或關於未來時的談論會說：『未來時將是這樣。』或關於現在時的談論會說：『現在是這樣。』

三明：前世住處回憶智明，眾生的在死亡與往生上智明，諸漏的在滅盡上智明。

三住：天住、梵住、聖住。

三神變：神通神變、讀心神變、教誡神變。

學友們！這些是三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05)

四的

學友們！有四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四？

四念住：學友們！這裡，比丘在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諸受上隨看受地.....在心上隨看心地.....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

四正勤：學友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不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捨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諸善法之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諸善法之存續、不忘失、增大、成滿、修習圓滿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

四神足：學友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意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四禪：學友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306)

四定的修習：學友們！有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當生的樂住。學友們！有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智與見的獲得。學友們！有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念與正知。學友們！有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諸漏的滅盡。

學友們！而哪種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當生樂的住處？學友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中略）的第四禪，學友們！這是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當生樂的住處。

學友們！而哪種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智與見的獲得？學友們！這裡，比丘作意光明想，決意白天想：在夜間如在白天那樣地，在白天如在夜間那樣地，像這樣，以打開的、無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學友們！這是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智與見的獲得。

學友們！而哪種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念與正知？學友們！這裡，比丘的諸受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現起、知道地走到滅沒[Ps.3, 167段]；諸想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現起、知道地走到滅沒；諸尋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現起、知道地走到滅沒，學友們！這是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念與正知。

學友們！而哪種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諸漏的滅盡？學友們！這裡，比丘在五取蘊上住於隨看生滅的：『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像這樣是識的滅沒，學友們！這是定的修習，當已修習、已多作，轉起諸漏的滅盡。(307)

四無量：學友們！這裡，比丘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

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四無色：學友們！這裡，比丘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

四倚靠：學友們！這裡，比丘考量後受用一事，考量後忍受一事，考量後避開一事，考量後除去一事。(308)

四聖種姓：學友們！這裡，比丘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衣服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衣服後不戰慄，以及得到衣服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以那個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既不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人。凡在那裡靈巧者、不懶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學友們！這被稱為在往昔世界開端聖種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學友們！比丘被無論怎樣的施食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施食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施食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施食後不戰慄，以及得到施食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施食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靈巧者、不懶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學友們！這被稱為在往昔世界開端聖種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學友們！比丘被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住處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住處後不戰慄，以及得到住處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以那個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既不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人。凡在那裡靈巧者、不懶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學友們！這被稱為在往昔世界開端聖種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樂於捨斷者，愛好捨斷者；是樂於修習者，愛好修習者，而且以那個樂於捨斷情況，愛好捨斷情況，樂於修習情況，愛好修習情況，既不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人。凡在那裡靈巧者、不懶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學友們！這被稱為在往昔世界開端聖種姓上住立的比丘。[AN.4.28](309)

四勤奮：自制的勤奮、捨斷的勤奮、修習的勤奮、隨守護的勤奮。

學友們！而哪一種是自制的勤奮？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保護意根，在意根上來到自制，學友們！這被稱為自制的勤奮。

學友們！而哪一種是捨斷的勤奮？比丘們！這裡，比丘對生起的欲尋不容忍、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對生起的惡意尋.....（中略）對生起的加害尋.....對一一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不容忍、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學友們！這被稱為捨斷的勤奮。

學友們！而哪一種是修習的勤奮？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的成熟修習念覺支.....修習擇法覺支.....修習活力覺支.....修習喜覺支.....修習寧靜覺支.....修習定覺支；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的成熟修習平靜覺支，學友們！這被稱為修習的勤奮。

學友們！而哪一種是隨守護的勤奮？比丘們！這裡，比丘隨守護生起的善定相：骨想、蟲食想、青瘀想、斷壞想、腫脹想，學友們！這被稱為隨守護的勤奮。[AN.4.14]

四智：法智、類比智、他心智、世俗智。

另外的四智：在苦上的智(苦智)、在苦集上的智、在苦滅上的智、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智。(310)

四入流支：善人的結交、正法的聽聞、如理作意、法隨法行。

四入流者的支：學友們！這裡，聖弟子在佛上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在法上具備不壞淨：『被世尊善說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在僧團上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善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正直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真理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方正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應該被奉獻者、應該被供奉者、應該被供養者、應該被合掌者、世間的無上福田。』具備聖者喜愛的諸戒：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稱讚的、不取著的、轉起定的。

四沙門果：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

四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四食：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

四識住：學友們！當識住立時，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來到成長、增長、成滿。學友們！當識住立時，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學友們！當識住立時，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學友們！當識住立時，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來到成長、增長、成滿。

四非去處之行：到意欲的非去處、到瞋的非去處、到癡的非去處、到恐怖的非去處。

四渴愛的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起時，或因衣服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起時，或因施食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起時，或因住所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起時，因如是有無生起。

四行道：遲緩通達的苦行道、快速通達的苦行道、遲緩通達的樂行道、快速通達的樂行道。

另外的四行道：不忍耐的行道、忍耐的行道、調御行道、寂靜行道。

四法足：無貪婪法足、無惡意法足、正念法足、正定法足。

四法的受持：學友們！有法的受持現在是苦的，同時也未來有苦的果報。學友們！有法的受持現在是苦的，未來有樂的果報。學友們！有法的受持現在是樂的，未來有苦的果報。學友們！有法的受持現在是樂的，同時也未來有樂的果報。

四法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

四力：活力之力、念力、定力、慧力。

四依處：慧的依處、真實的依處、捨棄的依處、寂靜的依處[MN.140, 347段]。(311)

四問題的回答：應該被一向回答的問題、應該被以反問回答的問題、應該被分別後回答的問題、應該被擱置的問題。

四業：學友們！有黑果報的黑業。學友們！有白果報的白業。學友們！有黑白果報的黑白業。學友們！有非黑非白果報的非黑非白業：轉起業的滅盡。

四能被作證的法：前世住處能被記憶作證、眾生死亡與往生能被眼作證、八解脫能被身作證、諸漏的滅盡能被慧作證。

四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

四軛：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

四離軛：欲軛的離軛、有軛的離軛、見軛的離軛、無明軛的離軛。

四繫縛：貪婪的身繫縛、惡意的身繫縛、戒禁取的身繫縛、這是真理之執著的身繫縛。

四取：欲取、見取、戒禁取、[真]我論取。

四胎：卵生胎、胎生胎、濕生胎、化生胎。

四入胎：學友們！這裡，某一類者不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不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來，這是第一種入胎。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一類者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不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來，這是第二種入胎。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一類者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不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來，這是第三種入胎。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一類者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正知地在母親的子宮中存續，正知地從母親的子宮出來，這是第四種入胎。

四自體的得到：學友們！有自體的得到在凡自己自體的得到上僅自己的思(意志)走入，非他者的思。學友們！有自體的得到在凡自己自體的得到上僅他者的思走入，非自己的思。學友們！有自體的得到在凡自己自體的得到上自己的思連同他者的思走入。學友們！有自體的得到在凡自己自體的得到上非自己的思非他者的思走入。(312)

四清淨的供養：學友們！有供養從施與者變成清淨，非領受者。學友們！有供養從領受者變成清淨，非施與者。學友們！有供養既非從施與者也非領受者變成清淨，學友們！有供養從施與者同時也從領受者變成清淨。[MN.142, 381段]

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平等。

四非聖的言說：妄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

四聖的言說：妄語的戒絕、離間語的戒絕、粗惡語的戒絕、雜穢語的戒絕。

另外的四非聖的言說：在未看見的上有看見的言說情況、在未聽聞的上有聽聞的言說情況、在未覺知的上有覺知的言說情況、在不了知的上有了知的言說情況。

另外的四聖的言說：在未看見的上有未看見的言說情況、在未聽聞的上有未聽聞的言說情況、在未覺知的上有未覺知的言說情況、在不了知的上有不了知的言說情況。

另外的四非聖的言說：在看見的上有未看見的言說情況、在聽聞的上有未聽聞的言說情況、在覺知的上有未覺知的言說情況、在了知的上有不了知的言說情況。

另外的四聖的言說：在看見的上有看見的言說情況、在聽聞的上有聽聞的言說情況、在覺知的上有覺知的言說情況、在了知的上有了知的言說情況。[MN.112, AN.4.253](313)

四人：學友們！這裡，某一類人是使自己痛苦者(自己苦行者)，致力於使自己痛苦之實踐。屋主們！這裡，某一類人是使他人痛苦者，致力於使他人痛苦之實踐。學友們！這裡，某一類人是使自己痛苦者，致力於使自己痛苦之實踐，以及是使他人痛苦者，致力於使他人痛苦之實踐。學友們！這裡，某一類人是既不使自己痛苦者，不致力於使自己痛苦之實踐，也是不使他人痛苦者，不致力於使他人痛苦之實踐，他是不使自己痛苦者、不使他人痛苦者、當生無飢渴者、達涅槃者、清涼已生者、感受樂者，住於以自己為梵已生者。[MN.60, 105段]

另外的四人：學友們！這裡，某人是為自己利益的行者，非為他者利益。學友們！這裡，某人是為他者利益的行者，非為自己利益。學友們！這裡，某人是既不為自己利益也不為他人利益的行者。學友們！這裡，某人是為自己利益同時也為他者利益的行者。

另外的四人：闇黑到闇黑者、闇黑到光明者、光明到闇黑者、光明到光明者。[SN.3.21, AN.4.85]

另外的四人：不動沙門、紅蓮花沙門、白蓮花沙門、沙門中的柔軟沙門。[AN.4.87]

學友們！這些是四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14)

初誦分終了。

五的

學友們！有五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五？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五種欲：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誘人的諸色，能被耳識知……的諸聲音……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誘人的諸所觸。

五趣：地獄、畜生、餓鬼、人、天。

五慳吝：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

五蓋：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

五下分結：有身見、疑、戒禁取、欲的意欲、惡意。

五上分結：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五學處：殺生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邪淫的戒絕、妄語的戒絕、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戒絕。(315)

五不可能處：學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故意奪取生類生命，學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未被給與的拿取被稱為偷盜，學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從事婬欲法，學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故意虛妄地說，學友們！漏盡比丘不可能受用諸欲的貯藏物，猶如以前在家狀態。[MN.76, 234段]

五損失：親族的損失、財富的損失、疾病的損失、戒的損失、見的損失。學友們！眾生非親族的損失之因或財富的損失之因或疾病的損失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學友們！眾生戒的損失之因或見的損失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五具足：親屬的具足、財富的具足、無病的具足、戒的具足、見的具足。學友們！眾生非親屬的具足之因或財富的具足之因或無病的具足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學友們！眾生戒的具足之因或見的具足之因，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

破戒者以戒壞失的五過患：學友們！這裡，破戒者、戒壞失者因為放逸遭受大財產的損失，這是第一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再者，學友們！破戒者以戒壞失的惡名聲傳播，這是第二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再者，學友們！破戒者、戒壞失者往見任何群眾：不論剎帝利眾，不論婆羅門眾，不論屋主眾，不論沙門眾，無自信地、羞愧地往見，這是第三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再者，學友們！破戒者、戒壞失者癡昧地命終，這是第四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再者，學友們！破戒者、戒壞失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這是第五種破戒者以戒壞失的過患。

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效益：學友們！這裡，持戒者、戒具足者因為不放逸到達大財產的聚集，這是第一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學友們！持戒者、戒具足者的好名聲傳播，這是第二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學友們！持戒者、戒具足者往見任何群眾：不論剎帝利眾，不論婆羅門眾，不論屋主眾，不論沙門眾，有自信地、不羞愧地往見，這是第三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學友們！持戒者、戒具足者不癡昧地命終，這是第四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學友們！持戒者、戒具足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善趣、天界，這是第五種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AN.5.213, DN.16, 149-150段]

學友們！呵責者比丘想要對他人舉罪，在自身內準備五法後，他人應該被舉罪：我將以適當時機說，非以不適當時機；我將以事實說，非以非事實；我將以柔軟說，非以粗暴；我將以伴隨有利益的說，非以伴隨無利益的；我將以慈心說，非以內瞋說。學友

們！呵責者比丘想要對他人舉罪，在自身內準備五法後他人應該被舉罪。[AN.5.167](316)

五勤奮支：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有信者，相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備等熟力的消化力：不過寒的、不過熱的、中間的、承受勤奮的。是不狡猾者、不偽詐者，在大師或有智的同梵行者們中如實不誇大自己。為了諸不善法的捨斷、為了諸善法的具足，住於活力已被發動的、強力的、堅固努力的、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MN.85, MN.90, MN.129](317)

五淨居：無煩、無熱、善現、善見、阿迦膩吒。

五不還者：中般涅槃者、生般涅槃者、無行般涅槃者、有行般涅槃者、上流到阿迦膩吒者。(318)

五心荒蕪：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學友們！凡那位學友在大師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一個未捨斷的心荒蕪。再者，學友們！比丘在法上疑惑、懷疑.....（中略）在僧團上疑惑、懷疑.....在學上疑惑、懷疑.....在同梵行者們上是發怒者、不滿意者，心被打擊者，生起荒蕪(礙)者，比丘們！凡那位比丘在同梵行者們上是發怒者、不滿意者，心被打擊者，生起荒蕪者，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五個未捨斷的心荒蕪。[MN.16, AN.5.205](319)

五心繫縛：學友們！這裡，比丘在諸欲上是未離貪者、未離意欲者、未離情愛者、未離渴望者、未離熱惱者、未離渴愛者，學友們！凡那位比丘在諸欲上是未離貪者、未離意欲者、未離情愛者、未離渴望者、未離熱惱者、未離渴愛，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一個未斷除的心繫縛。學友們！比丘在身體上是未離貪者.....（中略）在諸色上是未離貪者.....再者，學友們！比丘盡情地、飽飽地吃後住於致力躺臥之樂、橫臥之樂、睡眠之樂.....（中略）再者，學友們！比丘志向某個天眾後行梵行：『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為天神，或某位天神。』學友們！凡那位比丘志向某個天眾後行梵行：『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為天神，或某位天神。』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五個心繫縛。[AN.5.206]

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另外的五根：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

另外的五根：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320)

五出離界：學友們！這裡，當比丘作意欲時，在諸欲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他作意離欲(出離)時，在離欲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已善去、已善修習、已善升起、已善解脫、已離被欲結縛，以及凡緣欲

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已從那些脫離，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諸欲的出離。[AN.5.200]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惡意時，在惡意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無惡意時，心在無惡意上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已善去、已善修習、已善升起、已善解脫、已離被惡意結縛，以及凡緣惡意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已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惡意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加害時，在加害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無加害時，心在無加害上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已善去、已善修習、已善升起、已善解脫、已離被加害結縛，以及凡緣加害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已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加害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諸色時，在諸色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志向，而當作意非色時，在非色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已善去、已善修習、已善升起、已善解脫、已離被色結縛，以及凡緣色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已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諸色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有身時，在有身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有身滅時，在有身滅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已善去、已善修習、已善升起、已善解脫、已離被有身結縛，以及凡緣有身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已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有身的出離。(321)

五解脫處：學友們！這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學友們！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如是如是地教導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一個解脫處。[AN.5.26]

再者，學友們！正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但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中略）但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作誦讀.....（中略）但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以心隨尋思、隨伺察，被心隨觀察.....（中略）但某個定相被以慧善把握、善作意、善考慮、善貫通，學友們！比丘的某個定相被以慧如是如是地善把握、善作意、善考慮、善貫通，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五個解脫處。

五解脫成熟想：無常想、在無常上苦想、在苦上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

學友們！這些是五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22)

六的

學友們！有六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六？

六內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識。

六外處：諸色處、諸聲音處、諸氣味處、諸味道處、諸所觸處、諸法處。

六類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六類觸(六觸身)：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六類受：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

六類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

六類思：色思、聲思、氣味思、味道思、所觸思、法思。

六類渴愛：色的渴愛、聲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323)

六不尊敬：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SN.16.13]，在法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在僧團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在學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在不放逸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在歡迎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

六尊敬：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法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僧團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學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不放逸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歡迎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

六喜悅近伺察：以眼見色後，順喜悅處近伺察色；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接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順喜悅處近伺察法。

六憂近伺察：以眼見色後，順憂處近伺察色；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接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順憂處近伺察法。

六平靜近伺察：以眼見色後，順平靜處近伺察色；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接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順平靜處近伺察法。

六友好法：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慈身業在同梵行者們上公開地連同私下地被現起，這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MN.48]

再者，學友們！比丘的慈語業在同梵行者們上公開地連同私下地被現起，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比丘的慈意業在同梵行者們上公開地連同私下地被現起，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連鉢裡(鉢繫屬)的量，比丘是以像這樣利得平等受用者、與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凡那些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稱讚的、不取著的、轉起定的戒，比丘在像這樣的諸戒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戒達到一致的，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凡這聖的、出離的見引導那樣的行為者苦的完全滅盡，比丘在像這樣的見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見達到一致的，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324)

六諍論根：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易憤怒者、懷怨恨者，學友們！凡那位比丘是易憤怒者、懷怨恨者，他在大師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法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僧團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學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學友們！凡那位比丘在大師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法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僧團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學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在僧團中使諍論生起：該諍論對眾人不利、對眾人不樂，眾人、天-人們有無利益、不利、苦。學友們！如果你們在自身內或在外部看見(察覺)像這樣的諍論根，學友們！在那裡，你們應該就為了那個惡諍論根的捨斷努力，阿難！如果你們在自身內或在外部沒看見像這樣的諍論根，學友們！在那裡，你們應該就為了那個惡諍論根的未來無流漏實行，這樣，有這個惡諍論根的捨斷，這樣，有這個惡諍論根的未來無流漏。[MN.104]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是藏惡者、專橫者.....（中略）嫉妒者、慳吝者.....（中略）狡猾者、偽詐者.....（中略）惡欲求者、邪見者.....（中略）執取己見者、固執者、難棄捨者，學友們！凡那位比丘是執取己見者、固執者、難棄捨者，他在大師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法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僧團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學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學友們！凡那位比丘在大師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法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僧團上住於不尊重的、不順從的，也在學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在僧團中使諍論生起：該諍論對眾人不利、對眾人不樂，眾人、天-人們有無利益、不利、苦。學友們！如果你們在自身內或在外部看見像這樣的諍論根，學友們！在那裡，你們應該就為了那個惡諍論根的捨斷努力，阿難！如果你們在自身內或在外部沒看見像這樣的諍論根，學友們！在那裡，你們應該就為了那個惡諍論根的未來無流漏實行，這樣，有這個惡諍論根的捨斷，這樣，有這個惡諍論根的未來無流漏。

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325)

六出離界：學友們！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惡意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因為，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在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惡意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因為，這是惡意的出離，即：慈心解脫。』[AN.6.13]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悲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加害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因為，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在悲心解脫被修習、被多

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加害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因為，這是加害的出離，即：悲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喜悅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不樂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因為，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在喜悅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不樂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因為，這是不樂的出離，即：喜悅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平靜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貪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因為，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在平靜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貪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因為，這是貪的出離，即：平靜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無相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我的識是相的隨行者。』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因為，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在無相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他的識將是相的隨行者，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因為，這是一切相的出離，即：無相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是」被我驅離，我不認為「我是這個」，然而，疑惑、懷疑之箭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不會說這個。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凡在「我是」被驅離時，當不認為「我是這個」時，然而，疑惑、懷疑之箭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這是疑惑、懷疑之箭的出離，即：我是之慢的根除。』(326)

六無上：看見無上、聽聞無上、利得無上、學無上、侍奉無上、隨念無上。[AN.6.8, AN.6.30]

六隨念處：佛隨念、法隨念、僧團隨念、戒隨念、施捨隨念、天隨念。(327)

六常住處：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AN.6.1, AN.10.20](328)

六出身：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黑出身者出生黑法。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黑出身者出生白法。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黑出身者出生非黑非白的涅槃。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白出身者出生白法。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白出身者出生黑法。學友們！這裡，存在著某一類白出身者出生非黑非白的涅槃。

六洞察分想：無常想、在無常上苦想、在苦上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

學友們！這些是六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29)

七的

學友們！有七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七？

七聖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

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活力覺支、喜覺支、寧靜覺支、定覺支、平靜覺支。

七定的資助：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七不正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無信者，是無慚者，是無愧者，是少聞者，是懈怠者，是念已忘失者，是劣慧者。

七正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有信者，是有慚者，是有愧者，是多聞者，是活力已發動者，是念已現起者，是有慧者。[MN.110]

七善人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知法者、知義者、知自己者、知量者、知適時者、知群眾者、知人者[知人之勝劣者-AN.7.68]。(330)

七無十之事：學友們！這裡，比丘是在學的受持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學的受持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法的注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法的注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欲求的調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欲求的調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獨坐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獨坐上是離愛情者；是在活力發動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活力發動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念與聰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念與聰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見的通達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見的通達上是不離愛情者。[AN.7.20]

七想：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過患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

七力：信力、活力之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331)

七識住：學友們！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識住。[AN.7.44]

學友們！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這是第二識住。

學友們！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這是第三識住。

學友們！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這是第四識住。

學友們！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五識住。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識住。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達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七識住。

七應該被供養的個人：俱分解脫者、慧解脫者、身證者、達到見者、信解脫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

七煩惱潛在趨勢：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

七結：討好結、嫌惡結、見結、疑結、慢結、有貪結、無明結。[AN.7.8]

七諍訟的止息：面前毘尼應該被給與、憶念毘尼應該被給與、不癡毘尼應該被給與、應該使承認被做、多數決、覓罪相、草覆蓋。[MN.104, 46段]

學友們！這些是七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32)

第二誦分終了。

八的

學友們！有八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八？

八邪性：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

八正性：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八應該被供養的個人：入流者、為了入流果的作證之行者、一來者、為了一來果的作證之行者、不還者、為了不還果的作證之行者、阿羅漢、為了阿羅漢果的作證之行者。(333)

八懈怠事：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做的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體將會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一懈怠事。[AN.8.80]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我做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體已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二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行走的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體將會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發動活力，這是第三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我行走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體已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發動活力，這是第四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疲勞的、不適合作業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發動活力，這是第五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沉重的、不適合作業的，看起來像被豆子堆積，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發動活力，這是第六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這麼想：『我有這生起的小病，是適合躺臥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發動活力，這是第七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他這麼想：『我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那個我的身體是無力的、不適合作業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八懈怠事。(334)

八發勤事：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做的工作，但世尊的教說不容易被做工作的我作意，來吧！我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一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我做工作，但做工作的我不能夠作意世尊的教說，來吧！我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二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行走的道路，但世尊的教說不容易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三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我行走道路，但世尊的教說不能夠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四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輕盈的、適合作業，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五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有力的、適合作業，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六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這麼想：『我有這生起的小病，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會增大，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七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他這麼想：『我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會回轉，來吧！我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八發勤事。(335)

八布施事：斥責後施與布施、以害怕施與布施、『他曾對我施與。』施與布施、『他將會對我施與。』施與布施、『布施是好的』施與布施、『我煮，這些沒煮，

我不適於：煮者不施與布施沒煮者。』施與布施、『當我施與這個布施時，好的名聲傳播。』施與布施、心的裝飾-心的資糧目的施與布施。(336)

八布施的往生：學友們！這裡，某人對沙門或婆羅門施與布施：食物、飲料、衣服、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他凡施與，期待那個。他看見賦有、擁有五種欲自娛的大財富剎帝利或大財富婆羅門或大財富屋主，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大財富剎帝利或大財富婆羅門或大財富屋主們的共住狀態。』他安置那個心、決意那個心、修習那個心，他的那個在下劣的上{解脫}[勝解]的、更上的未修習的心在那裡轉起往生，而我說那是對持戒者，非對破戒者，學友們！持戒者的心誓願以清淨性成功。

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人對沙門或婆羅門施與布施：食物、飲料.....（中略）燈燭，他凡施與，期待那個。被他聽聞：『四大王天的天神們是長壽的、美貌的、多安樂的。』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四大王天的天神們的共住狀態。』他安置那個心、決意那個心、修習那個心，他的那個在下劣的上{解脫}[勝解]的、更上的未修習的心在那裡轉起往生，而我說那是對持戒者，非對破戒者，學友們！持戒者的心誓願以清淨性成功。

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人對沙門或婆羅門施與布施：食物、飲料.....（中略）燈燭，他凡施與，期待那個。被他聽聞：『三十三天天神們.....（中略）焰摩天的天神們.....（中略）兜率天天神們.....（中略）化樂天天神們.....（中略）他化自在天天神們是長壽的、美貌的、多安樂的。』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們的共住狀態。』他安置那個心、決意那個心、修習那個心，他的那個在下劣的上{解脫}[勝解]的、更上的未修習的心在那裡轉起往生，而我說那是對持戒者，非對破戒者，學友們！持戒者的心誓願以清淨性成功。

再者，學友們！這裡，某人對沙門或婆羅門施與布施：食物、飲料、衣服、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他凡施與，期待那個。他聽聞：『梵眾天的天神們是長壽的、美貌的、多安樂的。』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梵眾天的天神們的共住狀態。』他安置那個心、決意那個心、修習那個心，他的那個在下劣的上{解脫}[勝解]的、更上的未修習的心在那裡轉起往生，而我說那是對持戒者，非對破戒者；對離貪者，非對有貪者，學友們！持戒者的心誓願以離貪狀態成功。[AN.8.35]

八眾：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屋主眾、沙門眾、四大王天眾、三十三天眾、魔眾、梵天眾。

八世間法：利得與無利得、[有]名聲與無名聲、毀與譽、樂與苦。[AN.8.5](337)

八勝處：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一個勝處。[MN.77, 249段, AN.8.65]

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二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三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四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亞麻花；又或猶如那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五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黃花樹花；又或猶如那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六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朱槿花；又或猶如那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七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太白星；又或猶如那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八個勝處。(338)

八解脫：有色者看見諸色，這是第一解脫。[MN.77, 246段, AN.8.66]

內無色想者看見外諸色，這是第二解脫。

只志向『清淨的』，這是第三解脫。

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

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

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

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

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這是第八解脫。

學友們！這些是八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39)

九的

學友們！有九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九？

九嫌恨事：『他曾對我行不利(無利益)。』而懷嫌恨、『他對我行不利。』而懷嫌恨、『他將對我行不利。』而懷嫌恨、『他曾對我的可愛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將行不利。』.....（中略）、『他曾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有利益)。』而懷嫌恨、『.....行有利。』.....（中略）、『他將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而懷嫌恨。[AN.9.29]

九嫌恨的調伏：『他曾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將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曾對我的可愛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將.....行不利.....。』而調伏嫌恨、『他曾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中略）。』.....、『行有利.....（中略）。』.....、『他將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AN.9.30](340)

九眾生住所：學友們！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眾生住所。[AN.9.24]

學友們！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這是第二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這是第三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這是第四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無想、無感知的眾生，猶如：無想眾生天，這是第五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七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達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八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到非想非非想處的眾生，這是第九眾生住所。(341)

九對梵行生活的非時節、不適時：學友們！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般涅槃的、導向正覺的、善逝宣說的法被教導，但，這位個人已往生地獄，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一個非時節、不適時。[AN.8.29]

再者，學友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使般涅槃的、導向正覺的、善逝宣說的法被教導，但，這位個人往生在畜生界，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二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往生餓鬼界，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三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往生阿修羅眾，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四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往生某個長壽天眾，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五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再生於邊地地方無知蠻族中，於該處沒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六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有邪見、顛倒見：『沒有施與的[果報]，沒有祭祀的，沒有供養的，沒有善作惡作業的果、果報，沒有這個世間，沒有其他世間，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沒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七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是劣慧者、愚鈍者、聾啞者，無能力了知善說與惡說的道理，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八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學友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不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般涅槃的、導向正覺、善逝宣說的法不被教導，而這位個人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且他是有慧者、非愚鈍者、非聾啞者，有能力了知善說與惡說的道理，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九個非時節、不適時。(342)

九次第住處：學友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比丘從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343)

九次第滅：對入初禪者，欲想被滅。對入第二禪者，尋伺被滅。對入第三禪者，喜被滅。對入第四禪者，入息出息被滅。對入虛空無邊處者，色想被滅。對入識無邊處者，虛空無邊處想被滅。對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滅。對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處想被滅。對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滅。[AN.9.31]

學友們！這些是九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344)

十的

學友們！有十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中略）為了天-人們的利益、福利、安樂。哪些十？

十作為保護的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這是作為保護的法。[AN.10.17]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多聞者、所聽聞的憶持者、所聽聞的蓄積者，凡那些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諸法：那些宣說完全圓滿、遍純

淨的梵行，像這樣的諸法被他多聞、被憶持、被言語累積、被心隨觀察、被見善貫通，學友們！又，凡比丘是多聞者.....（中略）被見善貫通，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親密朋友，學友們！又，凡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親密朋友，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易受勸導者，具備作易受勸導法，是接受者，善於理解教誡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易受勸導者.....（中略）善於理解教誡者，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凡比丘為同梵行者們種種什麼應該被作的，在那裡，他是熟練者、不懶惰者，具備完整方法、考察：足以執行、足以安排，學友們！又，凡比丘對同梵行者.....（中略）適當的安排，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想要法者，可愛的對話者，在阿毘達磨、阿毘毘奈耶上廣大欣喜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想要法者.....（中略）廣大欣喜者，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滿足，學友們！又，凡比丘.....（中略）醫藥必需品滿足，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為了諸不善法的捨斷、為了諸善法的具足，住於活力已被發動的、強力的、堅固努力的、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學友們！又，凡比丘住於為了不善法的捨斷.....（中略）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及很久以前說過的記得者、回憶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有念者.....（中略）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有慧者.....（中略）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345)

十遍處：某位認知地遍：上、下、水平四方無二種的、無量的；某位認知水遍.....（中略）某位認知火遍.....（中略）某位認知風遍.....（中略）某位認知青遍.....（中略）某位認知黃遍.....（中略）某位認知赤遍.....（中略）某位認知白遍.....（中略）某位認知虛空遍.....（中略）某位認知識遍：上、下、水平四方無二種的、無量的。(346)

十不善業之路：殺生，未被給與的拿取、邪淫、妄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貪婪、惡意、邪見。

十善業之路：殺生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邪淫的戒絕、妄語的戒絕、離間語的戒絕、粗惡語的戒絕、雜穢語的戒絕、不貪婪、無惡意、正見。(347)

十聖者住所：學友們！這裡，比丘是五支捨斷者、六支具備者，有一個守護、四個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無混濁意向者、身行已寧靜者、心善解脫者、慧善解脫者。[AN.10.20]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五支捨斷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意欲已被捨斷，惡意已被捨斷，惛沈睡眠已被捨斷，掉舉後悔已被捨斷，疑惑已被捨斷，學友們！這樣，比丘是五支捨斷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六支具備者？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是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是具念的、正知的，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六支具備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有一個守護？學友們！這裡，比丘具備念守護心，學友們！這樣，比丘有一個守護。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有四個倚靠？學友們！這裡，比丘考量後受用一事，考量後忍受一事，考量後避開一事，考量後除去一事，學友們！這樣，比丘有四個倚靠。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凡那些個個沙門婆羅門的個個各自真理，那些全部被破除、被除去、被捨、被吐、被釋放、被捨斷、被斷念，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尋求被捨斷、有的尋求被捨斷、梵行的尋求被安息，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無混濁意向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意向被捨斷、惡意的意向被捨斷、加害的意向被捨斷，學友們！這樣，比丘是無混濁意向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身行已寧靜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學友們！這樣，比丘是身行已寧靜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心善解脫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貪心被解脫、瞋心被解脫、癡心被解脫，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心善解脫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慧善解脫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知道：『我的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瞋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癡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學友們！這樣，比丘是慧善解脫者。

十無學法：無學正見、無學正志、無學正語、無學正業、無學正命、無學正精進、無學正念、無學正定、無學正智、無學正解脫。

這些是十法，被那位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確地告知，在那裡，應該就全部被結集，不應該被評論，如是，這個梵行會是長時間、長久住立的，那會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人們的需要、利益、安樂。」(348)

那時，世尊起來後，召喚尊者舍利弗：「好！好！舍利弗！好！舍利弗！你為比丘們說結集法門。」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
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尊者舍利弗所說。(349)
結集經第十終了。

DN 34/DN.34 十增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與約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羅蓮花池邊。在那裡，尊者舍利弗召喚比丘們：「比丘學友們！」「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我將說十增法：為了涅槃的達到，

為了苦的作終結，使一切束縛的脫離。」(350)

一法

學友們！有多所助益的一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一法，有應該被遍知的一法，有應該被捨斷的一法，有退分的一法，有勝進分的一法，有難貫通的一法，有應該使生起的一法，有應該被證知的一法，有應該被作證的一法。

(一) 哪個是多所助益的一法？在諸善法上不放逸，這是多所助益的一法。(Ka)

(二) 哪個是應該被修習的一法？悅意俱行的身至念，這是應該被修習的一法。(Kha)

(三) 哪個是應該被遍知的一法？有漏的、與執取有關的觸，這是應該被遍知的一法。(Ga)

(四) 哪個是應該被捨斷的一法？我是之慢，這是應該被捨斷的一法。(Gha)

(五) 哪個是退分的一法？不如理作意，這是退分的一法。(Ña)

(六) 哪個是勝進分的一法？如理作意，這是勝進分的一法。(Ca)

(七) 哪個是難貫通的一法？無間的心定，這是難貫通的一法。(Cha)

(八) 哪個是應該使生起的一法？不動智(不動搖的智)，這是應該使生起的一法。(Ja)

(九) 哪個是應該被證知的一法？一切眾生是依食存續的，這是應該被證知的一法。(Jha)

(十) 哪個是應該被作證的一法？不動心解脫，這是應該被作證的一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十法。(351)

二法

有多所助益的二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二法，有應該被遍知的二法，有應該被捨斷的二法，有退分的二法，有勝進分的二法，有難貫通的二法，有應該使生起的二法，有應該被證知的二法，有應該被作證的二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二法？念與正知，這些是多所助益的二法。(Ka)

(二) 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二法？止與觀，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二法。(Kha)

(三) 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二法？名與色，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二法。(Ga)

(四) 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二法？無明與有的渴愛，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二法。(Gha)

(五) 哪些是退分的二法？不受諫性與惡友誼，這些是退分的二法。(Ñ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二法？易受勸導性與善友誼，這些是勝進分的二法。(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二法？凡因與凡緣對眾生的污染、凡因與凡緣對眾生的清淨，這些是難貫通的二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二法？二智：在滅盡上的智、在無生上的智，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二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二法？二界：有為界與無為界，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二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二法？明與解脫，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二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二十法。(352)

三法

有多所助益的三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三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三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三法？結交善人，聽聞正法，法、隨法行，這些是多所助益的三法。(Ka)

(二) 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三法？三定：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三法。(Kha)

(三) 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三法？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三法。(Ga)

(四) 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三法？三渴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三法。(Gha)

(五) 哪些是退分的三法？三不善根：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這些是退分的三法。(Ñ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三法？三善根：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這些是勝進分的三法。(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三法？三出離界：這是欲的出離，即：離欲。這是色的出離，即：無色。又，凡任何已生成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是它的出離。這些是難貫通的三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三法？三智：關於過去部分之智、關於未來部分之智、關於現在部分之智，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三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三法？由三界組成的：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三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三法？三明：前世住處回憶智明，眾生死亡與往生智明，在諸漏的滅盡上的智明，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三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三十法。(353)

四法

有多所助益的四法，有應該被修習的四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四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四法？四輪：適當地點的住所、善人的近依、自己正確的願求，以及以前已作的福德，這些是多所助益的四法。(Ka)

（二）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四法？四念住：學友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受上.....在心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四法。(Kha)

（三）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四法？四食：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四法。(Ga)

（四）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四法？四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四法。(Gha)

（五）哪些是退分的四法？四軛：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這些是退分的四法。(Na)

（六）哪些是勝進分的四法？四離軛：欲軛的離軛、有軛的離軛、見軛的離軛、無明軛的離軛，這些是勝進分的四法。(Ca)

（七）哪些是難貫通的四法？四定：退分定、住分定、勝進分定(有益於殊勝的定)、抉擇分定，這些是難貫通的四法。(Cha)

（八）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四法？四智：法智、類比智、他心智、世俗智，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四法。(Ja)

（九）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四法？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四法。(Jha)

（十）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四法？四沙門果：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四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四十法。(354)

五法

有多所助益的五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五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五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五法？五勤奮支：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有信者，相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備等熟力的消化力：不過寒的、不過熱的、中間的、承受勤奮的。是不狡猾者、不偽詐者，在大師或有智的同梵行者們中如實不誇大自己。為了諸不善法的捨斷、為了諸善法的具足，住於活力已被發動的、強力的、堅固努力的、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是有

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這些是多所助益的五法。[MN.85, MN.90, MN.129](Ka)

(二) 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五法？正定五支：喜的遍滿、樂的遍滿、心的遍滿、光明的遍滿、省察相，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五法。(Kha)

(三) 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五法？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五法。(Ga)

(四) 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五法？五蓋：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五法。(Gha)

(五) 哪些是退分的五法？五心荒蕪：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學友們！凡那位學友在大師上疑惑、懷疑，不信解、不確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一個未捨斷的心荒蕪。再者，學友們！比丘在法上疑惑、懷疑.....（中略）在僧團上疑惑、懷疑.....（中略）在學上疑惑、懷疑.....（中略）在同梵行者們上是發怒者、不滿意者，心被打擊者，生起荒蕪(礙)者，比丘們！凡那位比丘在同梵行者們上是發怒者、不滿意者，心被打擊者，生起荒蕪者，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凡他的心不彎向熱心、實踐、堅忍、勤奮，這是第五個未捨斷的心荒蕪。這些是他的五個心荒蕪，這些是退分的五法。[MN.16, AN.5.205](Ñ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五法？五根：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這些是勝進分的五法。(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五法？五出離界：學友們！這裡，當比丘作意欲時，在欲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離欲時，在離欲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善逝、善修習、善升起、善解脫、離被欲結縛，凡緣欲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欲的出離。[AN.5.200]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惡意時，在惡意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無惡意時，心在無惡意上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善逝、善修習、善升起、善解脫、離被惡意結縛，凡緣惡意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惡意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加害時，在加害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無加害時，在無加害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善逝、善修習、善升起、善解脫、離被加害結縛，凡緣加害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加害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在色上作意時，在色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非色時，在非色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善逝、善修習、善升起、善解脫、離被色結縛，凡緣色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色的出離。

再者，學友們！當比丘作意有身時，在有身上心不躍入、不變得明淨、不住立、不被解脫，而當作意有身滅時，在有身滅上心躍入、變得明淨、住立、志向，他的那個心善逝、善修習、善升起、善解脫、離被有身結縛，凡緣有身諸漏、惱害、熱惱生起，他從那些被釋放，他不感受那個感受，這被宣說為有身的出離。這些是難貫通的五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五法？正定五智：『這個定有現樂在連同未來樂的果報。』各自的智就生起。『這個定是聖的、精神的(非物質的)。』各自的智就生起。『這個定被非邪惡人實行。』各自的智就生起。『這個定是寂靜的、勝妙的、得安息的、到達專一性的、不進入被有行折伏後妨礙狀態的。』各自的智就生起。『又，那個我就具念地進、具念地出這個定。』各自的智就生起，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五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五法？五解脫處：學友們！這裡，比丘的大師或其他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教導法，學友們！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一個解脫處。[AN.5.26]

再者，學友們！正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但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學友們！比丘如是如是詳細地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二個解脫處。

再者，學友們！正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也沒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但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作誦讀，學友們！比丘如是如是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作誦讀，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三個解脫處。

再者，學友們！正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也沒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也沒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作誦讀，但以心隨尋思、隨伺察，被心隨觀察所聞、所遍學得的法，學友們！比丘如是如是以心隨尋思、隨伺察，被心隨觀察所聞、所遍學得的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四個解脫處。

再者，學友們！正無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為比丘教導法，也沒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為他人教導法，也沒如聽聞的、如學得的法詳細地作誦讀，也沒以心隨尋思、隨伺察，被心隨觀察所聞、所遍學得的法，但某個定相被以慧善把握、善作意、善考慮、善貫通，學友們！比丘的某個定相被以慧如是如是地善把握、善作意、

善考慮、善貫通，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為道理的感受者與法的感受者，對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這是第五個解脫處。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五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五法？五法蘊：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五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五十法。(355)

六法

有多所助益的六法，有應該被修習的六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六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六法？六友好法：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慈身業在同梵行者們上公開地連同私下地被現起，這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比丘的慈語業.....(中略)一致性的友好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的慈意業.....(中略)一致性的友好法。

再者，學友們！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連鉢裡(鉢繫屬)的量，比丘是以像這樣利得平等受用者、與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凡那些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稱讚的、不取著的、轉起定的戒，比丘在像這樣的諸戒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戒達到一致的，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

再者，學友們！凡這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的行為者到苦的完全滅盡之見，在像這樣的見上與同梵行者們公開地連同私下地住於見的一致，這也是可愛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轉起凝聚、無諍論、和合、一致性。這些是多所助益的六法。(Ka)

(二) 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六法？六隨念處：佛隨念、法隨念、僧團隨念、戒隨念、施捨隨念、天隨念，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六法。(Kha)

(三) 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六法？六內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六法。(Ga)

(四) 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六法？六類渴愛(六渴愛身)：色的渴愛、聲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六法。(Gha)

(五) 哪些是退分的六法？六不尊敬：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SN.16.13]，在法上住於.....(中略)在僧團上住於.....(中略)在學上住於.....(中略)在不放逸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在歡迎上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這些是退分的六法。(N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六法？六尊敬：學友們！這裡，比丘在大師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法上住於.....(中略)在僧團上住於.....(中略)在學上住於.....(中略)

在不放逸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在歡迎上住於尊敬的、順從的，這些是勝進分的六法。(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六法？六出離界：學友們！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惡意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凡在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時，然而，惡意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這是惡意的出離，即：慈心解脫。』[AN.6.13]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悲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作、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然而，加害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麼說！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中略）學友！這是加害的出離，即：悲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喜悅心解脫已修習.....（中略）然而，不樂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麼說！尊者！.....（中略）學友！這是不樂的出離，即：喜悅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平靜心解脫已修習.....（中略），然而，貪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麼說！尊者！.....（中略）學友！這是貪的出離，即：平靜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的無相心解脫已修習.....（中略）然而，我的識是相的隨行者。』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麼說！尊者！.....（中略）學友！這是一切相的出離，即：無相心解脫。』

學友們！又，這裡，如果比丘這麼說：『「我是」被我驅離，我不認為「我是這個」，然而，疑惑、懷疑之箭持續遍取我的心。』他應該被回答：『不要這樣，尊者不要這麼說，不要誹謗世尊，對世尊的誹謗是不好的，世尊確實不這麼說。學友們！這是無可能性、無機會的：凡在「我是」被驅離時，當不認為「我是這個」時，然而，疑惑、懷疑之箭持續遍取他的心，這不存在可能性。學友們！這是疑惑、懷疑之箭的出離，即：我是之慢的根除。』這些是難貫通的六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六法？六常住處：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AN.6.1, AN.10.20]，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六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六法？六無上：看見無上、聽聞無上、利得無上、學無上、侍奉無上、隨念無上[AN.6.8, AN.6.30]，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六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六法？六證智：學友們！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變成一個；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猶如在

地上；在空中以盤腿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他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耳界聽到二者的聲音：「天與人，以及在遠處、近處。」

他對其他眾生、其他個人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有貪的心為『有貪的心』……（中略）知道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

他回憶(隨念)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中略）像這樣，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他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中略）。

他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六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六十法。(356)

七法

有多所助益的七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七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七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七法？七聖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這些是多所助益的七法。(Ka)

（二）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七法？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活力覺支、喜覺支、寧靜覺支、定覺支、平靜覺支，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七法。(Kha)

（三）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七法？七識住：學友們！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識住。[AN.7.44]

學友們！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這是第二識住。

學友們！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這是第三識住。

學友們！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這是第四識住。

學友們！有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五識住。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識住。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七識住。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七法。(Ga)

（四）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七法？七煩惱潛在趨勢：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七法。(Gha)

（五）哪些是退分的七法？七非正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不信者、無慚者、無愧者、少聞者、懈怠者、念已忘失者、劣慧者，這些是退分的七法。(Ñ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七法？七正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有信者，是有慚者，是有愧者，是多聞者，是活力已發動者，是念已現起者，是有慧者，這些是勝進分的七法。(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七法？七善人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知法者、知義者、知自己者、知量者、知適時者、知群眾者、知人者[知人之勝劣者-AN.7.68]，這些是難貫通的七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七法？七想：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過患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七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七法？七無十之事：學友們！這裡，比丘是在學的受持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學的受持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法的注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法的注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欲求的調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欲求的調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獨坐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獨坐是不離愛情者；是在活力發動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活力發動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念與聰敏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念與聰敏上是不離愛情者；是在見的通達上極意欲者，且未來在見的通達上是不離愛情者[AN.7.20]。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七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七法？七漏已滅盡者之力：學友們！這裡，一切行是無常的被漏已滅盡比丘以正確之慧善見。學友們！又，凡一切行是無常的被漏已滅盡比丘以正確之慧善見，這是漏已滅盡比丘之力，由於該力，漏已滅盡比丘自稱諸漏的滅盡：『我的漏已滅盡。』[AN.8.28]

再者，學友們！這裡，諸欲如炭火坑被漏已滅盡比丘以正確之慧善見。學友們！又，凡.....(中略)『我的漏已滅盡。』

再者，學友們！這裡，漏已滅盡比丘的心是傾向遠離的、斜向遠離的、坡斜向遠離的、住立遠離的、極樂於離欲的、從能被一切漏住立的法終結的。學友們！又，凡.....(中略)『我的漏已滅盡。』

再者，學友們！這裡，漏已滅盡比丘的四念住已修習、已善修習。學友們！又，凡.....(中略)『我的漏已滅盡。』

再者，學友們！這裡，漏已滅盡比丘的五根已修習、已善修習。學友們！又，凡.....(中略)『我的漏已滅盡。』

再者，學友們！這裡，漏已滅盡比丘的七覺支已修習、已善修習。學友們！又，凡.....(中略)『我的漏已滅盡。』

再者，學友們！這裡，漏已滅盡比丘的八支聖道已修習、已善修習。學友們！又，凡漏已滅盡比丘的八支聖道已修習、已善修習，這也是漏盡比丘之力，由於該力，漏已滅盡比丘自稱諸漏的滅盡：『我的漏已滅盡。』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七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七十法。(357)

初誦分終了。

八法

有多所助益的八法，有應該被修習的八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八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八法？八因八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哪八個？學友們！這裡，比丘依止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住，於該處他的極慚愧、情愛與恭敬被現起，這是第一因第一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AN.8.2]

又，依止那位大師或某位老師地位的同梵行者住的他：於該處他的極慚愧、情愛與恭敬被現起，經常地往見他們後，遍詢問、遍提問：『大德！這是為什麼？這個道理是什麼？』那些尊者們為他揭開未揭開的，同時也闡明未闡明的，也在各種會懷疑處的諸法上除去疑惑，這是第二因第二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又，聽聞那個法後，以二種遠離努力：身遠離與心遠離，這是第三因第三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這是第四因第四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多聞者、所聽聞的憶持者、所聽聞的蓄積者，凡那些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諸法：那些宣說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像這樣的諸法被他多聞、被憶持、被言語累積、被心隨觀察、被見善貫通，這是第五因第五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再者，學友們！比丘為了諸不善法的捨斷、為了諸善法的具足，住於活力已被發動的、強力的、堅固努力的、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這是第六因第六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及很久以前說過的記得者、回憶者，這是第七因第七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

再者，學友們！比丘在五取蘊上住於隨看生滅的：『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受的集，這樣是受的滅沒；這樣是想，這樣是想的集，這樣是想的滅沒；這樣是行，這樣是行的集，這樣是行的滅沒；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這是第八因第八緣對未獲得梵行的基礎慧的獲得，對已獲得的之增大、成滿、修習圓滿轉起。這些是多所助益的八法。(Ka)

（二）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八法？八支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八法。(Kha)

（三）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八法？八世間法：利得與無利得、[有]名聲與無名聲、毀與譽、樂與苦，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八法。[AN.8.5](Ga)

（四）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八法？八邪性：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八法。(Gha)

（五）哪些是退分的八法？八懈怠事：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做的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體將會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對應該得而未得的、應該達到而未達到的、應該作證而未作證的發動活力。這是第一懈怠事。[AN.8.80]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我做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體已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二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行走的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體將會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三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我行走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體已疲勞，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四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疲勞的、不適合作業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五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沉重的、不適合作業的，看起來像被豆子堆積，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六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這麼想：『我有這生起的小病，是適合躺臥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七懈怠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他這麼想：『我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那個我的身體是無力的、不適合作業的，來吧！我躺臥。』他躺臥，不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八懈怠事。這些是退分的八法。(Ñā)

（六）哪些是勝進分的八法？八發勤事：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做的工作，但世尊的教說不容易被做工作的我作意，來吧！我就提前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一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做的工作，他這麼想：『我做工作，但做工作的我不能夠作意世尊的教說，來吧！我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中略）發動活力。這是第二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將有應該被我行走的道路，但世尊的教說不容易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三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有應該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這麼想：『我行走道路，但世尊的教說不能夠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四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沒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輕盈的、適合作業，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五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比丘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他這麼想：『為了托鉢行走村落或城鎮的我完全盡所需地得到或粗或勝妙的食物，那個我的身體是有力的、適合作業，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六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這麼想：『我有這生起的小病，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會增大，來吧！我.....（中略）發動活力。』他.....發動活力。這是第七發勤事。

再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他這麼想：『我已從病痊癒，已從病痊癒不久，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會回轉，來吧！我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他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發動活力。這是第八發勤事。這些是勝進分的八法。(Ca)

（七）哪些是難貫通的八法？八對梵行生活的非時節、不適時：學友們！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般涅槃的、導向正覺的、善逝宣說的法被教導，但，這位個人已往生地獄，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一個非時節、不適時。[AN.8.29]

再者，學友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般涅槃的、導向正覺、善逝宣說的法被教導，但，這位個人已往生畜生界，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二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往生餓鬼界，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三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往生某個長壽天眾，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四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再生於邊地地方無知蠻族中，於該處沒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五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有邪見、顛倒見：『沒有施與的[果報]，沒有祭祀的，沒有供養的，沒有善作惡作業的果、果報，沒有這個世間，沒有其他世間，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沒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六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是劣慧者、愚鈍者、聾啞者，無能力了知善說與惡說的道理，對梵行生活，這是第七個非時節、不適時。

再者，學友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不在世間出現，以及使寂靜的、般涅槃的、導向正覺、善逝宣說的法不被教導，而這位個人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且他是有慧者、非愚鈍者、非聾啞者，有能力了知善說與惡說的道理，對梵行生活，這是第八個非時節、不適時。(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八法？八大丈夫之尋：這是少欲者的法，這不是大欲求者的法；這是知足者的法，這不是不知足者的法；這是獨居者的法，這不是樂於聚會者的法；這是活力已發動者的法，這不是懈怠者的法；這是念已現起者的法，這不是念已忘失者的法；這是得定者的法，這不是未得定者的法；這是有慧者的法，這不是劣慧者的法；這是樂於無虛妄者的法，這不是樂於虛妄者的法[AN.8.30]。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八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八法？八勝處：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一個勝處。[MN.77, 249段, AN.8.65]

某位內有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二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少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三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無量的美醜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四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亞麻花；又或猶如那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青的、青色、青色外觀的、青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五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黃花樹花；又或猶如那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黃的、黃色、黃色外觀的、黃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六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朱槿花；又或猶如那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赤的、赤色、赤色外觀的、赤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七個勝處。

某位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猶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的太白星；又或猶如那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的、白色光澤波羅奈生產的、兩邊光滑的衣服。同樣的，內無色想者看見白的、白色、白色外觀

的、白色光澤的諸外色，征服它們後，成為這樣想者：『我知道，我看見。』這是第八個勝處。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八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八法？八解脫：有色者看見諸色，這是第一解脫。[MN.77, 246段, AN.8.66]

內無色想者看見外諸色，這是第二解脫。

只志向『清淨的』，這是第三解脫。

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

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

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

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

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這是第八解脫。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八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八十法。(358)

九法

有多所助益的九法，有應該被修習的九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九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九法？九以如理作意為根的法：當如理作意時，欣悅被生起；對喜悅者，喜被生起；對意喜者，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對有樂者，心入定；在心得定時，如實知見；如實知見者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被解脫，這些是多所助益的九法。(Ka)

(二) 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九法？九遍純淨勤奮支：戒清淨遍純淨勤奮支、心清淨遍純淨勤奮支、見清淨遍純淨勤奮支、度疑清淨遍純淨勤奮支、道非道智見清淨遍純淨勤奮支、道跡智見清淨遍純淨勤奮支、知見清淨遍純淨勤奮支、慧清淨遍純淨勤奮支、解脫清淨遍純淨勤奮支，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九法。(Kha)

(三) 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九法？九眾生住處：學友們！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眾生住所。[AN.9.24]

學友們！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這是第二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這是第三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這是第四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無想、無感知的眾生，猶如：無想眾生天，這是第五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七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達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八眾生住所。

學友們！有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到非想非非想處的眾生，這是第九眾生住所。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九法。(Ga)

(四) 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九法？以渴愛為根的九法：緣於渴愛而有遍求；緣於遍求而有得到；緣於得到而有判斷；緣於判斷而有欲貪；緣於欲貪而有取著；緣於取著而持有；緣於持有而有慳吝；緣於慳吝而有守護；因為守護之故而有拿杖、拿刀、鬥諍、異執、諍論、指責、離間語、妄語等種種惡不善法生成，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九法。[DN.15, 103段, AN.9.23](Gha)

(五) 哪些是退分的九法？九嫌恨事：『他曾對我行不利(無利益)。』而懷嫌恨、『他對我行不利。』而懷嫌恨、『他將對我行不利。』而懷嫌恨、『他曾對我的可愛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將行不利。』.....(中略)、『他曾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有利益)。』而懷嫌恨、『.....行有利。』.....(中略)、『他將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而懷嫌恨，這些是退分的九法。[AN.9.29](Ña)

(六) 哪些是勝進分的九法？九嫌恨的調伏：『他曾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將對我行不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他曾對我的可愛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將.....行不利.....。』而調伏嫌恨、『他曾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中略)。』.....、『行有利.....(中略)。』.....、『他將對我的不可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在這裡，那如何可得。』而調伏嫌恨，這些是勝進分的九法。[AN.9.30](Ca)

(七) 哪些是難貫通的九法？九種種性：緣於種種界(界種種性)種種觸生起；緣於種種觸種種受生起；緣於種種受種種想生起；緣於種種想種種意向生起；緣於種種意向種種意欲生起；緣於種種意欲種種熱惱生起；緣於種種熱惱種種遍求生起；緣種種遍求種種獲得生起，這些是難貫通的九法。(Cha)

(八) 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九法？九想：不淨想、死想、在食物上厭逆想、在世間一切上不極喜樂想、無常想、在無常上苦想、在苦上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AN.9.16, AN.9.93]，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九法。(Ja)

(九) 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九法？九次第住處：學友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中略)進入後住於.....第三禪；從樂的捨斷.....(中略)進入後住於.....第四禪。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超越一

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九法。(Jha)

(十) 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九法？九次第滅：對入初禪者，欲想被滅。對入第二禪者，尋伺被滅。對入第三禪者，喜被滅。對入第四禪者，入息出息被滅。對入虛空無邊處者，色想被滅。對入識無邊處者，虛空無邊處想被滅。對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滅。對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處想被滅。對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滅。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九法。[AN.9.31](Ñā)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九十法。(359)

十法

有多所助益的十法，有應該被修習的十法.....(中略)有應該被作證的十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十法？十作為保護的法：學友們！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持戒者.....(中略)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這是作為保護的法。[AN.10.17]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多聞者.....(中略)被見善貫通，學友們！又，凡比丘是多聞者.....(中略)被見善貫通，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親密朋友，學友們！又，凡比丘有.....(中略)善的親密朋友，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易受勸導者，具備作易受勸導法，是接受者，善於理解教誡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易受勸導者，具備作易受勸導法，是接受者，善於理解教誡者，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凡比丘為同梵行者們種種什麼應該被作的，在那裡，他是熟練者、不懶惰者，具備完整方法、考察：足以執行、足以安排，學友們！又，凡比丘為同梵行者.....(中略)足以安排，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想要法者，可愛的對話者，在阿毘達磨、阿毘毘奈耶上廣大欣喜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想要法者.....(中略)廣大欣喜者，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任何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知足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中略)醫藥必需品的知足，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住於為了不善法的捨斷.....(中略)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學友們！又，凡比丘住於為了不善法的捨斷.....(中略)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及很久以前說過的記得者、回憶者，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有念者.....(中略)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

再者，學友們！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學友們！又，凡比丘是有慧者.....（中略）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這也是作為保護的法。這些是多所助益的十法。(Ka)

（二）哪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十法？十遍處：某位認知地遍：上、下、水平四方無二種的、無量的；某位認知水遍.....（中略）某位認知火遍.....（中略）某位認知風遍.....（中略）某位認知青遍.....（中略）某位認知黃遍.....（中略）某位認知赤遍.....（中略）某位認知白遍.....（中略）某位認知虛空遍.....（中略）某位認知識遍：上、下、水平四方無二種的、無量的，這些是應該被修習的十法。(Kha)

（三）哪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十法？十處：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氣味處、舌處、味道處、身處、所觸處，這些是應該被遍知的十法。(Ga)

（四）哪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十法？十邪性：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這些是應該被捨斷的十法。(Gha)

（五）哪些是退分的十法？十不善業之路：殺生、未被給與的拿取、邪淫、妄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貪婪、惡意、邪見，這些是退分的十法。(Na)

（六）哪些是勝進分的十法？十善業之路：殺生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邪淫的戒絕、妄語的戒絕、離間語的戒絕、粗惡語的戒絕、雜穢語的戒絕、不貪婪、無惡意、正見，這些是勝進分的十法。(Ca)

（七）哪些是難貫通的十法？十聖者住所：學友們！這裡，比丘是五支捨斷者、六支具備者，有一個守護、四個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無混濁意向者、身行已寧靜者、心善解脫者、慧善解脫者。[AN.10.20]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五支捨斷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意欲已被捨斷，惡意已被捨斷，昏沈睡眠已被捨斷，掉舉後悔已被捨斷，疑惑已被捨斷，學友們！這樣，比丘是五支捨斷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六支具備者？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六支具備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有一個守護？學友們！這裡，比丘具備念守護心，學友們！這樣，比丘有一個守護。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有四個倚靠？學友們！這裡，比丘考量後受用一事，考量後忍受一事，考量後避開一事，考量後除去一事，學友們！這樣，比丘有四個倚靠。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凡那些個個沙門婆羅門的個個各自真理，那些全部被破除、被除去、被捨、被吐、被釋放、被捨斷、被斷念，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尋求被捨斷、有的尋求被捨斷、梵行的尋求被安息，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無混濁意向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欲的意向被捨斷、惡意的意向被捨斷、加害的意向被捨斷，學友們！這樣，比丘是無混濁意向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身行已寧靜者？學友們！這裡，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學友們！這樣，比丘是身行已寧靜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心善解脫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的貪心被解脫、瞋心被解脫、癡心被解脫，學友們！這樣，比丘是心善解脫者。

學友們！而怎樣比丘是慧善解脫者？學友們！這裡，比丘知道：『我的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了知：『我的瞋已被捨斷.....（中略）為未來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癡已被捨斷.....（中略）為未來不生之物。』學友們！這樣，比丘是慧善解脫者。這些是難貫通的十法。(Cha)

（八）哪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十法？十想：不淨想、死想、在食物上厭逆想、在世間一切上不極喜樂想、無常想、在無常上苦想、在苦上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AN.10.56]，這些是應該使生起的十法。(Ja)

（九）哪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十法？十滅盡事：對正見者，邪見被滅盡，以及凡以邪見為緣各種惡不善法生成，他的那些也被滅盡。對正志者，邪志.....（中略）。對正語者，邪語.....。對正業者，邪業.....。對正命者，邪命.....。對正精進者，邪精進.....。對正念者，邪念.....。對正定者，邪定.....。對正智者，邪智.....（中略）。對正解脫者，邪解脫被滅盡，凡以邪解脫為緣各種惡不善法生成，他的那些也被滅盡[AN.10.106]。這些是應該被證知的十法。(Jha)

（十）哪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十法？十無學法：無學正見、無學正志、無學正語、無學正業、無學正命、無學正精進、無學正念、無學正定、無學正智、無學正解脫，這些是應該被作證的十法。(Ña)

像這樣，這些是真實的、真正的、如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被如來完全現正覺的百法。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尊者舍利弗所說。(360)

十增經第十一終了。

波梨品終了，其攝頌：

「波梨與烏頓玻利額，轉輪王、世界開端，

能淨信的、清淨，大丈夫相，

辛額勒、稻竿、結集與十增，以十一經被稱為『波梨品』。」

波梨品篇終了。

全部由三品組成。

長部完成。

制作说明

此汉译佛经数据来源于莊春江讀經站，一切相关权利归于译者。

原文是繁体中文，简体版由程序转换，可能会出现转换错误。电子书目录以及经文标题部分可能有一些修改，正文部分与原页面相同，但可能丢失了一部分链接和格式等元数据。

点击经文的汉字标题会打开莊春江读经站的经文原始页面，原始页面有巴利语对照，以及与经文相关的其它经文链接。经文标题里以小数点隔离书籍缩写与数字的是原经号，如：SN.1.1，无小数点的是 suttacentral.net 网站风格的经号，如：SN 1.1，点击后者这样的经号可以打开含有其它语言译文的网站页面。部分书籍没有整理出对应的经号，已有的经号有可能会有对应错误。若您发现有这样的错误，请联系我，谢谢！

要获取最新制成的电子书，请访问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meng89/nikaya>

若难以下载电子书，或者有对此电子书相关的其它问题，也请联系我：observerchan@gmail.com